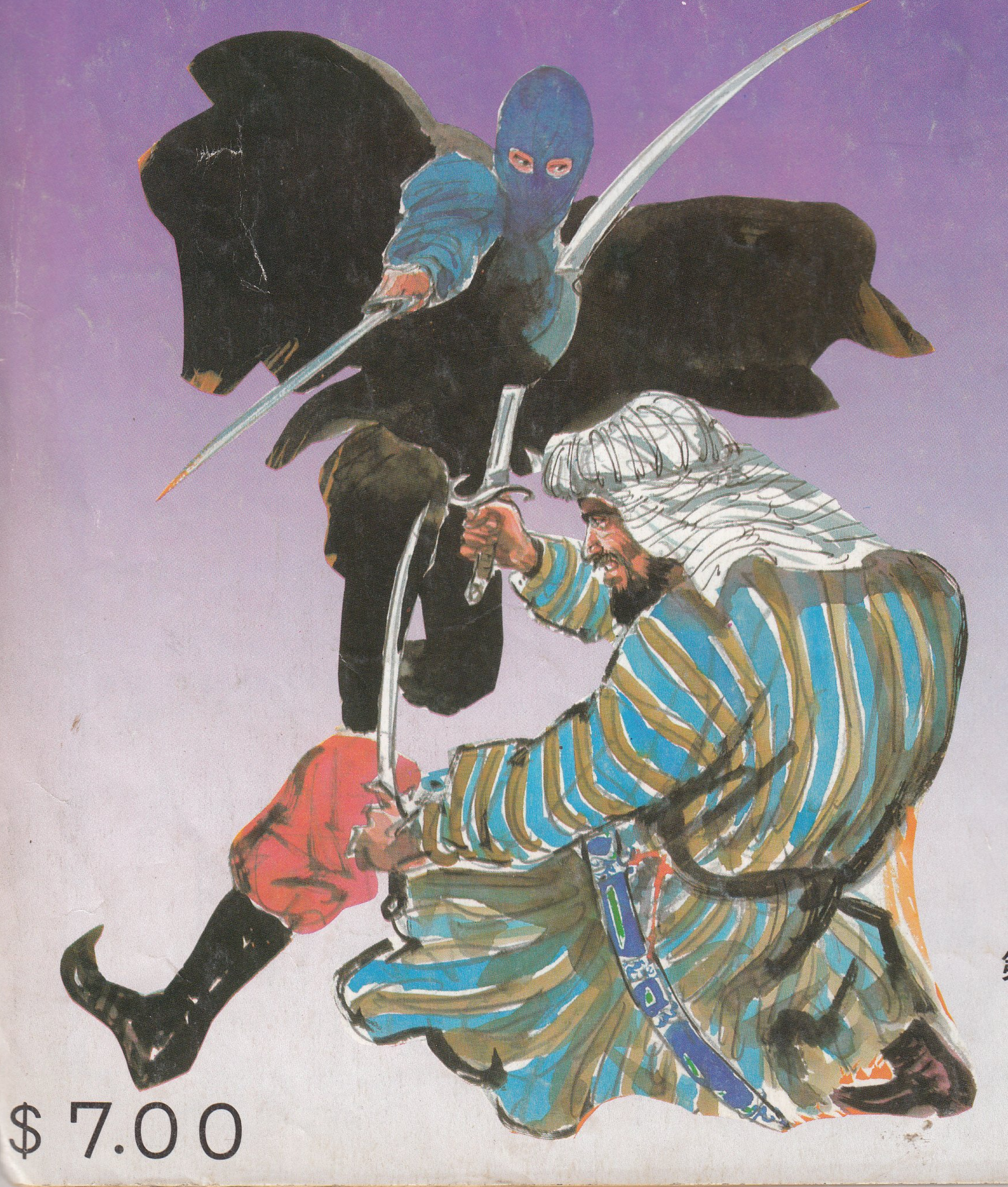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大野人**（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名捕手海角天涯這一次為了追捕一名殺官兇徒，深入深山野林……更為了協助當地的傣族人救回失蹤的五個族人，不惜冒險犯難，於神秘的黑森林內，遭遇到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29年

47

$ 7.00

## 編者話

名追捕手蕭原見到官府張貼的懸賞文告，決定去追捕一名叫徐富的殺人兇徒，而兇徒是向滇桂邊境逃去的，蕭原不畏冒險犯難，深入深山野林追捕逃犯，而在行動過程中，更熱情協助當地居民，歷經兇險救出五位青年……今期的巨型小說「大野人」正是雲劍飛先生新作，在雲劍飛先生筆下的英雄人物——蕭原，是個見義勇爲，深得同道擁戴欽佩的追捕手，而他的英雄事蹟更是多不勝數。本故事情節曲折離奇，陰謀陷阱，觸目皆是……

今期另一新篇「俠盜黑旋風」是雲中飄先生所著，黑旋風赫青鋒武藝高强，俠義爲懷，不爲重金所利誘……本篇故事題材新穎，打鬥場面緊張激烈，不容錯過。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吳道子先生的佳作「血債血償」，小黑子只是個普通的馬伕，却在一個偶然機會牽入武林是非，致使愛侶被姦，含恨自盡，而小黑子也因此而改變了他的一生，學得高深武功，志切報仇雪恨，且看他用何種手段來索償！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186.00 |
| | 一年港幣 | $371.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12.00 |
| | 一年港幣 | $423.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272.00 |
| | 一年港幣 | $54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7期
（總號 149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穿州過省 追捕兇徒

蕭原才自石鼓鄉探望過他的心上人——張鳳琴，返回南寧的第五日，馬上便趕去雲貴交界處的雲洞山區，追捕一個綽號紅鼻子的悍匪——徐富。

原來，省府早在半個月前，已貼出懸賞告示，緝拿紅鼻子徐富。

賞金是一千五百塊大洋。

而紅鼻子徐富之所以被通緝，乃是因爲他殺死了桂滇交界處一個小鎭的鎭長，當地的保安隊查緝近半個月，也無法將他緝捕歸案，於是便報請省府，希望省裏的偵緝大隊能夠派人到當地協助緝拿紅鼻子徐富，但省裏派去的五名偵緝隊幹員趕到當地之後，追緝了十數日，亦是無功而返，連徐富的一根汗毛也找不到，省府在無法可想之下，只好懸賞一千五百塊大洋，緝拿徐富歸案。

而省府之所以懸賞緝拿徐富，是因爲那位被害的鎭長就是政府委派的公職人員，那自然不能坐視不理，爲了以警效尤，才懸賞緝拿徐富。

圖

人



而省府本來是懸賞五百塊大洋的，那個小鎭的一個大戶發起募捐，由於那個被害的鎭長在任二年，做了不少好事，深得人心，鎭上的人皆踴躍捐款，結果一共捐出了一千塊大洋，作爲緝拿紅鼻子徐富的賞金，與省府所出的五佰塊大洋合共起來，便是一千五百塊。

蕭原是在回到南寧的第二日，便看到那張告示，他打聽之下，知道已有兩個追捕手於十數日前，便聯袂追捕徐富，結果，追是追到徐富了，但却捉不到他，而且落得一死一傷。

那兩個追捕手栽在徐富鎗下的地方，是在靠近貴州省的一處山區之中。

這個消息，是那個受了傷的追捕手，托人捎回南寧他的一個朋友，蕭原因而才會打聽到的。

蕭原雖然不認識那兩個栽觔斗的追捕手，但因爲彼此皆是同道，爲了替那兩個同道出一口氣，他才決定趕去緝拿紅鼻子徐富的。

他決不能讓那那悍匪巨盜小覷了他們這些追捕手。

* * *

蕭原在第四日，便趕到那兩個追捕手被紅鼻子徐富打倒的地方——紅石鄉。

說得正確一點，那兩個追捕手是在紅石鄉西面約三里外的一座山腰上，遭到徐富的毒手的。

而那個受了傷的追捕手就在紅石鄉養傷，死了的那個，棺木亦停在該地的一座厝屋之中，以便日後運返鄉中安葬。

蕭原爲了知彼知己，才趕去紅石鄉，希望能從那個受了傷的追捕手口中，知道一點有關紅鼻子徐富的資料。

他在紅石鄉的一戶農家內，找到了那個受了傷的追捕手——何志生。

何志生雖然從未見過蕭原，但却聽聞過他的大名，知道他是他們這一行中的翹楚人物，對他早已仰慕不已，如今終於見到自己心中仰慕的人物，自是高興不已。

何志生的傷勢頗重，一共中了兩鎗，右大腿上中的那一鎗最嚴重，子彈不但將大腿射了個對穿，並且擦損了大腿骨，若不是救治及時，只怕他就算死不了，那條腿也會報廢了。

而及時將他救治的人，就是他在此養傷的這間屋子的主人。

那位鄉農莫大樹當時正在何志生受傷的那處山腳下打柴，聽到鎗聲的刹那，嚇得他急忙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直到鎗聲沉寂，他才敢爬起身，往山腰上張望一下，却看不到什麼，他心中驚怕，不敢走過去看一下，正欲走下山脚，通知鄉裏的人，忽然聽到一陣陣呻吟聲，他知道有人受了傷，不禁猶豫起來，後來終於忍不住，走上山腰看看那受傷的到底是什麼人。

原來，莫大樹是紅石鄉內出了名的好心人，也因此，他才會冒險走上山腰。

他馬上便發現受了傷的何志生。

也幸好被莫大樹聽到，要不，只怕他乃難免一死。

結果，莫大樹將他救回家中，並替他請來鄉中那位刀傷跌打醫師，替他醫治。

何志生遇上這麼樣的一位大好人，可說撿回了一條命。

蕭原看到他的時候，他腰上的傷已差不多痊癒了，右腿上的傷亦好了六七分，只是還未能下床走動。

問過他的傷勢後，蕭原才向何志生問道：「何老兄，那個紅鼻子徐富很厲害麼？」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 大野



何志生臉上露出一絲愧色，點點頭道：「蕭老兄，那傢伙不但厲害，身手也很敏捷，鎗法尤其犀利，而且能夠雙手同時開鎗，我與阿王就栽在他的鎗下。」

頓一下，又道：「說來眞是慚愧，我與阿王居然鬥不過那傢伙，落得一死一傷，只怕我傷好之後，再也幹不了這一行……」臉上現出一片黯然之色。

蕭原看到何志生那樣子，心中也一陣難過。

因爲他很清楚，幹他們這一行的，若是有什麼損傷而不能再幹下去，若是又沒有什麼積蓄的話，那就前途茫茫了，要是有點積蓄的話，還可以做點小生意，若沒有的話，那就根本不知幹什麼才好了。

——因爲像他們這種只會玩鎗的人，根本就不曉得幹什麼別的了。

「何老兄，不幹這一行，你可以幹別的啊。」蕭原只好這樣安慰何志生。

「除了玩鎗之外，我還能幹什麼？」何志生嘆口氣道。

「可以做點小生意啊。」蕭原道。

「我雖然還有點積蓄，但對做生意却一竅不通。」何志生苦笑道。

「你可以回鄉買幾畝田，耕種過日子啊。」蕭原盡量鼓勵他。

「蕭老兄，不怕對你說，我那點積蓄只怕不夠買三畝地，再說，我也不懂得耕田種菜的，如何過日子？」

「何老兄，不要悲觀。」蕭原盡量安慰他。「天無絕人之路，總有辦法可想的。」

「希望如此。」何志生吐出一口氣。

蕭原忙岔開話題，道：「何老兄，那個徐富的鼻子眞是紅的麼？」

何志生馬上好笑地道：「他的鼻子何止紅，簡直紅到發紫，就像一顆熟透了的大棗子一樣，教人忍不住想一口咬下來！」說完後，又笑！

蕭原也被他的描述說得忍俊不禁，一笑起來。

「何老兄，那傢伙有多大年紀？」

「大概三十許吧。」何志生不敢肯定地說道：「身子壯健得有如一頭豹子那樣，是一個極之厲害的人物！」

「他眞的朝雲貴交界處的山區逃去？」

「應該是。」何志生不敢肯定。「但他逃的那個方向，是向着兩省交界的山區的，至於他會不會在半途改變方向，那就不敢說了。」

一頓，充滿希望地道：「蕭老兄，這一次有你出馬，那紅鼻子一定逃不了的，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也好替我出一口氣！」

蕭原忙謙虛的說道：「何老兄，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會竭盡所能，將徐富緝拿歸案的，爲我們爭回一口氣！」

「蕭老兄，祝你馬到成功！」何志生緊緊地握住蕭原的手，搖了一下。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蕭原也搖一下手。

＊　＊　＊

蕭原在三日後，來到雲貴兩省交界處一個名叫黑松坪的地方。

那是那一帶山區中唯一的鎭集。

鎭集頗大，少說點也有三百人家，在山區來說，算得上是一個「大地方」。

尤其，黑松坪乃是附近一帶山區的山貨集散地，也因此，比一些小縣城還要繁盛熱鬧。

蕭原來到黑松坪的時候，已是黃昏時分，但山鎭內的那條大街上，仍然頗熱鬧。

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苗人、本土人、僮族人等等，由於每一族的人衣飾各異，因此看得蕭原眼花撩亂。

在這鎭上，當然也有很多漢人，大都是開店舖做生意，或是從外地來的商販。

蕭原這些年來，去的地方不少，這地方却還是第一次到來，因此，他對鎭上的人物光景，甚感興趣。

他乾脆在街上閒逛起來，瀏覽着鎭上的景物。

實則，他是想看一下，是否有紅鼻子徐富的影踪。

由於徐富身上有一個特徵——紅得發紫的鼻子，因此，很容易辨認出來。

而蕭原之所以來到黑松坪，是因爲黑松坪處於雲貴兩省交界的山區之中，只要翻過兩重山，便是貴州省境了。

依照何志生所說，徐富若是沒有半途改變方向，那應該是往黑松坪這個方向逃竄，因此，蕭原才會趕來黑松坪。

黑松坪所在的山區，正是當地人所稱的雲洞山區。

爲了逃避省府的通緝，逃竄到這個地方躲匿，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因爲這裏正所謂山高皇帝遠，政府頗難管到的地方，雖然黑松坪有一位政府委任的鎭長，實則，那位鎭長就是鎭內的一個首富，也是一位族長，就算政府不委任他爲一鎭之長，實際上，他也是鎭上最有權力的人物，政府之所以那麼做，只不過是官樣文章吧了——表示這地方也是屬政府管轄的。

實際上，那位鎭長却根本不聽政府的「號令」，所有的規矩都是他自訂的，而當地的人也只聽鎭長那一套，換言之，政府的那一套法令，在這地方，根本就行不通。

像這樣的一種地方，最適宜那些亡命之徒藏匿。

因此，徐富躲匿在黑松坪，一點也不出奇。

＊　＊　＊

蕭原在鎭上那條最熱鬧的大街上走了一趟，却沒有發現到徐富的影踪，看看天色，日頭已躲到西山頭後面，雖然晚霞絢爛，但已隱隱罩上了一層暮靄。

蕭原決定先去找一家旅店投宿，然後去吃晚飯，待明天，才去打聽徐富的踪跡。

——他相信像徐富這樣臉上有那麼明顯特徵的人，若是曾來過黑松坪，那一定不難打聽到的。

大街上恰好有一家叫泰安的旅店，蕭原也懶得再找，便走入旅店內，要了一房間。

走了大半天路，雖然已是秋涼天氣，身上仍有汗，衣服上也沾滿了不少塵土，蕭原於是拿了一套乾淨衣服，到澡房去洗個澡。

洗完澡後，蕭原只覺神清氣爽，通體舒泰，而天色亦黑下來，他便走出旅店，找地方吃晚飯。

才走出旅店門外，蕭原便看到斜對面一塊招牌上寫着：添記飯店四個墨黑大字，往門面看一眼，頗寬大的，也懶得再去找別的，便向斜對面走過去。

走入店內，發覺居然有七成客人，生意也算不錯的了，他找了副空座坐下來，一個伙計急急趕前來，招呼道：「這位大哥，吃些什麼？」一邊已替他擺放好杯筷。

蕭原想了一下，道：「有什麼好的菜式，替我弄兩三個來，要半斤米酒，再要一碟鹵豬耳。」

那伙計一迭聲應諾，退了下去。

片刻，那伙計便送上一壺酒，一碟鹵豬耳，好讓蕭原先喝酒。

蕭原斟了杯酒，喝起來。

喝了兩杯酒後，那個伙計接連送上三碟熱辣辣香噴噴的炒菜，蕭原於是不再喝酒，先吃飯。

大概是那三個菜的味道不錯，又或是他肚子很餓，蕭原一口氣吃了三碗飯。

之後，他又慢慢地喝着酒。

橫竪今晚沒什麼事可幹的，何不享受一下。

桌上的酒就快喝完，只見那個伙計走過來，慇勤地對蕭原說道：「這位大哥

，要添酒麼？」

蕭原搖搖頭：「夠了。」

那伙計聽蕭原這麼說，便欲退下去，却被蕭原叫住。「老鄉，貴店生意好啊。」

那伙計立時有點自豪地笑說道：「不是我自吹，咱店子是鎮上飯店中最好生意的。」

「那貴店豈不是鎮上最有名的？」蕭原望着那伙計說。

「那當然了。」那伙計自豪地挺挺胸膛道：「四鄉八寨的人，甚至外地來的販商，大都光顧小店，有些人甚至以能夠在小店吃一頓飯，視為最大的心願。你說，小店是否出名？」

頓一下，又道：「若是碰上墟日，不是我吹牛，你想找到一個座位，那就難了！」

「老鄉，我倒是失敬了。」蕭原笑說道。

「你是外地來的，是麼？」那伙計打量蕭原一眼，蕭原含笑點點頭，他才繼續說下去。「你初來乍到，那怪不得你不知道的。」

「老鄉，聽你這樣說來，你豈不是見識到許多不同的人物？」蕭原道。

「那當然了。」那伙計又挺挺胸膛道：「各色各樣的人，我都見識過。」

「那你最近可有見識到一個鼻子紅得發紫的漢子？」

蕭原瞬也不瞬地看着那個伙計。

那伙計馬上「哈」地笑出聲來，比劃着道：「你說的那個紅鼻子漢子，我當然看到過，他那個鼻子觸目極了，就像一顆熟透了的棗子一樣，誰看到，也會忍不住多看他一眼的！」

蕭原聽那伙計說曾見過紅鼻子徐富，心中一陣興奮，表面上却不動聲色。「老鄉，你還記得，在什麼時候看到那人？」

「十多天前吧。」那伙計想了一下，道：「前天，他也曾來這裏吃晚飯……」

「他一個人？」蕭原接上口問道。

「不，他與……」那伙計忽然一眼瞥到有客人走進來，忙撇下蕭原，急急趕上招呼那幾個客人。

蕭原不經意地往那幾個客人看過去突地，他的心劇跳了一下，幾乎控制不住自己，霍地從櫈子上站起身來。

用力吸了口氣，他才能將劇跳的心平抑下去。

你道蕭原看到了什麼，會如此緊張？

原來，他看到了紅鼻子徐富！

這可大出他意料之外。

因為，他從來沒有想到，會在這種地方遇到徐富的。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刹那，他心中陡地生出一股衝動——衝上前去，一把將徐富抓住。

但他馬上便冷靜下來。

他已不是一個初出道的毛頭小伙子了，這麼些年下來，他已練得遇事沉着冷靜了，要不，只怕他活不到現在也掙不到這麼大的名氣。

這真是無巧不成書，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原來，紅鼻子徐富就在那幾個剛走進來的客人之中。

蕭原真躭心那個伙計會對徐富饒舌，說他正在說起他，幸好他看到那個伙計似乎忙於招呼那四個人，忘了剛才與他說的話，並沒有與徐富說過一句話，直到那伙計離開徐富那張桌子，向厨房走去，蕭原才透了口氣，將偷偷按在腰間上的手放下來。

——他的腰間暗藏着一支匣子鎗。

* * *

蕭原雖然是第一次看到徐富，但馬上便肯定他就是徐富，因為徐富那個紅鼻子就如何志生與那個伙計描述的，紅得發紫，份外觸目，相信沒有什麼人，鼻子會像他那樣就像一顆熟透了的棗子的！

蕭原由於身上帶着一張省府發出的懸賞告示，因此，他能夠一眼便認出，那四個人之中，有一個是徐富。

因為那張懸獎告示上，繪有徐富的形貌。

徐富與另外三個人就坐在距離蕭原三張桌子遠的一張桌子上，瞧四人那種熟絡的情形，那三個人似乎是徐富的朋友，而且是要好的朋友。

跟着，蕭原又發覺，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的身上帶有短鎗的，徐富正是三個中的一個。

蕭原心頭一動，心中思忖：「除了徐富之外，另外兩個身上帶了短鎗的人，會不會是鎮上保安隊的人？不然，斷不會身上公然帶着鎗的。」

一念及此，他的眉頭不由皺攏起來。

若他的猜忖不錯的話，那他想捉拿徐富歸案，那就難上加難了。

也因此，他不敢妄動，免致捉不到徐富，自己反而陷在他的手中。

驀地，他瞥到徐富不經意地往他這邊望過來，他忙垂下眼瞼，拿起酒杯來，慢慢地喝着。

他感覺到徐富的目光在他的臉上溜了一轉，略略停留了一下，才收回去。

這時，他才暗暗透了口氣，放下酒杯。

為了不致引起徐富及其同伴的思疑，他不敢瞥視他們一眼，裝着在喝酒，却豎起雙耳，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細聽之下，那四個傢伙說的都是無關痛癢的話，最令他放心的是那個伙計始終沒有多咀對徐富說，他曾經打探有關紅鼻子的事。

——若是那伙計向徐富提及的話，那一定會引起徐富的思疑及警覺，那時，只怕他脫身不得。

蕭原喝完最後一口酒，徐富與那三個漢子開始猜拳鬥酒。

蕭原裝出有兩分酒意的樣子，站起來，招呼那個伙計過來算賬。

那伙計一走過來，第一句話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個紅鼻子，就是他麼……」語聲很低。

蕭原搖搖頭道：「不是，我說的那個人，年紀比那人大多了，約五十上下。」

那伙計低聲道：「那我沒有看到過你說的那個人，之前，我還以為你說的就是那個人。」

「多少錢？」蕭原不想再說下去，催那伙計快算賬。

在櫃面上付了錢後，蕭原走出飯店，街上居然還很熱鬧，於是便走到飯店對面的一家布店前，裝作想買布的樣子，又揀又看起來。

店家見有生意上門，自然殷勤招呼，這一來，令到蕭原滿不好意思的，只好眞的挑揀起來。

而他的目光，卻不時瞥向斜對面的那家飯店。

——既然發現了要捕捉的獵物，那當然不會輕易放過。

——而他之所以不立刻採取行動，是顧忌那三個與徐富一道的漢子，因不知那三個人是什麼人物，故此，他不敢魯莽行動。

畢竟，猛虎不及地頭虫。

他先要弄清楚那三個漢子是什麼人，那才方便採取行動。

因此，他決定盯着徐富與那三個漢子，以便查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

在布店內看了好一會，就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便揀了一塊花布，買下來，離開那家布店。

他之所以揀了那塊花布買下來，是想用來送給他的心上人張鳳琴。

走出布店後，他又走到對面一家買土產的舖子前，裝出要買什麼的樣子，這看看，那看看的。

幸好那家山貨店的伙計沒有那麼殷勤好客，不然，蕭原又呆不下的了。

他在山貨店前足足逗留了有一刻鐘，那家飯店倒是有不少人陸續離去，但就是不見徐富與那三個漢子走出來。

山貨店內的伙計已開始向他投以奇怪的目光，蕭原不好意思呆下去，只好往前走。

走不幾步，他忽然走過大街的對面，轉過身，走回旅店內。

——他覺得與其在街上亂逛，不如走回旅店，監視着那家飯店比較好。

只要他呆在旅店的前面，那麼可以監視着斜對面那家飯店了，若是徐富與那三個傢伙走出來，那肯定逃不過他的雙眼。

旅店前面的店堂內，只有那個負責坐櫃登記的中年人坐在櫃枱後，無聊地翻看着那本住客登記册，看到蕭原走進來，抬起頭來，朝他咧咀一笑，點頭打個招呼：「這位阿哥，吃過晚飯了？」

蕭原靈機一動，走前去，笑着點點頭道：「吃過了，老闆你呢？」

那中年人忙道：「吃過了……」

「老闆，我想請教你一件事，可以麼？」蕭原站在櫃枱前，側着身子，明是看着那個中年人，實則偷瞥着斜對面那家飯店門前的動靜。

那中年人熱情地道：「阿哥，你有什麼事只管說，只要是我幫得上幫的，我一定幫忙。」

「老闆，你眞是個好人。」蕭原奉承一句，「還未請教老闆貴姓？」

「小姓溫。」那中年人忙道。

「原來是溫老闆。」蕭原稱呼一聲。

「阿哥，不用客氣。」那中年人果然就是旅店的老闆。

「溫老闆，我這次來到貴鎮，是想搜購一批珍貴的皮毛及葯材的，但我是初到貴境，不懂得這裏的門路，溫老闆你是這裏人，可否指點一下。在什麼地方才能收購到珍貴的皮毛及葯材？」蕭原雖然在說着話，一雙眼卻一直瞥望着斜對面那家飯店門前的情形。

他之所以與那溫老闆搭訕，全是胡謅的，他的目的只是想監視着那家飯店的門前。

那老闆聽蕭原那麼說，頓時改容相向。

——這可是個做大生意的商販，說不定，可以得到點好處，那怎不教他肅然起敬。

「阿哥，原來你是做大生意的！」溫老闆急不迭奉承一句。「你問我，可說是問對人了。」

蕭原頓時裝出驚喜的樣子，說道：「溫老闆，這眞是太好了，我不會忘記你的。」

溫老闆一聽，心中可喜了，口裏却說道：「阿哥，舉手之勞，那是應該幫忙的，千萬別客氣。」

蕭原沒有說話，只是看着溫老闆，眼角却一直斜瞥着斜對面那家飯店的門前。

溫老闆伸手抓抓鼻子，接說道：「阿哥，我有個妻舅就在大街裏頭開了一家店舖，專做皮毛及葯材買賣，附近四鄉八寨的獵戶，若獵到虎豹什麼的，都是將皮毛交給我妻舅那家店舖的，他也向那些採葯的，收購貴重的葯材，你若是想購買皮毛葯材，請到我妻舅那家店子去，我敢保証，價錢公道，包你滿意。」

「溫老闆，那眞是最好不過了，請你告訴我，你妻舅那家店舖的寶號，待明天去看一下。」

「那家店舖名叫利珍號，阿哥，我明天帶你去，免得你去找。」溫老闆熱心地道。

「溫老闆，這怎好麻煩你？」蕭原客氣一句。

溫老闆正想說話，蕭原却忽然走到門前，靠在大門的左邊，往外望着。

溫老闆頓時張口結舌，奇怪地看着蕭原。

原來，蕭原就在說完話的時候，瞥到有四個人從斜對面的那家飯店內走出來，那四人不是別人，正是徐富與那三個漢子。

徐富與三個同伴走出飯店後，便向大街裏頭走去。

蕭原盯着徐富四人走出十多步後，才兩步走回櫃枱前，匆匆對溫老闆道：「溫老闆，對不起，我好像看到一個認識的人，麻煩你替我保管這塊布。」不等溫老闆回話，已急匆匆走出門外。

溫老闆口一張，却看到蕭原已走出門外，只好將到口邊的話打住，做了個無奈的表情。

* * *

大街上這時已變得冷冷清清了，那些店舖十家有九家已關了門，街上顯得冷清清的。

這倒有利蕭原的跟踪，但也很容易露了形跡，因此，蕭原不敢跟得太近，遠遠地盯着徐富四人。

徐富與那三個漢子似乎喝多了酒，你推我擁的說着混話，不時發出下流的笑聲，在冷清的大街上，份外刺耳，令人側目。

徐富與那三個漢子却肆無忌憚地在街上閒逛。

蕭原在一檔賣煨番薯的攤檔前，買了一個熱辣辣、燙手的番薯，邊吃邊跟着徐富四人。

這樣，縱使徐富四人發覺他跟在後面，也不會對他太在意。

徐富與那三個漢子由大街轉入橫街，一直往前走，不知要走到那裏，跟在後面的蕭原只好一直跟下去。

幸好徐富四人沒有轉過頭來往後瞧，蕭原估計他們不可能發覺他在跟着他們。

徐富與那三個漢子終於走入一條橫巷內的一間屋子內。

蕭原站在巷口，看着四人走入屋子內，那兩扇門關上後，才走入巷內。

走到那間屋子前，蕭原起先以爲是徐富在這裏落脚的地方，及至他隱隱聽到有吆五喝六的聲音隱隱傳出來，他才知道那是一處賭窟。

這一來，可就叫蕭原犯難了。

由於他不是本地人，若是貿然走進去，那一定會引起賭窟的人的思疑，因此，他還是不進去爲妙，但夜深人靜的，站在外面，也不是辦法，最頭痛的是不知徐富四人在內逗留多久，萬一他們賭興大發賭個通宵達旦，那他豈不是要在外面站到天亮？

何況，這已經是秋涼天氣，夜裏，風寒露重，那可不是好受的。

蕭原想了一下，還是決定在外面守着，等徐富四人出來。

於是，他找了個隱蔽而又背風的地方躲藏起來，監視着那間屋子的前面。

其間，蕭原看到有人進入賭窟內，也有人走出來，就是不見徐富走出來。

他站得腿也痠了。

摸出袋錶來看一下，原來已站了兩個鐘頭有多。

噓口氣，收起袋錶，繼續等下去。

賭窟內又有人走出來。

是兩個。

蕭原本來不大在意的，但當他一眼看清楚那兩個人之中，有一個是徐富，他不由精神大振，雙眼也陡地睜大了。

徐富與那個漢子才走出那間屋子，便口中咒駡不停，往巷口走去。

蕭原細聽之下，原來徐富在咒駡自己手風差，牌邪，以致他與那個漢子在兩個鐘頭之內，便輸掉了三百多塊大洋。

三百多塊大洋在當時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足夠一家五口之家庭生活兩年有餘，徐富與那個漢子却在兩個鐘頭之內，便輸掉了，難怪他心痛的。

蕭原在乍見徐富與那個漢子走出來的刹那，幾乎忍不住想向徐富開鎗。

他自信，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憑他的鎗法，一鎗便可以打倒徐富，那個漢子若有甚麼行動，他也足以應付。

但他却按捺着，沒有動手。

那是因爲他想到，徐富能夠在這裏大搖大擺的，必是在這裏有甚麼依靠，不然，他斷不敢如此招搖的，他顧忌的就是這一點。

所謂入境問禁，何況這裏又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萬一徐富與這裏有勢力的人物攀上關係，他縱使打倒了徐富，只怕也脫身不得。

因此，他決定先弄清楚徐富在這裏的關係，才向他下手。

而他又佔了敵明我暗的優勢，不怕徐富會飛得上天，那何必魯莽行事。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

* * *

徐富與那個漢子一路咒駡着，往鎮北那邊走。

蕭原暗中尾隨着。

前面忽然出現一座大宅子，門前居然還有一對石獅子，顯然那座宅子頗有氣勢。

從而也顯示出，這座宅子的主人肯定是一個有身份的人物。

徐富與那個漢子一直向那座宅子走去。

蕭原在後面看着，不由睜大了雙眼。

——他料不到徐富居然會住在那麼有氣派的一座大宅子內。

縱使那座大宅子不是他的，他能夠住在那裏，這顯示出他與宅子的主人關係不尋常。

徐富與那漢子來到宅子大門旁邊的一道側門前，在門上敲了幾下，跟着那道側門打開來，兩人走了進去，那道門隨即又關上了。

蕭原有點發呆地看着那道關上了的側門好一會，才懷着滿腹疑問，走回旅店。

* * *

翌日，他起得很遲。

那是因爲昨晚半夜才睡的關係。

盥洗過後，他便往前面店堂走去。

坐在櫃枱後的溫老闆一眼看到他，馬上招呼道：「唏，阿哥，昨晚你很夜才回來麼？這塊布交還給你。」說着從櫃內取出蕭原昨晚托他保管的花布，放在櫃面上。

蕭原忙走過去，笑着說道：「溫老闆，麻煩你了。」

一頓，又道：「昨晚看到的那個人，確是我的朋友，他硬拉我到他住的地方喝酒，直喝到半夜，才肯放我走。」

「他鄉遇故知，這實在難得。」溫老闆一副替他高興的樣子。「阿哥，你甚麼時候去我妻舅的店舖看一下？」

蕭原忙道：「今天不成，那位朋友執意要請我去吃頓飯，過兩天有空，我一定你帶我去你妻舅的店舖看一下。」

「好，好。」溫老闆連聲道。

蕭原拿起那塊花布，看了一眼，忽

然道：「溫老闆，我昨日在鎮北頭看到一座門前有石獅子的大宅子，好氣派，想不到在這種地方，也會看到這麼有氣派的大宅子。」

「阿哥，咱們這裏雖然是小區小鎮，但也出過一位猛人，曾在北洋政府做過大官，那座大宅子就是他當年回鄉建造的，當年，曾哄動一時！」

「溫老闆，這倒是失敬了。」

溫老闆一副與有榮焉的神氣，說道：「阿哥，山溝裏也能夠出鳳凰的啊！孫老爺子雖然死了，但他的兒子——孫老爺雖然沒有老爺子當年那麼顯赫，如今也是一鎮之長，這附近一帶，四鄉八寨的人，誰不聽他的？就連縣裏的官員，也不敢對他怎樣，他算得上是咱們這裏的土——皇帝。」溫老闆說到最後那個字時，吞吐了一下。

蕭原裝出欽羨的樣子，說道：「原來那是孫鎮長的大宅子，那就怪不得如此氣派了。」

「孫老爺還是這裏保安隊的隊長。」溫老闆忽然壓低聲音。「阿哥，你若是遇上孫家的人，千萬不要惹上他們，不然，吃虧的只是你。」

「溫老闆，他的人很惡的麼？」

「也不是完全都是。」溫老闆嘆口氣，「仗勢欺人，狐假虎威，總是有的。」

「難道孫鎮長不管束他的人麼？」蕭原衝口而出，對那位孫鎮長的觀感，不由打了個折扣。

「殊！」溫老闆慌忙對蕭原「殊」了一聲，示意他不要說得那麼大聲，同時往門外溜了一眼，才悄聲道：「阿哥，提防禍從口出。」

蕭原裝出惶恐的樣子，連聲稱是。

跟着，他便將那塊花布拿回房中，然後便到斜對面那家飯店去吃午飯。

原來，這時候已近午了。

昨晚招呼他的那個伙計一眼看到他進來，馬上便認出他是昨晚光顧過的客人，忙迎上去，招呼他到一張空着的桌子前坐下來，殷勤地問他要吃些甚麼，要不要喝酒。

原來，蕭原在昨晚算賬時，賞了他五毫銀洋，那伙計嚐過甜頭，自然上前巴結他。

蕭原不想喝酒，便要了兩個菜，那個伙計連聲答應着，往廚房吩咐大師傅弄菜。

跟着，他特別送上一壺茶，讓蕭原品嚐。

蕭原連聲多謝，喝了一口，果然是好茶，因而好奇地問道：「老鄉，這是甚麼茶？」

「這是老闆用來招呼貴客的極品鐵觀音。」那伙計朝他眨眨眼道。

「怪不得入口清香，喝下去有一股甘味。」蕭原道：「果然是好茶。」

「這位阿哥，待會我再給你泡一壺。」那伙計巴結地道。

「那怎好意思？」蕭原道。

不待那伙計說話，他又說道：「老鄉，你還記得昨晚那個來喝酒的紅鼻子麼，嘻，若不是他的年紀不符，我差點以為那人就是我要找的朋友。想不到那個人的鼻子紅得比我那朋友的鼻子還要厲害！」

「老哥，你別小看了那個紅鼻子的人，他雖然來這裏不到半個月，但已當上了鎮長的護院，聽說，他的鎗法很犀利，曾有人看到，他一鎗便將一個一個拋起來的銅錢打中！」

「嘿，那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啊！」蕭原道：「瞧他也是個外地人，怎會輕易便當上鎮長的護院？」

「因為鎮長的一個手下——就是我們這裏的保安隊隊副王大保，是他的親戚，他才能當上鎮長的護院的。」那伙計帶點羨妒地道。

「這就怪不得了。」蕭原點頭道：「昨晚與他一起喝酒的三個人，莫非也是鎮長家的護院？」

「有兩個是。」那伙計道：「另一個是鎮長的小舅子。」

「老鄉，有客人來了。」蕭原看到有客人進來，忙對那伙計說。

那伙計扭頭一看，果然有兩個客人走進來，忙迎上前去，招呼那兩個人。

蕭原想不到從那伙計的口中，打聽到徐富的情形，心裏暗暗高興不已，但同時也感到有點棘手。

另一個伙計將他要的兩個菜送上來，蕭原暫時拋開一切，埋頭吃起來。

他才放下飯碗，那個伙計已送上一壺新泡的鐵觀音，並替蕭原斟了一杯。

蕭原明白他的意思，暗中塞了一塊大洋在他的手中。

那伙計歡喜得連連向他謝賞。

喝完那壺茶後，蕭原便結賬離去。

那伙計將他當成了財神，一直送他出門口，一再說：「請有空再來。」

走出飯店外，蕭原一逕走向旅店房間內，倚在床上，思想着怎樣下手捕捉徐富。

目前最棘手的就是，徐富不但已成為鎮長的護院，還有一位當保安隊隊副的親戚，單是這兩種關係，就令到他在這裏安如泰山，相信沒有誰有膽動他一下，何況，他亦是一個不好惹的人。

動硬的，肯定行不通。

縱使他打倒了徐富，只怕孫鎮長與徐富的那位親戚不會放過他。

而在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那位孫鎮長就等於這裏的土皇帝，若是冒犯了他，蕭原縱使有三頭六臂，也脫不了身。

但若不用硬的，那根本奈何不了徐富，難道向他哀求要他乖乖地跟自己回去投案麼？那簡直是妙想天開，除非徐富忽然變成一個白痴，不然，他才不會蠢到自願跟他回去投案。

蕭原想遍了，甚至想得頭也大了，都想不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想得兩道眉頭也深鎖起來。

——難道眞的奈何不了他？

蕭原不自禁地用力握着拳頭。

——不！無論如何，我也要將他抓回去法辦！

蕭原一拳擂在床上，挺身坐起來。

但他隨即又像泄了氣的皮球般，倚在床背上。

忽然間，他眼中光芒陡閃，猛地挺腰坐直了身子。

「先禮後兵，這個辦法不錯！」他衝口低說出聲，同時一拳擊在掌上。

「唔，就這樣辦！」他馬上跳下床，就像一陣疾風般，衝出了房間，衝出旅店門外。

＊　＊　＊

鎮公所就在鎮北頭孫家大宅不遠的地方，不到一箭遠，是一座寬敞的大屋子。

鎮公所的隔鄰，便是保安隊部。

蕭原一逕來到鎮公所。

他向門口當值的一個守衞道了來意——要見孫鎮長。

那個守衞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眼一瞪，不耐煩地道：「你是甚麼人？」

「我叫李炳。」蕭原胡謅道：「是專門販運珍貴皮毛的行商，聽說孫鎮長開了一家皮毛山貨店，因此才特來拜會他的。」

那守衞又打量了他一眼，才道：「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南寧。」蕭原隨口道：「我這一次還帶來了一批法蘭西洋貨，大概孫鎮長會有興趣。」說着。他暗中塞了一個大洋在那守衞的手上。

那守衞臉上馬上現出笑容，態度頓改，點頭道：「你請等一下，我這就去爲你通傳一聲。」

蕭原忙道：「有勞了。」

「沒甚麼，沒甚麼。」那守衞口裏說着，轉身急急走入屋內。

蕭原站在門前等着，心裏暗道：「這位孫鎮長的派場比縣長還大，要見他，比見縣長還難。看來，他十足是這地方的土皇帝。」

正思忖間，忽然有人喝道：「喂，你是甚麼人？站在這裏幹麼？」

蕭原聞聲扭頭看去，只見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漢子，站在他的身邊，瞪着一雙眼，打量着他。

蕭原一眼看到那人腰間掛着一支駁殼鎗，便猜到此人必是保安隊上的人，當下忙陪着笑臉道：「這位老哥，我叫李炳，是一個商販，要見孫鎮長，想與他談點生意。」

「你是第一次來這裏的？」那人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蕭原。

「是。」蕭原點頭道。

「那……」那漢子一個字才出口，恰好那個守衞已走回來，一眼看到那人，忙叫一聲：「孫隊副。」

蕭原一聽那守衞稱呼那人爲「孫隊副」，心頭不由緊了一緊——原來此人就是徐富的親戚，他馬上加了小心。

那人嗯了一聲，瞪着那守衞，正想說話，那守衞已乖乖地道：「孫隊副，這人是來見鎮長，談生意的，我已替他通傳了，鎮長着他進去。」

那位孫隊副聽那守衞這麼說，才不再說甚麼，朝那守衞點點頭，再盯了蕭原一眼，才走開去。

那守衞招呼蕭原隨他進去。

在一間很大的房間內，蕭原見到那位孫鎮長。

那位孫鎮長是個大塊頭，坐在那椅子上，有如一座小山一樣，神色間隱透出一股兇霸之氣。

蕭原馬上看出，這位孫鎮長不是一個好商量的人。

蕭原在走入房間前，早已被那個守衞搜過身子，才讓他走進去的。

「孫鎮長。」蕭原一步走進去，便欠身朝那大塊頭招呼一聲。

孫鎮長口裏嗯了一聲，雙眼上下打量了蕭原一遍，才道：「你就是李炳，找我談生意？」

蕭原道：「是……」

「坐。」孫鎮長一擺手。

蕭原應一聲，便在左手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你想與我談些甚麼生意？」孫鎮長兩道目光盯在蕭原的臉上。

蕭原道：「孫鎮長，在未談生意之前，我想讓你先看一樣東西。」

孫鎮長沒有說甚麼，只是好奇中透着懷疑地看着蕭原。

蕭原從身上拿出那張通緝徐富的懸賞告示來，欠身遞給孫鎮長。

蕭原在拿出那張告示時，察覺到孫鎮長的右手伸入桌子下面，他猜測孫鎮長極有可能是暗中摸着抽屜內的手鎗，以防他有甚麼異動。

這位孫鎮長倒是小心謹慎。

孫鎮長一邊伸手接過，一邊道：「這是甚麼？」

蕭原朝外瞥了一眼，才壓着聲道：「是桂省省府發出的懸賞告示。」

「你……」孫鎮長狐疑地看了蕭原一眼。「這與你要談的生意，有甚麼關連？」

「孫鎮長，請你先看看那張告示，你就會明白我此來的目的。」

孫鎮長又看了蕭原一眼，才將那張懸賞告示打開來，當他一眼看到告示上的那個繪像時，雙眼陡地瞪大，眼色微變了一下，看起來。

蕭原看到，孫鎮長的臉色漸漸變得陰沈起來。

他還發覺，孫鎮長不但看得很仔細，而且還看了兩遍，才抬起頭來，臉色變得很難看。

「這張告示是眞的？」孫鎮長又牢牢地盯了那個繪像好一會，才說道。

「孫鎮長，你可以看清楚告示上的那個印鑑，乃是省府政法處的大印。」蕭原從容地道：「這可是假不了的。」

頓一下，又道：「這張告示，我是在省偵緝大隊處拿來的。」

「你到底是甚麼人？」孫鎮長直視着蕭原，不等他說話，接說道：「莫非你是桂省偵緝大隊的人？」

蕭原心頭一動，點頭道：「不錯，我是一名隊目，與我一起的，還有兩個手下。」

「這麼說，你應該不叫李炳了。」孫鎮長雖然外貌予人「大笨」的樣子，但腦筋却很靈活。

「孫鎮長，對不起，我爲了不致被太多人知道我的眞正身份，才用假名求見的。」蕭原道：「我的眞姓名叫蕭原。」

「你這次來到我們這裏，是要將徐富捉拿歸案？」孫鎮長又看了一眼手上那張告示上的繪像。

「不錯！」蕭原道：「由於我查出徐富已在貴府充任護院，換句話說，他是你的人，因此，我不敢貿然向他下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因而特來知會你一聲。」

「蕭隊目，他眞的殺了貴省的一個鎮長，才潛逃到這裏的？」孫鎮長似乎有護短之意。

「告示上白紙黑字寫着的，難道還會假的？」蕭原口氣略硬。「你不是連敝省政法處發出的告示，也不相信吧？」

不等孫鎮長說話，他又說道：「孫鎮長，你愛護手下之心，無可厚非，但別忘了，徐富是一個殺人兇犯，而且殺的是一個鎮長！」蕭原故意將鎮長兩個字說得重一點。「這種人，比虎狠還要兇惡，小心養虎爲患啊！」

孫鎮長被蕭原後面那句話說得霍然動容，雙眉一剔，沉聲道：「蕭隊目，很多謝你提醒我，既然你帶着緝拿徐富的告示，你只管動手捉拿他吧，我絕不會從中作梗！」

蕭原聽孫鎮長那麼說，心中大喜，忙說道：「孫鎮長，謝謝你的合作。」

——他可是料不到，三言兩語，便說動了孫鎮長，令到他不從中作梗，自是喜出望外。

「蕭隊目，今日我回家後，會辭退他，那時候你才動手捉拿他吧，希望你馬到成功。」

「孫鎮長，謝謝你。」蕭原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有一件事，我要請求你答應幫忙的。」

「你說吧。」孫鎮長道：「不過，你若是要求我幫你捉拿徐富，我不會答應的。」

「孫鎮長，我很明白你的苦衷的。」蕭原忙道：「我不會令你爲難的。」

「如此最好。」孫鎮長的神色緩和下來。「那你說吧。」

「我想請求你，不要將這件事告知貴鎮的孫隊副，免得他向徐富通風報訊，被他竄逃了。」蕭原正容道：「聽說，孫隊副是徐富的親戚，他到你家當護院，就是他推荐的。」

「蕭隊目，看來你查到不少內情。」孫鎮長似笑非笑地道：「你倒是個能幹的人。」

「孫鎮長，你過獎了。」蕭原忙道。

「可惜你有責任在身，又是桂省偵緝隊的人，不然，我一定請你留下來，委以重任。」

「孫鎮長，你太看得起我了。」蕭原忙道：「你還未答……」

「蕭隊目，你放心吧，事關重大，我不會走漏風聲的。」

「謝謝。」

「不用客氣。」孫鎮長接將那張告示交還給蕭原。「說起來，我要謝你才是。」

頓一下，加以說明道：「要不是你到來向我說出徐富的來歷，我還懵然不知他是一個危險人物，等如與虎同眠，說不定眞的養虎爲患……後果眞是不敢想像……所以，是我謝你才對！」

「孫鎮長，你不用客氣，能夠得到你的合作，我多謝還來不及。」

頓一下，不等孫鎮長說話，馬上又道：「孫鎮長，你甚麼時候才回去對徐富說解僱他？」

「待我辦完公事後，馬上回去。」

「我可否在徐富走出貴宅門外時，捉拿他？」

「可以。」孫鎮長道：「不過，我希望你待他走遠一點才動手，同時，最好不要傷及無辜。」

「孫鎮長，你放心，我一定會依照你的意思去做的。」

「那我就放心了。」

「孫鎮長，那我不打擾你了。」蕭原站起身來。

「慢行。」孫鎮長略爲起身。

蕭原朝孫鎮長抱拳一禮，走出房外。

* * *

孫鎮長大約在一個鐘頭後，離開了鎮公所。

躲在附近的蕭原立刻遠遠地跟在孫鎮長的後面。

看着孫鎮長走入那座大宅子的大門內，蕭原便在附近守着，等着徐富走出來。

大約半個鐘頭左右，蕭原便看到徐富從孫家大門內走出來，手上拿着一個包袱，一副垂頭喪氣，憤憤不平的樣子。

看到徐富那樣子，蕭原知道孫鎮長沒有食言，將徐富解僱了。

他馬上從左腿內側取出那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握在掌中。

徐富在地上吐了口水，咀裏嘀咕着，快步向鎮公所隔鄰的保安隊部走去。

蕭原馬上猜到，徐富極可能是去找他那位親戚——孫隊副。

蕭原立刻迎着徐富走過去。

徐富顯然仍爲突然被辭退這件事而心煩着，並沒有留意到迎面走來的蕭原。

兩人相遇了。

蕭原故意不閃讓開去，直往他的身上撞過去。

徐富及時驚覺，脚步一窒，正欲張口惡罵，但却被蕭原的一聲沉喝震住了。

「徐富，你不想死的話，最好別動一下！」蕭原在沉喝的同時，右掌一翻，露出那支勃朗寧手鎗，指着徐富的心胸要害。

徐富驚得渾身震抖了一下，驚聲道：「你……是誰？幹……甚麼？」

蕭原兇厲地道：「我是來捉拿你歸案法辦的人！」

徐富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微退了半步，吶吶道：「你……我犯了甚麼事？」

「你殺了桂省的一個鎮長，省府發出懸賞告示，我就是來緝拿你的！」蕭原接低喝一聲：「將雙手舉起來。」

徐富的臉色又大變了一下，繼之舉起雙手，「你要緝拿的是誰？」

「徐富，你自已看一下吧！」蕭原接將那張懸賞告示拿出來，抖開，遞到徐富的面前。

徐富目光落在那張告示上，登時臉如死灰，做聲不得。

「現在你明白了吧？」蕭原冷笑着收起那張告示，接伸手從徐富的左腰下取出一支駁殼鎗來。

徐富頓時像隻鬥敗的公雞般，但眼中閃過一抹兇惡之光。

「將雙手放到後頸上！」蕭原喝道。

「你是誰？」徐富邊將雙手放到後頸上，邊不甘心地道。

「我叫蕭原。」

徐富臉上閃過一抹茫然之色，顯然，他沒有聽聞過蕭原的大名。

蕭原眼看輕易便將徐富制服，心裏暗暗透了口氣：「徐富，你最好乖乖地跟我走，別打歪注意，不然，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厲喝一聲，手上的勃朗寧手鎗在徐富的胸脅上戳了一下。

徐富咬咬牙，哼了一聲，眼中兇光閃現。

蕭原正想喝叫徐富往左邊轉過身，好押着他往大街那邊走去，驀地，他的身後响起一聲猛喝：「將手上的手槍扔到地上，不然，我馬上在你的右肩頭上開一個子彈洞！」

蕭原心頭劇震了一下，不敢莽動——因爲他聽到身後响起扳下機頭的聲音。他知道那不是開玩笑的，只好乖乖地聽從吩咐，將手上的小手槍丟落地上。

徐富立刻一拳猛擊在蕭原的臉頰上。

那一拳好快，快到蕭原閃避不了，臉頰上捱了重重的一拳，身子一歪，斜搶上一步，差點跌倒在地上。

徐富這刹那變得有如一頭兇殘的豹子般，一步欺前，伸手從蕭原的腰間取回那支駁殼槍。

蕭原終於見識到他的身手，何志生說得沒有錯，這個傢伙果然身手敏捷。

蕭原捱了徐富那一拳，只覺頰骨欲裂般痛，腦袋也一陣暈眩。

而他一顆心，亦猛地向下一沉。

「阿富，這人是什麼來路？居然胆敢向你動鎗！」蕭原背後那人沉聲道。

「他自稱蕭原。」徐富一臉獰惡地盯着蕭原：「發哥，我根本不認識他！聽他說，他是來殺我的。」

「蕭原？」背後那人哼了一聲，似乎也沒有聽聞過蕭原的大名：「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胆敢在孫五爺的地方放肆，殺孫五爺的人，你大概是不想活了！」

「發哥，待我送他一顆鐵蓮子嚐嚐！」徐富咬着牙，扳下了機頭，食指扣在槍機上，槍咀對準了蕭原的臉面！

蕭原自知這一次逃不過厄運，他不想死得窩窩囊囊，挺起胸膛，睜眼怒視着徐富。

徐富獰笑着，那個紅得發紫的鼻頭在斜陽下，仿似可以捏出水來似的，蕭原只覺一陣噁心。

「姓蕭的，你去死吧！」徐富兇殘地看着蕭原，食指一扣。

「停手！」

驀地，一聲斷喝自孫鎮長的大宅子那邊响起。

這一聲喝，有如一個响雷般，震得徐富欲扣動鎗機的食指一窒，僵住了。

蕭原由於面對着孫家大宅那邊，所以，他看到發出喝聲的那個人是誰。

他一顆心頓時定下來。

原來，發出喝聲的人，是孫鎮長。

他正帶着幾個手中握着鎗的漢子，快步走前來。

身形有如小山一樣高大的孫鎮長，在走動中，有一股逼人的氣勢。

蕭原背後的那人忙對徐富道：「阿富，不要開槍！」

徐富雖然不甘心，却不敢莽動，恨恨地瞪了蕭原一眼，將手上的槍垂下來。

蕭原微微扭頭朝後看一眼，終於看到背後那人是誰！

那人原來就是孫隊副——徐富的親戚！

而在徐隊副的身後，還有兩個手持步鎗的年輕漢子。

孫隊副不等孫鎮長走到來，已快步迎上前去。「孫五爺，驚動了你……」

孫鎮長擺擺手，邊走邊道：「阿發，這件事情，你大概還不清楚吧，那位蕭隊目早已向我說清楚了，你知道麼？若是徐富殺了蕭隊目，那麻煩就大了！」

「孫五爺，他是什麼人？」孫隊副扭頭看一眼蕭原。

「這位蕭隊目乃是從桂省南寧偵緝大隊來的蕭隊目，他這一次到我們這裏來，是要緝捕你那位表弟——徐富歸案的。」孫五爺看一眼臉色變化不定的徐富。「阿發，我已經辭退了他，所以，這位蕭隊目可以隨意緝拿他，我不會干涉的。」

「孫五爺，這…… 到底是怎麼回事？」孫發着急地道。

「你問你那位表弟吧。」孫五爺生氣地道。

——他是因爲孫發居然引薦一個兇殘如虎狠的人到他家中當護院而生氣。

——萬一養虎爲患，那可是噬臍莫及。

——也因此，他雖然是個剛愎自用的人，也禁不住對蕭原心生感激。

「阿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孫發顯然不大清楚他這位表弟——徐富的底細。不然，他不會這樣問的。

徐富垂下頭，不吭聲。

「阿富，你到底幹了什麼事，說啊！」孫發發急地道。

徐富仍然不吭聲。

蕭原從身後取出那張懸賞告示，遞給孫發：「孫隊付，你看過之後，就清楚明白了。」

孫發狐疑地看了蕭原一眼，接過那張告示，打開來，當他一眼看到其上繪有徐富的圖像，雙眼不由陡地睜得大大的。

看過那張告示後，孫發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阿富，原來你殺了人，而且還是一個鎮長，無路可逃，才來找我，但却

又謊說是你媽臨死時，吩咐你來投靠我的，要是我知道你是個被通緝的逃犯，我說什麼也不會收留你，並引薦你到孫五爺府上做護院。」

跟着，他惶恐地對孫五爺道：「五爺，我確是不知道他是個殺人犯，要不，天大的胆我也不會引薦他到府上當護院，請五爺……」

孫五爺擺擺手道：「阿發，不知者不罪，這一次算了，你那位表弟既然是通緝犯，你不會不懂得怎樣辦吧？」

孫發忙道：「五爺放心，阿富既然犯了殺人罪，我不會護着他的。」

「那還不將他手上的槍繳下來？」孫五爺冷然道。

「是，五爺。」孫發答應一聲，立刻走到徐富的身前，伸手將他手上的槍繳下來。

徐富不敢反抗。

原來，孫五爺身後的那三個護院已將徐富圍起來，三支快慢機鎗對準了他。還有那兩個手持步槍的保安隊員，也用槍指着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若是莽動，只會自討苦吃，就算他長了三頭六臂，也逃不了，所以，他「乖乖」地讓孫發將他手上的槍繳了。

——他不但兇殘敏捷，也是一個聰明人，因此，他不會做蠢事，更不會吃眼前虧！

「蕭隊目，請你將扔在地上的槍撿起來。」孫五爺對蕭原說道。

蕭原點點頭，彎腰撿起地上那支小手槍，然後對孫五爺道：「孫鎮長，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孫五爺擺擺手，道：「我是一報還一報，你沒有欠我什麼，不用謝我。」

跟着，他又道：「蕭隊目，你可以押他走了。」

蕭原遲疑了一下，說道：「孫鎮長，可否幫我一個忙？」

孫五爺眼珠轉了一下，才道：「請說！」

「我想明天早上押他上路，因此，我想請求你准許我將徐富關押在保安隊部，並着人看守他一晚。」

「我還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小事一件，我答應你。」孫五爺爽快的道。

接着，他吩咐孫發：「阿發，你將他收押在隊部內，派人小心看守着他。」

孫發答應一聲，與那兩個持槍的保安隊員押着徐富走向保安隊部。

徐富在走向保安隊部時，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

蕭原却沒有理會他，對孫五爺道：「孫鎮長，謝謝你的幫忙。」

孫五爺擺擺手道：「蕭隊目，你替我除了一個心腹之患，我是應該幫忙你的。」

跟着又道：「你放心吧，阿發跟了我十多年，對我忠心耿耿，他不會因爲徐富是他的表弟，放走他的。你放心回旅店，明天押那傢伙上路吧。」

蕭原於是別過孫五爺，走回旅店。

＊　＊　＊

這一次能夠輕而易擧地捉住徐富，可說大出蕭原意料之外，他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此輕易地捉到一個逃犯。

比起以前每一次捕捉到一個逃犯時，必經歷艱險危難，甚至九死一生，這一次可說是擧手之勞。

## 途中遇伏　悍匪逃脫

翌日，蕭原一大早便到保安隊部，押解徐富上路。

孫發早已在保安隊部等着他，親自將徐富從關押室內推出來，交給蕭原。

蕭原用他隨身帶備的手銬，將徐富雙手反銬在背後。然後向孫發道謝一聲，再請他轉告孫五爺一聲，便押着徐富往外走。

徐富一直垂着頭，沒有吭聲。

押着徐富來到鎮口，那裏早已有一輛馬車停在那裏，趕車的是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這輛馬車，是蕭原在昨天便僱了的。

因爲從這裏返回南寧，起碼要走十天路，若是徒步回去，那實在吃不消，何況還要押着一個犯人，因此，他僱了那輛馬車代步。

但他也花了二十塊大洋車資。

走一趟車，可以得到二十塊大洋，那個趕車的歡喜得迭聲答應，天還未亮便套好馬車，在旅店前等着蕭原出來。

蕭原押着徐富坐上馬車，趕車的何根便吆喝一聲，馬車便向鎮外走去。

徐富似乎昨晚沒有睡過，上了車後，閉上雙眼，一聲也不吭。

蕭原看了他一眼，心頭一動，伸手在他身上仔細地搜查了一遍，搜不出什麼來，才放下心。

他之所以要搜查徐富的全身，是恐怕孫發念在表親之情，暗中在他身上暗藏了利器，好讓他在途中伺機發難逃脫。

雖然，孫五爺說孫發對他忠心，但那只是對他而已，換言之，並不對他也忠心耿耿，他若是暗中幫忙徐富，那也是人之常情，也不算對孫五爺不忠，因爲，他已將徐富交給了蕭原，也就等如對孫五爺盡了忠，而對他，是無須盡忠的。

也所以，蕭原才會搜查徐富的身子。

——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而小心亦使得萬年船。

不過，蕭原雖然放下心來，却總感到有點那個的，至於是什麼，他又說不出來。

總之，他就是感到有點像是不落實似的。

這或許是因爲這一次太過容易便捉到徐富的關係吧。

就由於心裏有點感到不落實，因此，他一路之上，都加以小心，甚至吩咐那個趕車的不走那條慣常該走的路，而寧願走遠一點，繞路走。

一路之上，都沒有事發生。

晌午前，馬車來到一個墟鎮上，蕭原吩咐那個趕車的——何根就在這裏打

尖。

吃過午飯後，又上路了。

徐富彷彿變成了啞巴一樣，一直不吭聲，甚至不看蕭原一眼。

蕭原也懶得理會他，留意着路上的情形。

馬車輕快地走着，日頭漸漸偏西了。

蕭原對何根道：「何大叔，在天黑之前，趕到可以投宿的地方麼？」

「阿哥，你放心吧，包保你趕到。」何根扭頭說道。

聽何根那麼說，蕭原放下心來。

大半天沒有吭聲的徐富忽然開口道：「姓蕭的，你根本不是偵緝隊的人！」

「這有什麼相干？」蕭原笑說道。

「你其實是一個靠捕捉我們這種人，拿取賞金的追捕手！」徐富輕蔑地道。

蕭原冷笑道：「那總比你們這種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匪徒好千百倍，你以為自己是甚麼東西？在我眼中，你們不是人，是禽獸！」

頓一下，又道：「就是普通百姓，也視你們這種人如惡虎兇狼，你有甚麼好神氣的？」

徐富被蕭原這一番話說得臉上訕訕的，閉上咀巴，不敢吭聲。

吐口氣，蕭原又道：「像你這種人，只要我將你放在有人的地方，告訴他們說你就是一個土匪，相信那些人就是不將你活活揍死，也會對你咒罵，只怕那些人吐在你身上的唾沫，也可以將你淹死！」

徐富哼了一聲，閉上雙眼，不再理睬蕭原。

蕭原也不再理會他，往馬車的前頭望去。

他看到馬車已走在一條靠在一座大山脚下的道路上。

這一段路雖然頗寬，但却很崎嶇，馬車顛得很厲害。

趕車的何根已從車上跳到地上，跟着車子走。

蕭原也感到顛簸得坐不住，亦從車後跳下去，走在馬車的後面。

這時候，太陽已快墜落在西邊的山頭上，蕭原估計已走了五六十里路，換言之，已走出了孫鎮長轄下的勢力範圍。

起初，蕭原一直躭心徐富的表兄孫發會暗中在路上截擊，救走徐富，因此，他一路上都小心提防着，直到走出四五十里後，他才稍爲放下心來。

「大叔，還要走多遠才到宿頭？」蕭原朝前面的何根大聲問道。

何根扭頭道：「轉過這個山脚，再往前走五里路左右，就是石獅鎮，我們可以在那裏過夜。」

「那麼天黑之前可以趕到嗎？」蕭原看一眼徐富，奇怪徐富居然不怕顛簸，躺得住。

「放心吧，天黑前一定可以趕到。」何根大聲道：「走這段路，可以將馬車趕快點。」

蕭原聽他那麼說，完全放下心來。抬頭往山上望一眼，只見山上的山茶花開得正盛，點綴在滿山的草、樹間，份外教人艷麗。

看着那滿山的山茶花，蕭原又不由想起了他那位心上人——張鳳琴。

他想到最近這一次到石鼓鄉看望張鳳琴時，他向她求親，她含羞答應他的情形，他心中一陣盪漾，咀角不自禁泛起一抹笑意來。

馬車顛晃着轉過山脚，前面便是一條坦途。

前面的何根大聲道：「蕭阿哥，再走多十丈八丈路，便可以坐回車上了。」

蕭原聽何根那一說，才從溫馨的遐想中，回過神來。

往前看一眼，前面便是坦途，蕭原不由輕鬆地道：「好啊。」看一眼車內的徐富，居然像是睡着了一般。

馬車終於走完那條崎嶇的道路，何根邊跳上車上，邊招呼蕭原道：「蕭阿哥，坐回車上吧。」

蕭原答應一聲，便往車上跳上去，豈料就在這剎那，一陣鎗聲驀地從山脚那邊的一片矮樹林內響起。

蕭原才跳起的身子立時往下跌撲落地上。

拉車的那匹馬在鎗聲響起的霎間，悲鳴一聲，驚跳了一下，便撲倒在地上，兀自在掙扎着。

那輛馬車頓時停下來。

才跳回車上的何根驚叫一聲，一頭從車上跌落在地上。

一直躺在車上的徐富在鎗聲響起的剎那，猛地一個翻身，竄跳落車子前頭，那匹馬的右邊地上，跟着又猛地從地上跳起來，邊往前竄奔，邊呼叫道：「我是徐富，不要向我開鎗！」

這一連串的變化，都是在鎗聲響起的剎那，同時發生的。

山脚那邊的矮松林內，鎗聲卜卜直響，朝馬車這邊猛烈射擊，却沒有一顆鎗彈是射向徐富這一邊的。

那輛車頓時彈孔纍纍，蕭原被那些鎗火壓得不敢抬起頭來，要不是有那輛馬車遮擋着，他只怕已被射中了。

此刻，他心中又驚又急，雖然已察覺到徐富已逃脫了，但也無法制止，而且，他還担心何根是否死了。

他雖然看不到在矮松林內開鎗射擊的有多少人，但從那麼猛烈的鎗聲看來，他估計開鎗射擊的人，起碼有五個人以上。

而從徐富邊逃邊叫的那句話，他猜到開鎗的人是來救走徐富的，那些人極有可能就是孫發與他的手下。

因爲，除了孫發之外，他想不出還會有甚麼人會半途截救徐富的。

他雖然被鎗火壓得不敢抬起身子，但却瞥到徐富已竄奔出很遠，由於被那輛馬車擋着，因此，他不能開鎗向徐富射擊，以阻止他逃竄。

矮松林內鎗聲不斷，令到蕭原無機會移動一下身體，自然無法加以還擊，更加無法阻止徐富的逃竄。

而這一刻，他最關心的不是徐富的竄逃及向截擊他的人展開還擊，他關心的是車伕何根的生死，因爲，何根與這

件事根本無關，只因他僱了他的車，他才會遭遇到這種無妄之災，換言之，是他連累何根的。

從車底下徐富逃竄的方向瞥望一眼，蕭原發覺徐富已逃竄得不見影踪，大概是竄逃到那附近的甚麼地方，躲藏起來了。

蕭原在心裏暗罵了一句粗話，乘着鎗聲稍疏的刹那，自車底後滾出路邊，藉着車輪的遮掩，往車頭爬去。

鎗聲立刻又緊密起來，子彈射在車上地上，發出篤篤卜卜的異响，逼得蕭原又不敢再動一下。

「嘯」地一聲，一顆子彈從他的頭上掠過，蕭原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因爲憑他的經驗，他聽出那顆鎗彈起碼在他頭上半尺的地方掠射過，根本威脅不到他的生命。

矮松林內的鎗聲又疏落下來。

蕭原馬上又向前爬動。

這一次，鎗聲並沒有立刻猛烈起來。

蕭原很快便爬到車頭那趕車的何根躺着的地方，他一眼看到何根一頭是血時，大吃了一驚——刹那間，他以爲何根死了。

他忙將伏在地上的何根扳轉過來，看到何根胸膛起伏，頓時放下心來。

——既然仍有呼吸，那就是表示何根仍未死，只是昏暈過去吧了。

再察看一下何根的傷口，發覺頭側上只是被鎗彈擦傷了皮肉，並不嚴重，他一顆心完全放下了。

鎗聲仍然疏落地响着，蕭原不加理會，自顧從身上取出帶備的金創藥，敷在何根頸側的傷口上，再撕下一幅衫布，替他包紮起來。

吐口氣，他發覺矮松林內的鎗聲已完全沉寂下來。

看一眼躺在地上的那匹馬，已死了。

咬咬牙，他朝矮松林內開了兩槍。

匿伏在矮樹林內的人並沒有開鎗還擊。

他心頭不由一動——莫非那些人已逃竄了不成？

他雖然這麼猜想，却沒有立刻從地上爬起來，衝前去察看一下，因爲他恐防有詐。

他繼續伏着，注視着矮松林內的動靜。

矮松林內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終於忍不住，猛地從地上竄起來。

才竄起，他又猛地撲回地上。

他這麼做，是想試探一下，矮松林內的人是否溜走了，還是伺伏着，等機會向他放冷鎗。

矮松林內依然沒有動靜。

至此，他確定矮松林內的人已溜走了。

他仍然不敢大意，繞過那匹死馬，向矮松林那邊爬過去。

仍然沒有動靜。

蕭原乾脆從地上竄起來，向矮松林衝過去。

* * *

矮松林內果然一個人影也沒有，在林邊的幾棵松樹下，他察覺出有人爬伏過的痕跡。

數一下，一共有六個痕跡。

換言之，在林中伏擊他的人，一共有六個。

跟着，他又朝徐富逃竄的方向追下去，在數十丈外的一棵樹下，發現了他那個本來銬在徐富雙手上的手銬。

那手銬扭曲毀爛，這表示有人替徐富以錘鑿之類的物件，替他將手銬打開來。

絕無疑問，替徐富弄開手銬的人，一定是在矮松林內伏擊他的人。

由於掛念着何根的傷勢，因此，他沒有追下去，急急返回馬車停着的地方。

老遠的，他便看到何根坐在地上，顯然，他已醒轉過來。

蕭原忙急奔前去，關心地問道：「大叔，你醒過來了，覺得怎樣？」

何根看到蕭原，就像看到親人一樣。「蕭阿哥，看到你就好了，剛才我看不到你，還以爲……到底那是怎麼回事？那個賊匪呢？」

何根口裏所說的那個賊匪，正是徐富。

蕭原站在何根身前，關切地道：「大叔，你覺得怎樣？」

何根伸手摸一下受傷的頸側，道：「有點痛，其他的沒有甚麼。」

「這樣我就放心了。」蕭原透口氣道：「你頸上被鎗彈擦去了一塊皮肉，我已經替你敷了藥，相信三幾天之後，便會痊癒。」

何根有點不好意思地道：「蕭阿哥，我是不是很胆小？只是擦傷了一點皮肉，便嚇得暈了過去。」

「大叔，你沒有經歷這種突如其來的兇險遭遇，難免會受驚的，換轉是我，也會像你那樣。」蕭原帶點歉意地道：「說起來，這一次令到你吃驚受傷，是我連累了你，若不是我僱了你的馬車，你便不會受這驚嚇，並受了傷，因此，我心中很不安。」

何根忙搖手道：「蕭阿哥，你千萬不要那樣說，你出那麼多的車錢僱我，我可是心甘情願接下這趟生意的，這種意外，是誰也料不到的，這怎能怪你……只是，我一家數口以這輛馬車討生活，如今馬死了，車子雖然破損，修理一下可以用，但……我那來錢買一匹馬？唉……」臉上露出愁苦之色。

蕭原很明白像何根這種以趕車討生活的人，依靠的就是那輛馬車，那幾乎等於是命根子那樣，如今馬死車毀，自不免心中徬徨愁苦的，而他對於這一次的事故，確是要負上責任，也因此，他應該賠償何根的損失。「大叔，別愁，我這裏有一張一百五拾塊的大洋票子，你拿去買回一輛新的馬車吧，算是我賠償你的損失。」

何根推却道：「這……我不能要你的錢……你收回去吧。」

蕭原硬是將那張大洋票子塞在何根的手上。「大叔，你收下吧，你若不要，

我不但這一輩子不安，你一家數口以後又怎樣生活?」

何根猶豫了一下，說道：「買一輛新的馬車也不用這麼多錢，何況，這輛車子修理一下，還可以用的，我不能收下這麼多錢。」

蕭原堅持要他收下。「大叔，剩下的錢，就算用來養傷的使用吧，你這傷起碼也要十天半月才能夠完全痊癒，而你也不可能那麼快便買到一輛新馬車，那一樣要生活的啊，你不要推卻了，快收下吧，天快黑下來了，我們還要趕去石獅鎮投宿的啊。」

何根這才不好意思地將那張銀票收下來，口裏連聲說「多謝」。

蕭原扶他站起來，何根試着走了幾步，便堅持不要蕭原攙扶，蕭原拗不過他，只好讓他自己走。

天色完全黑下來了，蕭原與何根摸黑走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終於來到石獅鎮。

這一晚，兩人就在石獅鎮上的一家旅店住宿。

翌日一大早，何根由於記掛着昨晚棄置在路上的那輛馬車，匆匆起床，在鎮上相熟的馬車行僱了一輛馬車，將那輛車子拖回來，順便也將那匹死馬運載到鎮外的一處荒地上，挖了個坑，掩埋了。

那匹馬替他拉了四年車，伴着他走了不知多少里路，何根待牠有如兒女一樣，如今牠死，何根心痛得一晚睡不着覺，他怎也不忍心讓那匹馬暴屍荒野，所以便將牠埋了。

之後，何根又僱了那輛馬車，將那輛破損的車子拖回黑松坪。

蕭原也跟何根返回黑松坪。

他返回黑松坪，是要找孫發問個清楚明白。

那是因爲他確實，將徐富救走的人，絕無疑問就是孫發。

而徐富既然是孫發救走的，要想查出徐富逃往那裏，最好就是去問孫發了。

他是想好了對策，才返回黑松坪的。

黃昏時候，何根與蕭原回到了黑松坪。

蕭原本來想獨自到鎮上去吃晚飯，然後才去找孫發的，但何根却說什麼也要請蕭原到他家中去吃一頓飯，蕭原拗不過他，只好隨他回家。

在何根家中吃過晚飯，蕭原辭別了何根夫婦，往保安隊部走去。

來到保安隊部前，蕭原並沒有走進去，在附近守候着。

剛才在何根家吃飯的時候，蕭原談說起孫發時，從何根的口中，知道孫發本來不是黑松坪的人，在十多年前，隨孫五爺來到黑松坪的，甚得孫五爺倚重，三年後，便成家立室，有四個兒女，他的家在鎮西頭，每天晚上，他都會在天黑後，才返回家中吃晚飯，之後，例必會返回隊部看一下，又或是到孫五爺家中坐一會，才返回家中睡覺。

蕭原在何根家吃完晚飯走出來的時候，天還未黑齊，因此，他便在隊部附近等候孫發出來，在路上與他「談」一下。

大約等候了一刻鐘左右，蕭原便看到孫發從隊部內走出來。

他馬上暗中跟在孫發背後。

孫發似乎急着趕回家中吃晚飯，走得很快。

蕭原暗中跟着孫發走過兩條街巷，漸漸加快脚步，追上去。

就在一個街角的轉彎處，蕭原追上了孫發。

這時候，正是吃晚飯的辰光，街上幾乎沒有行人。

蕭原再急走一步，逼到孫發的背後，伸手搭在孫發的肩頭上。

蕭原的右手亦在那剎那頂在孫發的腰上，同時低喝一聲：「別叫，也別動，不然，我便不客氣了!」

孫發渾身震顫了一下，整個人僵住了。

因爲他感覺到，抵在他腰眼上的物件，是一支鎗!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只要蕭原一扣扳機，他馬上就嗚呼哀哉，因此，他不敢動一下。

「別要花樣，繼續往前走。」蕭原把鎗咀用力頂了一下孫發的腰。

孫發的上身挺了一下，乖乖地往前走。

而他在扭頭回望的剎那，已認出背後的人是蕭原，是以，他的臉色劇變了一下，驚震之下，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走了幾步之後，他才稍爲鎮靜下來，澀聲道：「蕭原，你這是什麼意思了?」

頓一下，他又道：「你不是押了我那個表弟，離開了麼?爲什麼又返回來?」

蕭原低聲道：「別囉嗦，待到了鎮外頭，我自會對你說!」

孫發閉了咀巴，沒有再吭聲，但臉上却閃過一抹不安之色。

蕭原緊貼着孫發一齊往前走，鎗咀一直抵着他的腰上。這樣，不但令到孫發不敢亂動，也讓遇到的行人不會看出什麼不對。

* * *

押着孫發來到鎮外的一棵樹下，蕭原示意他停下來，孫發雖然恨不得一口吞了蕭原，却不敢不從，乖乖地在樹下站下來。

蕭原並沒有繳去孫發的駁殼鎗，只是拿鎗指着他，他自信孫發就算拔鎗再快，也決不可能快過他的食指一扣。

這時候，天已全黑下來，四下裏一片黑暗，鎮上的人決不可能看到站在樹下的蕭原與孫發。

孫發怒道：「蕭原，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蕭原目光炯炯地注視孫發，直捷了當地道：「孫隊長，徐富現在那裏?」

孫發眼一睜，怒道：「蕭原，你說什麼?你不是昨天押了他上路，返回南寧的麼?你如今却來向我查問他的下落，

眞是荒謬！」

蕭原冷然道：「孫隊長，別裝蒜了，你可知道，截劫逃犯，那可是一條大罪，我若果返回南寧，向上頭報告，上頭一定會行文到貴省查辦，那時候，只怕孫鎮長也保不住你！縱使不用鎗斃，只怕也要坐二十年監以上，你自己想清楚吧，不要爲了一時之錯，毀了自己，也累及家人！」

孫發被蕭原這番話說得一時間沒有吭聲，蕭原看出他已有點心動，於是冷哼一聲，說道：「孫發，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若不是念在你與孫鎮長曾帮忙我捉住徐富，我才不會來找你，早已逕自趕到貴州，向貴省偵緝大隊的黎隊長報告了。」

孫發仍然一言不發。

「孫隊長，我知道那可能是你一念之差，方會做出那種以身犯法的事來的，顧念親情是好的，但千萬不要做出犯法的事情來，你若是不知利害，那你會後悔一輩子的！希望你不要執迷不悟。」

孫發又沉默了一會，才開口道：「蕭原，我若是說出徐富的下落，你眞的不會告發我？」

蕭原認眞地點了頭道：「孫隊長，我知道你只是一時糊塗，才會做出這事，而我只要捉到徐富，其他的事我不管！」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我說出來的話，絕不會反悔！」

「蕭老兄，不怕對你說，他家早年曾有恩於我，因此，我才會……救他，算是報答他家昔年對我的照顧。」孫發嘆口氣道。

蕭原擺擺手道：「孫隊長，你與徐富的恩怨，我不想聽。我只想知道，徐富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孫發猶豫了一下，才說道：「他逃到油桐壩去了。」

「油桐壩在什麼地方？」

「就在油桐山區。」

「你怎知道他逃到油桐壩？」

「是我叫他逃到那裏去的。」孫發道：「在油桐壩，我有一位朋友在那裏開了一間店子，我叫他去投靠他的。」

「怎麼去？」

「從這裏去油桐壩，先往東走，然後轉向西南，翻過兩個大山坳，便可以望到油桐壩，那裏住的大部份是傜族人。」

「孫隊長，希望你說的都是眞的。」蕭原盯着孫發。「要不，我一定會再來找你的！」

「蕭原，我說的都是實話，但却不敢担保你能夠捉到阿富。」孫發急急道。

「好吧，你回家去吧。」蕭原擺擺鎗咀。「希望你不要做出傻事來。」

「蕭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孫發眨眨眼道。

「你聽着，你若是回去之後，召集人手捉拿我，企圖殺我，那你一定會後悔的！」蕭原冷然道：「你還不走？」

孫發深深地看了蕭原一眼，轉身往鎮上走去了。

蕭原站在樹後，一直看到孫發的身影消失在遠處的黑暗中，才疾步往東面走去。

本來，他是想在鎮上的旅店過一夜的，但爲了小心起見——恐防孫發會派出心腹手下暗中抓住他，然後殺他以除威脅，因此，他決定貪夜往東趕一段路，看看在路上能否找到地方借宿一宵，若遇不上人影，便在野外露宿一晚。

結果，他的運氣很好，大約走了五里左右，便看到有一條不到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在其中的一戶人家借宿了一宵。翌日，大早便起程趕往油桐壩。

他在借宿的那戶人家的男主人口中，問清楚往油桐壩怎麼走，結果証明孫發並沒有亂說一通，所說的走法與那個漢子一樣。

＊　＊　＊

油桐壩距黑松坪有百里過外，蕭原走了三天，才趕到油桐壩。

他來到油桐壩的時候，拿出袋錶來看一眼，是下午三時二刻。

這一路之上，他都是步行的，因此，他感到有點累。

原來，這一路上，大都是山路，根本不能行車，若是要運貨物什麼的，只有用人來挑担，或是用驢馬來運貨，所以，他只好步行。

油桐壩是一座寨子，蕭原在翻過第二個小坳口的時候，老遠便望到黑壓壓的一片房屋，他估計寨子內起碼有三百戶人家。

這在窮山僻壤來說，算得上是一個大寨子了。

當蕭原來到寨子前面時，他立即感到氣氛有點不平常。

只見寨子的大門口開了一面，寨門前站着五六個壯丁，持刀拿鎗的，對進入寨子的人嚴加盤問。

而兩邊的寨牆上，都有壯丁在守着，蕭原一眼看到這種聲勢，馬上猜到，寨子內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走入寨子內。

因爲，守在寨門前的那些穿着傜族服裝的壯丁，已在看着他，他若是不走過去，那肯定會引起那些人的思疑，那麻煩就大了。

蕭原走到寨門前，立刻被門前的壯丁將他攔住。

其中一個年約三十左右，長了淡淡的一圈肥髭子的傜族漢子用生硬的漢語對他說道：「你，什麼人？」

蕭原走過去的時候，已想好了應答的說法，聽那傜族漢子這麼問，於是不慌不忙地說道：「我姓蕭，叫蕭原，你們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你從那裏來的？」那傜族漢子問道，兩道目光不停地上下打量着蕭原。

「我是從省裏來的。」蕭原含糊其詞地道：「來這裏找一個人。」

「你是幹什麼的？」那傜族漢子毫不馬虎地道。

「我是當差的。」蕭原答道：「我來這裏，是要捉一個官府通緝的土匪。」

那幾個傜族漢子一聽蕭原是官府的人，馬上改容相向，原來，一直以來，那些少數民族的人對於官家的人都是既畏又敬的。

那個傣族漢子忙道：「長官，要不要咱們帶你去見族長？」

蕭原一聽，正中下懷，忙道：「我正要去見你們族長，請帶我去了。」

那漢子於是吩咐其餘的壯丁守在寨門前，跟着才招呼蕭原跟他進入寨子，去見族長。

＊　＊　＊

蕭原隨着那個傣族漢子走入寨子內，發覺寨子內頗為熱鬧，但氣氛却有點緊張，大街上的店舖多是漢人開的，只有少數是傣族人開的。

看來，這個寨子是傣漢雜居的地方。

不過，作主的不是漢人，而是傣族人。

由於不是墟期，所以，大街上的人不很多，要是墟日，那就熱鬧得很多。

那傣族漢子帶着蕭原一直往大街裏頭走去，忽然對蕭原說道：「長官，我叫土布。」

蕭原先是怔了一下，隨即道：「哦，原來是土布大哥。」

土布道：「長官，你怎知道我們這裏最近出了土匪的？」

蕭原一聽，便知道他誤會了他在寨門前所說的話，這也難怪的，土布雖然會說漢語，大概並不精通，因而才會有此誤會。

蕭原已想向他解說，土布又道：「長官你來了就好了，咱們就不用提心吊胆的整天提防那些土匪來攻寨，長官，你帶了多少人來？你一定要替咱們收拾那些土匪啊。」

蕭原聽土布那麼說，總算知道，他們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原來是提防土匪來攻寨。

「土布大哥，那股土匪曾來攻寨麼？」蕭原好奇地問道。

「他們並沒有來攻寨，却擄走了本族的幾個人，聲言要我們交出一千塊大洋贖金才放人，不然，他們不但會殺死擄走的幾個人，還會來攻寨！」土布道：「因此，咱們才會如臨大敵般，守着寨子。」

「被擄走了幾個人？」蕭原口裡說着，心中却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會不會是徐富那傢伙幹的？」

土布道：「那伙土匪一共擄走了五個人，其中一個還是族長的小兒子阿旺。」

土布忽停下脚步，蕭原忙亦停下來，抬眼一看，原來已來到了一座以磚木建造起來的屋子前。

「阿哥，你在這裏等一下，待咱進去告訴族長一聲。」土布說完便走入屋子內。

蕭原這才知道，原來眼前這間屋子，就是族長的屋子，看起來，與別的屋子沒有多大的分別，只不過比別的屋子稍大一些，屋前有一塊空地，當中豎了一根粗大的木柱，柱上刻滿了塗以油彩的圖案，斑爛奪目。

蕭原却不知道那根柱子有什麼作用，但却猜到，必是這一族人祭神用的器具之一。

他滿有興趣地想看清楚木柱上刻繪着的圖案時，土布已走出來，對他說道：「阿哥，請跟我進去。」

蕭原點點頭，跟着土布走入屋子內。

在屋子裏面的一個房間內，蕭原見到那位族長。

那位族長大概有六十過外，臉上的皺紋有如刀刻一樣，頭髮花白，雙眼却烱烱有神，給人一種莊嚴的感覺。

那老族長看到蕭原，朝他點點頭，伸手一指放在對面牆下的一張矮櫈子，示意蕭原坐下。

蕭原在那張矮櫈子上坐下來。

老族長上下打量了蕭原一眼，又朝站在房間口的土布揮揮手。

土布朝老族長彎彎腰，退了出去。

老族長又深深地看了蕭原一眼，才開口說道：「長……你不是當差的。」

老族長可說是一開口，便語出驚人。

蕭原被老族長那句話說得吃了一驚，他不明白老族長怎會看出他不是當差的。

換言之，老族長一言戳破他的身份。

蕭原倒不是存心想欺騙他的，既然被老族長戳破了，他坦然承認道：「族長，我確不是當差的，但却與官府有點關係，因為我是一個追捕手，一個專門追捕緝拿那些被官府懸賞通緝的匪徒的追捕手。」

他口裏說着話，心裏却奇怪，老族長怎會看出他不是當差的。

——他與那老族長根本沒有見過面，從不認識，換言之，老族長根本不知他是什麼人，却一語戳破他的身份，這就透着奇異了。

「嗯，原來你是一個追捕手。」老族長那兩道烱烱的目光直射在蕭原的臉上。「你在這一行中，是個傑出的人物，是麼？」

蕭原又被老族長那句話說得驚異不已，不由點點頭：「族長，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我從你的面相看出來的。」老族長微微一笑：「你來到我們這裏，到底要捉什麼人？」

「你怎會知道我來捉一個人？」蕭原詫異地道。

「那是從你的身份猜想出來的。」老族長睿智地笑笑。

蕭原這才恍然，但却很佩服老族長的智慧：「不錯，我確來捉一個被懸賞緝捕的土匪的。」

「那個土匪逃到咱們這裏來麼？」老族長的眉毛豎揚了一下，直視着蕭原。

蕭原點點頭道：「我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我要緝捕的那個土匪，逃竄到貴寨，我才會追踪到這裏來。」

「那個土匪是什麼人？」老族長問。

「族長，你懂漢文麼？」

老族長搖搖頭：「我只會說，不會看。」

蕭原聽他那麼說，只好告訴他：「那個土匪名叫徐富，有一顆紅得發紫的鼻頭，他殺了一個官府的人，官府已懸賞

通緝他。」

老族長眨動一下眼睛，道：「官府的人也敢殺，這個漢人一定是個窮兇極惡的傢伙！」

「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土匪！」

「你怎知他逃竄到本寨的？」

「他本來已被我捉住，但在路上又被他的表兄帶人截擊救走了。」蕭原簡略地說道：「我找到他的表兄，那傢伙親口告訴我的。」

「寨子內足有幾百戶人家……」

「族長，那個土匪到貴寨投靠一個叫王明的人。」蕭原明白他的意思，立刻說道。

「知道他躲在什麼人那裏，那就好辦了。」老族長道：「爲了本寨安危，我會派人帮你查出那個王明住在寨子的什麼地方。」

頓一下，又道：「在這個時候，決不能讓寨子內躲藏着一個土匪，一定要盡快將他抓起來，免得……」下面的話，他忽然噎住了。

蕭原欠身對老族長道：「族長，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我的帮忙的！」

一頓，接說道：「族長，我聽那位土布大哥說，貴寨有五個青年被一伙土匪綁走了，要貴寨交出贖金一千大洋，要不，便將那五個青年殺死，並攻寨，是麼？」

老族長沉重地點點頭：「一千塊大洋不是個小數目，咱們一時之間，怎籌得出來，總不能要那些在寨子內開店舖做生意的漢人替咱們拿錢出來的啊，還有三天便到交錢的期限，若是仍籌集不到那筆錢……」老族長說到這裏，沉重地嘆了口氣。

蕭原也替老族長感到難過，心頭很沉重的。

「哥兒，等一會，我叫土布帶人到寨子內查問一下，可有王明這個人，一有消息，我便會派土布告知你。」老族長站起身來。

蕭原知道那是送客的表示，跟着站起身來，忽然間，他心中生出一股衝動，不由自主地衝口說道：「族長，你帮忙我，我應該回報的，若你不介意，請讓我帮忙你們救出那五個被土匪擄走的年輕人。」

那老族長一聽，頓時臉露喜色，驚喜地看着蕭原，疾聲道：「哥兒，能夠得你帮忙，那眞是求之不得，你眞是天神派來解救咱們苦難的神。」

蕭原忙說道：「族長，你太誇奬我了，我會盡力而爲的。」

「若是能夠救回那五個孩子，哥兒，你可是咱們族人的大恩人！」老族長一面感激地道：「你一定可以從那夥土匪的手中，救回那五個孩子的！」頓一下，又說道：「咱族人將會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的！」

蕭原忙擺手道：「族長，你千萬不要這樣說，你帮忙我，我也應該帮忙你們的。」

老族長本來皺攏的雙眉舒展開來，帶笑道：「哥兒，你是我在認識的漢人中，最好的一個。」

跟着又道：「你已是咱們族中的貴客，我要好好地招呼你，你就在我家中住下來吧。」

蕭原知道若是推辭，便等於瞧不起他們，因此，他只好答應下來：「族長，謝謝你的招待。」

「來，我差點忘記了招呼你喝一點酒。」老族長說着站起來，走到桌子前，取了兩個瓷碗，從桌子底下拿出一瓶酒來，倒了兩碗酒，然後拿了一碗給蕭原，朝蕭原舉起手上那碗酒，道：「哥兒，我代表族人敬你一碗酒，歡迎你來咱寨子作客。」

隨即咕嚕嚕地一口氣喝光了那碗酒。

蕭原可不知那碗酒是用什麼釀製的，只好硬着頭皮，學着老族長那樣，骨嘟嘟地一口氣喝光了那碗酒。

那碗酒的味道辛辣怪異，蕭原幾乎被嗆得一口噴了出來。

老族長高興地豎起大拇指，連聲道：「好，好樣子，是個好漢子！」

蕭原只覺心中像有一團火在燒着那樣，强忍着，對老族長道：「族長，請問貴寨那五個青年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失踪的？」

他之所以這麼問，一來是想知道那五個異族青年失踪的經過，以便展開行動，二來，他恐怕老族長再敬他一碗，那就吃不消了。

老族長抹抹嘴巴，原來帶笑的臉上，馬上沉肅起來，吁口氣，說道：「他們是在八天之前，便已失踪的了。」

沉默了一會，才又說下去：「那一日，小兒阿旺與泰多四個小伙子到油桐山上去打獵，他們吃了早飯出門的，天黑後仍未回來，當時，我也不大在意，以爲他們因爲追趕野獸，走遠了，趕不及回來，在山野外露宿一宵，這是常有的事情，那知道第二天，仍不見他們回來，雖然有點焦急，那知道第三天，第四天，仍不見他們回來，我與族中的人才感到不對勁，派人到山上去找尋他們，却找不到他們，我與族中的人都焦急萬分，翌日再派人去找尋，仍然找不到他們的影踪，我與族中的人知道阿旺五人必定是出了事，結果，在一條溪澗邊，撿到一隻鞋子，經過辨認，証實那是多朗的……因而，更加証實阿旺五人必定出了事，而極有可能是被什麼人擄走了，而阿旺出了事之後的消息，也傳遍了寨子。第七日，也就是昨天，有人在寨門上放了一封信……信上寫着，阿旺五人是被他們擄走的，要我們在五天後，交出一千塊大洋贖金，否則，便殺死阿旺五人，然後再來攻寨。」

老族長說到這裏，歇口氣，才又說道：「一千塊大洋，我們那裏有這麼多的錢，因此，正在犯愁，幸好你來了，你眞是咱族人的大救星。」

「知道那伙土匪都是什麼人麼？」蕭原聽老族長說完後，總算清楚了那五個傜族青年失踪的經過。

「根本就不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他們在信上沒有提及他們的來歷。」

「這麼說，距離他們指定贖人的日期

，還有三天，是麼？」

「對，只剩下三天。」老族長嘆聲嘆氣的。

「老族長，你們可以籌集到多少錢？」

「只能夠籌到六、七百塊大洋。」老族長詫異地看住蕭原：「哥兒，你……」

「族長，我是想，萬一在期限之前，仍然找不到擄走貴寨五個年輕人的話，只好拿錢去贖他們，救人要緊啊，至於不足之數，我可以湊足，待救了人後，仍然可以追查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然後對付他們！」蕭原忙解釋說道。

「哥兒，你……眞是咱族的大恩人。」老族長激動地說道：「你的恩德，咱族人會永遠記着的。」

蕭原忙說道：「族長，千萬不要這麼說，我既然知道這件事，怎能見死不救。」

老族長正想說話，外面傳來一個少女清脆的說話聲，由於說的是傜語，所以，蕭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話。

老族長眉一揚，先是用傜語說了一句話，跟着大概省起蕭原是漢人，爲了表示坦誠，他又用漢語大聲說道：「泰麗，你到那裏去了？這時候才回來。」

外面那少女跟着也用漢語道：「阿爸，我到阿美的家中做衣服，賺多一點錢，用來贖回阿旺他們。」

「唉，泰麗，做一件衣服能夠賺多少錢？」老族長嘆口氣道：「連一個銀毫也賺不到，妳要縫多少件衣服，才能賺夠那筆數目？」

「阿爸，我們有十多個人，每個人一日做十件衣服，十個人便是一百件有多……」清脆的話聲忽然在房間門前響起，跟着從房外走進一個少女來，蕭原一眼望去，不禁眼前一亮！

只見那個少女衣穿着綉滿彩圖的桶裙，上身是一件短窄的圓領綉花衣衫，露出一小截藕臂，顯得婀娜嬌美。

那少女泰麗乍然看到一個陌生的漢人在房間內，頓時臊得她將下面的話噎住，靦覥地垂下眼瞼。

但蕭原却看到她的眼珠在轉動着，偷瞥着他。

老族長看到少女開心地笑起來：「傻女兒，一個人一天又怎能縫十件衣服？就算可以縫十件，一天也不過是賺十塊大洋左右，那能做得什麼事？傻女兒，阿爸知道你乖，快來見一下這位漢哥兒。」

那少女這才大胆地抬起眼，看了蕭原一眼。

「哥兒，這個是小女泰麗。」老族長笑着向蕭原說。

看得出，老族長對這個女兒很疼愛。

蕭原笑着朝那少女點點頭。

泰麗這一次沒有那麼害臊了，也朝蕭原露齒一笑，露出兩排編貝般的白齒。

「泰麗，這位漢哥兒答應幫咱們救回阿旺他們……若是在期限之前仍然救不回阿旺五人，他答應幫咱們湊夠那筆贖金，他眞是個大好人啊，妳不用再去縫衣服了，快向他致謝一聲吧。」老族長對女兒說道。

「阿爸，眞的？」泰麗驚喜地叫道，同時閃了蕭原一眼。

「這種事情，阿爸怎會與妳開玩笑！」老族長正色道。

泰麗一臉喜色地走到蕭原的面前，向他行禮，道：「漢哥兒，你不但是個大好人，更是咱們的大恩人，我們千百世也會記着你的。」

蕭原急得連連搖手道：「泰麗姑娘，請別多禮，救苦助危，是應該的！」

泰麗却不理會他，說完後，又向他行了一禮，才轉身走到老族長的身旁。

她在轉身的時候，又閃了蕭原一眼。

這一次蕭原發覺了，心頭沒來由地跳了一下。

他忙定定心神，對老族長道：「族長，在令郎五人失踪之前或後，寨子內或是附近，可有出現過形跡可疑的人？」

老族長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啊，一直以來，咱們都很留意那些外地來的人，若是發現有什麼可疑的人，他們一定會告知我的。」

蕭原的眉頭不由微微皺攏起來。

——眼下連一點綫索也沒有，要在兩天之內，找到擄走阿旺五人的那夥土匪，將人救出來，他實在沒有什麼把握。

蕭原沉吟了一下。說道：「族長，在阿旺五人失踪之前，可有發生過什麼不尋常的事情？」

「沒有啊！」說話的是泰麗。「一直都是風平浪靜的，咱們可是做夢也想不到，阿哥他們會被土匪擄走的。」

蕭原聽泰麗那麼說，頓時默言不語，在轉着念頭。

老族長與泰麗都看着蕭原，臉上充滿了希冀之色。

蕭原思索了好一會，才道：「族長，明天一早，我便着手偵查那夥土匪的行踪下落，好麼？」

老族長點頭道：「漢哥兒，你怎麼說便怎麼辦吧，我可是什麼主意也沒有了。」

「族長，你不是已派土布到寨內查問一下，可有一個叫王明的人在寨子內開店子做生意？」

「哈，漢哥兒，你不說，我差點忘了。」老族長拍一下膝頭：「那當然可以了，你這麼幫忙咱們，咱們若是連這一點小事也不幫忙，那還是人麼！」

跟着便對身旁的泰麗道：「阿麗，你到寨門前對土布說，馬上叫他在寨子內去打聽一下，是否有一個叫王明的漢人在寨子內開店子做生意的！」

泰麗答應一聲，一擰腰肢，有如一陣輕風般，飄飄出了房外，在走出房外的刹那，飛快地瞥了蕭原一眼。

蕭原由於看着老族長，所以，看不到泰麗那「回眸一瞥」。

* * *

吃過晚飯後，土布急匆匆地來到族長的家中，第一句話就說道：「漢哥兒，咱打聽到了，寨子內確是有一個叫王明

的漢人開了一間店子，做的是山貨買賣。」

老族長不等蕭原說話，接上口說道：「漢哥兒，既然寨子內有這麼一個人，那你快去查問一下吧。」

隨即又對土布道：「土布，你帶兩個娃兒跟漢哥兒去吧。」

土布答應一聲，轉眼看着蕭原。

蕭原馬上站起來，對老族長道：「族長，我這就與土布大哥去一趟。」

泰麗本來想說話的，却被老族長阻止了。「阿麗，還不收拾碗筷？」

泰麗這才有點不情願地嘟起小咀，動手收拾碗筷。

蕭原跟着土布一直往大街那頭走去，邊走邊說道：「土布大哥，你打聽王明這個人時，可有驚動了他？」

土布搖搖頭道：「沒有，只向幾個做生意的漢人打聽，一下就打聽到了，便馬上到族長家通知你。」

跟着又說道：「漢哥兒，聽阿麗說，你答應幫咱們找尋那伙土匪的下落，救回阿旺他們，若是能夠得到你的幫忙，那實在太好了。」

蕭原道：「土布大哥，你們這麼幫忙我，我很應該幫忙你們的。」

「漢哥兒，你是我的認識的漢人中，最好的一個。」土布豎起大拇指，朝蕭原眼前一豎。

接又說道：「漢哥兒，你若是去追查那夥土匪的下落，可別忘了咱啊！」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說道：「土布大哥，我正要你幫忙，在這裏，我可是人生路不熟，若沒有你的幫忙，我就像一個盲人一樣，因此，我一定要你幫忙的！」

「漢哥兒，若是找到那夥土匪的下落，咱決不放過他們！」土布握着拳頭，虛空往下砸了一下。

蕭原看了土布一眼，本來想說話的，却不想掃他的興頭，所以將到口邊的話咽回去。

土布一直帶着蕭原來到寨子的大門前，招呼了兩個年輕人跟他走，才往大街那頭走去。

「土布大哥，王明的店子開設在那裏？」蕭原問。

「就在大街左邊，一條橫街內。」土布伸手指着大街不遠處的一個橫街口。

蕭原邊走邊往那個街口望過去，口裏說道：「土布大哥，寨子內住了多少漢人？」

「大約有百多戶。」土布道：「都是做生意的。要不是住了那麼多漢人，咱們也不會說漢語。」

一行四人很快便走到那個街口，蕭原往內望去，這條橫街頗長，兩邊都是人家，其中有不少是店舖，都已經關了門。

土布邊走入橫街內，邊指着前面右邊第七間屋子，說道：「那個王明就住在那間屋子內。」

蕭原邊打量着那間屋子，邊說道：「土布大哥，可否請這兩位小兄弟到後面守着，以防有人從屋子後面溜走。」

「當然可以。」土布說着停下脚步，扭頭對那兩個年輕的娃子道：「阿洛，你與阿郎到那間屋子的後面守着，若是有人從後面溜出來，一個也不要放過，都捉起來。」

阿洛與阿郎答應一聲，便繞道走向屋子的後面。

蕭原急忙將兩人叫住。「兩位小兄弟，千萬要小心啊，說不定，從屋子後面溜出來的人，身上有鎗的！」

兩個年輕人異口同聲道：「放心吧，我們會小心的。」跟着便急急向那排屋子的後面走去。

待阿洛與阿郎兩人的身形消失在屋角後面，土布與蕭原才繼續向那間屋子走去。

未到那間屋子的前面，蕭原透過門縫，看到屋內有燈光透出來，忙示意正想舉手敲門的土布停手，然後湊到門縫上，往內窺望。

只見店舖內正有兩個伙計在堆叠着貨物，看不到有其他的人。

土布也學蕭原，湊到門縫上窺看，直到蕭原用手肘碰碰他，才直起身，看着蕭原。

蕭原將咀巴湊到他的耳邊，悄聲說道：「土布大哥，敲門吧。」

土布點點頭舉手敲門，忽然又收回手，悄聲對蕭原說道：「待會說什麼話？」

「你就說找他們的老闆好了。」蕭原也悄聲道：「待那個叫王明的出來，由我與他說話。」

土布點了頭，這才舉手拍門。

「砰砰」的拍門聲才響起，屋內馬上響起一把聲音：「誰啊？有什麼事？」

「我是寨子內自衞隊的土布，我來找你們老闆的，快開門。」

「啊，原來是土布隊長，請等一等，我來了。」

隨着話聲，跟着便是一陣拔開木門的聲音，大門隨即打開來，現出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來。

那個小伙子顯然認識土布，先是愕了一下，繼之訝異地道：「土布大哥，有什麼事啊？」

「你們老闆在麼？」

「在。」那個開門的伙計道：「土布大哥，你找我們老闆有什麼事？」

「叫你老闆出來吧。」土布道：「說出來，你也作不了主。」

那伙計道：「那請進來坐一會，待我到後面去告知老闆。」

說完，便招呼另一個伙計一聲，往後面走。

土布與蕭原站在店舖內，雖然那個伙計連聲招呼他倆坐下，兩人都婉拒了，四道目光只是看着通往後面的那條窄窄的通道。

蕭原看到舖面內堆滿了貨物，心中暗忖：「看來這個王明眞的是在這裏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大多奸猾，等一會見了他，倒要留心他的說話，不要被他騙了。」

等了一會，便看到通道內走出兩個人來，走在前頭的一個年約四十出頭，上唇留了兩撇鬍子，高大個兒，穿了一



**蕭原與土布突聞喝聲，急忙撲入查個究竟**

套仿綢唐裝衫褲，左胸襟上掛了一條袋錶鏈子，十足一個生意人。

蕭原猜到此人可能就是王明。

果然，走在後面的那個伙計上前一步，對土布道：「土布大哥，這是咱老闆。」

那個唐裝中年人忙朝土布點頭招呼道：「這位原來就是寨子內自衞隊的土布隊長，果然一表人材，我倒是久聞大名了，今晚終於有幸見到了，未知土布大哥找我有何貴幹？」

土布打量了中年人一眼，說道：「你叫王明？」

那中年人點點頭。「正是。」

土布不再說話，看着蕭原。

蕭原明白他的意思，開口道：「王老闆，我與土布隊長貪夜來找你，是想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王明兩道目光狐疑地打量了蕭原一遍，咀唇才嚅動了一下，便被土布搶先開口道：「王老闆，這位是官府偵緝大隊來的長官，名叫蕭原，是來……」

蕭原立刻用手肘輕輕碰了土布一下，土布馬上警覺地將下面的話噎住了。

「哦，原來是上面來的蕭長官，眞是失敬了，快請坐下來。」王明一聽蕭原是偵緝隊的人，神色微變了一下，隨即笑容滿臉的，熱情地招呼蕭原，並扭頭對一個伙計叫道：「阿根，快去捧兩杯茶來。」

那個叫阿根的伙計答應一聲，往後面走去。

蕭原與土布本來不想坐的，却抝不過王明的熱情，只好坐下來。

王明堆着笑臉，帶點惶惑地道：「蕭長官，你這次來找我，未知有何貴幹，我可是一個正當的生意人，從來沒有做過違法的事……」

「王老闆，你放心吧，我找你，是想打聽一個人是否來了這裏。」蕭原截斷了王明的說話。

王明愕了一下，道：「長官要打聽的是誰？我近來可沒有與什麼人來往啊！」

蕭原兩道烱烱的目光直射在王明的臉上，一字一字道：「我要打聽的人是徐——富。」

王明一聽，眼色微變，吸了口氣，說道：「長官要打聽的人，原來是徐富。」

「聽你這麼說，他曾來過你這裏了？」蕭原一直注視着王明的表情變化。

「長官，他確曾來過我這裏。」王明坦然承認。「不過，他第二天便走了。」

頓一下，緊接着又道：「徐富這個人我根本不認識他，他來找我時，說是孫發叫他來投靠我的，我與孫發是知交好友，而他又自稱是孫發的表弟，本來，我是應該收留他的，但我看出他不是一個好人，因此，我婉拒了他，只留他過了一晚，翌日，送了他五個大洋，便打發他走了。」

「眞的？」蕭原瞬也不瞬地看着王明。

「長官，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問一下我這兩個伙計，那天早上，他們都親眼看着徐富離開的，開門的就是阿根。」

阿根與另一個伙計異口同聲道：「長官，咱老闆說的都是實話，那天早上，咱們看着他離開的。」

「徐富是在什麼時候來找你的？」蕭原問。

「初八日。」王明咀嚼動了一下，道。

「這麼說，他是在初九早上走的了？」

「對。」

「他可有對你說，會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王明道：「我曾問過他，他却說走到那裏是那裏，便不再說了。」

「王老闆，希望你說的都是實話。」蕭原嚴厲地道：「你若是騙我，那窩藏逃犯之罪，足夠你坐幾年牢。」

「長官。我說的句句屬實，我是個生意人，不想惹上官非，長官若是不相信我的話，大可以搜查一下。」王明急急道。

「沒有最好。」蕭原接對土布道：「土布大哥，我們走吧。」

土布馬上站起來。

「長官，那個徐富到底犯了什麼罪？」王明問道。

「他殺了人！」蕭原道：「是一個通緝犯！」

「啊，幸好我看出他不是一個好人，沒有收留他，不然，那就惹上一身麻煩了。」王明慶幸地道。

「王老闆，咱們走了。」土布邊說邊往外走。

「土布隊長，這位長官，慢行啊。」王明忙說道：「有空請來坐。」將兩人送出門外。

驀地，夜空中响起一聲厲喝：「什麼人？站住！」

蕭原與土布一聽，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隨即衝入屋內，往屋後衝去。

——穿過屋子，是最快捷的路徑。

原來，那一聲厲喝，是從王明這家店子的後面响起的。

因此，蕭原與土布第一個反應就是：守在屋子後面的阿郎兩人，一定發現了有可疑的人從王明的屋子內走出來，不然，不會喝叫的。

王明被蕭原兩人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怔愕了一下，隨即便轉過身，追在兩人的後面。

蕭原與土布一頭衝出屋外，只見阿郎兩人用鎗指着一個漢子，土布忙喝問道：「阿郎，什麼事？」

阿郎擺動一下鎗咀，說道：「這人鬼鬼祟祟地從後門走出來，我與阿洛立刻閃出來，他想跑，我與阿洛便大聲喝叫他停下來！」

「認識他麼？」蕭原邊對阿洛兩人說，邊走前去，看清楚那人的面目。

「不認識。」阿郎與阿洛搖頭道。

蕭原來到那人的面前，一眼便看清楚那人的面目，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是他要找的徐富。

他按在腰間的手這才放下來。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一頭從後門衝出來的王明嚷叫道。

「這個人從你的店子內鬼鬼祟祟地走出來，你過來瞧一下，認識他麼？」

王明急急走到那人的面前，只看了一眼，便惡聲惡氣的道：「長生，原來是你！我說了多少次，不准你與我女兒來往，你他媽的仍然死心不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那個年輕人一直一聲不吭，本來垂下的頭，垂得更低了。

蕭原看着，忍不住道：「王老闆，你怎可以這麼小看他，須知道，後生可畏啊，小兄弟，抬起頭來，不要這麼沒出息的！」

那年輕人被蕭原這一說，胆氣陡壯，抬起頭來，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跟着扭頭對王明道：「王老闆，我喜歡你女兒，她也喜歡我，這有什麼不好？你為什麼一定要阻止我與她來往……」

「因為他想將女兒嫁一個有錢的人！」阿郎譏誚地道。

王明瞪了阿朗一眼，却沒有說話。

這時候，屋內走出幾個人來，其中兩個是伙計，王明一肚子氣沒處發作，向那兩個伙計喝罵道：「阿根，你兩個出來幹麼？快回去將那些貨物堆疊好！」

阿根與另一個伙計被王明罵得灰溜溜地走回屋子內。

一個婦人走上前去，對王明道：「發什麼脾氣啊，大呼小叫的，被人聽到很好麼？」扯着王明往屋內走去。

王明却仍不罷休，扭頭朝那年輕人長生罵道：「長生，你若是胆敢再與我女兒來往，我不會放過你！」

那婦人硬是將王明扯回屋內，王明仍然沒有停止叫罵。

那青年人憤憤地低罵一聲：「勢利鬼，狗眼看人低！」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道：「小兄弟，不要喪氣，他既然看不起你，你就要發奮做人，知道麼？」

長生感激地道：「我一定會發奮向上，好教他不敢再瞧不起我！」

「小兄弟，你在那裏做事的？」蕭原溫聲問。

「就在街尾那家盛記雜貨舖做伙計。」長生伸手指着街尾左邊的一家店舖。

「你回去吧。」蕭原道：「不要氣餒。」

「謝謝你。」長生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往街尾那家店舖的後門走去。

蕭原與土布直看到那青年人走入那家店舖的後門內，才離去。

## 安排釣餌　再捕頑匪

阿郎與阿洛已分別走回家，只剩下土布與蕭原走在靜寂無人的黑暗街道上。

本來，蕭原欲獨自走回族長的家中的，但土布却堅持要送他回去，以免他走錯路，蕭原拗不過他，只好任由他相送。

「漢哥兒，你以為那個王明說的都是真話麼？」土布開口道。

「我不敢肯定。」蕭原沉吟道：「這個

人似乎很老實，但我總覺得他有點奸猾。」

「漢哥兒，他說的應該是實話，不然，他不會要我們搜他的屋子。」土布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土布大哥，說不定那是他以進爲退的手法。」蕭原道：「無論他說的是否眞話，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

「漢哥兒，什麼事？只管說出來，我一定幫忙。」土布爽快地道。

「我想你派人監視着那個王老闆的行動。」蕭原道。

「沒問題！」土布拍拍胸口道。

「還有，明天早上，我想你派人陪我到寨子內走一趟，再陪我到寨子的附近一帶看一下。」

「漢哥兒，就由我來陪你吧。」土布道。

「土布大哥，那怎好煩勞你？」

「你還這麼客氣，可是不將咱們當作朋友？」土布語氣含有不悅之色。

蕭原忙道：「土布大哥，難得你們將我當作朋友，我高興還來不及，我只是不想你因爲陪我去找尋那伙土匪的下落，以致誤了寨子的防守事務，萬一寨子內因此而出了什麼事，我怎對得起你們？」

「漢哥兒，你顧慮的也是。」土布道：「但我可以將防守寨子的事情，交給阿多，那就不會那麼輕易出事的了。」

蕭原見土布堅要與他一起找尋土匪的下落，只好不再說什麼。

回到族長家的時候，族長坤布與他的女兒泰麗仍未睡覺，坐着等他回來。

坤布一見蕭原回來，馬上問道：「漢哥兒，捉到那個通緝犯麼？」

蕭原搖搖頭。「那個傢伙確曾到過王明家裏，據王明說，他翌日便打發那傢伙走了。」

「漢人的說話，大都信不過……」泰麗口快快地衝口而出，但馬上便發覺到，眼前的蕭原也是漢人，忙將下面的話咽住，不好意思地瞥了蕭原一眼，正好蕭原也看看她，慌得她忙將目光垂下，臉上一陣發熱。

幸好燈光黯淡，沒有人看到她臉上已染上的紅暈。

「族長，那個王明說的大概是實話。」土布插口道：「他那兩個伙計也是那麼說的。」

族長看了蕭原一眼，略帶歉意地道：「漢哥兒，那個土匪既然並沒有留在咱寨子內，請恕咱們幫不了你的忙。」

蕭原忙道：「族長，我仍然很感激你們的幫忙。」

「那個土匪既然不在咱寨子內，你還會留下來，幫咱們救回被擄去的五個人麼？」泰麗眨着那雙大眼，看着蕭原。

蕭原慨然道：「緝捕那個土匪的事，可以先擱下，俗語有謂，救人如救火，無論如何，我也會幫你救回那五個人，才繼續追緝那個土匪！」

「漢哥兒，你的恩德，咱們永世不忘！」老族長激動地道：「從今後，你就是咱們的朋友，你若有什麼事用得着咱們的，咱族中每一個人，都聽從你的吩咐！」

蕭原心中一陣感動。「族長，請你收回剛才那句話，承你們將我當作朋友，我已感到榮幸。」

老族長一正臉色，肅然道：「漢哥兒，你可是認爲咱們不配作你的朋友？」

「不是。」蕭原慌忙搖手道。

「那就別再說那些話了！」老族長認眞地道。

蕭原感動地道：「老族長，我收回剛才說的那句話。」

「這才是咱們要交的朋友！」老族長馬上高興地道。

土布高興地用力握住蕭原的手，搖動一下。「漢哥兒，你永遠是咱們的朋友！」

泰麗一直含笑看着蕭原。

可惜蕭原沒有仔細的看她一眼，不然，一定會發覺到泰麗的目光中，有一種教男人看了會心跳的異光。

＊　＊　＊

翌日一早，土布便來找蕭原。

泰麗亦早已弄好了早飯，等着蕭原起床吃。

蕭原對泰麗的殷勤招待，感到過意不去，但又不便說什麼，吃過早飯後，便與土布到寨子各處去走一趟。

寨子佔地很大，左邊有一條兩丈左右的溪流護着，右邊種滿荊棘樹叢，有如一堵圍牆那樣，護住寨子的右邊，寨後是一堵山崖，約有五六丈高下，上面派人防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只要守得住寨子前面的大門，再派人在寨子的左右兩邊巡守，那麼，寨子就穩固如磐，縱使有上百土匪來攻寨，也抵禦得了。

蕭原跟着土布在寨子各處走了一趟，從土布的口中，知道寨子內居住的漢人，是傜族人的二分一，有不少漢人甚至娶了傜族女子爲妻，或者嫁給傜族人做老婆，這是典型的漢傜雜居的地方。

換言之，漢傜族人在互相同化了。

寨子內的人並沒有因爲有五個人被土匪擄去而顯得人心惶惶，反而顯得很平靜。

蕭原發覺不到寨子內有何不尋常的地方，因此，他打消了阿旺五個人的被擄走，是「籠裏鷄作反」——寨子內有人暗中幹的——這個想法。

「土布大哥，阿旺五人那一日是到什麼地方去打獵的？」蕭原對土布道。

「那一日，他們是到油桐山去打獵的。」土布伸手指一下東面那座大山。

「土布大哥，你們是怎樣收到那伙土匪送來的消息的？」

「那伙土匪似乎神通廣大，將那封要咱們付贖金的信，放在族長的門前，翌日一大早，便被泰麗發現了。」

「土布大哥，這會不會寨子內有人與土匪串通，做內應？」蕭原口裏這麼說着，心裏不期然又想起了徐富，暗忖道：「這件事，會不會是徐富幹的？」

他馬上便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的，徐富只有一個人，被擄走的阿旺他們却有五個人，他們的手上都有獵鎗，徐富再兇猛，也不可能將阿旺五人

一起擄走的啊！」

「漢哥兒，你在想什麼？」土布看到蕭原沉吟不語，不由問道。

「沒有想什麼。」蕭原忙道：「土布大哥，那封信可在族長那裏？」

「在。」土布奇怪地看着蕭原，「你想看一看麼？」

「是。」蕭原心中又有了主意。「土布大哥，你們有沒有想到，從那封信上，說不定可以找到有關那夥土匪的綫索？」

土布怔了一下，繼之苦笑道：「漢哥兒，不怕對你說，咱們大都是目不識丁的，那封信，還是請族中唯一識漢字的巫師看的，那裏會想到，可以從那信上找到綫索。」

「那封信仍在老族長那裏麼？」

「在。」

「走，我們到老族長家，我想看一看那封信。」蕭原拉着土布就走。

＊　＊　＊

看過那封信後，蕭原對老族長道：「族長，若是這封信上的筆跡，與寨內其中一個人的筆跡相同，那就可以從中找到那夥土匪的下落了。」

族長坤布皺着眉頭道。

「寨子內這麼多人，怎樣去查呢？」

「族長，寨內會寫漢字的人，大多數是漢人，我們只要設法拿到他們的筆跡，那便可以查到了。」蕭原道。

「怎樣可以拿到那些人筆跡？」老族長看着蕭原。

「挨家逐戶，要他們寫幾個字在紙上，然後拿回來，逐一查對。」蕭原道：「這雖然有點麻煩，但若是寨內眞的有人做內應的話，這是最快捷查出來的方法。」

「漢哥兒，你既然這麼說，咱聽你的。」老族長道。

「土布大哥，這就要勞煩你了。」蕭原轉對土布道。

「只要能夠救回阿旺他們，就算上刀山下油鍋我也不怕。」土布慨然道：「漢哥兒，你要咱怎樣做，只管說！」

蕭原道：「土布大哥，請你分派人手，到寨子內的各家店舖去，要那些會寫字的老闆及伙計，每人寫一張字條交給你們。」

「咱馬上就去。」土布起身便往外走，忽然停步道：「漢哥兒，要他們寫些什麼字？」

蕭原想了一下，道：「就叫他們寫：一千塊大洋這幾個字吧。」

「好。」土布說着快步走出屋外。

老族長有點担憂地道：「只有兩天限期，但願能夠找出與那夥土匪有關的人來。」

「族長，你不用担心。」蕭原安慰他道：「大不了，付贖金給他們好了。」

＊　＊　＊

晚上，蕭原與土布，老族長，還有泰麗，將那疊收集來的紙條，逐一在油燈下，與那封信逐一對比。

每一張字條上，皆署有那一個人的名字，這樣，若是其中的一張字條上的字跡與那封信上的字跡相同的話，馬上便知道那個人是誰。

由於土布與老族長，泰麗都是不識漢字的，因此，實際上，只是蕭原一個人在查對字跡。

蕭原逐張紙條與那封信上的字跡對比，老族長三人雖然不識漢字，但却比蕭原還要緊張，專注地看着蕭原在比對字跡。

屋子內靜得落針可聞，只有蕭原拿起紙張時的聲音。

百多張紙條可不是個小數目，加上不能馬虎，因此，花的時間不少。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總之，泰麗在那盞油燈上添了兩次油，正準備添第三次的時候，蕭原終於將那些字條比對完畢。

看到蕭原長長地舒出一口氣，放下最後一張字條，土布急不及待地開口道：「漢哥兒，怎麼樣？」

蕭原擰動一下痠硬的頸脖，搖頭道：「沒有一張字條上的字跡，與這封信上的字跡相同的。」

「這麼說，用這個辦法，找不出與那夥土匪有關連的人來了？」泰麗有點喪氣地道。

「漢哥兒，或許寨子內的人，并沒有那一個與那夥土匪有關連的。」老族長捶捶腰背說道。

「族長，你說得對，大概是我猜錯了。」蕭原挺挺腰。「這個辦法不成，只好另想辦法了。」

「漢哥兒，咱們都指望你的了。」老族長心憂地道。

蕭原聽老族長那麼說，只覺肩上恍似忽然擱上了一副重担子般，頓感責任重大。「族長，無論如何，我都會竭盡所能，幫你們救回那五個人的。」

「漢哥兒，有你這句話，咱就放心了。」老族長吐口氣，說道。

「漢哥兒，喝口茶解解渴吧。」不知什麼時候，泰麗去倒了一碗茶，捧到蕭原的面前。

蕭原忙伸手接過，當他的目光與泰麗的目光相觸時，禁不住心頭微震了一下。

——對於男女間的事情，他說得上是一個過來人了，因此，他從泰麗的目光中，看出其中所包含的情意，這可是他不能接受的。

——因爲他已有了一個意中人——張鳳琴。

他急忙收回目光，喝口茶，用來鎮定一下心神。

「漢哥兒，只有一天的期限了。」土布道：「你準備怎辦？」

「盡力去查。」蕭原放下茶碗，毫不考慮地道：「咱們決不能放棄。」

「漢哥兒，你是我所認識的漢人中，第一個好漢子！」老族長朝蕭原豎起大拇指。

泰麗含情脈脈地偷瞥了蕭原一眼。

「土布大哥，時候不早了，你請回去歇宿吧。」蕭原忙岔開話題。

土布站起來，對三人道：「那我走了。」

老族長與蕭原都對他點點頭。

待土布走了後，蕭原與族長父女收

拾了木桌上的字條，也各自就寢了。

＊　＊　＊

翌日，蕭原與土布帶了幾個寨子內的自衞隊員，帶備乾糧水袋，到油桐山及附近帶地方去找尋那夥土匪的踪跡。

天色黑下來的時候，蕭原與土布等人還未回去，這可令老族長與泰麗担心不已，燒好了的飯菜，也沒有心情去吃。

入黑後一個鐘頭左右，蕭原與土布等人終於回來了。

泰麗高興地迎上去，忘形地一把拉住蕭原的手，急切地道：「漢哥兒，你們終於回來了，我與阿爸担心死了。」

蕭原冷不妨被泰麗拉住雙手，一時間大感侷促，掙開手又不是，不掙開又不是，令到他渾身不自在。

土布喪氣地道：「咱們找了一整天，什麼也找不到，他媽的，那夥土匪躲藏得眞隱蔽，咱們連一根汗毛也找不到！」

「土布，我知道你們已盡了力，既然找不到，那就算了。」老族長通情達理地道。

——他的心中却大感失望。

「漢哥兒，你們在山野中走了一天，一定累了，快進去坐下來歇一下，我捧盆水給你洗個臉。」泰麗關切地道，跟着放開手，往屋子內走去。

蕭原頓時如釋重負。

土布朝蕭原古怪地笑笑，說道：「漢哥兒，我與他們也該回家吃飯了，吃過飯後，咱再來找你。」眨眨眼，與那幾個自衞隊員朝老族長招呼一聲，各自回家去了。

蕭原與老族長才走入屋內，泰麗已捧了一盆水走出來，放在地上，親手擰了一條布巾，遞給蕭原。

蕭原心中若不是已有了一個張鳳琴，對於泰麗的熱情，眞會受寵若驚，如今却感到侷促不安。

跟着，泰麗親自替他盛了一碗飯，還挾菜給他，這就令到蕭原更加渾身不自在了。

老族長看在眼內，也知道女兒喜歡上蕭原，禁不住直笑。

泰麗終於發覺了，臉上一紅，跺脚道：「阿爸，你笑什麼？」

老族長乾脆敞聲笑起來。

泰麗被父親笑得羞臊難禁，垂下頭來，不敢看蕭原一眼。

蕭原也被老族長笑得臉上一陣發熱，將低頭猛吃飯。

老族長看在眼內，心中更樂。

＊　＊　＊

吃過晚飯不久，土布便來了。

泰麗却不知溜到那裏去了。

女孩子家，畢竟臉皮薄，不好意思再留在家中，免得父親在土布面前說出來，那時，眞是羞臊得無地自容了。

她却不知道，連土布也看出她對蕭原有意思。

「族長，咱們明天眞的去贖人？」土布第一個開口說道。

「除非不理會阿旺他們的死活，不然，一定要去贖人！」老族長嘆口氣，無奈地道：「這是唯一可以救回阿旺他們的辦法。」

「咱們籌集到多少錢？」土布關心地道。

「七百二十八塊大洋，另五個銀毫子。」老族長道。

蕭原馬上從身上取出幾張大洋票子，取出兩張，遞給老族長。「這裏兩張大洋票子一張是二百塊，另一張是一百塊的，足夠一千塊大洋，請拿去。」

老族長伸手接過，激動地道：「漢哥兒，你這筆錢，咱們一定會還給你的，你的恩德，咱們永遠不會忘記！」

「族長，你若當我是你們的朋友，便不要那麼說。」蕭原誠摯地道：「無論如何，先救回阿旺他們再說。」

「漢哥兒，你是世上最好的人！」土布激動地道。

蕭原忙說道：「土布大哥，你又這麼說了！」

土布緊握住蕭原的手，說道：「咱不說出來，心中不舒服！」

「好了，我們不要再說那些話了。」蕭原道：「現在先商量一下，明天怎樣去救人。」

「那封信上寫得清清楚楚，要咱們明天在午前將一千塊大洋送到馬公崖下的那棵大樹下，他們收了錢後，便放人。」老族長道。

「族長，你準備派誰去？」蕭原問道。

「讓我去吧！」土布不等老族長說話，自告奮勇地搶着道。

「土布大哥，你要負責寨子的安全，依我看，還是另派一個人去較好。」蕭原道。

「防守寨子的事，咱可以交給多西。族長，由咱去吧。」土布堅持道。

老族長想了一下，說道：「好吧，那就由你去吧。」

頓一下，接說道：「不過，你要小心一點，千萬不要逞勇莽動，知道麼？」

土布忙道：「知道！」

蕭原接道：「土布大哥，你要記着，明天你去送贖金，只是救人，待將人救回來後，再找那夥土匪算賬不遲！」

「漢哥兒，你放心吧，咱不會亂來的。」

蕭原想了一下，忽然道：「土布大哥，我想請你帶我到馬公崖去走一趟。」

「什麼時候？」土布怔愕了一下，才道。

「等一會。」

「這麼晚了，你去那裏幹麼？」土布疑惑地道。

「待會，在路上我才對你說。」蕭原笑笑。

＊　＊　＊

翌日，土布吃過早飯後，身上帶着一千塊大洋（大部份是大洋票子，只有三十多塊是大洋）離開寨子，往馬公崖走去。

老族長與族中那些長者，親自送土布出寨。

而寨子內則嚴加防守，以防出意外。

獨是不見了蕭原，不知他去了那

裏？

泰麗也不知蕭原去了那裏，急得她不顧害羞，向父親查問蕭原的下落。

老族長故意逗女兒，說道：「那個漢哥兒今天一大早便離去了，說是去追尋那個叫徐富的通緝犯。」

頓一下，又道：「阿麗，妳找那個漢哥兒幹麼？」看着女兒直笑。

「阿爸，我不相信他去了。」泰麗紅着臉，說道：「你騙我！」

「阿爸騙你幹麼？」老族長連眼中也是笑意：「他確是去了啊。」

「他不會這麼快便去的！」泰麗咬着咀唇道：「他不是那種還未做完一件事便撒手不管的人，他說過一定會幫我們救回阿旺他們的，如今阿旺他們還未救回來，他不會去的！」

「阿麗，妳對他很了解啊？」族長接着眨眨眼道：「妳怎會這麼清楚了解他的呢？」

「阿爸，你——」泰麗的臉更紅了，跺着腳直撒嬌。

老族長看着，直笑：「阿麗，告訴阿爸，妳是不是喜歡那個漢哥兒？」

「阿爸，我不和你說。」泰麗羞臊地一擰腰，像一陣風般，奔出屋外。

老族長放聲直笑。

＊　＊　＊

土布來到馬公崖下的那棵大樹下，朝四周看了一遍，不見一個人影。

這時候，日頭斜掛在天上，距正午大約還有一個鐘頭左右。

按照那封信上所寫，土布應該將那一千塊大洋放在樹下的那塊石上，然後離去的。

但土布卻沒有離去的意思。

因爲他並沒有從身上取出那一千大洋，放在石上，而是一屁股坐在石上，似乎要等那夥土匪拿取贖金。

四下裏一片寧靜，只有雀鳥的啁啾聲不停地鳴叫着。

土布在石上坐了一會，似乎有點不耐煩，站起身，在樹下來回走動着，不時向四下張望一眼。

太陽就像蝸牛那樣，不着痕跡地慢慢爬向中央。

土布抬頭望一眼天上的太陽，估計距正午還有半個鐘頭左右，大概不想再等下去了。從身上將那些大洋票子與大洋取出來，放在那塊石上，然後大聲叫道：「出來啊，快出來拿錢，你們不讓我看到阿旺他們，我不會將錢交給你們的！」

山野中立時迴响着土布的叫聲。

但卻沒有人走出來。

等了一會，土布將雙手圈在咀巴上，放聲大叫：「喂，你們再不出來，我將錢收回，馬上便走！」

叫聲在空中迴蕩着，久久不息。

土布又等了一會，仍然沒有人出現，嘀咕了一句，伸手想拿回放在石上的錢，就在這時，一把聲音忽然响起。「下面的人聽着，你若將錢拿走，那你們就等着收拾那五條屍體吧！」

土布縮回手，抬起頭，往聲音傳來的地方望去。

聲音是從距離那棵大樹約七八丈外的山崖上傳下來的，土布看了好一會，也看不到發出叫聲的人藏在崖上的什麼地方，他眨眨眼，朝崖上叫道：「喂，你們快讓我看一下被你們擄走的五個人，咱看過後，馬上便走！」

「人我沒有帶來。」崖上那人的聲音怪怪的。「你若想那五個娃兒活着回去，你馬上離開這裏，將那些銀票及大洋放在石上，不然，就此算了！」

土布在崖上那人大聲說話時，一直往崖上張望，但仍然看不到那人的影子。

「咱若不先見一見他們，怎知他們是死是活？」土布大聲叫道。

「老子們只是求財，不想殺人！」崖上那人大聲道：「只要老子們拿到錢，馬上放人，你若不相信，老子們也沒有辦法！」

頓一下，崖上那人又叫道：「我若是在午時兩刻還未拿錢回去，老子那些弟兄便撕票殺人！」

土布一聽，馬上着了慌，這個關係他可担當不起，忙說道：「你們拿了錢咱怎知你們會不會放人？」

「那你只好賭一賭運氣了。」那人冷冷地叫道。

土布猶豫了一會，終於咬咬牙道：「好吧，我馬上走！」

他可是說走便走，但才走了一步，却又猛地停下來，扭頭叫道：「你們若是拿了錢，還不放人，咱們決不放過你們！」

崖上那人却沒有吭聲。

土布哼了一聲，掉頭大步離去。

＊　＊　＊

土布已走得無影無踪，崖上那個人仍然沒有現身，走下來拿走那疊銀票與大洋。

太陽已掛在中天了。

崖上那人仍然沒有動靜。

眞不知那人打的是什麼主意。

太陽微微向西偏移了一點，忽然間有了風，一陣一陣的，吹得樹上的葉子簌簌作响，地上的落葉沙沙地滾動着。

土布放在樹下石上的那疊大洋票子，也被吹得簌簌欲飛，要不是那疊大洋將之壓住，早已被吹得四散飄走了。

有一張大洋票子可能被那疊大洋只壓着少少，被風一吹，翻捲起來，似欲飛走。

風却不息。

若是這樣吹下去，那張大洋票子遲早會「脫穎而出」，被風吹走的。

只不知那張大洋票子的數目是多少。

這時候，崖上終於有了動靜。

一個人從崖上的一叢荊樹下，慢慢地冒起來。

這個傢伙大概是看到那張大洋票子可能會被風吹走，因而忍不住站起來，走落崖下，去拿那疊大洋票子。

因爲，若是那疊大洋票子被風吹走，那時候，他就一無所獲，見財化水了，而他們擄人勒贖，爲的就是錢，如今眼看那些錢可能會「乘風而去」，那當然

再也忍不住了。

不過，他能夠隱伏了這麼一段時間才現身，也算得上小心的了。

那傢伙雖然已現身，但由於他的臉上幪了一塊布，只有兩眼以上的部位露出來，因此，看不清楚他的樣貌。

這傢伙果然是個小心的人，並沒有馬上走落崖下，在崖上往四下裏打量了一會，確定了附近眞的沒有躲藏着什麼人，這才往崖下走下來。

握在手上的駁殼鎗，一直抬起來，向前指着。

那傢伙終於走下來了。

但却沒有立刻走到樹下，拿取那筆錢，先站下來。雙眼警惕地四下掃視了一會，這才快步走向樹下，伸手一把拿起那疊銀票，往身上塞。

壓在大洋票子上的那疊大洋却被他那一抓，抓翻了，有些傾跌滾落地上。

那傢伙却不忙着去拾那些大洋，喘口氣，兩道目光飛快地往附近掃視了一匝，這才俯身飛快地撿起地上的大洋。

四下裏仍然一點異動也沒有。

那人撿起來的大洋放落衣袋內，又往附近看了一眼，這才放心地長長舒了口氣。

——他已平安地將那筆錢拿到手了。

由於他的臉上幪了一塊布，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不過，却可以看到他的雙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

這顯示出他很興奮。

忽然間，附近响起一下異聲。

那傢伙立刻有如一隻受驚的兔子般，一下子閃跳到那塊石後，擺動着手上的鎗，雙眼瞬也不瞬地往發出異聲的那個地方張望着。

一條蛇慢慢地從一叢草中游走出來，發出「刷刷」的異响聲。

那傢伙看清楚之後，長長地舒了口氣，口裏嘀咕了一句話，從石後站起來。

跟着，他便往崖上走去。

＊　＊　＊

那傢伙繞了半個圈子，翻過幾座山頭，來到油桐寨左邊的一處山窩子，停下來，不再往前走。

跟着，他便一頭鑽入一個大半人高的山洞內。

洞內的地上鋪了一層乾草，居然還有一條被子，一隻碗，一雙筷子，一個瓦倸。

而這附近，也不見有其他的人——他的同黨，更不見被他們擄走的阿旺五人，看這人的舉動，似乎是獨自一人的，難道就是這個人，擄走了阿旺五人不成？不然，他怎會曉得去拿取那筆贖金？

那人在洞內坐下來，急不及待地從身上拿出那些大洋票子與大洋，眼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

他先將那幾拾個大洋數了一遍，然後才逐張細看那些票子上的數目。

邊看邊在心中計算着，看完之後，將那疊票子放在乾草上，一拍大腿，自語道：「哈，這麼輕易便弄到一千塊大洋，這個主意眞不錯，無驚無險的，若是再遇上幾件這種便宜買賣，那就不用愁了！」

跟着，他一把將幪在臉上的布巾扯下來。

一顆又紅又紫的鼻子，首先顯露出來！

這傢伙不就是紅鼻子徐富麼？

一點不錯，這人就是紅鼻子徐富！

這麼說來，油桐寨的阿旺五人，就是他擄走的了。

但是，憑他一人之力，又怎能將阿旺五人擄走？

不過，眼前的種種跡象，都顯出是他幹的。

＊　＊　＊

紅鼻子徐富正欲收起那些大洋票子的時候，驀地，洞外响起一聲沉喝：「不要動，將手舉起來！」

徐富聞聲渾身大震了一下，却沒有理會洞外那人的呼喝，身子一歪，滾向左邊的洞壁下。

外面刹面時响起幾下鎗聲！

鎗彈射出在洞內右邊的洞壁上，錚錚聲中，石屑四濺。

徐富却一點損傷也沒有。

原來，他從喝聲察覺出洞外那人是隱伏在洞口左邊的，因此，他便向左邊滾去。而由於角度的關係，洞外那人只能夠偏向右邊射擊，根本不可能向洞內左邊射去，所以，不可能射中徐富。

而那一刹那的反應，顯出徐富不但動作敏捷，頭腦也很靈活。

徐富才滾到左邊的洞壁下，馬上向洞口掃射了一串鎗彈。

——他並不指望可以射中洞外那人，他的目的只是想阻嚇那人繼續向洞內開鎗，或是衝進來。

洞外那人果然被他那一串鎗彈壓得不能再向洞內射擊。

洞外那人喝叫道：「喂，你已成爲甕中之鼈，逃不了，快出來投降吧，不然，困也將你困死！」

徐富這一次聽清楚了洞外那人的喝叫聲，不由臉色一變，低低地咒罵一聲：「該死！怎會是他？」

原來，他聽出洞外那人正是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

他怎會忽然出現在這個山洞外面的？

原來，蕭原在昨晚與土布到馬公崖走了一趟後，在天亮前又偷偷地溜到馬公崖，在那棵大樹的附近，找了一處隱蔽的地方隱藏起來。

而土布知道他的行動。

土布來到馬公崖後的舉動，以及徐富的行動，他全看在眼內。

他看到土布留連不走時，心急得直想從隱藏的地方走出來，要土布快離去，以免他受到傷害。

幸好土布終於走了，他才舒了口氣。

土布離去後，他以爲那些土匪(其實就是徐富)，會立刻下來拿取，那時候，他不但疑念重重，幾乎以爲那夥土匪發現了他匿藏的地方，因而不敢下來取那

筆錢，甚至已經走了。

直到那個幪面的傢伙現身走下山崖，拿走那筆錢，他才放下心來。

但他却沒有認出那幪面的傢伙就是徐富，要不，他早已向他下手。

而他一直隱伏着沒有採取行動，是因爲他想暗中跟踪那個傢伙，以便探查到那夥土匪的藏身處，然後再採取行動，直到他暗中跟踪徐富回到那處山窩中的山洞內，他經過一番查察，才知道那夥土匪只有一個人，於是，他才決定採取行動——來個甕中捉鼈。

驟火之後，他仍然不知道洞內的那個土匪，就是徐富。

而徐富却從他的喝叫聲，認出他就是蕭原。

* * *

徐富咬着牙，悶聲不吭，又朝洞口外面掃射了五六鎗。

蕭原自然不敢貿然硬衝入洞內，他甚至連探頭往洞內也不敢，以免受到射擊。

洞內的徐富既然已成爲甕中之鼈，他才不急着衝進去，因爲洞內的徐富根本逃不了。

而他馬上也有了一個主意。

那就是用烟將洞內的人——徐富迫出來。

於是，他悄悄地在附近搜集了些乾草，然後取出洋火點燃了，抛到洞口，接着不停地將乾草抛過去。

那些乾草着火燃燒之後，刹時烟火升騰，直往洞內鑽入去。

洞內立時响起幾下鎗聲，却沒有人衝出來。

蕭原就伏在距洞口四五尺遠，斜對着洞口的一塊石後，手上的鎗對準了洞口，只要洞內有人衝出來，那肯定逃不過他的射擊。

洞口的乾草越燒越烈，烟火更大，直往山洞內灌，蕭原乾脆再把一扎點燃了的乾草，用力擲入山洞內。

火把落在山洞內的乾草舖上，立時燃燒起來。

蕭原估計洞內的人就算是鐵人，也會鼈不住而衝出來。

「喂，你若不想被射死，快將鎗抛出來，然後舉起雙手走出來！」

蕭原朝洞內呼叫。

洞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甚至連嗆咳聲也沒有。

這時候，洞內已被烟火籠罩了，在外面根本看不清楚洞內的情形。

在這種情形下，洞內的人根本不可能再挺下去，除非他甘願燒死在洞內，否則，一定會走出來的。

但洞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這就令到蕭原思疑起來。

偶一抬頭，蕭原看到那山洞的後面，有烟冒升起來。禁不住心頭一動——莫非這個山洞另有出口？

這個念頭一生，他不再遲疑，馬上從石後衝出來，往山洞的右邊衝去。

他飛一樣登上山洞的上面，一眼便看到一條身影從烟霧升騰起來的地方飛奔向對面的山脚上。

蕭原不再猶豫，立刻拔脚追下去。

奔到那烟霧噴出的地方，果然有一個洞口，烟霧仍然滾滾冒出來，這更加肯定前面那個山洞，是有兩個洞口的。

* * *

那個山洞確是有兩個洞口的。

徐富就是從後面那個洞口逃出來的。

徐富從另一個洞口逃出來後，心中暗喜，滿以爲這一招金蟬脫殼之計，可以騙過蕭原，讓他從容逃走，誰知道他奔上前面那個山脚上，扭頭瞥望一眼，看到蕭原正飛一樣追上來，嚇得他倒抽了一口寒氣，慌不迭拚命往上奔去。

飛奔着追前去的蕭原在徐富扭頭回望的刹那，一眼便認出他就是徐富——那個又紅又紫的鼻頭是最好的標記，他不禁怔了一下——他實在料不到，擄走阿旺五人的土匪，會是徐富！他禁不住衝口呼喝道：「徐富，你就是飛上天，我也要將你捉下來！」

徐富不知怎的，忽然脚下一滑，跌了一跤，但馬上便忍痛從地上跳起來，扭身甩臂，朝蕭原發射了四五鎗。

蕭原身子一弓，子彈嘯嘯地從他的頭上掠過，他沒有理會，繼續往前奔去。

徐富三魂皆冒，拚命往山上奔去。

蕭原忽然停下來，抬臂舉鎗，瞄準了，向徐富連開兩鎗。

徐富應聲一跤仆跌下去，直往下滾。

蕭原立刻拔脚追前去。

——他看得很清楚，徐富已經中鎗，就算死不了，也逃不了。

因爲，他是瞄準了徐富的下半身射擊的。

徐富滾跌下丈多遠，便停下來，咬着牙，向蕭原開了一鎗。

而他的左腿上，鮮血直冒。不用說，他的左腿上已中了一鎗。

他那一鎗也幾乎要了蕭原一命，鎗彈在蕭原的頭側擦掠過，霎時鮮血沁湧。

蕭原終於領敎到徐富的鎗法。

看來，徐富的鎗法與蕭原不相伯仲。

蕭原並沒有被徐富那一鎗嚇得窒住，甚至沒有去抹淌流到臉頰的鮮血，依舊往前奔上去。

不過，他改變了一直往前奔的跑法，作之字形往前奔，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被徐富射中。

他却依然低估了徐富的鎗法。

「砰」的一聲，徐富又向蕭原開了一鎗。

蕭原陡覺右臂有如被火炙了一下，瞥一眼，只覺右手臂上鮮血冒湧，痛得他幾乎握不住那支匣子鎗。

原來，他的右手臂被鎗彈擦出一道血槽來。

他心中一凜，不敢逞强，仆倒在地上。將匣子鎗交到左手中。

徐富眼見一鎗射傷了蕭原的右手臂，暗喜不已，咬着牙，又向蕭原連開幾鎗，子彈卜卜地在蕭原仆伏着的地面附

近，擊得塵土飛濺。

蕭原被迫得伏在地上，不敢動一下。

徐富忍着痛，在地上爬起來，一拐一拐地往山上爬。

——他以爲，蕭原既然被他射傷了右臂，那就不可能再握鎗射他，縱使能，也會因傷而射不準。因此，他要趁這個機會往山上爬，希望可以擺脫蕭原的追捕。

那知道，他馬上便知道，他低估了蕭原的本領。

他不知道，蕭原可以兩手開鎗的。

而且，左手開鎗與右手開鎗一樣準確！

蕭原左手握鎗，瞄準了，朝一拐一拐地往上爬的徐富開了一鎗。

徐富應聲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上。

他握在右手的那支駁殼鎗，也應聲墜跌落地上。

蕭原擦一下流到臉頰上的血，有如一頭豹子般，從地上竄起來，衝上山脚去。

——他那一鎗，射中了徐富的右手臂！

他不知道徐富是否像他一樣，也練成了左手可以開鎗，因此，他一口氣衝上山脚後，馬上撲到一塊石後，探頭往徐富仆跌下去的地方張望。

只見徐富右手臂上血流如注，痛得扭歪了臉孔，正向下爬，想去檢回那支掉落的駁殼鎗。

原來，他那支駁殼鎗掉落時，順着山勢滾跌下三丈多的地方，因此，他要爬下去檢拾。

而他已爬到伸手可及的地方，正要伸手去檢那支駁殼鎗。

蕭原立即朝那支駁殼鎗開了一鎗。

子彈「錚」地一聲射在那支駁殼鎗上，火星濺射中，斜彈開去。

徐富嚇得縮手不迭。

蕭原隨即一聲疾喝：「徐富，你若再一動，我便將你左手也射穿！」

徐富看到蕭原伏在一塊石後，烏黑的鎗咀指着自己，那張扭歪的臉孔刷地變得一片蒼白，那刹那就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般，癱在那裏。

但是，他的雙眼中却閃射出不甘心而又兇惡的目光。

蕭原慢慢地從石後走出來，鎗咀一直指着徐富，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對於徐富這個傢伙，他一直不敢小覷他，以免着了他的道兒。

徐富直瞪瞪地看着走過來的蕭原，若是目光也可以殺人的話，蕭原已被他殺死幾次了，喘口氣，他嘶啞地叫道：「蕭原，你簡直是魔鬼！老子恨不得一口口咬下你身上的肉！」

蕭原含笑道：「徐富，你說什麼狠話也沒有用，認命吧！」

徐富一副恨不得將蕭原一口吞掉的樣子，嘶吼道：「蕭原，你是一隻狗！官府的走狗！」

蕭原笑笑道：「不錯，我是一隻狗，一隻專門捕獵像你這樣爲害人間的豺狠的獵狗！」

「蕭原，你連狗也不如！」徐富破口大駡：「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都會找機會殺你！」

「閉上你的臭咀，你不覺得自已就像一個潑婦駡街麼？無論你怎樣駡，我也不會放過你這個惡徒的！」蕭原大喝道。

這一喝還眞有效，徐富馬上閉上咀巴，不再吭聲。

蕭原冷哼一聲，走到他的身前，用脚踏住他的左手，然後在他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一把鋒利的短刀，以及那一疊銀票及大洋。

蕭原將那把刀扔掉，然後將那疊銀票收好，然後走到旁邊的一塊山石上坐下來，從身上取出隨身帶備的金創葯，敷在受傷的額側及手臂上，用撕下來的一截衫袖，將右臂受傷的地方包紮起來。

徐富一直瞪着蕭原，由於血流太多的關係，他的臉色煞白一片，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雖然他極之想從蕭原的手中逃脫，甚至殺死蕭原，但却無能爲力。

蕭原雖然在包紮傷口，却一直留意徐富的動靜，他自信徐富在受傷之下，決逃不過他手上的那支匣子鎗射出來的子彈。

經過敷葯包紮之後，他感到好多了，便對躺在地上，顯得虛弱萎靡的徐富說道：「你聽着，若想活命的話，快說出將阿旺五人收藏在什麼地方！」

徐富眼珠轉了一下，有氣無力地道：「你先替我料理一下傷口，我才告訴你。」

蕭原想了一下，頷首道：「好。」跟着走到徐富的身前，從身上取出一副手銬，將他的雙手反銬起來，然後才取出金創葯，替他敷在傷口上，撕下一幅衣布，將他大腿及右手臂上的傷口包紮起來。

徐富的臉色立時好轉了。

原來蕭原的金創葯乃是祖傳秘製的，功效顯著，敷上後，馬上可以止血鎮痛！

蕭原坐回石上，看着徐富，說道：「說吧。」

徐富吸了口氣，眼中閃過一抹嘲弄之色，歪歪咀，說道：「我說出來，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蕭原不耐煩地道：「相信與否，是我的事，你快說出來！」

徐富牽動一下咀角，說道：「我根本就沒有擄走油桐寨的人！」

「你說什麼？」蕭原差點忍不住從石上跳起來，怒視着徐富。「徐富，我可沒有心情與你開玩笑！」

徐富一正臉色，說道：「我說的是眞話，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胡謅一番，讓你找個不亦樂乎！」

蕭原深深地看了徐富一眼，說道：「你到底搞的什麼鬼？」

徐富哈哈一笑，得意地道：「說穿了，我們只不過在聽聞了油桐寨有五個人失踪的消息後，靈機一觸，想出這個絕妙的發財主意，可笑油桐寨的那些蠻子，居然信以爲眞，依言乖乖地送上一千

塊大洋，要不是你……已將那一千塊大洋袋袋平安了！」說完，兇惡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馬上問道：「你說『我們』，與你合謀的是誰？有多少人？」

徐富自知說漏了咀，只好說道：「兩個。」

「那人是誰？」

「王明。」

「嘿，原來是他！」蕭原冷笑一聲。「我早已思疑他有份參與的了。只是找不到証據，如今你親口招認了，看他還抵賴得了。」

「是他出的主意。」徐富乘機將主謀之責任推在王明的身上。

「你將事情的始末，詳細地說出來。」

徐富眨眨眼，說道：「事情是這樣的……」

* * *

原來，徐富來到油桐寨，找到王明的當天，就聽聞了阿旺五人失踪的消息。

而王明並沒有拒絕收留他，只不過在想出了那個發財的餿主意後，才由徐富表示要另往他處，讓王明店舖內的兩個伙計親眼看着他離去，以便日後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有那兩個伙計加以証明。

王明可謂老謀深算，這一招果然在蕭原找上他時，用上了。

而那個發財的主意，是在兩人飯後酒酣，談說寨內有五個人無端失踪，至今仍然消息全無，忽然觸動靈機，由王明想出來的。

原來，徐富來到油桐寨時，阿旺等人已失踪了四天，消息全無。

經過商議之後，兩人決定利用阿旺五人的失踪，發一筆橫財。

於是，由徐富寫了那封要族長贖一千塊大洋贖金的勒索信，第二天早上，他便拜別王明，離開油桐寨。

其實，他並沒有去得太遠，就在與王明約定的一處地方待下來，等候王明來找他，帶他到那個山洞藏起來。

王明不但偷偷地帶了被子給他，還帶了碗筷瓦煲及白米給他，因爲他不方便每天送食物給徐富。

而徐富窩在那個山洞內，正是等着在指定的那一天，到馬公崖去拿取那筆贖金。

王明在徐富離去後的第二個晚上，偷偷地將那封勒索信放在老族長的家門前。

他們這一條發財妙計，確是夠妙。

他們可說是乘人之危，妙想天開要發一筆橫財！

說穿了，他們其實沒有綁架了阿旺五人，只是利用阿旺五人的失踪，發一筆橫財。

蕭原聽完徐富的「供述」後，便將徐富押回油桐寨。

## 深山歷險　勇鬥野人

老族長與土布及族中各人看到蕭原

捉了一個土匪回來，都很高興。

蕭原來不及將事情對老族長等人說出來，馬上拉了土布，去抓王明。

——他是恐怕王明聽聞消息後，溜走了。那就無法証明徐富所說的是眞或假。

結果，王明被他們抓回自衞隊部，關起來。

跟着，蕭原將老族長等人請到隊部，要徐富當着他們的面前，將事情詳細地再說一遍。

老族長等人聽完徐富的說話後，不免一陣失望，同時，也對徐富兩人切齒痛恨！

——他們是痛恨徐富與王明居然趁火打劫，簡直是無天良！

——他們失望的是，抓到的人，居然不是擄走阿旺五人的土匪。換言之，仍然無法救回阿旺五人。

之後，蕭原故意讓王明與徐富見見面，却不讓兩人有說話的機會，跟着又將王明帶到老族長等人的面前，要他從實招供。

這樣，就可以從兩人的口供中，對証兩人所說的是否眞實！

王明看到徐富已被關押起來，知道事情已敗露，只好從實招供。

結果，他所說的，與徐富所說的大致一樣。

而他也像徐富一樣，指徐富是主謀，主意是徐富出的，而他只不過見財起意，才答應與他合作。

兩人的供詞既然相同，那就証明兩人所說的屬實。

如今的問題就是：到底阿旺五人是遭遇到意外失踪，還是眞的被土匪擄走了。

從種種的情形看來，阿旺五人遭土匪擄走的可能性不大，因爲若是被土匪擄去，斷不會一點消息也沒有的。

要知道，土匪擄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錢。若阿旺五人被土匪擄去，不會至今也不放出消息——提出條件要多少贖金才放人的。

因此，阿旺等人的失踪，極可能是遭遇到什麼意外，才會離奇失踪的。

蕭原將他的見解向老族長等人說出來。

老族長與土布等人思想了一下，認爲蕭原的見解極有道理。

如今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找回阿旺五人。

——就算是已經死了，也要找回屍體，所謂生要見人，死要見屍，那樣，才能夠心安。

* * *

蕭原在負傷之下，又勞碌了一天，他幾乎支持不住走回老族長家中。

泰麗看到蕭原面上身上沾了不少血跡，忙去端了一盆水，擰了一塊布，細心地替蕭原拭抹臉上身上的血跡。

蕭原本來想婉拒的，看到泰麗那種關切心痛的樣子，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他怕傷了泰麗的自尊心。

但他心中却有一份憂慮。

因爲他看得出，泰麗對他似乎動了情。

若是眞的，他可不知怎樣辦才好。

因爲他已有了張鳳琴，而他又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他不想傷害泰麗的心，也因此，他感到不知所措。

泰麗在替蕭原拭抹血跡時，充分顯出一個少女所有的細心與輕柔，瞧她臉上專注與心痛的神態，彷彿傷的不是蕭原，而是她自己。

老族長看在眼內，禁不住微笑。

說眞的，他也很喜歡蕭原這個漢家青年。

女兒能夠獲到一個如此能幹的如意郎君，他當然高興了。

替蕭原拭抹乾淨臉上身上的血跡後，泰麗又去燒了一鍋熱水，好讓他泡浸一下，洗乾淨身子及消除疲勞。

蕭原除了對她感激外，還生出一份歉疚之意。

由於蕭原受了傷的關係，需要休養一下，因此，這兩日蕭原都躺在床上。

而泰麗則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這令到蕭原心中更加不安，幾次想向泰麗暗示他已有了意中人，但又不知怎樣說才好，再加上又怕傷了她的心，這就令到他更加不敢開口了。

第二日的晚上，他再也躺不住了，叫泰麗去找了土布來，一起與老族長商議怎樣找回阿旺五人。

本來，他在抓住徐富後，大可以不再理會這件事，待傷癒之後，便押着徐富返回南寧，但他不是那種做事虎頭蛇尾的人，既然答應了幫忙老族長找回阿旺五人，他認爲不管五人是死是活，也要找回阿旺五人，那才算是盡責，同時，也算是報答老族長等人對他的幫忙與照顧。

* * *

「土布大哥，既然我們都認爲阿旺五人的失踪，不大可能被土匪擄走，那他們一定遭遇到什麼意外事故，因此，我認爲應該再去找尋他們，你認爲如何？」蕭原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老族長不等土布說完，接口說道：「一定要找到他們。就算是……死了，也要找回他們的屍體！」老族長的臉上滿是傷痛之色。

土布點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明天，我會帶人再去油桐山找尋阿旺五人！」

蕭原道：「我與你們一起去。」

老族長忙道：「漢哥兒，你臂上的傷還未痊癒，而且，你已幫了咱們捉到王明與徐富那兩個作弄咱們的傢伙，找尋阿旺五人的事，就讓土布去幹吧。」

蕭原急急道：「族長，我曾答應你，幫你們救回阿旺五人，那我就一定要幫你們找到阿旺五人才罷休，不然，我便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了。」

土布聽蕭原這麼說，對他大爲敬重，說道：「漢哥兒，你是個値得咱敬重的人！」

跟着對老族長道：「既然漢哥兒堅持要跟我們去找尋阿旺五人，那就讓他去吧。」

老族長關切地看了蕭原一眼，說道：「漢哥兒，那不會對你手臂上的傷口痊癒有妨碍麼？」

蕭原搖搖頭，道：「我隨身帶有金創葯，只要每天敷一次，那不會妨碍手臂上的傷口癒合的，何况，傷口已結了疤，你瞧一下，可以活動了。」說着揮動一下手臂。

老族長看到他的右手臂可以活動，這才放心地道：「漢哥兒，那你明天與土布去找尋阿旺五人吧。」

蕭原對土布道：「土布大哥，王明與徐富那兩個傢伙，可要你吩咐那些弟兄小心看管了，特別是徐富，千萬不要讓他逃了。」

「漢哥兒，你放心吧，就算他插翅也飛不了！」土布拍拍胸膛道：「明天，我吩咐阿諾他們，將那個傢伙的手脚鎖銬起來，關在地牢內。」

「那最好不過。」蕭原放心地道。

「明天什麼時候出發？」土布看着蕭原，徵求他的意見。

「吃完早飯便出發。」蕭原道：「好麼？」

「咱也是這個意思。」土布道。「我想帶六個人去。」

蕭原頷首道：「六個，加上你與我，總共八個，人數足夠了。」

跟着又說道：「土布大哥，我們要帶備三天的乾糧，咱們在山裏找三天，這樣，免去每天早出晚歸的痲煩，可以省下不少時間，搜尋更多的地方。當然，若是第一天便找到阿旺五人，那是最好不過。你意下如何？」

土布點頭道：「好啊，這個主意不錯！」

「那就這麼決定吧。」蕭原說着看一眼老族長，說道：「族長，你有話說麼？」

老族長沉吟一下，說道：「你們到了山裏，千萬要小心，不可獨自行動，山裏不但毒蛇猛獸出沒無常，傳說有一種長毛怪，兇猛異常，連獅虎也能生裂，而且行走如飛，希望你們別遇上那些長毛怪。」

蕭原聽說山裏有長毛怪，大感興趣。「族長，曾有人見過那種長毛怪麼？」

老族長吸了口氣，說道：「當然有人見過，不然，怎會知道山裏有長毛怪。」

「是誰看到過？」蕭原興趣更濃。

「那人已死了。」老族長略帶哀傷地道。

「漢哥兒，那個看到長毛怪的人，就是族長的阿爸，他是唯一看到過長毛怪的人。」土布插口說道。

「我阿爸是遇到長毛怪之後，嚇得瘋了，從此得了一個怔忡不安的怪病，屢醫無效，族中的巫醫說他中了邪，爲他驅邪，却無效，結果，他在一年後，便死了。」老族長長長地嘆了口氣。

「從此之後，就沒有人再見過那些長毛怪麼？」蕭原問道。

「再沒有第二個人看到。」老族長道。

「族長，你阿爸是在山裡什麼地方遇到長毛怪的？」

「就在一處叫黑森林的地方。」老族長道：「黑森林在插雲峯上，我阿爸當年是一個出色的獵人，他因爲追獵一隻獐子，不知不覺間，追到黑森林，才入林，便遇上那隻長毛怪，正在生裂一隻花豹，我阿爸就是看到那駭人的情景，嚇得撒腿便往回跑，才跑了幾步，便聽到森林中傳來一聲教人頭皮發痲的怪叫聲，我阿爸雖然嚇得胆破心驚，但還曉得朝空開了一槍，槍聲才響起，身後便響起一聲怪吼聲，他壯着胆扭頭往後張望一眼，只見那頭長毛怪蹦跳着竄回林中，我阿爸才敢喘一口氣，急急下山，返回寨子。」

「那長毛怪的樣子一定很可怕了？」蕭原道。

「我阿爸說，那怪物的模樣可怕極了，比寨子內最高大的阿壯高了一個頭有多，我阿爸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兇猛高大的怪物，居然能生裂虎豹！」

「族長，聽你這麼說，我倒很想見識一下那長毛怪。」蕭原滿有興趣地道。

「漢哥兒，你千萬不要這麼想，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當年我阿爸就是因爲遇上那長毛怪物，才得病而死的。」老族長談虎色變地道。

土布也說道：「漢哥兒，那長毛怪極可能是妖魅山怪之類的東西，遇上了，會不吉利的。」

蕭原見兩人那麼說，只好說道：「那我也不想遇上那怪物了。」

老族長吁了口氣，說道：「時候也不早了，土布，你早點回去睡吧，明天便要進山了。」

土布應了一聲，返回家中。

＊　＊　＊

翌日，吃過早餐後，蕭原與土布帶着六個年輕小伙子，出發去找尋阿旺五人的下落。

寨子內的傣族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擁到寨子大門前，送八人出寨。

老族長一再叮嚀他們必需小心，千萬不要接近黑森林，以免遇上長毛怪。

土布等人一一答應。

泰麗也有來相送，偸偸地在蕭原的手中塞了一包東西，原來是幾隻煮熟了的鷄蛋。

「漢哥兒，一切小心啊。」泰麗眞情流露，將少女的矜持拋到腦後，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情意盡露。

蕭原只覺心頭一陣發熱，那刹那，他不知怎樣才好，他心裏生出一份强烈的歉疚之意。

他眞想大聲對泰麗說，他不能接受她的愛，因爲他已有了心愛的人。

但他却說不出口。

他不想傷了她的心。

少女的心，是很脆弱的。

他只說一聲：「謝謝。」

泰麗情意款款地道：「漢哥兒，你到了山裏後，千萬要小心啊，我等着你們平安回來，並帶着阿旺五人一起平安回來。」

蕭原點點頭，不敢與她再相對多一會，走到土布的身邊，說道：「土布大哥

，我們該出發了。」

土布馬上大聲道：「各位鄉親，咱們要出發到山裏去了，你們放心吧，我與這位漢哥兒一定會平安地帶着阿瑪他們回來的，也會帶着阿旺五人回來與你們團聚！」

蕭原與土布帶着那六個青年，在族人的一片祝禱聲中，往山裏走去。

泰麗翹首巴巴地看着蕭原與土布等人走得幾乎沒了影踪，還不肯走回寨子內。

老族長看着，搖頭直笑。

泰麗發覺阿爸看着她直笑，禁不住心虛地低下頭，撒嬌道：「阿爸，你笑什麼啊？」

老族長乾脆放聲大笑起來。

幸好這時候那些族人已陸續走回寨子內，寨子前就只站着他父女兩人，不然，泰麗會更羞臊難堪。

「阿爸，女兒有什麼好笑！」泰麗鼓着腮，直跺脚！

老族長呵笑道：「阿爸笑你剛才那樣子，似乎心神都被那個漢哥兒帶走了。」

「阿爸，你笑女兒，我不依！」泰麗頓時羞紅滿臉，一擰腰，別轉臉。

老族長忽然收斂起笑臉，正經地說：「阿麗，妳老實對阿爸說，可是眞的喜歡那個漢哥兒？」

泰麗心頭卜卜直跳，含羞地道：「阿爸，你既然已看出來了，還問女兒幹麼？」

老族長頓時又開心得呵呵直笑。

「阿爸，你又笑什麼啊！」泰麗跺脚嗔道。

「阿麗，你眞有眼光。」老族長高興地道：「那個漢哥兒是一個好男兒！」

「阿爸，你不反對麼？」泰麗驚喜得忘記了女兒家的矜持，抬頭喜叫出聲。

老族長憐愛地道：「他是個難得的好男兒，阿爸又怎會反對呢！」

「阿爸！」泰麗一頭偎靠在老族長的身上。

「阿麗，妳要親口告訴阿爸，是否眞的很喜歡他。」老族長拍拍女兒的肩頭。

「阿爸，還要女兒說出來麼？」泰麗羞赧地低嚷一聲，將頭埋在父親的肩頭上。

「阿麗，妳不說，阿爸也看出來了，不說就算了。」

老族長輕拍着女兒的手臂。

好一會，泰麗才抬起頭來，有點担憂地道：「阿爸，怎知人家是否喜歡……我？」

「阿麗，妳不但長得美，也是阿爸的好女兒，他怎會不喜歡！」老族長安慰女兒。

「但……他好像……沒有什麼表示……」泰麗幽幽地道。

「阿麗，放心吧，待他回來了，阿爸馬上向他問清楚，那成了吧？」老族長愛惜地伸手替女兒撥攏好有點散亂的鬢髮。

「阿爸，說話要算數的啊！」泰麗喜道。

「阿爸什麼時候說話不算數？」老族長故意板起臉孔。

「阿爸，你眞好！」泰麗說時朝父親扮了個鬼臉，接着一溜烟走了。

老族長看着女兒婀娜的身影，笑着搖搖頭：「長大了的兒女，就像長滿了羽翼的鳥兒那樣，留不住了。」

＊　＊　＊

油桐山區的面積好大，放眼望去，山連山，峯接峯的，看不到盡頭處。

蕭原由於走南闖北，到過的地方很多，說得上見多識廣，因此，他並沒有大驚小怪。

第一日，他們在山裏搜索了一天，結果一無所獲。

但却遇上了兩件驚險萬分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他們在中午時分坐下來吃乾糧的時候，坐在一棵樹下的阿郎忽然受到一條驀然從樹上猛竄下來的大蟒蛇的襲擊，阿郎却懵然不知，待到其他的人發覺的時候，那條大蟒蛇已張開血盆大口，猛噬向阿郎的腦袋。

所有的人皆大驚失色，但却無從阻止那條大蟒蛇對阿郎的襲擊。

就在那條大蛇的舌信舔觸在阿郎的臉上，阿郎嚇得幾乎昏暈過去的刹那，一下清脆的鎗聲「砰」地響起來。

那條血口大張的蛇頭刹時應聲劇震了一下，鮮血飛濺，粗大的蛇身猛地一下子從樹上滑跌下去。

驚得目瞪口呆的土布等人直到這時，才發覺到開鎗的是蕭原。

——他們都看不到蕭原是如何拔鎗的，但都驚訝於蕭原拔鎗手法之快！

他們都自問不可能在那刹那間，拔出鎗來，轟穿那條大蟒蛇的蛇頭！

那簡直是神乎其技。

，阿郎直到那條大蟒蛇的屍體「啪噠」一聲，掉落在他身旁的地上，才從驚駭中回過神來，怪叫一聲，連滾帶爬地竄開去了。土布猛吐了一口氣，佩服地對蕭原道：「漢哥兒，你眞好本領！」

蕭原將鎗收起來，說道：「土布大哥，你過獎了，我的本領比你差多了。」

其他幾個年輕小伙子都異口同聲地道：「這位大哥的鎗法好犀利啊，又快又準，簡直是絕技！」

驚魂稍定的阿郎從地上爬起來，臉上仍有餘悸，感激地對蕭原道：「漢大哥，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你的救命大恩，咱會永生不忘的！」

蕭原忙擺手道：「阿郎兄弟，咱們一起出來找尋阿旺兄弟五人，咱們就像自己人一樣，要彼此照顧，我救你，是很應該的，相信換了是我，你也會不顧一切地救我的，所以，不要再說那種話。」

阿郎傻氣地道：「咱的鎗法就是再練十年，也比不上你那麼快！」

「好了，不要再說這些話了。」蕭原抬眼看一下天色，對土布道：「土布大哥，吃完乾糧後，咱們再去找。」

土布咽下一口乾糧，點頭道：「咱們歇夠了，也該再去找尋阿旺他們。」

＊　＊　＊

晚上，他們就在一條山澗的旁邊，點起篝火，露宿一宵。

在睡覺前，他們分派了人手，輪流

放哨。

蕭原與阿郎值頭一班哨。

三個小時很快便過去了，沒有什麼事發生。

接他倆班的是坤布與另一個年輕娃子班布。

夜晚的山野森林中，除了風聲之外，還有不少怪異的聲音響起，在靜夜中聽來，份外動人心魄。

幸好他們都是在山野中長大的人，因此，並沒有駭怕，反而將之當成催眠曲。

大半夜都過去了。

最後那班是由土布與一個叫都布的娃子負責放哨。

接近破曉時份，天色特別黑暗。

而篝火也快熄滅了。

土布忙在篝火中扔樹枝。

就在這時候，都布看到兩點火炬般的光點，自林子那邊，慢慢地向這邊移動。

都布起先不知道那兩點移動的光點是什麼，禁不住好奇地注視着，忽然間他猛地想起，老虎的眼睛在黑夜中是會發光的，有如火炬一樣，心頭禁不住駭然劇震了一下，慌不迭扭頭對土布道：

「土布大哥，快瞧，那是不是一頭老虎？」

土布一聽，心頭一震，忙扭頭往都布手指的方向望去。

這一看之下，他立時臉色大變，疾聲低叫道：「都布，快將他們叫醒，那眞是一頭老虎！」

都布一聽，連脚也軟了，猛吸一口氣，鎮定心神，慌忙伸手拍一下睡得正酣的阿郎：「阿郎，快醒了，有老虎來了！」

阿郎在睡夢中聽到「老虎」兩個字，一骨碌翻身坐起來，尖聲叫道：「老虎，那裏有老虎？」

其他的人被他這一叫，都被驚醒了，一聲山搖地動般的虎嘯即時響起。

土布被這一聲虎吼震得心頭震駭，忙叫道：「都布，快將篝火燒旺！」

一陣腥風隨着那一聲虎吼疾捲過去，土布急忙朝那兩點有如夜星般飛掠過來的兩點亮光開了一鎗！

鎗聲在夜空中震盪着，又是一聲虎吼！

那幾個娃子驚駭得軟了手脚。

幸好那頭老虎被土布那一鎗震得猛地一窒，伏在地上，蓄勢待發，口裏發出一陣陣叫人頭皮發麻的「胡胡」聲。

蕭原也被驚醒了，睹狀之下，急忙低聲叫道：「全都趴在地上，若牠撲過來，一齊朝牠開鎗，千萬不要慌亂！」

那幾個娃子慌忙趴在地上，抖着手拿鎗對準那兩點閃亮的光點。

——他們由於從來未見識過老虎的厲害，但又聽聞得很多，因此，在看見眞的老虎出現，不免心生恐慌。

蕭原也是第一次遇到老虎，但他由於經歷過不少驚險，因此能夠保持鎮定。

土布却曾見過老虎，加上他的胆量很大，因此，他也不大驚慌。

那頭老虎一直趴伏着，嘴裏不停地發出「胡胡」的低吼聲，並沒有離去的意思。

篝火「劈劈啪啪」地爆響着，火焰熾旺起來，火光映照下，隱約可以看到那隻山大王的輪廓。

「土布大哥，牠似乎沒有離去的意思，咱們開鎗將牠轟走吧！」蕭原轉頭對土布道。

土布頷首道：「好。」

「我數一、二、三，大家一齊開鎗向牠轟擊！」蕭原低聲對土布等人道。

各人都點點頭。

那頭老虎就在這時候發出一聲教人心頭打顫的吼叫，猛地竄撲向蕭原他們。

蕭原只覺一陣腥風襲來，心中一懍，忙疾喝一聲：「開鎗！」喝聲出口，他首先向那頭老虎開了一鎗。

土布等人接着「砰砰砰」地接連開鎗射向那頭猛虎！

那頭惡虎嘶嗚着，才撲起的身子有如一棵被攔腰斬斷的小樹般，猝然墜落地上。

蕭原與土布等人目睹之下，禁不住都透了口大氣。

那知道那頭惡虎却驀地發出一聲咆哮，從地上猛竄起來，張牙舞爪地撲向蕭原他們。

都布等人嚇得心胆俱顫，驚叫出聲却不曉得向那頭老虎開鎗。

蕭原也被那頭惡虎的兇猛嚇了一驚，但他卻沒有慌亂，猛咬牙，食指一扣，向那頭惡虎射出大半梭子彈。

土布雖然也心驚胆跳，仍然曉得向那頭老虎開了兩鎗！

那頭惡虎發出驚天動地的嘶吼，一頭撲跌在距離蕭原等人伏着的地方不到一尺的地方，依然齜牙咧咀的。

蕭原手急眼快，將最後兩顆子彈射在那頭惡虎的虎頭上！

那頭惡虎却哼也沒哼一聲，亦沒有動彈一下，蕭原看在眼內，一顆心才放下來。

——絕無疑問，那頭猛虎已一命嗚呼了。

土布等人驚魂稍定，喘口氣，看到那頭惡虎雖然死了，却餘威猶在，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跟着，各人都發覺自己的背脊一片汗濕，這才知道，剛才那一刻，都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噢，聽人說老虎如何兇猛犀利，我還有點不大相信，如今親眼看到，那簡直見面勝似聞名！」阿郎猶有餘悸地道。

「怪不得稱爲山大王了。」坤布吁口氣道。

土布抹去手心的冷汗，抓抓頭皮一吐口氣，說道：「咱這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兇猛的大蟲，漢家大哥，剛才若不是你，只怕咱們之中，有一兩個會遭了虎吻！」

蕭原忙道：「土布大哥，剛才是大家合力將這頭惡虎轟死的！怎麼又說是全虧了我？」

阿多道：「剛才咱們都驚得手忙脚亂

的，不曉得開鎗，若不是你與土布大哥向這畜牲開鎗，牠肯定會撲噬向咱們……」

蕭原不想再在這個話題上說下去，忙岔開話題道：「難得獵到一頭猛虎，咱們如何處置牠？」

「就這樣丟在這裏太可惜了，咱們明天將牠抬回去，然後再回來找尋阿旺他們，好麼？」阿洛道。

「不成！」土布大搖其頭。「咱們是來找尋阿旺他們的，怎能為了這頭畜牲，而將尋人的正事拋開！」

「土布大哥，難得獵到這頭猛虎，丟在這裏，未免可惜啊！」阿郎不以為然地道。

土布瞪起眼，正想說話，蕭原忙插口道：「土布大哥，丟在這裏確是有點可惜，這樣吧，待天亮後，咱們之中，着兩個人將這畜牲抬回寨子，剩下咱們六個人，則繼續到山裏去找尋阿旺五人，你說好麼？」

土布想一下，這是個兩全其美的主意，而他心底下，也捨不得丟棄這頭皮毛頗值錢的畜牲，因此，他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待天亮後，在他們六個中，派兩個將這頭畜牲抬回去！」

阿郎等人互相看了一眼，爭着說道：「土布大哥，千萬別叫我回去。」

土布看到他們那種爭先恐後的樣子，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擺擺手道：「那一個說要將這頭畜牲抬回去的，就由他們兩個抬回去。」

阿洛與阿郎互相看了一眼，急急道：「土布大哥，這樣不公平……」

「那要怎樣才算公平？」土布沒好氣地道：「是你們要將牠抬回去的，但你兩個又不肯抬回去，你兩個說，怎樣辦吧！」

阿洛與阿郎你眼望我眼的，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你們兩個既然想不出更好的主意，那就由你兩個抬回去了。」土布不耐煩地道。

阿郎抓抓頭髮，忽然雙眼一睜，急急道：「我想到一個主意了！」

「快說！」阿洛伸手一把抓住阿郎的手臂，搖了搖。

「咱們抽籤，抽中的兩個，就將牠抬回去！」阿郎用脚踢了那頭惡虎一下。

「好啊，這個辦法最公平。」阿洛首先附和。

土布想一下，也覺得很公平，於是點點頭，表示同意。

結果，阿洛六人抽籤，抽中的是坤布與都布，兩人只好不情願地將那頭惡虎抬回寨子。

蕭原與土布五人則繼續深入山裏，找尋阿旺五人。

* * *

第二日，他們仍然一無所獲。

晚上，他們不敢再宿在有水的地方，以防山林內的野獸去喝水，又遇上猛獸。

他們宿在山腰處的一個岩洞內。

這一晚，他們都睡得很不安寧。因為不時有凄厲怪異的叫聲傳來，令到他們不時從睡中驚醒過來。

蕭原曾經起身走出洞傾聽，發覺叫聲從很遠的山林中傳來，那叫聲有如猿啼梟泣，聽得人心裏發毛。

直到天快亮時，那種怪異的叫聲才消失。

天亮後，由於夜裏睡得不好，各人都頻頻打呵欠。

蕭原對昨晚的怪異叫聲耿耿於懷，對土布道：「土布大哥，你曾聽過昨晚不時傳來的怪叫聲麼？」

土布搖搖頭。「從沒有聽過。」

「你聽出那是什麼聲音麼？」蕭原問道。

「似是猿啼，又似是野猪的嗥叫聲，[illegible]也聽不出那是什麼野獸發出的叫聲。」

「土布大哥，那叫聲叫到人心中發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叫聲。」阿郎道。

蕭原忽發奇想，說道：「土布大哥，那會不會是老族長說的長毛怪發出的叫聲？」

土布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慌忙道：「漢哥兒，你怎麼忽然間會想到那種怪物的？不要再說牠了。那會不吉利的！」

蕭原見土布一臉緊張之色，只好不再說。

之後，他們吃了點乾糧後，又出發去找尋阿旺五人。

接近中午的時候，他們來到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下。

蕭原抬頭望一眼那座山峯，忽然記起老族長所說，便對土布道：「土布大哥，這座山峯是不是老族長所說的插雲峯？」

土布抬頭望一眼，點頭道：「不錯。」

「土布大哥，咱們這兩天已搜索了不少地方，都找不到阿旺五人的一點蛛絲馬跡，咱們何不上去找一下，說不定，會發現阿旺他們的踪跡。」

土布一聽，登時臉色微變，急不迭擺手道：「阿旺他們都聽老族長說過長毛怪這回事，他們又怎會登上插雲峯去打獵呢！」

「土布大哥，說不是阿旺他們也像老族長的阿爸當年那樣，因為追逐一頭野獸，不知不覺上了插雲峯，在黑森林內迷了路，萬一真的是那樣，而咱們因為害怕遇上長毛怪而不上去找尋，那豈不是……白找一番……以至阿旺他們……」

下面的話，他怕有損土布的自尊，沒有說出來。

土布的臉色變了幾變，又抬頭望了那座插雲峯好一會，才勉强點點頭道：「漢哥兒，既然你這麼說，那咱們就上去看看吧。」

阿郎等人是初生之犢，對於怪異的事物特別好奇，他們不但不害怕，甚至顯得雀躍。

「土布大哥，當年老族長阿爸也能逃過那隻怪物的毒手，咱們如今有六個人，而且有鎗，有什麼可怕？若是遇上了，一輪鎗火射過去，將牠轟死，看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蕭原看到土布似乎仍有所慮，便說一番話為他壯胆。

土布聽了蕭原這番話，想起昨晚連有山大王之稱的惡虎也給他們轟死了，那還有什麼好怕的，頓時胆氣大壯。「漢哥兒，你說得對，咱們昨晚連那頭惡虎也殺死了，又何懼一頭怪物！」

「土布大哥，咱們就在這裏歇一下，吃點乾糧，然後上去，好麼？」蕭原道。

「好啊！」土布道。接招呼阿郎四人坐下來，取出乾粮，吃起來了。

＊　＊　＊

蕭原與土布六人登上了插雲峯。

六人感到有點寒冷，大概是山勢太高的關係吧。

從下面往上望，峯上的地方似乎很「細」，及至上到峯上，六人只覺得眼前一闊，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座黑森林，幾乎看不到邊的大森林。

「這就是黑森林吧！」蕭原指一下那黑森森的大森林。

「咱從來沒有到過這裏。」土布道：「這麼說是老族長說的黑森林了。」

阿郎好奇地道：「那些樹怎麼看上去都是黑黝黝的，難怪被叫做黑森林了。」

阿洛嘀咕一句：「這座樹林子似乎透着一種說不出的古怪，教人沒來由地心底生出一絲寒意。」說着，眞的打了個寒噤。

其餘兩個娃子聽阿洛那麼說，都禁不住悉縮了一下，現出驚懼的神色。

蕭原知道他們是害怕會遇上老族長所說的長毛怪，忙給他們壯胆。「兄弟們，有什麼好怕，咱們又不是只有一個人，何況，咱們手上還有鎗，萬一遇上什麼事，由我來應付，那你們就不用驚怕了！」

土布聽蕭原那樣說，想想自己在族中，被人稱爲最勇猛的人，如今却這麼胆怯，不由感到一陣慚愧，猛吸口氣，大聲道：「阿郎，阿洛，漢家大哥說得對，咱們連一頭惡虎也打死了，有什麼好怕的？就算是遇上長毛怪，咱們也一樣能夠開鎗射殺吧！」

阿郎四人聽土布這麼說，頓時胆氣大壯，不自覺挺了挺胸膛。

「土布大哥，咱們先在林子的附近找尋一下，然後才走入林中搜尋，好麼？」蕭原提議。

「好。」土布贊成道：「但咱們一定要走在一起，千萬不要走散，尤其是進入林中之後。」

「土布大哥，你說得對。」蕭原道：「咱們在一起，遇上什麼事，彼此也有個照應。」

跟着，他們便一直向林子走去，在林子的附近搜尋起來，希望可以找尋到阿旺五人的物件。

他們搜尋了好一會，也沒有什麼發現，正打算走入林中，忽然間，阿多叫道：「瞧，那邊有一隻鞋子！」

衆人一聽，忙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果然有一隻布鞋斜掛在一根樹椏上。

衆人忙走上前去，土布伸手將那隻布鞋取下來，仔細看着。

阿洛只看了那隻鞋子一眼，便叫起來，「這隻鞋子是古布的，那一天我到他家時，他阿媽剛做好一雙鞋子，要他穿一下，試試可合脚，我看到那雙鞋子的其中一隻，鞋面綉有一隻青蛙，据他阿媽說，因爲鞋面那塊布被老鼠咬破了，她便在那裏綉了一隻青蛙，遮掩住那破了的地方，你們看一下，這隻鞋子上面，不是綉着一隻青蛙麼？」

衆人早已看到鞋面上綉着一隻青蛙，聽阿洛這麼說，頓時感到一陣興奮。

——找了將近三天，總算找到一隻屬於失踪了多天的阿旺五人其中一個的一隻鞋子，那怎不教他們感到興奮？

「阿洛，你肯定麼？」土布緊張地道。

「絕對沒有錯！」阿洛肯定地道：「這是古布的鞋子！」

「土布大哥，總算發現一點綫索了！」蕭原興奮地道：「既然在這裏發現了失踪的五個人之中的一隻鞋子，那証明阿旺五人是在這附近失踪的！」

「說不定，他們就在林子內被困，或是遇上什麼事故的！」阿郎接口道：「咱們快進去找尋一下。」

「漢家大哥，要不是你堅持要上這裏來找一下，咱們就不會發現古布的鞋子，這一次若是能夠找到阿旺五人，全靠你！」土布敬服地說道。

「土布大哥，我看，這隻鞋子是古布有意掛在那裏，好讓找尋他們的人，發現那隻鞋子，從而找到他們。」蕭原道。

「既然鞋子掛在林邊的樹椏上，那他們一定是在林子內。」土布滿有把握地道。

「但願咱們找到的，不是阿旺他們的屍骸。」阿多悄聲自語。

但仍被各人聽到，阿郎立刻罵道：「阿多，你胡說什麼？你不想阿旺五人活着麼？」

阿多忙分辯道：「阿郎，我當然想看到他們都活着，但他們失踪了這麼多天，又是在黑森林附近出事的，你說。他們是否有可能……」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但各人都知道他不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了。

阿郎想一下，認爲阿多說得有道理，於是不再吭聲。

各人想到阿旺五人有可能經已遇難，都禁不住心頭一陣沉重。

好一會，土布才說道：「不管是生是死，咱們也要找到阿旺五人！」

「土布大哥，咱們馬上進入林子。」蕭原道。

「好！」土布握拳道。

林子內黑黝黝的，幸好偶爾有一綫陽光射下來，不然，蕭原他們就要點着火把，才能往前走了。

地上積滿了厚厚的一層落葉，走在上面，發出「沙吱沙吱」的異响，軟軟的，有如走在雲端。

由於林內黝黑，因而顯得詭異，彷彿到處都隱伏着步步危機。

六人都有點胆顫心驚，不敢大意，小心地走着。

忽然間，走在蕭原後面的阿多發出一聲駭叫。

蕭原扭頭一望，原來阿多踩在一條大蟒蛇的身上，那條蟒蛇大概被踩痛了

，翻身抬頭，張口往阿多噬去。

那條蟒蛇少說點也有大腿粗細，顏色與地上落葉幾乎一樣，斜橫在他們走過的地上。

蕭原手急眼快，抽出匣子鎗，朝蛇頭連開兩鎗。

鎗聲在林中迴响着，嗡嗡直响。

那條蟒蛇的腦袋立時爆裂，粗大的身子在地上猛烈地翻騰起來，蛇尾拍打在樹身上，「啪啪」直响。

各人急忙避開，以免被飛揚的敗葉撒得一頭一身都是。

那情形，有如翻江倒海一樣。

各人看着，都暗暗心驚不已。

要知道，像這麼粗大的蟒蛇，不但可以生吞鹿兔，連人也可以吞下。

待那條蟒蛇停止了翻動，他們才再往前走。

土布吩咐各人：「小心一點，下一次遇上什麼野獸，可能不會這麼好運氣。」

各人答應一聲，提高警覺，小心地往前走。

走了一會，他們在一棵樹下，發現了一截破衣袖。

雖然認不出那是否阿旺五人遺下的，他們都認爲，在這種原始森林中，不會有人居住的，因此，他們都認爲，那截破衣袖是阿旺他們遺下的。

這一次的發現，令到他們精神一振。

越往裏去，越黝黑，不時還會遇上一些走獸，幸好都不是猛獸，沒有遇到襲擊。

但不久，他們便終於遇上一頭野熊。

那是一頭灰黑色的大野熊，就站在他們前面一丈不到的一棵樹下，瞪着一雙兇光閃閃的眼睛，看着他們。

土布與蕭原他們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

野熊雖然身子粗壯笨拙，但當牠兇性大發的時候，甚至比一頭惡虎還要兇猛可怕。

一般來說，野熊若是吃飽後，遇上人，會自動走開的，但若是肚餓的話，牠便會向人攻擊，以作裹腹之物。

眼前的這頭大熊似乎還未找到獵物裹腹，只見牠朝蕭原六人齜牙咧咀的，露出犀利的白牙，咆哮低吼。

蕭原還是第一次遇上野熊，覺得牠的樣子很難看，低聲對土布道：「你們都退後一點，待我來打發牠。」

土布當然不會讓蕭原一個人去對付那頭大野熊，忙說道：「咱與你一起對付那畜牲。」接回頭吩咐阿多等四人退後一點。

跟着，他便與蕭原向那頭野熊一步一步逼過去了。

那頭野熊看到兩人居然一點也不懼怕，還向牠逼過來，似乎很憤怒，張口發出一聲咆哮，張舞前爪，向兩人撲過去。

蕭原就在野熊張口咆哮的刹那，疾喝一聲：「開鎗射牠的咀巴。」食指急扣，向野熊張開的咀巴連開三鎗。

土布也開了三鎗。

鎗彈從野熊的咀巴中射進去，頸喉後面穿出來，那頭野熊身子震晃了幾下，仍然兇暴地向蕭原與土布撲去。

蕭原瞄準了，向牠的腦門處開了兩鎗。

那頭野熊發出一聲嘶鳴，所有的動作都停止下來，接着便轟地一聲，重重地摔跌落地上。

兩人看到那頭野熊倒下，才大大地透了口氣，握鎗的掌心有點汗濕。

這一次，他們對那頭被轟斃的野熊沒有什麼興趣，此時，他們心裏想着的，只是要找到阿旺五人。

從那頭野熊的身旁走過時，阿郎四人都小心提防着，以防那頭野熊會忽然竄起來，向他們撲擊。

走着走着，漸漸的看不清前面二丈外的樹木，原來太陽已西墜了。

蕭原與土布只好吩咐阿郎四人停下來，在地上撿拾了一些枯枝，紮成火把，每人紮了兩個，帶在身上，他則與土布各自點燃了一個，拿在手中，用作照明。

忽然間，呼的一聲，不知什麼東西在他們的頭上飛過，幾乎將蕭原與土布手上的火把弄熄，嚇了他們一跳。

他們正想查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頭上飛過，那邊的樹上，响起一陣「吱吱」的猴子叫聲，他們才知道剛才有一隻猴子從他們的頭上掠過。

虛驚一場。

也不知在林內走了多遠，總之，他們仍然未看到盡頭處。

結果，他們只好在林中一處比較寬闊的地方歇下來，準備露宿一晚。

在這種原始森林中露宿一晚，那是很危險的，像這種原始森林，不知有多少種毒蛇猛獸，而晚間，正是牠們出來活動的時候，他們會隨時遭到襲擊的。

但眼下，他們非要在林子內露宿一宵不可，雖然明知有危險，也只好硬着頭皮了。

他們先撿拾了大堆乾枝，然後將之圍成一個大圓圈，在上面洒上雄黃末，然後點火燒起來，燒成一個很大的火圈，他們則坐在火圈當中。

這樣，就不怕野獸襲擊他們了。

而那些雄黃末被火燒之後，發出一陣陣雄黃獨有的氣味，令到那些毒蛇之類的毒物不敢接近。

跟着，他們將六個人分成三組，每一組負責放哨一個更次，以防有什麼事情發生。

吃過乾粮，喝了點水，聊了一會天，蕭原與土布四人都躺在地上，閤上眼睛。

阿郎與阿多負責頭班放哨。

不久，蕭原四人都沉沉睡去。

阿郎與阿多兩人東張西望着，只覺漆黑的林內，像有無數的眼睛在窺伺着他們，加上那教人毛骨聳然的怪異聲，兩人心頭直打顫。

幸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換到土布與阿洛接班，兩人立刻倒在地上，用雙手捂住耳朵，好讓自己快點入睡。

土布與阿洛在火圈上添了乾枝，讓

火燒得更旺。

阿洛忽然低叫道：「土布大哥，狠來了。」

土布往阿洛手指處望去，只見漆黑之中，有點點閃爍的光芒在慢慢移近，他約略數一下，起碼有十隻之多。

要是在平時，他還有點担心，如今他們有六個人，六支鎗，足可以應付有餘，因此，他低聲對阿洛道：「不要緊張，只要火不熄，那些狠是不會襲擊咱們的，何況，咱們有六個人，六條鎗，足夠應付有餘。」

阿洛聽土布這麼說，頓時不再驚慌。

那點點閃爍的異光繼續逼近過來，終於讓土布與阿洛看到那些野狠的身形。

那些野狠終於在距火圈約丈遠的地方停下來，一隻隻蹲坐着，兇芒閃爍的眼睛却盯實火圈內的土布與阿洛兩人。

而在另一邊，也有一雙火炬般閃亮的光點，向火圈接近。

那些野狠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抓背搔面的，不時發出一聲示威的「胡胡」叫聲。

阿洛看在眼內，禁不住心頭一陣發毛。

驀地，那兩點移動的「火炬」發出一聲吼叫。

那些野狠刹時像大禍臨頭般，慌不迭夾着尾巴掉頭竄奔而去。

阿洛臉色一變，抖聲道：「狠去了，虎却來了，今晚眞難過。」

「阿洛，你怕什麼？」土布低聲叱道：「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記着，有什麼事發生，我們都會在你身邊。」

阿洛吸了口氣，挺挺胸，道：「土布大哥，我不怕了。」

蕭原與阿郎等人都被那一聲虎嘯驚醒了，翻身坐起來，土布忙對他們道：「沒事，你們再睡吧，那條大蟲看來不敢走近來，咱與阿洛應付得了。」

蕭原與阿郎聽他那麼說，便又躺下去。

那頭老虎似乎眞的不敢走近去，匿在黑暗中，那雙閃亮發光的眼睛，仿似一雙懾人的魔眼那樣。

不一會，蕭原四人又重新睡着了。

土布一直注視着那頭老虎的動靜。

阿洛則監視着另外三面的動靜。

驀地，林深處响起一聲教人魄動心驚的怪嘯聲。

那頭老虎立時發出一聲低哮聲，兩點光點閃沒在黑暗中——轉頭跑了。

阿洛在那聲怪嘯聲响起的刹那，急忙往嘯聲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見一條異常高大的身影挾着一陣異味，有如一陣疾風般，從黑暗之中捲撲出來。

他嚇得禁不住猛地打了個哆嗦。

及至他看清楚那飛撲而來的身影的樣貌後，驚駭得他心胆俱顫，幾乎昏了過去，大叫一聲：「啊呀，妖怪來了！」

土布也被那一聲怪嘯駭得心頭發慌，再聽到阿洛那一聲怪叫，急忙回頭往那邊望去。

他一眼便瞥到一隻有如金剛般的怪物，直向這邊奔撲過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怪異的東西，吃驚之下，禁不住駭叫一聲：「長毛怪，是長毛怪。」

緊接着，接連响起幾下怪嘯聲，枝搖葉動中，又有幾隻怪物從附近衝撲出來。

土布雖然胆量夠大，但也被那些怪物的突然出現，嚇得呆住了。

——因爲他的心底處，一直對老族長所說的長毛怪，有一種迷信的恐懼，以爲那是山魅妖怪。

直到一下鎗聲响起，他才從驚呆中回過神來，大叫道：「開鎗，快向那些怪物開鎗。」呼叫聲聲，他急急向那頭最先衝過來的怪物開了一鎗。

所有的人紛紛向那些衝過來的怪物開鎗。

而最先响起的那一鎗，是蕭原開的。

原來，蕭原與阿郎等人都被那一聲怪嘯驚醒過來，挺起身，一眼瞥到那頭怪物衝撲過來，吃驚之下，他飛快地拔出鎗，朝天空開了一鎗。

那一鎗，他只不過想嚇阻一下那些衝過來的怪物。

阿郎與阿多、多朗三個人亦被驚醒，當他們一眼看到那些怪物時，都駭得呆住了，要不是蕭原開了一鎗，將他們震醒，他們只會眼睜睜地看着那些怪物衝過來。

* * *

火光映照之下，蕭原他們都清楚地看到那些怪物的模樣。

那些怪物幾乎比常人高出一截，全身長滿了褐黑色的長毛，連臉頰上也長了毛，頭髮披散，只有雙眼及鼻樑、咀巴附近沒有長毛，眼眶深陷，眉骨突出，鼻子又塌又大，咀巴更大，是用兩隻脚走路的，雙手又長又大，乍看有如大猩猩一樣，却比大猩猩高大敏捷多了。

這種半人猿似的怪物，蕭原他們還是第一次看到，不要說是土布他們了，就連死也不怕的蕭原，也暗暗心驚，心底生寒。

——他也看不出那些怪物到底是什麼東西。

正因爲不知是什麼東西，才會心生驚恐。

* * *

那些怪物在一輪鎗火射擊之下，嗚哇大叫着，轉頭便竄，但隨即又轉過身，揮舞着雙手，猛撲過來。

蕭原朝那頭當先衝來的怪物開了一鎗。

土布等人忙亦朝其餘的怪物開鎗射擊。

當先那頭怪物應聲震抖了一下，跟着蹦跳起來，咀裏發出教人心悸的嘶吼聲，仍想撲過來。

蕭原食指一扣，又朝那頭怪物開了一鎗。

那頭怪物「嗚哇」大叫一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但馬上又從地上跳起來，口裏發出一聲怪異的厲嘯聲，轉頭便跑，其快如飛。

其他的怪物也各自掉頭亂竄而去。

阿郎等人仍然不停地開鎗，直到蕭原喝道：「不要開鎗了，那些怪物已跑了。」

阿郎他們這才如夢初醒，停止開鎗。

原來，他們都嚇得傻了。

土布將鎗掖在褲頭上，吐口氣，猶有餘悸地道：「想不到果然遇上了老族長所說的長毛怪，那些怪物好可怕，幾乎嚇破了胆，幸好牠們還怕咱們開鎗射擊，不然，咱們肯定會遭殃。」

「那些怪物似乎刀槍不入的。」阿洛餘驚猶存，說話的聲音仍然打顫。「咱們開了那麼多鎗，那些怪物居然沒有一隻被打倒，眞邪！」

「連老虎也被嚇跑，可見那些怪物一定很兇猛。」阿郎吸口氣道。

蕭原道：「我明明看到那頭最先衝來的怪物被射中的，但牠卻像沒有事一樣，眞叫人奇怪。」

多朗道：「我看到一頭怪物的胸前，有一雙很大的奶子。」

「那一定是一頭母的。」阿洛滿有興趣地說。

「有多大？」阿郎孩子氣地問道：「有沒有這麼大？」用手比劃了一下。

「還要大。」誇張地比劃了一下。

各人看到他的手勢，無不咋舌。

經過這一番驚擾後，各人都睡意全消，事實上也不敢再睡，就算睡，也無法睡得着，因此，他們乾脆坐以待旦。

既然睡不着，坐着又無聊，他們便一直談說下去了。

蕭原忽發奇想，說道：「那些怪物無緣無故的，卻來襲擊我們，會不會牠們知道我們來尋找阿旺五人，而阿旺五人又是牠們擄走的，因而才會襲擊我們？」

土布五人聽他那麼說，都不大相信，土布道：「漢家大哥，不會吧，那些怪物根本不可能知道咱們是來幹什麼的，除非牠們通了靈，才會襲擊咱們！」

「那些怪物既然懼怕鎗彈，而阿旺五人都帶着獵鎗，那些怪物就算再兇猛，也不可將阿旺五人擄走！」阿郎說道。

蕭原接口道：「那些怪物雖然懼怕鎗彈，阿旺等人雖然有獵鎗，但那些怪物若是在阿旺五人毫無防備之下，襲擊他們，以致阿旺五人不能及時開鎗，那就可以將阿旺五人抓住，擄走的。」

土布五人想一下，認爲蕭原說的也有可能，都不再作聲，一會，土布才開口道：「那些怪物若是擄走了阿旺五人，牠們擄走阿旺五人幹麼？」

「那些怪物不會——連人也吃吧了，」多郎說時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蕭原的心頭不由一沉。

因爲那些怪物就像野獸一樣，因此，多郎所說的，極有可能。

要是阿旺五人眞的被那些怪物擄去，又被吃掉了，那他們就算找到那些怪物的巢穴，只怕連阿旺五人的骸骨也找不到。

土布與阿郎，阿洛都沉重地透了口氣。他們都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大。

蕭原長長地吁了口氣，安慰各人道：「或許，阿旺五人仍然活着，也並沒有被那些怪物擄走，說不定，咱們明天便找到他們！」

「漢家大哥，但願如你所說！」土布吐口氣，緊緊地握着蕭原的手，用力搖動一下。

＊　＊　＊

篝火熄滅了。

天也亮了。

代替晚間那些怪異的鳴嘯聲的，是雀鳥悅耳的啁啾聲，林內彷彿充滿了生氣。

一縷陽光從枝葉的空隙中透射下來的時候，蕭原他們已收拾好一切物品，繼續他們的搜索。

走不多遠，他們發現了地上的敗葉上，染了幾滴血跡。

蕭原仔細察看過後，肯定那些血跡是其中一頭怪物身上流滴下來的。

而從方向上判斷，蕭原甚至肯定那些血跡，是那一頭最先衝撲過來的怪物身上滴下來的。

因爲那個方向，正是那頭最先出現的怪物中鎗後，竄奔而去的方向。

蕭原大爲興奮，「土布大哥，咱們只要循着這些血漬，就可以找尋那些怪物的匿藏的地方，那時，就可以知道，阿旺五人是否被那些怪物擄走了。」

「漢家大哥，你果然射中那頭怪物。」阿郎佩服地道。

「這倒是一條現成的綫索。」土布也顯得很興奮。「漢家大哥，咱佩服你！」

「土布大哥，咱們追尋下去。」蕭原說着第一個往前去。

土布與阿郎五人忙跟上去。

一路上，他們都斷斷續續地發現地上有血漬，他們便循着那些血漬，追下去。

當他們走出那座黑森林時，經已是午後了。

走出林外，他們又發現血漬。

這証明那些怪物其中有被打傷了，才會留下血漬。

站在林外那一小灘血漬前，蕭原說道：「這些血漬一定是被我射中的那頭怪物流滴下來的，咱們一直追下去看一下，那些怪物到底是什麼東西，說不定，阿旺他們就是被那些怪物擄走的。」

由於昨晚將那些怪物打跑了，因此，土布與阿郎四人都不怎麼懼怕那些怪物了，土布馬上說道：「好啊，咱們這就追下去，咱非要弄清楚，那些怪物是什麼東西！」

「看上去好像是大猩猩一樣。」阿洛道：「但猩猩又不會像那些怪物那樣，奔走如飛的。」

「若是那些怪物的身上沒有毛，倒像一個人。」阿多說道。

「那會不會是一些野人？」土布道。

「有可能。」蕭原點點頭道：「牠們的面目比猩猩更像人。」

「若是野人，便沒有什麼可怕了。」阿郎道。

「咱們手上有鎗，就算可怕，也不用怕，昨晚牠們不是被咱們打跑了麼？」土布拍拍胸膛。

「那咱們繼續追下去吧。」蕭原說

道。

土布五人點點頭，六人於是繼續追下去。

那知追出不遠，前面却是一道懸崖，望下去，沒有百丈深，也有數十丈。

六人不由你眼望我眼，不知怎樣才能走下這道懸崖，登上對面那座山。

蕭原想了一下，對土布五人說道：「咱們在附近尋一下，那些怪物總不能越過這懸崖的，我相信總有地方可以走下去的。」

土布五人認為蕭原說得有理，便分散開來，在附近找尋起來。

蕭原的猜想沒有錯，找了一會，阿洛便發現了一處懸崖邊有血漬，便叫土布等人過去看一下。

蕭原與土布等人忙走過去，蕭原看了一眼，便說道：「那些怪物一定是從這裏走下懸崖的，咱們快在這附近找一下。」

六人立刻在那點點血漬的附近找尋起來。

結果，他們在崖邊的一叢樹旁，找到一條走下懸崖的「路」。

那其實是一條用粗籐造成的繩梯，掛在那些荊樹旁邊的一塊凹起來，有如石樁一樣的岩石上，垂落懸崖下面。

六人大喜，蕭原第一個抓住那條繩梯，攀下去。

土布跟着也攀下去了，却吩咐阿郎四人留在崖上，待他與蕭原攀落崖底，若沒有什麼事，才通知他們攀下去。

蕭原與土布攀了好一會，才攀到崖底下。

崖底下是一個山谷，當中有一條小溪，谷中長滿了花草樹木，雀鳥啁啾，仿似世外桃源一樣。

兩人走下繩梯後，馬上便發現地上有兩滴血。

兩人對望了一眼，馬上用力搖動那條繩梯，通知上面的阿郎四人攀下來。

蕭原與土布隨即在附近察看起來。

兩人很快便又發現了幾滴血漬。

兩人不再往前走，返回繩梯下邊，等待阿郎四人攀下來。

未幾，阿郎四人相繼攀了下來。

四人看到谷底的風景，都禁不住讚嘆在這深山野嶺之中，居然有這麼一個好地方。

蕭原與土布五人循着那斷續點滴的血滴，往谷中走去，忽然間，他們聽到一聲怪異的叫聲。

他們立刻停下來，各自躲匿到石後或樹後，探頭出去，往前面窺看。

但他們却沒有發現那些怪物。

不過，他們都聽出，那一聲怪叫，乃是那些怪物發出的，他們昨晚曾聽聞過那些怪物的叫聲，因而聽出來。

他們又窺了一會，仍然沒有看到那些怪物在什麼地方，蕭原便示意土布五人不要動，他却從石後走出來，往前走去。

土布怕他會遭遇到意外，跟着從樹後走出去，跟在蕭原的背後，以便有個照應。

往前走不多遠，驀地從蕭原頭上的崖壁上，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般，飛下一條巨大的灰影。

土布一眼瞥及，疾忙喝叫一聲：「漢家大哥，小心頭上！」

蕭原就在土布喝叫聲中，已發覺到頭上有異，吃驚之下，疾忙往崖壁上一貼。

那條灰影刷地一聲，從他的身前飛落地，帶起一陣腥風。

蕭原一眼便看出那條灰影乃是一頭怪物。昨晚襲擊他們的那種長毛怪物。

蕭原立刻大叫一聲：「土布大哥，小心啊！」叫聲出口，朝天開了一鎗。

鎗聲「砰」地在谷中震响着，那頭長毛怪物嚇得忙叫一聲，一個轉身，兇猛地撲向蕭原。

蕭原這一次與那頭怪物面對面，看得很清楚，這頭怪物身上臉上，長滿了灰褐色的長毛，面目有點似猩猩，但又比猩猩好看，身形有如巨無霸一樣，身形足足比蕭原高出一截。

蕭原料不到這頭怪物如此兇猛，居然不懼怕鎗聲，忙向那頭怪物開了一鎗。

本來，他可以一鎗將那頭怪物打死的，但他却不忍心，因為他看出，這頭怪物不似是野獸，極似人類，因此，他只向那頭怪物的腿上開鎗。

後面的土布看到那頭怪物撲向蕭原，驚急之下，亦向那頭怪物開了一鎗。

那頭怪物中鎗之下，暴吼一聲，居然沒有倒下去，身子一蹦，往谷中深處飛奔而去。

土布正欲再向那頭怪物開鎗射擊，却被蕭原阻止了。

他驚異於那頭怪物身中兩鎗後，居然還能夠奔走如常，莫非那頭怪物一身銅皮鐵骨不成。

谷中深處，接連响起幾聲厲烈的嘯吼聲，一時間山迴谷應，動人心魄。

匿在後面的阿郎四人聽到鎗聲，各自從藏身的地方衝出來，待他們奔到蕭原遇襲的地方時，蕭原與土布已奔出很遠。

阿郎四人忙追下去。

＊　＊　＊

蕭原與土布一直追着那頭長毛怪物，那怪物雖然受傷，仍然奔走如飛，其奔走的姿勢，與人無異。

蕭原在後面看着，更加認為那些怪物不是什麼山精妖魅，而是一種比猩猩還要近似人類的野人。

追奔之中，不時聽到一陣陣厲烈的嘯吼聲，而且越來越近，蕭原知道已快追到那些怪物的巢穴了，他忙扭頭對跟在後面的土布道：「土布大哥，前面可能就是那些怪物的巢穴了，小心點啊！」

土布應了一聲，發力追上蕭原，與他並肩前奔。

前面已經是山谷的盡頭，那些怪物的巢穴就在那裏。

那頭受了傷的怪物奔到巢穴前，忽然倒在地上，聚集在那裏的長毛怪物紛紛發出依依哇哇的叫聲，有兩頭怪物走前去，將受傷的怪物扶起來，帶到後面。

蕭原與土布一眼看到那些怪物擺下的陣容，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氣，停下來，不敢衝前去。

原來，那些長毛怪物均已在崖壁前排成一列！手執碗大的石塊與手臂粗的樹椏，口裏發出低吼聲，一副準備出擊的架勢。

而在那崖壁的下面，是十數間用草樹搭起來的棚屋，那應該就是那些怪物的居所了。

約略數一下，那些怪物約有三十多個，其中大部份都是雌的，這可以從其胸前裸露的碩大乳房辨認出來。

後面的阿郎四人先後追上來，看到那些怪物的陣容，亦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氣。

蕭原吩咐各人找地方遮蔽住自己，以免那些怪物發動攻擊時，被擲過來的石塊所傷。

各人立刻找地方躲避起來。

土布與蕭原躲在一塊大石後，看着那些不停揮動木棍，發出吼叫的怪物，有點担心地道：「咱們現在怎辦？」

蕭原心頭也在打鼓，因為他從來沒有對付過這種怪物，但他又不想土布心怯，只好硬着頭皮道：「咱們現在千萬不要露出怯意，更不可以往回走，那些怪物若是看到咱們往回跑，一定會乘勢發動攻擊，那時候，咱們手上雖然有鎗，只怕在『兵敗如山倒』的情形下，未必抵擋得了，那咱們就可能會死在那些怪物的手下。」

土布聽聞之下，吸了口氣，點點頭道：「咱也是這樣想。漢家大哥，看清楚牠們的樣子，正如你所說的，牠們很像人。」

蕭原這時已看清楚那些野人的模樣，他更加肯定地道：「這些怪物應該就是傳說中的野人，牠們的祖先應該是人。」

「他們的祖先既然是人，為何不會說話？」土布疑惑地道。

「那大概他們的祖先在這裏已生活了數百年，又或者，他們的祖先都是啞巴，由於沒有與外間的人接觸，所以，令到後代不會說話，只能發出依依呀呀的聲音，這個可能性最大。」

土布不由點頭道：「大概像你所說的那樣，他們的祖先是啞巴，因而他們就不懂得說話。」

忽然，其中一頭怪物發出一聲洪烈的吼叫聲，其他的怪物隨即一陣震天動地的呼應聲，跟着，便像潮水一樣衝撲向蕭原六人！

蕭原與土布六人被那一陣吼叫聲震得胆跳心驚，看到那些怪物衝過來，都禁不住心頭一緊，蕭原忙大叫一聲：「不要驚慌，先朝天開鎗，若嚇不退他們，才朝他們射擊！」

阿郎等人應諾一聲，各自舉鎗朝天開了一鎗。

鎗聲在山谷內震响着，那些怪物被震得窒了一窒，但隨即便又發出一陣怒吼聲，繼續衝過來，并且將手上的石塊猛擲過去。

一時間飛石如雨，幸好蕭原六人已躲匿在石、樹之後，不然，一定會被那一陣石塊擊中。

飛蝗般的石塊擲在石上樹上，發出一陣異响，聲勢驚人。

蕭原立刻大喝道：「快向他們開鎗！」

喝聲中，他首先朝那些怪物掃了半梭子彈。

土布與阿郎他們也接連向那些怪物開鎗射擊。

一時間鎗聲大作。

那些怪物不少中了鎗，却沒有倒下，嗚哇怪叫着，亂蹦亂跳，亂作一團！

看到那些怪物亂作一團，阿郎他們一顆提起的心，才稍為放下。

蕭原又喝叫道：「繼續向他們開鎗！」

鎗聲隨即又砰砰啪啪地响起來。

那些怪物又發出一陣慘呼怪叫，其中一頭怪物發出一聲嗥叫，扭頭便往回跑，其餘的馬上跟着。

「衝！」蕭原疾喝聲中，當先衝出去，邊跑邊開鎗。

土布五人也各自從躲藏的地方衝出來，邊追邊向那些怪物開鎗射擊！

那些怪物沒命的奔跑，奔回那些草棚前，有幾頭衝入草棚內，未幾又奔出來，手中或抱或挾着一個幼小的怪物，也有幾個半高不大的怪物跟着奔出來。

蕭原他們不斷地開鎗射擊，追奔過去。

那些怪物已「潰不成軍」，爭先恐後地往崖壁上奔去。

原來，那些草棚後面的崖壁上，有一條斜路通向崖壁上頭的。

只見那些怪物如履平地般，一窩蜂地衝上了崖壁上面，跑得沒了影踪。

蕭原他們追到那些草棚前，便嗅到一陣異味，他們先在那些草棚內查看了一遍，沒有發現一個怪物，却看到一些石碗石斧石刀之類的器皿，這就更加証實，那些怪物是野人，而不是什麼山精妖怪。

蕭原吩咐阿郎四人在附近搜查一下，他與土布則從那條斜路登上崖壁上頭，防備那些怪物——野人偷掩回來，向他們襲擊！

登上崖壁上頭，眼前是一座山頭，那些野人已不知逃奔到什麼地方去了。

兩人却不敢大意，守在崖頭上。

忽然間，兩人聽到下面的阿郎大道：「土布大哥，快下來啊，咱們找到阿旺他們了！」

蕭原與土布一聽，驚喜不已，土布蹦跳了一下，高興地道：「漢家大哥，你的話真靈驗，咱們果然在那些野人的巢穴找到阿旺他們，這太好了！」

「咱們快下去看看吧！」蕭原說着當先向下奔去。

＊　＊　＊

兩人奔落去，一眼便看到阿郎，土布急聲道：「阿郎，阿旺他們呢？」

阿郎伸手一指一間草棚後面的崖壁，說道：「阿旺他們被困在那個山洞內……」

「那還不救他們出來？」土布大叫。

阿郎苦着臉道：「洞口有一塊大石頭

縮塞着，咱與阿洛他們怎樣也推不動……」

「咱們快去看看。」土布大步向阿郎手指的方向走去。

來到那個山洞前，只見阿洛三人站在洞前，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在洞前團團轉，看到土布三人走來，阿多焦急地道：「土布大哥，阿旺他們被關在山洞內，快想辦法將他們救出來。」

蕭原忙安慰他道：「別急，總會想出辦法，將他們救出來的。」

阿郎說得一點也不誇張，在洞口前，果然堵塞着一塊比人還高的大石，蕭原湊到縫隙前往內窺望，看到洞內有五個人被綑綁了手脚，咀裏塞了一團草，發出「唔唔」的悶叫聲，在掙扎着。

土布也從石縫中看到洞內的五人，脫口疾聲道：「是阿旺他們！」

跟着，他朝洞內叫道：「阿旺，你們不要急，咱們一定會將你們救出來的。」跟着他對蕭原道：「咱們六個人試一下，合力將這塊大石推開。」

蕭原點點頭，於是，六人出盡吃奶的力氣，推那塊大石。

但却推不動。

「怎辦？」土布看着蕭原。

蕭原一時間也沒有了主意。

他目光四掃之下，看到一座草棚的旁邊放着一根比腿要粗的樹幹，靈機一觸，脫口說道：「有辦法了！」

土布與阿郎等人急忙異口同聲道：「什麼辦法？」

蕭原一指那根樹幹，說道：「咱們用那根樹幹試一下看看能否將那塊大石撬開。」

土布馬上道：「這個辦法不錯！阿郎，你與我過去將那根樹幹扛過來！」

結果，他們就憑那根樹幹，利用槓桿原理，將那塊大石移開。

土布第一個衝進山洞內。

七手八脚將阿旺五人手脚上的藤條解開，取掉五人口內的草團，土布急不及待地道：「阿旺，你們怎會被那些野人捉來這裏的？」

阿旺長長地吐了口氣，咽了口口水，才說道：「咱們是在那座黑森林前露宿時，於睡夢中，被那些怪物襲擊，不及反抗，被他們捉到這裏的。」

其他的四個人欣喜若狂地與阿郎四人擁作一團。

蕭原站在旁邊看着，沒有作聲。

阿旺五人看來精神不錯，只是有點髒。

「那些野人將你們捉來這裏幹麼？」土布奇怪地問道。

阿旺的臉頓時一陣發紅，其他四人也臉現尷尬之色，好一會，阿旺才囁嚅地道：「那些……野人將咱們捉來這裏……是要……是要咱們……與那些……女野人……交……交配。」

土布一聽差點沒有失笑出聲。

阿旺五人却臊得低下頭。

阿多口快快道：「阿旺哥，你們有沒有與那些女野人……」

阿旺沒有作聲，點點頭。

「啊哈，那豈不是撿了便宜？」阿郎取笑道：「那你們一定不願意咱們來救你們了！」

阿旺叫罵一聲，與其餘四人追打阿郎四人。

蕭原看着那幾個小伙子活潑潑地跑出洞外，開心地笑起來。

土布也高興地笑着，拍拍蕭原的肩頭，說道：「漢家大哥，這一次能夠找到阿旺他們，并救回他們，全靠你，要不，只怕永遠也找不到他們。」

頓一下，又道：「你是咱族人的大恩人，咱們永世也不會忘記你的！」

「土布大哥，請不要這麼說，沒有你們，單憑我一個，也救不了阿旺五人。」蕭原邊說邊往外走。

走出洞外，只見阿旺與阿郎幾人摟作一團，在地上嘻哈打滾。

看一眼那些草棚，土布道：「漢家大哥，要不要將這些草棚燒掉？」

蕭原搖頭道：「那些野人并沒有傷害阿旺五人，他們也算得上是人，既然救回阿旺五人，咱們又何必要毀了他們的家，令他們無家可歸呢？」

土布點點頭，「漢家大哥，你眞是個難得的大好人！」

蕭原抬頭向天上望一眼，說道：「快近中午了，咱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不然便趕不及在天黑前，走過黑森林。」

土布也抬頭望一下天，點頭道：「對，咱們一定要在天黑前，走過黑森林。」

跟着，他便大聲呼叫阿郎幾人不要再嬉玩，馬上往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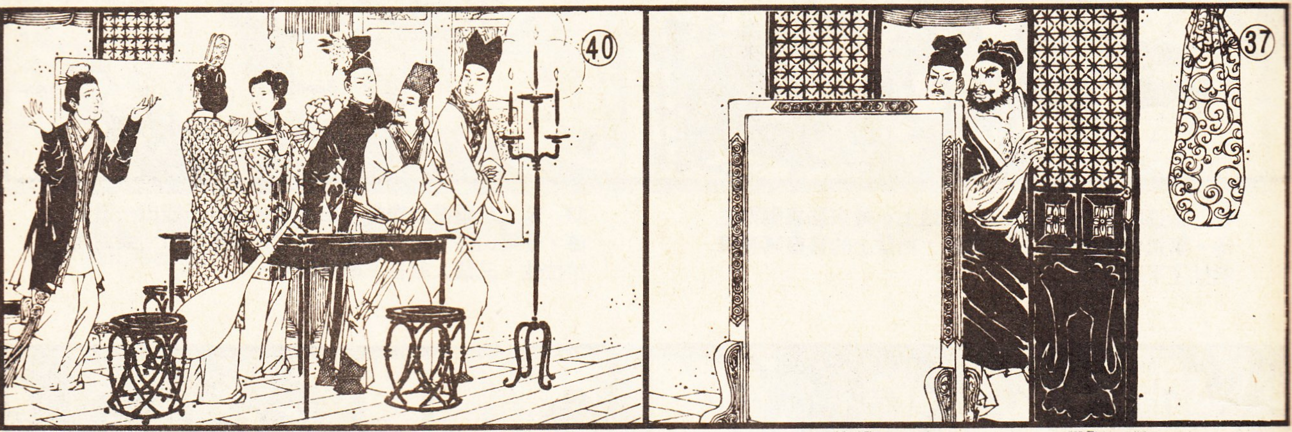
陽光照射下，他們一行十一人，往來路急步走去。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二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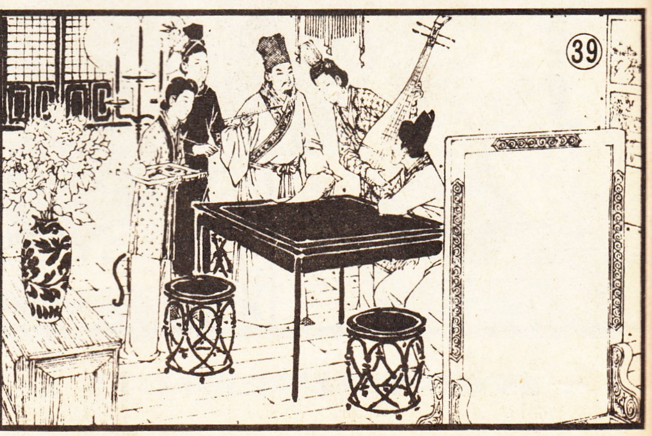
# 李逵（二）



37　戴宗帶李逵來到小屋門前，李逵看見宋江、柴進和李師師對坐飲酒，肚裏早沒好氣，瞪大了眼睛，直瞪着他們三個。



38　李師師叫丫環取大銀杯斟酒給李逵、戴宗。他倆連喝了三杯。燕青怕李逵胡來，打發他和戴宗到二門外坐等。



39　宋江改用大杯喝酒。李師師見他豪放洒脫，不像一般客人，特意唱了一首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宋江乘着酒興，又索紙筆，寫了一首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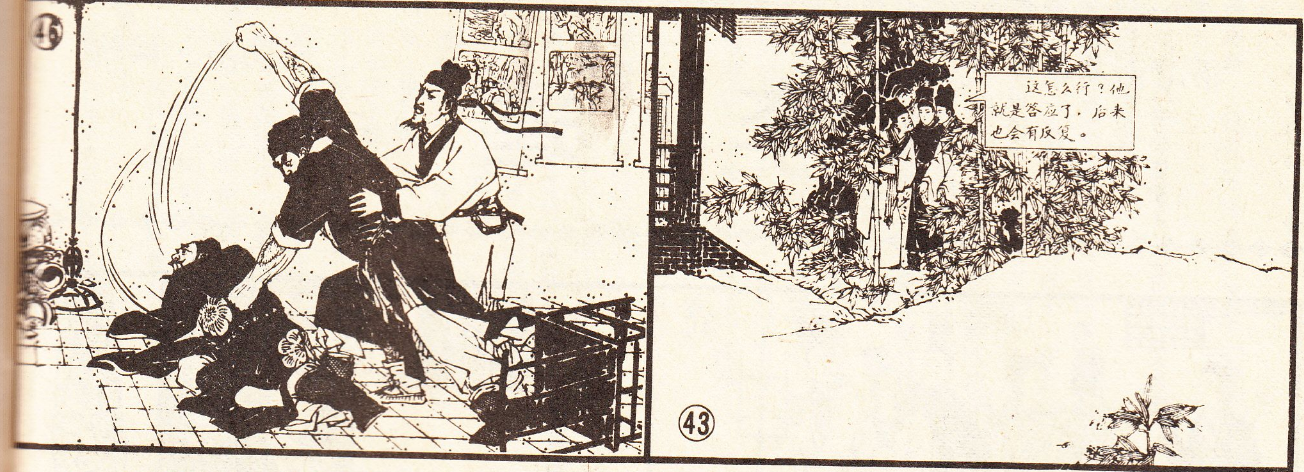
40　李師師看了，不懂詞句的含意。宋江正等她問，好把心裏想說的話講出來，托她代告皇帝。不料李媽媽慌慌張張進來說，皇上又從地道中來了。李師師請宋江他們快走。




41　李師師出去接駕，宋江等三人走出小屋。宋江還不甘心放過這個機會，拉住柴進和燕青閃在黑暗處張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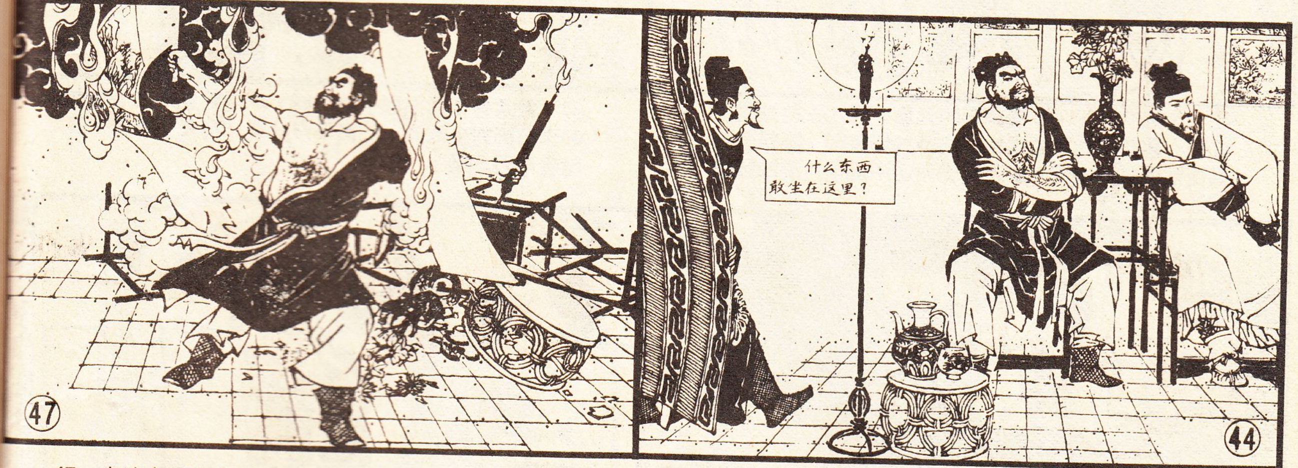


42　只見趙佶頭戴軟紗唐巾，身穿袞龍袍，邊走邊告訴李師師，他剛從上清宮回來，約楊太尉到李師師這裏喝酒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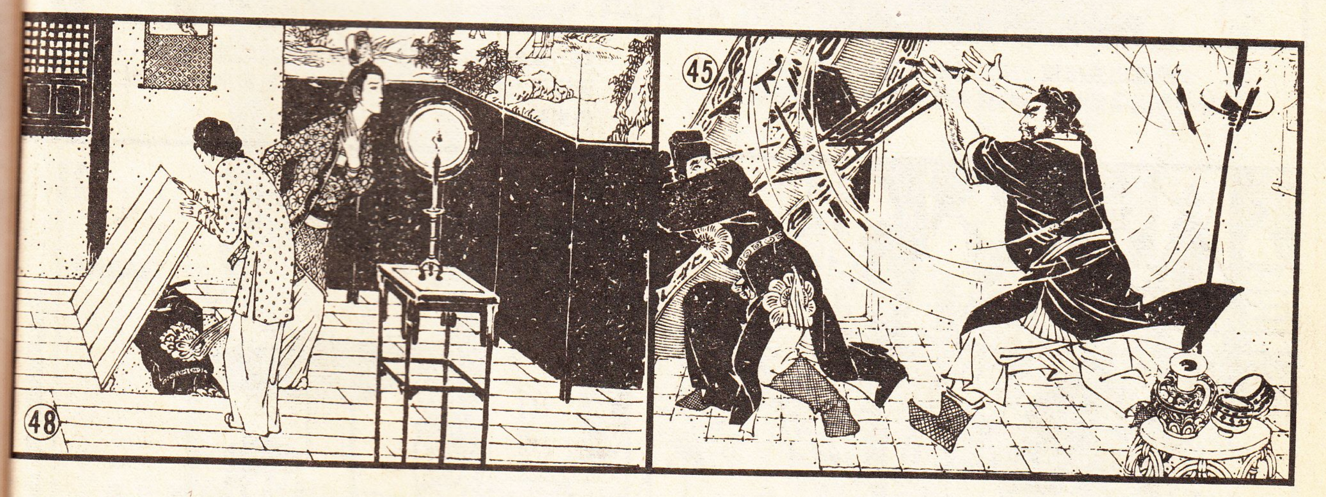

43 宋江想乘這個機會，出去問皇帝能不能出一道詔書，使梁山好漢接受招安，從此替國家出力。柴進連忙拉住。三個人就在黑暗處商量。

46 李逵兩下把楊太尉打倒在地上，戴宗那裏攔得住他。李逵性子發作，脫了衣裳，把壁上的書畫唏哩嘩啦扯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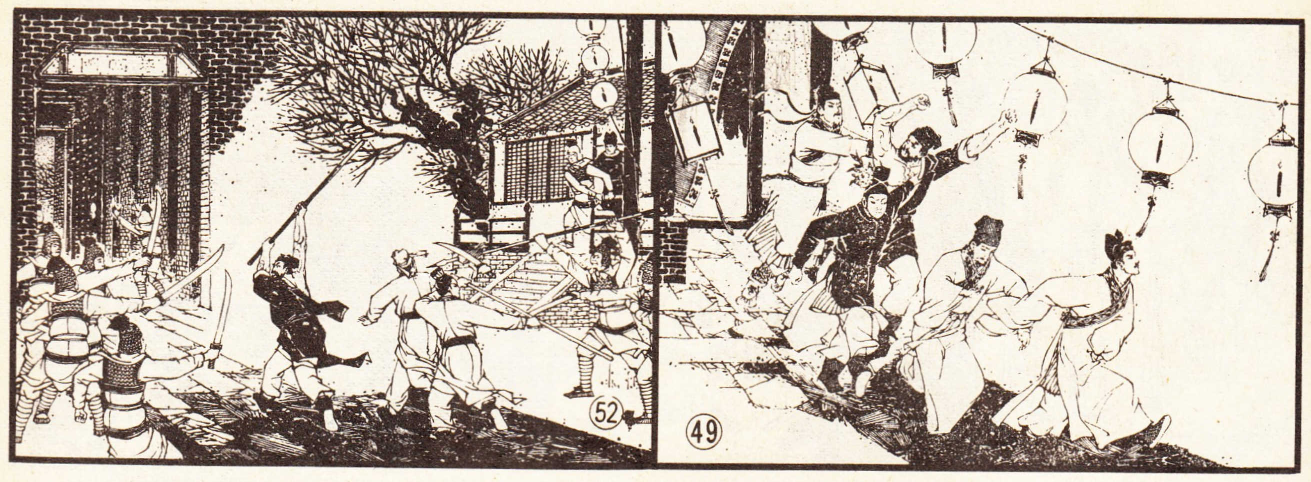

44 二門外，李逵正憋着一肚子怒氣。楊太尉掀簾進來，一見李逵，便大聲喝問。

47 李逵拿書畫在蠟燭上點着，一面放火，一面把香案椅凳打得粉碎。



45 李逵一言不發，提起一把交椅，朝楊太尉劈臉打去。

48 裏面，趙佶早嚇得鑽進直通皇宮的地道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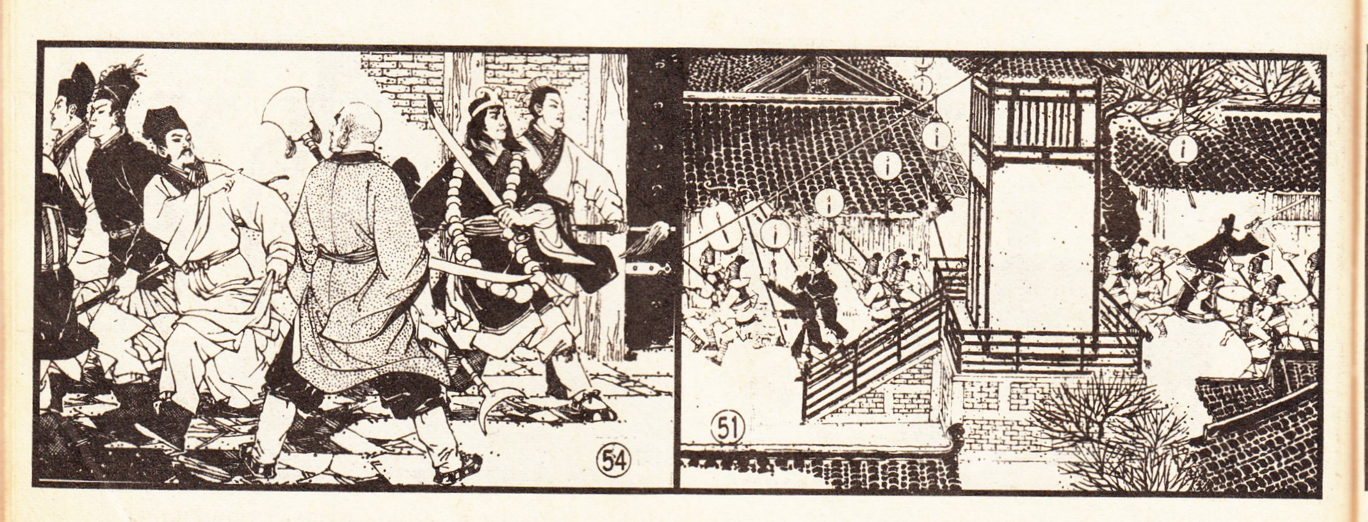

52　李逵正打得痛快，穆弘、史進四人也來到這裏。他們抽出暗藏刀槍，一齊打到城邊。

49　宋江等三人趕出來，慌忙幫戴宗拉李逵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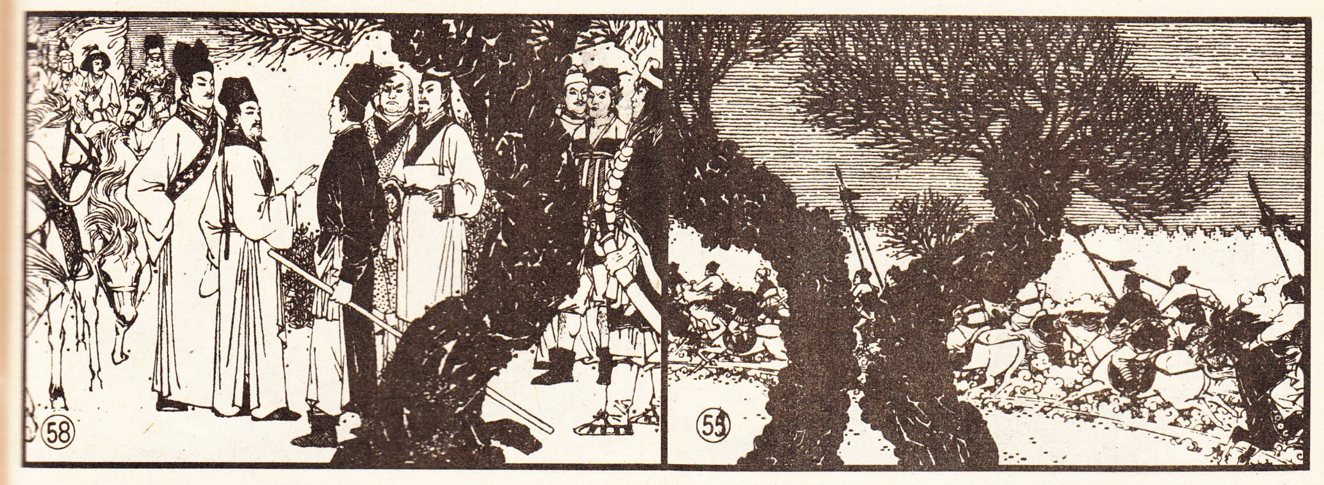

53　把門軍士正要關門，外面魯智深搶着鐵杖，武松使起雙刀，朱同、劉唐各執朴刀，殺進城來。

50　李逵到了街上，奪了根棍子，東一下西一下，直打出小御街來。宋江只怕關了禁門，脫身不得，和柴進、戴宗走在前面，叫燕青伴着李逵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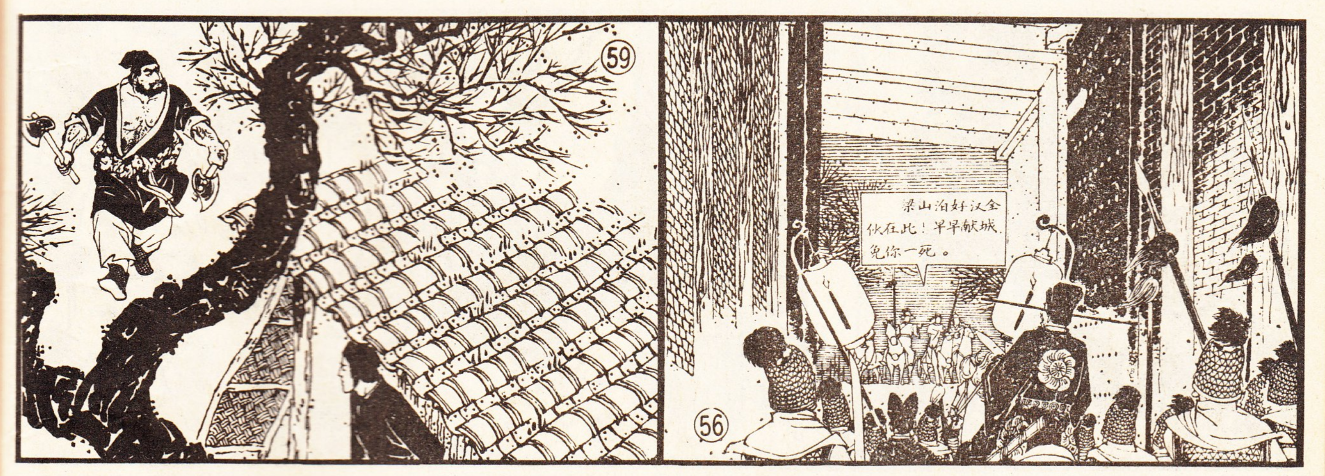

54　魯智深等四個救出城裏的四個，剛和宋江等三個會合，高俅的軍馬已經趕到萬壽門。

51　果然，高俅得到警報，帶領軍馬，抓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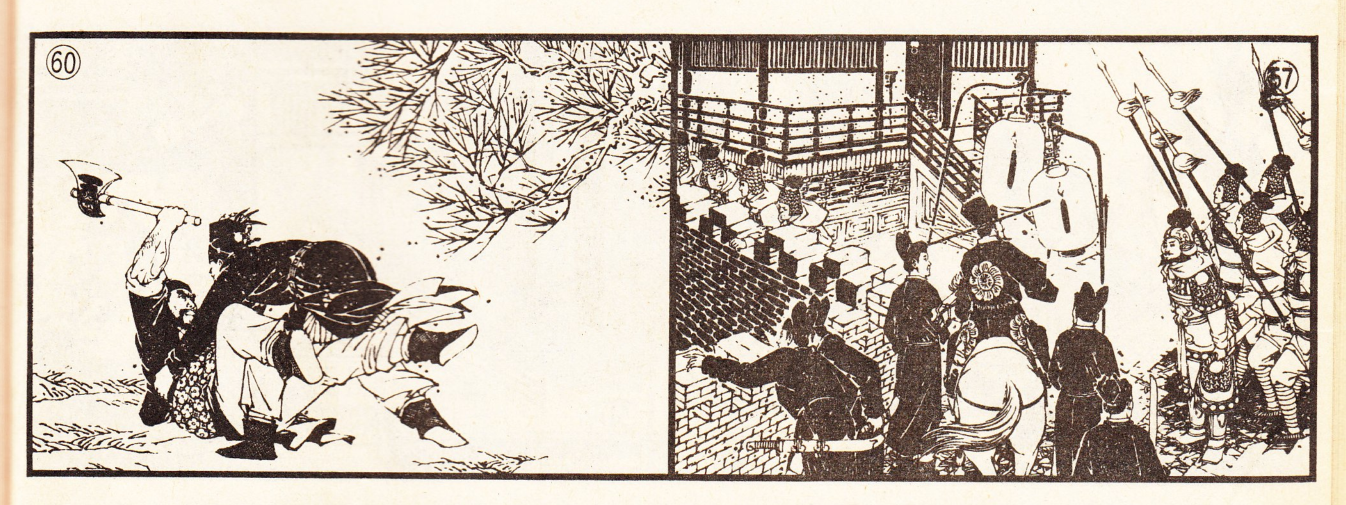
58　宋江等這才上馬，却不見了李逵，燕靑說他獨自到客店取行李去了。宋江只得留燕靑等着李逵，自己先帶領衆將和一支騎兵，連夜離開東京，取路趕回山寨。

55　宋江等正在着急，只見林冲、關勝、呼延灼、秦明、董平五員虎將，帶領一千騎兵，到了城前。原來是吳用爲提防出事，派他們趕來接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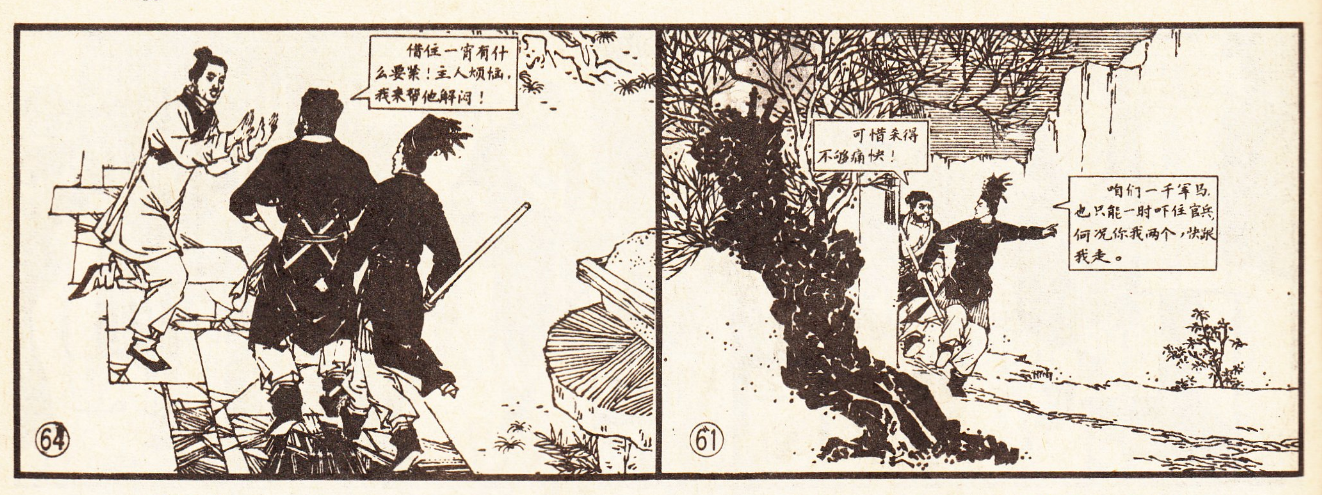

59　軍馬去了。燕靑立在人家屋檐下，只見李逵從店裏取了行李，拿着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

56　高俅的軍馬要冲出城來，五虎將立馬在濠塹上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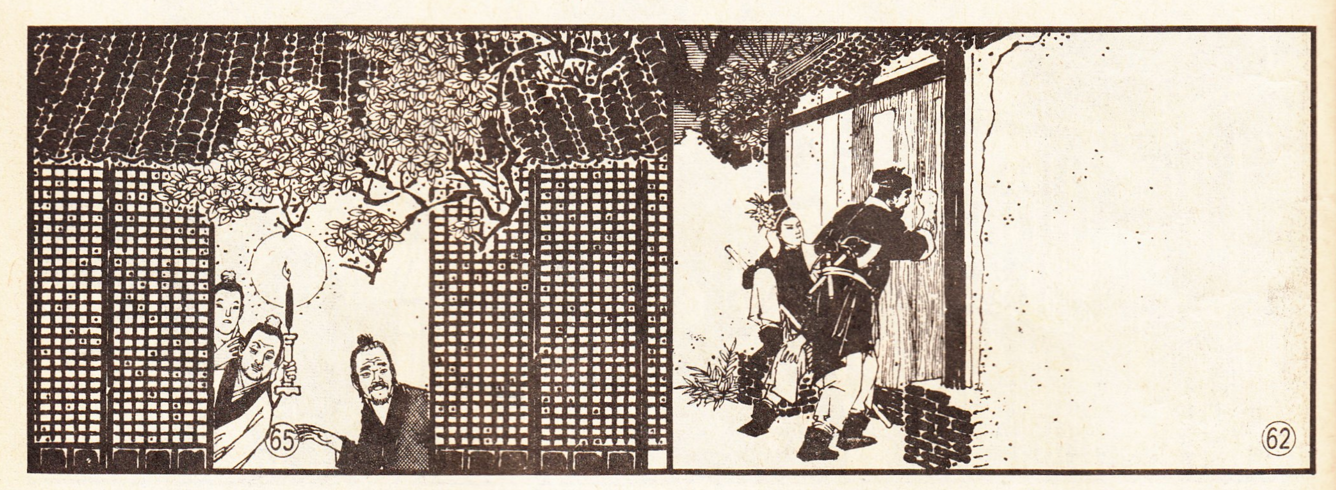
60　李逵直奔城邊，獨自要去劈開城門。燕靑趕上去抱住他的腰，使出摔跤本領，把李逵撻得雙脚朝天。

57　嚇得高俅慌忙叫吊起吊橋，上城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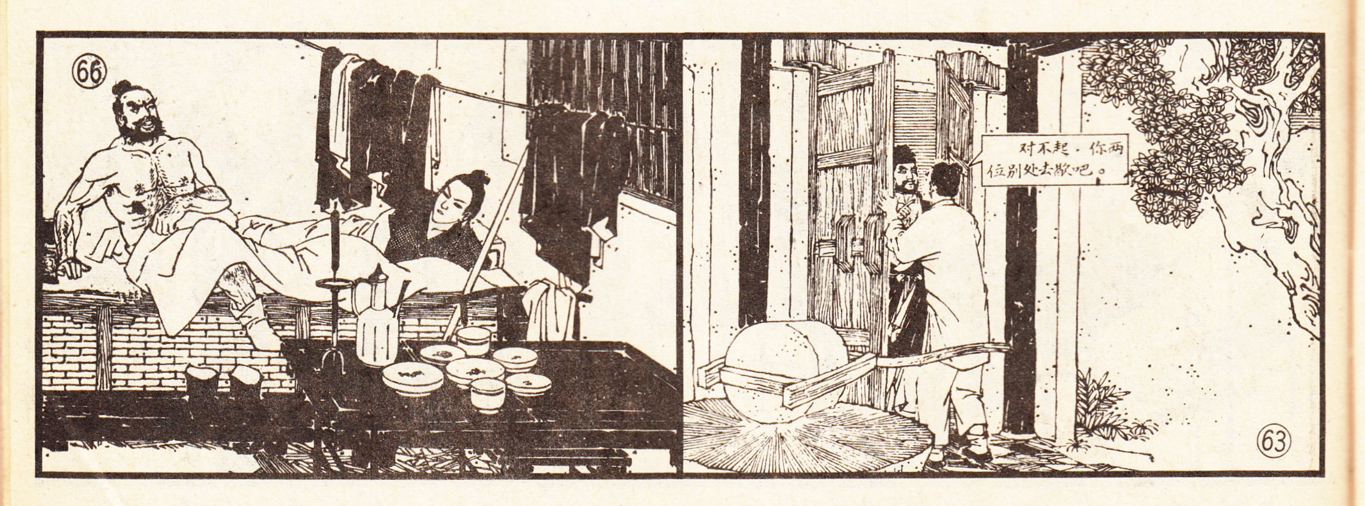

64　李逵那裏肯聽，早邁步進門，直上廳堂，嘴裏還大叫大嚷。燕青只得跟了進去。

61　燕青把李逵拖了起來，朝小路就走。原來李逵雖然力大，最怕與燕青摔跤，這時只得乖乖地跟了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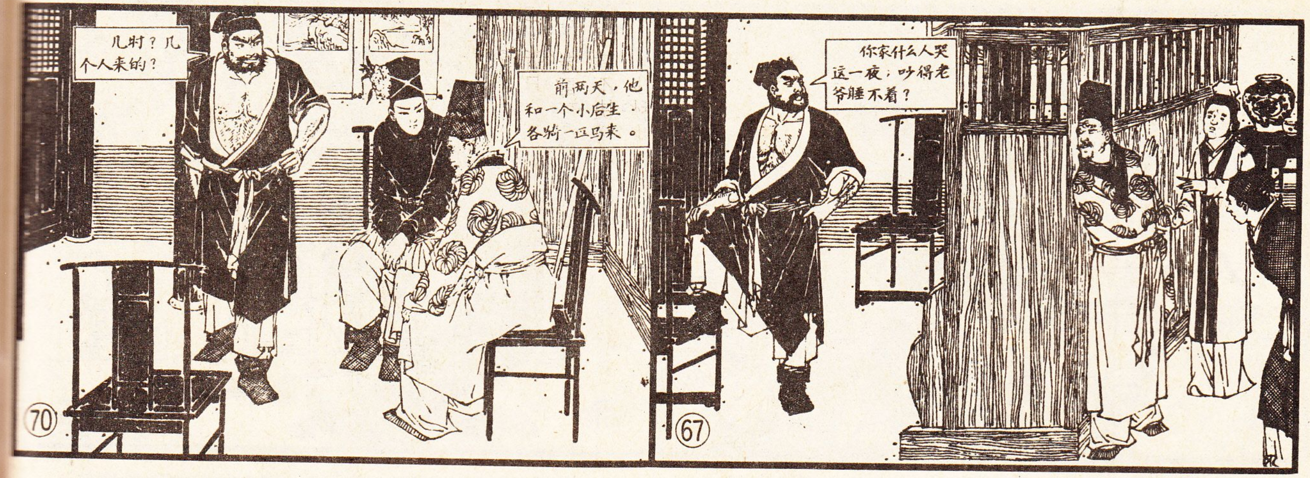

65　莊主劉太公在裏面膽戰心驚地觀看，見李逵長相嚇人，暗暗叫莊客用茶飯款待，請他們到客房裏安歇。

62　二人走了幾日，才進了山東地界。這日天色已晚，燕青到一個大莊院門口，敲門求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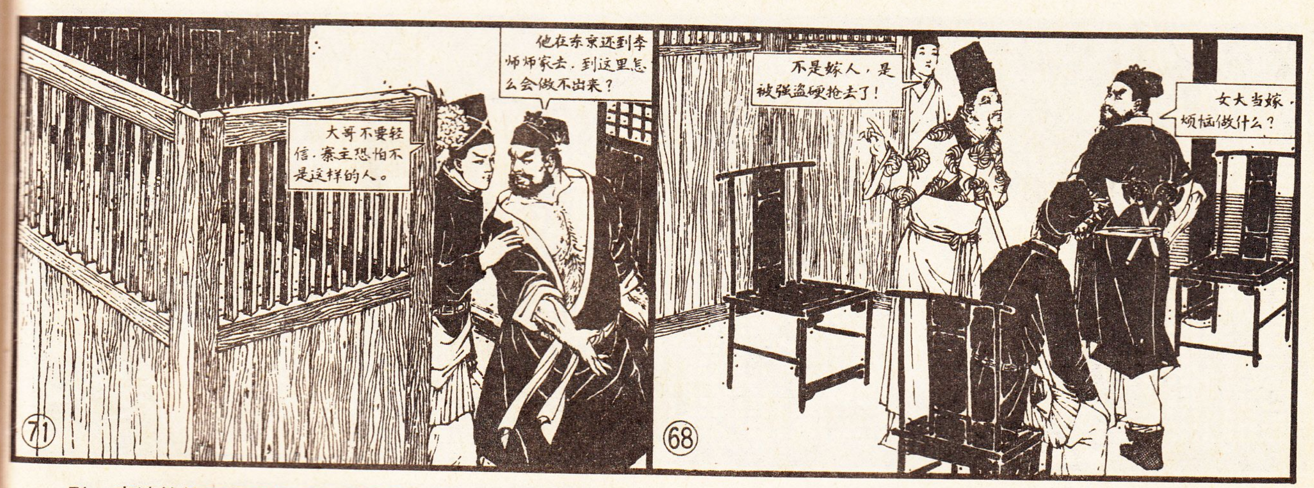

66　李逵在土炕上翻來覆去睡不着，只聽得後面一對老夫婦，哽哽咽咽地哭了一夜。

63　一個莊客開門出來，搖搖手說，他家主人劉太公正在煩惱，不能接待過往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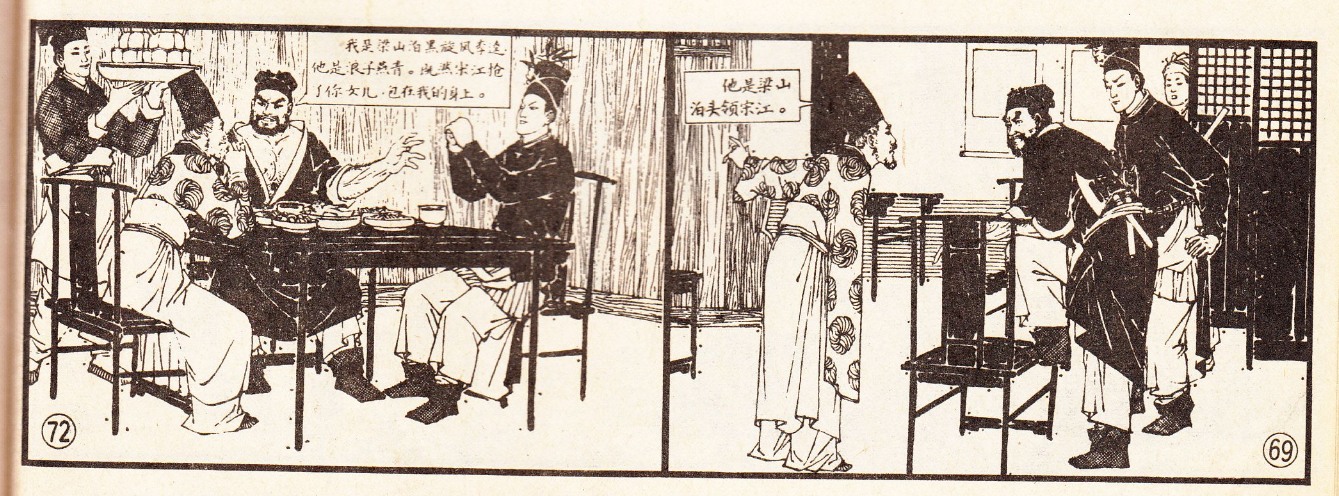

70　燕靑不信宋江會搶民家的婦女。李逵便仔細問劉太公。

67　天剛亮，李逵跳起來到廳前喝問。




71　李逵算算正是宋江回來的日子，料想那同來的定是柴進，可就相信了。他把燕靑拉到一邊問他，燕靑也將信將疑。

68　劉太公聽了，只得出來道歉。李逵、燕靑又問他爲甚麼這樣傷心，劉太公這才告訴他們，他家有個十八歲的女孩兒，被人搶了去。




72　劉太公請燕靑、李逵吃飯。李逵答應向宋江去討回他的女兒。劉太公也不知是眞是假，連聲道謝。（待續）

69　李逵追問搶他女兒的是誰，劉太公一句話，使李逵、燕靑大吃一驚。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 桃花劫

**上文提要：** 方笑天與小翠結婚後，加上英德鎮水災爲患，生活困苦，二人遂決定將一批紅茶磚運至南雄鎮作買賣，回程時險喪身於洶湧波濤中，幸得雷曹勇救之，大難不死，後更得一子……話說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三人乘船至廣州南岸，在翠香閣中，得到店主刁四爺的盛情款待，奉上美味酒菜，分文不取，只求賴布衣……

## 一紙護身靈符　得保清白之軀

刁四爺在梅姑面前，似乎亦不敢過於放肆，眼看這小房僅數十尺，就算姓賴的再蠢，亦斷不會躲進這裏受困，便哈哈一笑，趁勢下階道：「算了！算了！既然梅姑斷然擔保，刁某人豈敢懷疑？幾番打擾！多多得罪！既這位妞兒尚未有正主兒，刁某便替梅姑留意尋個好主兒以作補償如何？哈哈！就此別過！」

梅姑哼了一聲，道：「只怕是刁四爺饞嘴貓見了鮮魚兒吧！哼！」

「好說！好說！梅姑反正是擺開貨色做生意，買得起貨就是好主顧，管他是誰麼？哈哈！」刁四爺打個哈哈走了。

梅姑一怔，恨恨的一咬牙，亦跟着走了出去，又順手在外面帶上了門。

躲在床底的賴布衣暗鬆了口氣，他爬了出來。這時，躺在床上的女子亦悠悠的醒轉，她睜眼一望，見床前站着個神色古怪的男子，初時嚇得手脚亂顫，隨後竟然笑了起來！道：「好了！我知你是陰間的閻王，你老人家開可口，劃一道筆狀，早日打發小女子去投胎轉世，托生個好人家，再不用受這淒苦了！」說着，卻淚流滿面。

賴布衣搖頭歎氣，他自然明白這女子眼下的心境，自古道螻蟻尚且偸生，何況是人？非到絕望之時不會輕生，這女子是人，所以她哭，但大概她在這世上受的苦太多了，生不如死，她希望死，死了一了百了，托轉世做個不必受活罪的人，所以她因自己的死而笑！

賴布衣望着這位可憐的女子，只見她年約十八，瓜子臉，眼珠晶瑩透亮，雖滿面淚水，也掩不住那活靈靈的神采。賴布衣的心頭忽地一動，不知何故，一股極强烈的愛憐之意，在他心中突地湧了出來。

「姑娘叫甚名字？」賴布衣輕聲問道。他不敢貿然點醒少女死而復生的迷幻感覺，心想先讓她在這迷幻夢境中多留片刻，或許會好過些。

姑娘迷迷痴痴的，仍浮沉在她心目中的幻景中，她哀哀的道：「小女子叫陳翠芝，請閻王爺早早放生轉世，小女子實在抵受不住人世間的苦楚也……」

賴布衣道：「姑娘有甚苦情？不妨坦白告之！」

陳翠芝淚流滿面，幽幽怨怨的抽泣着，好半晌，才說道：「小女子三代世居廣府蓮花坊，父親承接祖業，經營繡莊生意，家中尚有娘親、幼弟二人，娘親有空便去繡莊相帮，生意雖不大，總算平穩，一家子過得安樂。半年前，父親的繡莊資金週轉不靈，眼看難以維持下去，翠香閣老板刁四爺找上門來，說是可借二百銀両，以助週轉，月利三厘，到時若不歸還本息，便要把繡莊典賣於他。百般無奈，父親只好答應。父親用這二百両銀買了一批綢緞，冀求賺回一筆，便可以連本帶利歸還本息。貨買回每匹是一両銀，誰知不久綢緞價錢忽然大跌，每匹只值五錢，按這價錢賣出，便血本無歸，但刁四爺不肯通融還款期限，只好忍痛放手，因此慘蝕了一大筆。細查之下，才知道原來是刁四爺搗鬼，他早就算謀父親這繡莊，先是乘人

之危，故意借出銀兩，待父親入了貨，刁四爺就趁機把他手上的存貨拋出去，壓低價錢，如此一來，到期便得把繡莊典賣於他，他這條計好毒……」

「這往後又怎的了？」賴布衣道，不知不覺，她對姑娘的境遇竟感同身受。

陳翠芝續道：「眼看刁四爺的借期快到，到時若不能本利歸還，陳家繡莊便得雙手奉送刁四爺，世代相傳的祖業就要一朝斷送了！父親奔走了幾日幾夜，都是空手而歸。算算時限，僅有一天便完了，父親一急之下，自覺再無面目見人，便飲藥自盡……」

「如此你父便含寃去世了麼？」賴布衣連忙插口問，他心道：「放着賴某在此，如就此斷送生命，豈非太寃哉枉也麼！」

陳翠芝搖頭道：「幸好娘親及時發覺，送醫館急救，僥倖撿回生命。但因此又欠下醫館一大筆診金。小女子眼見爹娘已走投無路，家中尚有弱弟，把心一橫，便上醉香樓找梅姑，情願賣身替父親還債。」說罷已泣不成聲。

賴布衣的心頭又一動，心道：「這小姑娘捨身救家、救父，委實難得，但不知她的婦德又如何？」這般思忖，賴布衣故作反感道：「妳就甘爲賤娼了麼？」

陳翠芝哭道：「人在苦海中，身不由己！小女子自忖收了那血淚錢，給父親還債，然後再懸樑自盡以保清白女兒身！」這時，她已清醒，自知未死，眼前這男子救了他一命，但她想起日後在火坑受罪，又恨不得立時再死去。「我知先生並非閻王爺，是先生救了小女子賤命，先生這又何必？反正早晚仍得走這條絕路！」陳翠芝幽怨的哭着，又道。

賴布衣的心頭又再一動，這是第三次了，他自己也覺驚疑，怎的對這姑娘如此牽心掛肺？他心頭似乎有話欲說，但細思之，卻又說不出來。思索良久，賴布衣道：「在下救姑娘，只是適逢其會，實不相瞞，在下也是被這刁四爺施詭計相逼，倉皇之中，才誤闖姑娘房間，冒昧之處，姑娘勿怪。」

陳翠芝抬起淚眼，望望賴布衣，但見他氣色祥和，神彩奕奕，便驚問道：「先生高姓大名？刁四爺爲何苦苦相逼？莫非先生亦與他有仇麼？」

賴布衣苦笑道：「一言難盡！總之，請姑娘相信在下並無半點惡意便了，賤名亦不必提起，你知我姓賴便夠了。」

陳翠芝霍的一揚眉，道：「我知先生必是名聞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

賴布衣吃了一驚，道：「姑娘怎知在下便是賴布衣？」

陳翠芝道：「半月前，梅姑逼小女子接第一個客人，小女子爲保清白，便曾上吊自盡，但繩索忽爾自斷，當晚，小女子發了一夢，夢見先祖父對着小女子搖頭歎氣，道：「吾家有此大難，乃風水氣運遭了三煞之故，芝兒切勿自尋短見，日後妳自會遇上一位姓賴的尋龍大俠，若然他肯相助，吾家便大有轉機矣！你須好好侍奉賴大俠，他姓賴，名布衣，切記！切記！吾去也……說罷，先祖父飄然而去。小女子無奈，唯有在此苦等，但總不見先生現身，昨日梅姑又脅逼小女子，說已替小女子尋着一位富有的好主兒，二日後便來梳弄，如若不從，便把小女子賣去大煙館，那煙館之地猶如地獄，生不如死，小女子絕望，便欲一死了之，誰知却眞的遇上先生，眞是三生有幸！這兒先受小女子一拜！」爬了起來，跪下叩頭。

賴布衣眼見陳翠芝意眞情切，心中不禁傷感，他連忙扶起，溫情慰道：「姑娘切勿如此，賴某必盡其所學，拯救姑娘一家脫此厄境！我此處有一靈符，姑娘隨身携帶，當可保清白之軀！」說罷，在貼身之袋摸出一頁紙符，遞給陳翠芝。（各位：賴布衣這一紙靈符，非同小可，有這靈符護體，一但妖魔鬼怪、災兇劫難，均可逢凶化吉，安然無恙，實有驚天地泣鬼神、奪天地造化之能。此符賴布衣畢生只劃了三張，因此符乃奪天地造化之神符，施法之人必招壽折，所以他從不輕易贈人，就連他自身碰上危難，亦不敢貿然施用，如今却慨然贈其一於陳翠芝，這確是異數。）原來，賴布衣不知不覺已受情絲所牽，天下之間，這情絲最爲厲害，一經纏上，便連賴布衣如此一位窮通命理玄機之士，亦難脫其痴纏！

陳翠芝接過靈符，貼身藏好，她如今總算有一線生機，神情也就輕鬆了點，她盈盈的站起，脈脈含情的望着賴布衣，道：「恩公此行何去？」

賴布衣乍一觸着姑娘眼神，心中突的一跳，他自感心亂如蔴，也不知爲了甚麼，他怕與姑娘的眼神相觸，強力抑壓心緒的波動，淡淡道：「賴某既已答應救姑娘脫此苦海，自當盡力。姑娘放心在此，靜等佳音可也！」

賴布衣說罷，連忙向姑娘告辭離房而去。他委實不敢再在姑娘房中留連！

* * *

這時在樓下花廳，醉香樓老板梅姑正坐着生悶氣。刁四爺已率衆離去，但被他這麼一鬧，醉香樓的生意眼看就少了三幾成。思前想後，這叫梅姑如何咽得下這口氣！

梅姑在廣府也是一位出了名難纏的人物，她除了這間廣府最大的醉香樓外，尚有十幾間大小不等的煙花妓館，歡場生意梅姑可稱首屈一指，她結交的有頭有面人物自然不少，有各區的捕頭，官府的師爺，甚至廣州知府大人偶然也會悄悄的前來醉香樓留連，這般人物試問怎會好相與？

偏偏刁四爺與梅姑齊名！刁四爺名下除了酒館業，尚有其他煙館、賭館、家財百萬，手下打手數百，廣府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的各路英雄好漢，均要尊他一聲「四爺」，這般人物，如何輕易賣梅姑的賬？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這十數年來，梅姑與刁四爺明爭暗鬥，已不知耗費了雙方多少精力、財力！可惜各有所恃，鬥來鬥去，誰也壓服不了誰。眼下兩人見面嘻哈幾句，心底裏却恨不得立時把對方置諸死地！

梅姑這時手裏揑着一桿煙管，噗噗的吸了幾口，過了煙癮，忍不住又罵開

了。「……大吉利是！今日一早便撞着隻衰神！被他一撞，運財童子也被他撞散了！別人怕你，梅姑也怕了你不成！刁某人可莫想臭你的歪心肝……」梅姑罵是罵，但醉香樓被刁四爺這麼一鬧，便變得冷冷清清，客人上這兒是尋歡的，可並非來自尋煩惱，但有麻煩事，這等人走避還來不及，怎會自動送上門來？梅姑越想越氣，歇了歇，又破口大罵起來。

這時，一位使女把一個年約四十的男子領到梅姑面前，道：「媽媽，這人指名要見你老人家！」

梅姑正沒好氣，恨恨的道：「這人老身不識，找來作甚？請他走路便了！」

使女道：「他說若說出他的名字，媽媽就識得他啦！」

梅姑嘿嘿一笑，道：「我梅姑在廣府還要去識誰？不如說他欲結識老身罷了！」

站在使女身後的男子笑道：「眞的？你莫要後悔！」

一句話把梅姑氣得直跳起來，她指着男子的鼻子罵道：「你這死外鄉佬！乍來廣府，也不先去打聽打聽，竟敢在我梅姑面前發大話？你也不去撒泡尿，照照鏡子，這副寒酸相，撞着你九代當衰！」

梅姑動怒，非同小可，廣府中等常人見此勢頭，口氣非就軟了九分。豈料這男子卻哈哈一笑，大剌剌的亦點着梅姑的鼻子，道：「九代當衰麼？我看未必！你姓梅的那裏說得上九代！四代也說多了，應該說是三代！」

梅姑嚇了一跳，心道：「何處鑽出這隻鬼靈精！竟連我最隱秘的隱衷亦抖了出來……」原來，梅姑的曾祖並不姓梅，後來認了一位有錢的契爺，才跟了契爺姓梅，因此從曾祖這一代算起，到梅姑這一代，梅姓宗祖恰恰是三代！這隱衷梅姑死活也不會對人言，怕人知道她先祖的無出息，壓低了她自己的名頭！但眼下却被這外鄉佬一言道破，且是素未謀面之人，梅姑怎的不心驚肉跳？她霍的站了起來，喝道：「小紅！你先退出去！這兒沒你的事兒！」待使女小紅走出去，梅姑才吐了口氣，一反常態的輕聲道：「先生高姓大名？爲何在此胡說八道？不怕告你一個詆譭之罪麼？」

那男人哈哈一笑，淡淡的道：「是眞非假，是假非眞，眞眞假假，心內了了！」

梅姑被眼前這人弄得心裏發毛，終於放軟聲音道：「你到底是誰？找老身作甚？有話便請直說。」

男子沉吟半晌，便慨然應道：「實不相瞞，在下便是方才刁四爺要捉的賴某人是也！」

梅姑猛吃一驚，張口結舌的道：「這！這……你果然是那傳聞已久的尋龍大俠賴布衣？」

這男子果然便是打陳翠芝那兒下來的賴布衣！他有求梅姑，便首先來個下馬威，略施小技，點破梅姑祖宗的隱秘，令她折服。賴布衣見梅姑雖性子潑辣霸道，但根骨硬朗，絕非奸惡陰毒之人，便正容答道：「在下正是賴布衣是也！」

「那刁四爺爲何追捕你？莫非先生與他有仇麼？」梅姑道，目灼灼的盯着賴布衣，她目下最關切的正是這點。她與刁四爺的明爭暗鬥，刁四爺曾着人毀過醉香樓的招牌，梅姑亦差人踢過刁四爺的茶市，如說刁四爺是廣府一隻笑面老虎，那梅姑卻是一條强悍的母大蟲。梅姑既知道眼前這人是賴布衣，心想機會來了，若得賴布衣相助，何愁鬥不贏那該死的刁四爺？而如果姓賴的與刁某人有仇，那就更好說話！

賴布衣救人心切，牽掛着陳翠芝的苦楚，心頭有點亂了方寸，但爲助陳翠芝脫苦海，天大的事兒他亦會答應。所以賴布衣毫不猶疑，便把當日在翠香閣之事坦白直說出來。

梅姑一聽，開心極了，馬上就換了一副面孔，滿面堆笑，招呼賴布衣坐下，還親自倒了一杯上等碧螺春茶，恭而敬之的捧給賴布衣。梅姑笑道：「賴大俠只管放心，在老身這醉香樓內，諒那姓刁的絕不敢放肆！賴大俠只管在這兒暫且呆着便是！」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此乃區區小事！實不相瞞，在下只因不欲驚動官府，否則區區一個刁四爺，也還不放在賴某眼內……在下找梅姑，卻並非因此！」

梅姑暗吃一驚，不知眼前這位名聞天下的尋龍大俠要出甚難題兒，但爲了對付刁四爺，她又捨不得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梅姑眨眨眼，道：「賴大俠但說無妨，若老身辦得到的，絕無推搪之理！」

賴布衣一笑，道：「梅姑新近不是買了一位叫陳翠芝的姑娘麼？」

梅姑一聽就哈哈笑了，道：「呵呵！你想吃這塊天鵝肉麼？消息靈着哩！你是花叢老手？」

賴布衣道：「閒話少說，你只答一句，是與不是？」

梅姑笑道：「好好！算你消息靈通！怎麼樣，老身開個條件，公平交易如何？」

賴布衣道：「請說！請說！」

梅姑道：「好極！若賴大俠能把姓刁的狠狠懲治一下，姓陳的妞兒就免費給你享用一晚！賴大俠也趁機出這口惡氣，如何？這可是一舉兩得，便宜都被你佔盡了！」

賴布衣忙搖手道：「梅姑誤會矣！在下之意是求你把她放了，還她自由身！」

梅姑一聽，驚得跳起來，想道：「放了？那買人的三百兩銀豈非白花了？三百兩哪！白花花的銀兩，拋進水裏也叮咚、叮咚的響個三百次哩！就憑一句話便把她放了？獅子口也張得太大點！」

賴布衣微笑道：「平交易，你情我願，若你放人，賴某便替你治一治姓刁的，若然合算，便即成交，不合算那就拉倒也吧！」

梅姑冷笑道：「然則賴先生便不想出這口惡氣麼？」

賴布衣哈哈一笑道：「賴某行走江湖，南北闖蕩，何處不可去？計較這些許

閒氣幹麼？若賴某僥倖成功，讓刁某人吃一頓苦頭，最高興的難道不是你梅姑麼？」

梅姑心頭又驚又氣，一時間再難從容回話。驚的是這姓賴的小子開的盤口太大，白白扔掉一棵搖錢樹委實令她心肝兒疼痛！若然不答應麼，萬一姓賴的被刁四爺拉了過去，掉轉槍頭對付自己，那可當眞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苦事兒！氣的卻是，姓賴的千揀萬揀，偏偏揀中這朶貴花兒，早幾天還有人願出二百兩銀做正主兒，若輕易放了，連本帶利豈非損失慘重？梅姑在心內咬牙切齒的轉着圈圈，這可當眞是進退兩難的天梯通道兒，好半晌，梅姑眼珠兒一轉，竟然一口答應！

梅姑道：「好好好！老身答應你便是！明日中午老身便與你作這宗交易！」

賴布衣一怔，道：「怎的定要明日中午？」

梅姑怒道：「老身就肯放人，亦得辦妥交割手續！明日中午，人就交給你，在此之前，天皇老子來要人也難答允！」

賴布衣明知梅姑在耍手段，卻微微一笑，馬上應聲道：「如此，一言爲定！」

梅姑一拍手掌道：「駟馬難追！」

彼此說定，賴布衣也就告辭，他離開醉香樓，也沒去處，身上空無分文，所有銀兩，均由二牛保管，在這廣府大城，缺了銀兩可當眞是寸步難行，沒奈何，又不敢到處走動尋找李二牛和司馬福，只好胡亂尋了一處僻郊破廟暫且棲身。

賴布衣前脚剛走，梅姑馬上便把管賬的錢三傳了出來，梅姑扳着指頭對錢三道：「你馬上前去對趙三公子說項，他若肯出三百二十六兩四錢銀，那姓陳的妞兒便是他的，但只有一晚快活，到明天早上，就得把人送回！切記叮囑，行事之時切勿動粗，如有皮肉之傷，就唯他是問！他是花叢老手，油腔滑調的，對付一個小妞兒，還不是手到擒來？好！你就把這話對他說了！」

管賬的錢三搗蒜似的點着頭，轉身就走。

小半天工夫，錢三就急匆匆的返轉。梅姑見他那麼樣，便知大功告成，便道：「好！事情辦妥了麼？」

錢三得意的點點頭，道：「好敎梅姑得知，趙三公子聽說要這般銀卻只得一晚快活，初時猶猶疑疑，但禁不住小的把那妞兒說得天花龍鳳，把他逗得直往肚子呑口水，終於答應做這正主兒！只是有一個條件，他要把妞兒接回家中快活，然後再送回。」

梅姑一聽，滿意的點點頭，只要能收回那三百二十六兩四錢銀的本錢，到期那妞兒又能完好的送回來，那就兩頭兼顧，皆大歡喜！便一口答應道：「收了銀兩，便把人送去趙府！」

趙三公子的府第，在廣府寶華大街，他的父親是廣西道台，家中有財有勢，只這麼個寶貝蛋，自小便被寵壞了。到長大時，更是爲所欲爲，在廣府是一位出了名的花花太歲，但他並不討厭這個綽號，反而哈哈大笑道：「花花太歲？好！好！有花件太歲，豈不快活？很好！很好！」他就是這麼一位寶貝。

趙三公子早就風聞醉香樓有個新買入的俏妞兒，頭手新鮮嫩貨，早找過梅姑探盤，願意出高價做「破瓜客」，但當時梅姑說，暫時不行，因妞兒誓死不從，逼得急了，便上吊自殺，若人一死，豈非人財兩空？如今梅姑卻兜上門來，還可以抬到趙府，趙三公子快活死了，人到了趙府，憑他這麼一個花花太歲的手段，還愁擺佈不了一位小妞兒！因此趙三公子信心十足。

當晚，一頂花轎把哭得淚人兒似的陳翠芝抬到了趙府，這可不是迎娶，所以根本就沒有鞭炮聲。當趙府的黑漆大門依呀一聲打開，花轎抬進去時，陳翠芝甚至連哭也哭不出來。她自然知道趙三公子是甚麼東西，自己落到他手上，就等於小羔羊掉落老虎洞，還能有甚僥倖之想？到此地步，陳翠芝絕望了，哀莫大於心死，人悲傷會流淚，但人的心一死，便連眼淚也停了，陳翠芝此時就正處於這般心境。進了大門，陳翠芝便被逕送去趙三公子的卧房。

這種事，趙府上下已司空見慣，趙老夫人不聞不問，下人們除了背地裏掩嘴竊笑，誰還敢表示甚麼？每當人一抬進房裏，衆人便走避，這是趙府的一個規矩。

依呀一聲，緊閉的房門被人在外面推了開來，一個年約廿六、七歲的公子兒飄飄然的走了進來，他就是趙三公子。趙三公子喝了酒，喝得還不少，一塊肥肉就在眼前，那能不痛飮幾杯？「砰！」的一聲，房門又被關上，趙三公子色迷迷的笑着，走近被綁起雙手的陳翠芝。

關門聲猶如尖錐子，狠狠的戳在陳翠芝的心上，她的心流出血水，她沒有流淚，她想撞牆自盡，但雙手被反綁，爬也爬不起來，她想咬舌自殺，但牙齒忽然酸軟無力，咬也咬不斷。陳翠芝慘嚎道：「老天哪！你太殘忍，連死也不許死！……賴先生！賴先生你說過可保我清白，你又可知小女子眼下欲生不能，欲死不得？」

就在這時，一陣狂風打房外刮起，「砰澎！」一聲，把緊閉着窗門撞開，「呼啦！」一聲，狂風捲了進來，把趙三公子預備好應景的紅燈、美酒全掃落地，房內突然漆黑一片。

趙三公子色膽包天，他雖然也着實嚇了一跳，但很快又鎭靜下來，以爲這不外是風作怪，過後便沒事。他屏息靜氣，靠在牆邊，果然，這一陣狂風刮過了就靜了下來。趙三公子鬆了口氣，他擦着火種，抬起地上的紅燈，還好沒摔破，便點着了。

房內乍然明亮，趙三公子的膽子更壯，他定眼瞧着躺在床上的陳翠芝，燈下看美女，眞箇是越看越靚，只見她雖是淚痕未乾，卻更似帶雨梨花份外嬌美。趙三公子越看越美，眞恨不得把她含在嘴裏，細嚼慢咽！他委實按捺不住了，一步便跳上床去，叫道：「我的心肝

肝……大爺這就來服侍你……哭怎的？待會你快活還來不及哩！……」雙手更忙碌，爬在陳翠芝身上，又抓又捏，盡量的玩個夠本，他可是付了白花花的三百二十六両四錢銀子呀！

可憐陳翠芝雙手被反綁住，被這隻色狼肆意玩弄，卻動也動不了。

趙三公子可不想白白浪費光陰！這回當眞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哩！他伸手捏住陳翠芝的外衣，嘶的一聲便被他撕破了，露出裏面粉紅色的緊身胸衣，高聳的胸部漲鼓鼓的，引人垂涎，趙三公子入目，便瘋狂似的攫住胸衣就要扯破……

就在這時，一道黃色的紙條從陳翠芝的胸衣掉了出來，落在床上，忽然無風自起，滿室繞轉。趙三公子嚇了一跳，任他色膽包天，這時亦不禁發毛，心道：「這是甚玄虛？」

正當他心神不定，心中驚疑卻又捨不得放棄眼前這塊肥肉死賴看時，那黃色紙條突然更快速的旋轉，突地變了一把黃光閃閃的飛刀，劃着弧圈，直向趙三公子的脖子削來！趙三公子嚇得狂叫一聲，連滾帶爬的跳了落地！脖子是軟的，刀是硬的，被它碰一下子，吃飯的傢伙豈非便要搬家？飽暖方能思淫慾，吃飯腦袋搬家，便連生命也完蛋，這時還去想淫慾，這只有傻子才幹。趙三公子並非傻子，所以他連望也不敢再望床上的妞兒一眼，眼珠子盯着旋轉的飛刀眨也不敢眨上一眨！那柄飛刀卻似通靈，見他呆着不動，竟又呼呼的飛斬過來！這下子趙三公子膽子再大，亦被嚇到尿濕了吩褲襠，他哇哇的怪叫一聲，便連滾帶爬的一頭撞開房門滾了出去！

第二天天還未大亮，趙三公子便失魂落魄的上醉香樓找着梅姑，道：「梅姑！梅姑！你好陰毒，把那件邪貨作弄我……銀両我不要了，就算破財擋災，只求你大發慈悲，把那邪貨接回，我便叩頭多謝！」

這趙三公子嚇昏了頭，說話顚三倒四的，可把梅姑弄得一頭迷霧，她騰的打椅上跳了起來，一叠連聲的問道：「怎的了？你說清楚！」

趙三公子喘了口氣，心有餘悸的把昨晚之事說了出來，他哭喪着臉道：「……這邪貨我天大膽子也不敢沾了！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梅姑趕快把她接回，我趙某人樂得向你老叩頭！」

梅姑驚疑參半，道：「眞有這等事？」但她最不放心的還是那三百二十六両四錢銀的下落，「那銀両？」梅姑馬上續了一句。

趙三公子歎了口氣，道：「但求好來好去，那銀両便當送瘟神的香燭錢！便宜都被梅姑你佔盡了！」趙三公子求的是風流快活，嚇了這一場，膽兒也差點嚇破，哪還有敢存丁點奢想？

梅姑不得不信，誰會拿白花花的銀両開玩笑？錢銀她是決定不退的了，但她也不想得罪趙三公子這般大客戶，如讓這花花太歲出外一唱，那醉香樓的招牌豈非拆掉了一半？所以她要設法安撫。沉吟半晌，梅姑便道：「趙三公子既這般說，老身這便去把那妞兒接回，我另外給你送上其他俏妞，以作補償，如何？」

趙三公子見梅姑願作補償，馬上便眉開眼笑，一叠連聲的謝道：「梅姑處事果然公道，趙某人這裏先謝過梅姑，但千萬別再選中一位邪貨，不然本公子再經一嚇，只怕連小命也將不保！」

梅姑笑道：「放心！放心！老身親自去替你挑選一位，包你滿意便是！一切尙請多多包涵！」

趙三公子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梅媽媽果然公道！趙某就此告辭，回家靜候美人便了！」色能壯膽，聽到「俏妞兒」，趙三公子失掉的魂魄又歸來啦！

這一面，梅姑趕緊去打點停當。

當天中午，賴布衣依約來到醉香樓，不必通傳，梅姑早就坐在地下花廳之中等候。經趙三公子家中一幕，梅姑心內又驚又喜，驚者這姓賴的果然厲害，自己一副如意算盤，幾乎全盤落敗；喜者這賴布衣果然名不虛傳，神出鬼沒，有此人相助，何愁對付不了一個刁四爺？所以她一早便推卻一切應酬，專門等候賴布衣的蒞臨。她一見賴布衣施施然的踱進來，便一反常態的連忙迎上前去，笑吟吟的搶先打招呼道：「賴先生果然是守信之人！」

＊　＊　＊

賴布衣客氣兩句，便笑笑道：「閒話少說，相金先惠，格外留神，梅姑把姓陳的姑娘放了，一切便好商量！」

梅姑哈哈一笑，眼珠兒一轉，道：「老身既已答應放人，豈會失信？但生意之道，公平交易，賴先生當明此理，貨銀兩訖，便各不相欠，不然妞兒放了出來，先生撒手不理，老身豈非便人財兩空？」

賴布衣皺眉道：「既如此說，梅姑有何兩全其美之法？」

梅姑笑道：「賴先生便即時在此作法，待有靈驗，我便立刻放人！」梅姑雖面帶笑容，但卻斬釘截鐵，沒丁點兒鬆動。

賴布衣一聽皺眉道：「在下既答應一挫姓刁的銳氣，便自會辦到，但可否寬容一天半日，待在下尋一合適地點再作施爲？」

梅姑嘿嘿道：「老身以爲，現銀現貨最爲妥當！先生神通廣大，又何必計較地點時間！」

賴布衣又想不到梅姑有此妙着！他當下登時怔住，他倒並非存心賴賬，亦非無力施爲，但若在這醉香樓淫邪之地施法，這可是犯了大忌的事兒，稍一不慎，便會自招奇禍，走火入魔，邪氣反侵自身，屆時定然兇多吉少！但若不答應，這梅姑又死活不肯放人，姓陳的姑娘便得在這火坑多留時日，夜長夢多，梅姑這人手段潑辣，卻如何保得住姑娘的清白？他雖[illegible]作佈局，留下靈符，但只保得姑娘一時三刻，過了時限便如同廢紙，姑娘便得任人宰割！「這卻如何是好？」賴布衣心道，這時他當眞是進退維谷。

突地，賴布衣想起陳翠芝當日懸樑自盡的慘況，心中一股愛憐之念突然湧出，其勢猛烈，簡直不可壓止，他竟衝口而出應道：「……就照梅姑之意吧了！」

梅姑大喜，連忙問道：「先生要作何擺設？」

賴布衣神思恍惚道：「就在這花廳之東，設一香案，再拿紙張筆墨前來！」

梅姑沒口的答應，她把管賬的錢三傳出來，吩咐他立刻預備一應用物事，又在錢三耳邊低語幾句。錢三唯唯點頭，搖着屁股飛快的跑了出去。

片刻工夫，香案便在這花廳的東面擺好，桌上香燭，紙張筆墨一應俱全。

賴布衣拿起毛筆，轉頭問道：「刁四爺生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

梅姑與刁四爺鬥得七顛八倒，早就暗地裏摸清了刁四爺的起居飲食祖宗十八代，他的生辰八字豈可忽略？聞音馬上答道：「辛酉年八月初三亥時！」

賴布衣當即在一張白紙上揮筆寫道：「刁宗傑，辛酉年八月初三亥時。」他把白紙掛於香案之上，劃火點燃了三對蠟燭、十炷香，隨即叩頭跪拜，拜完又喃喃祝告。

梅姑目不轉睛地緊盯着賴布衣，但見他拜祝了一番，又叩頭，又燒香，如此反復十數次之多。突然，賴布衣猛地站了起來，把手中燃着的香向「刁宗傑」三字戳去，隨後，又突地用燃着的蠟燭把「刁宗傑」三字下面的時辰八字燒成灰燼，紙灰掉落一隻預先放好的碟子上面，賴布衣用墨汁把紙灰搞混，揑着毛筆滿醮一筆，咬緊牙關，向「刁宗傑」三字猛然塗下，塗畢，賴布衣彷彿已拚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一跤跌坐地上，閉眼盤膝喘着氣。

梅姑驚道：「賴先生怎的了？」她既擔心賴布衣的吉兇，更至關重要的是眼看賴布衣施法似乎不順，唯恐他半途而廢！賴布衣一言不發，只一個勁的閉眼喘氣，狀極辛苦。梅姑越瞧越是心驚，她一疊連聲的追問道：「那刁某人之事端的如何……」

就在此時，梅姑派去辦事的管賬錢三已然返轉，他跌跌撞撞的跑進來，一面失聲的吶道：「靈驗！靈驗……果然是神出鬼沒也！」

梅姑正心焦，見錢三這副瘋癲模樣，便趁機發作，拿這老古董消氣，怒道：「失心瘋似的，成何體統？甚麼靈驗！靈驗！你也不睜眼瞧瞧，這姓賴的自身難保！還指望他對付得了姓刁的？放你娘的臭屁！」

梅姑一頓搶炮，把錢三轟得昏頭轉向，他眨了眨眼，不知為甚麼梅姑這般大火氣，他瞧瞧坐在地上喘氣的賴布衣，忽然明白，哈哈一笑道：「放心！放心！……那姓刁的比他更慘哩！」

梅姑一聽，大喜，忙道：「如何更慘？快說來老娘聽聽！」

錢三搗蒜地點頭道：「是！是……姓賴的作法時，小的便趕去翠香閣，叫了一杯濃茶在一角觀察動靜。這時見刁四爺尚神采飛揚的端坐於櫃枱之上，大概是因今早生意特別好的緣故，而且小的還聽說姓刁的近日眼看就要把一家老字號的綉莊弄到手，他如何不志得意滿？小的這麼想着時，一小杯茶剛落肚，便聽刁四爺在那邊猛地打了個噴嚏，聲音很大，隔了十幾張枱也聽得一清二楚……」錢三得意洋洋的摸了摸自家的腦袋，頓了頓。

「那往後又怎麼樣？鬼東西！偏在節骨眼上打住！」梅姑性急，狠狠的罵道。

錢三笑笑，捧起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才續道：「姓刁的打了這麼個噴嚏，小的便知道那話兒來了！果然，只聽那刁四爺突然大叫一聲，隨即摔在地上，昏迷不醒。他的伙計嚇壞了，連忙把他扶入賬房，又飛快的去請老郎中來，老郎中趕來把脈，好半天，才說這光景是陰邪攻心，醫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呢！刁四爺這一跤摔得可慘痛，日後在廣府便再沒人與你梅姑一爭高下矣……你說這靈不靈驗？姓賴的果然有兩下絕招！」

梅姑聽罷，眉開眼笑，心道：「厲害！厲害！這姓賴的一副窮酸相，誰料卻有救人於水火、殺人於無形的通天本領！與這等人打交道，彼此好來好去總算萬幸，若惹翻了此人，那便後患無窮！」這般轉念，梅姑連忙趨前，親自把賴布衣扶到一張靠背椅上坐下，賴布衣滿面通紅，卻不能作聲，連連的搖頭，竟似要梅姑勿移動他。但梅姑卻誤會了其意，以為賴布衣為陳翠芝的安危焦急，便馬上吩咐侍婢道：「去！快上逍遙樓上，把翠芝這妞兒扶出來！」

陳翠芝這時正在逍遙樓上悲啼，她雖逃過昨晚的厄運，但又被送回這醉香樓，依然是地獄火坑，也不知甚麼時候方可出生天，想着便悲傷難禁，哀哀哭啼。這時兩名侍婢走進來，把她扶了出房。

陳翠芝被扶落花廳，她張眼一瞧，只見大恩公賴布衣赫然在此，但卻雙目緊閉，斜躺在椅上喘粗氣，陳翠芝心下又痛又急，也顧不得避嫌，緊走幾步，挨近賴布衣身邊，輕柔的喚道：「賴恩公！賴恩公！你怎麼了？」

豈料陳翠芝不喚猶好，一喚之下，賴布衣竟一跤摔在地上，口吐白沫，昏迷不醒！

梅姑心下大急，她吩咐婢女拿熱手巾替賴布衣擦臉，但弄了片刻，賴布衣依然昏迷。梅姑更急，她可着實不願在這快活逍遙樓躺着這麼半死不活的大男人，若如此，那尋歡的客兒豈非全數嚇走？她眼珠兒一轉，有了主意，便對陳翠芝道：「芝兒！你聽着，你賣身的那三百二十六兩四錢銀，賴先生已替你還了，你既不願在此地營生，老身亦不勉強你，此刻便還你自由身！錢賬房！你去把姑娘的賣身契取來交還於她，此後各不相欠！這姓賴的對你可是一番深情厚意，你也莫辜負了他。老身這兒有十兩銀，算是替姓賴的請郎中之用，你快領他回家，細心料理也吧！」梅姑又轉頭吩咐守院的大漢，背起賴布衣。

陳翠芝接過賣身契，心裏悲喜交集

，喜的是自己從此可脫火坑，得保女兒清白；悲的卻是賴恩公為救自己，不知花了什麼大心血，弄至奄奄一息，生死未卜，若他有個三長兩短，自己如何心安？這時也不容他細想，只好掙扎着領大漢步出醉香樓而去。

＊　＊　＊

陳翠芝的父親陳仕超這時正呆在他那間繡莊發愁。

女兒賣身換了三百兩血淚錢，僥倖還了刁四爺的閻王債，逃過家業斷送己手的厄運。但刁四爺如何肯這般輕鬆便放過他呢？這段日子，刁四爺憑着他在廣府的勢力，軟硬兼施，脅逼廣府的顧繡業商號罷買陳家繡莊的貨，如此一來，陳仕超的生意便一落千丈，眼看這般下去，早晚必然破產，唯一辦法依然是把繡莊賣給刁四爺！陳仕超眼下可當眞是進退無路。他終日長吁短歎，借酒消愁，酒醉雖可一了百了，但酒醒卻是愁上加愁。

這天，陳仕超呆呆的坐在櫃枱，盤算着那一大堆賣不出的貨，一家生計也不知如何籌劃，又想起此刻或許正被人肆意玩弄的女兒，心頭更添悲苦，恨不得一頭撞死還好受些！

「亞爹！快過來，相幫扶這位先生進去……」正當陳仕超自悲自苦之時，忽聽街外有人嬌聲喚道。他望店外一看，原來是女兒陳翠芝，扶着一位年約四十的窮酸男子。

「你……你竟把客人弄回來？」陳仕超又羞又氣，他認定女兒既然已身入妓院青樓，那她身邊任何男子也必是嫖客一類的貨色。

「亞爹！你弄錯了……別說這麼多，把他扶進去再說！」陳翠芝和父親說着，又好羞又好氣的叫道。

陳仕超不忍太令女兒難堪，含羞忍辱的出來把那男子相幫着扶了進後舖。陳翠芝的娘親聞訊亦趕忙出來，一家子把男子安頓在床上，一面張羅着要請郎中回來診治。

就在這時，那男子在床上掙扎着，拚命掙出一句話來：「……快去找我的同伴司馬福……李二牛……」

陳翠芝見這男子痛苦，忍不住又掉下眼淚來，她連忙俯身問道：「恩公的伙伴叫司馬福、李二牛麼？」

這男子卻再也說不出話，掙扎着點了點頭。

陳仕超夫婦站在一旁，被眼前一幕弄糊塗了，無論如何他倆也猜不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陳翠芝也不及細說，只簡略的說明這男子是她的救命恩人，末了道：「他就是名聞天下的尋龍大俠賴布衣！」

陳仕超一聽，幾乎呆了，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窮酸漢子竟然是恍如神仙般人物的賴布衣大俠！但他也不敢在這時多問，馬上跑了出去，親筆寫了三百張尋人告示，着人張貼於大街小巷，寫明「凡有叫司馬福、李二牛的，便速來寶華路陳記繡莊會合」，云云。他自也接着跑出去，找朋友四處打探。

二、三個時辰過去，陳仕超尚未回來，陳翠芝和娘親守着賴布衣，急得團團轉。

就在這時，陳翠芝的幼弟陳偉虎卻笑嘻嘻的領進兩個人來，這兩人，竟正是走散了幾日的司馬福、李二牛這兩隻闖禍精！

司馬福、李二牛在虎兒的口中已知一切，連忙趕鬼似的跑來，這時，兩人見賴布衣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不說亦不動，急得喘呼呼的撲到床口，齊聲問道：「你……你端的如何了？」

陳翠芝又驚又喜，把幼弟拉過一邊，輕聲問道：「你怎的便找到他二人趕來？」

陳偉虎笑笑道：「方才姐姐所說的，我躲在娘親背後早聽得清楚，這麼一位大恩人，虎兒可要去幫幫他！虎兒便悄悄的跑了出去，約了幾十個小子，通街喊着『司馬福、李二牛』，一會兒，果然就把他們引出來了！」這虎兒年方六歲，想出的計兒果然妙絕，這也是小娃娃才想得出的妙計，不然，大人這般通街大叫大嚷，不被人當作瘋子揍一頓才是怪事！

這時，賴布衣的眼皮動了動，隨又張開一條縫，定定的停在李二牛臉上，嘴唇微動，隱隱約約的擠出了一句話來：「……是二牛麼……快……送我去白鵝潭！」

李二牛分明已聽得眞切，卻驚道：「司馬叔！賴先生說要送他去白鵝潭！那兒風大寒涼，這麼出去，豈非白白斷送了生命？這可怎的好！」

司馬福沉吟半晌，他雖亦難明賴布衣為何落到這般地步，但他深知賴布衣根基深厚，他說出話，就必有他自己的道理，便決然道：「既賴兄這般吩咐，便依他意思便是！賴兄學究天人，此舉必有道理！」

李二牛見司馬福這般說，便不再猶疑，上前把賴布衣背起來。

陳翠芝母女大急，道：「兩位要送賴先生何處？他此刻病已垂危，不宜勞頓，還是留在這兒請郎中診治才好！」

司馬福歎氣道：「哎！世上有甚疑難雜症難得到我這位賴兄？若他不能自救，那就算華佗再世也是束手無策！他既說要送他去白鵝潭，便自有他的道理！」

司馬福說罷，招呼二牛背起賴布衣飛奔而去。陳翠芝不放心，拉着虎兒隨後亦跟了出去，但不敢追得太貼近，只遠遠的尾隨着。

司馬福、李二牛輪流背着賴布衣趕到白鵝潭時，已是黃昏時分，但見夕陽斜照，在白鵝潭水上起伏沉浮。

躺在二牛背上的賴布衣，被清寒的海風一吹，便微動了一下，只聽他低微的叫道：「……讓司馬兄送我入白鵝潭……」

司馬福緊隨着二牛，賴布衣這話他也聽清了，他這時有點明白賴布衣着他倆送他來白鵝潭的用意了，他不再遲疑，打二牛背上接過賴布衣，抱着他走落水面，然後毅然的游了出去。這時已是十月時分，初冬天氣，浸入水中，冰寒刺骨，司馬福身子雖壯健，但也冷得打

下。奇怪的是，在他懷中的賴布衣，被冰寒的白鵝潭水一浸，卻漸漸的發起熱來。初時微溫，逐漸變得發熱，最後竟然觸手滾燙。

司馬福驚詫莫名，心道：「老天！若這般越浸越熱，只怕連白鵝潭水也沸騰矣……」他正這麼思想間，懷裏的賴布衣忽地打了一個冷顫，隨即伸手舒臂，最後突地睜開雙眼，竟又重現神彩奕奕！賴布衣失聲叫道：「萬幸！萬幸！總算逃過這場劫數……司馬兄，快游回岸，多虧了你也！」

司馬福又驚又喜，忙道：「賴兄！你清醒了麼？」

賴布衣苦笑道：「沒事矣！沒事矣！幸虧你倆人及時趕到，否則誰敢背我落白鵝潭？若非如此，便洗不去邪氣，賴某這條小命便得丟在這煙花之地矣！先上岸再說也吧！」

司馬福不敢怠慢，連忙把賴布衣扶持上岸。到了岸邊，賴布衣輕輕一跳，便穩穩的站住了。李二牛一見，大喜，跑過來拉着賴布衣的手嚷道：「賴先生安然無恙了麼？」說着，直跳了三尺高。

賴布衣含笑望着這兩位患難伙伴，心頭感觸萬千，心道：「於此世上，三兩患難知己足矣！」

司馬福這時已擰乾濕衣走來，剛想勸賴布衣先把衣服換了設法弄乾，但一看便呆呆的怔住，但見賴布衣衣飾如舊，依然是落水時那套，但卻滴水不沾，乾爽如在陸地！司馬福忙趨前問道：「賴兄之衣為何滴水不沾？」

賴布衣聞言摸摸衣服，果然是乾爽如常，他亦猜不透其中道理，苦笑道：「或許賴某之身發熱，便把濕衣也烘乾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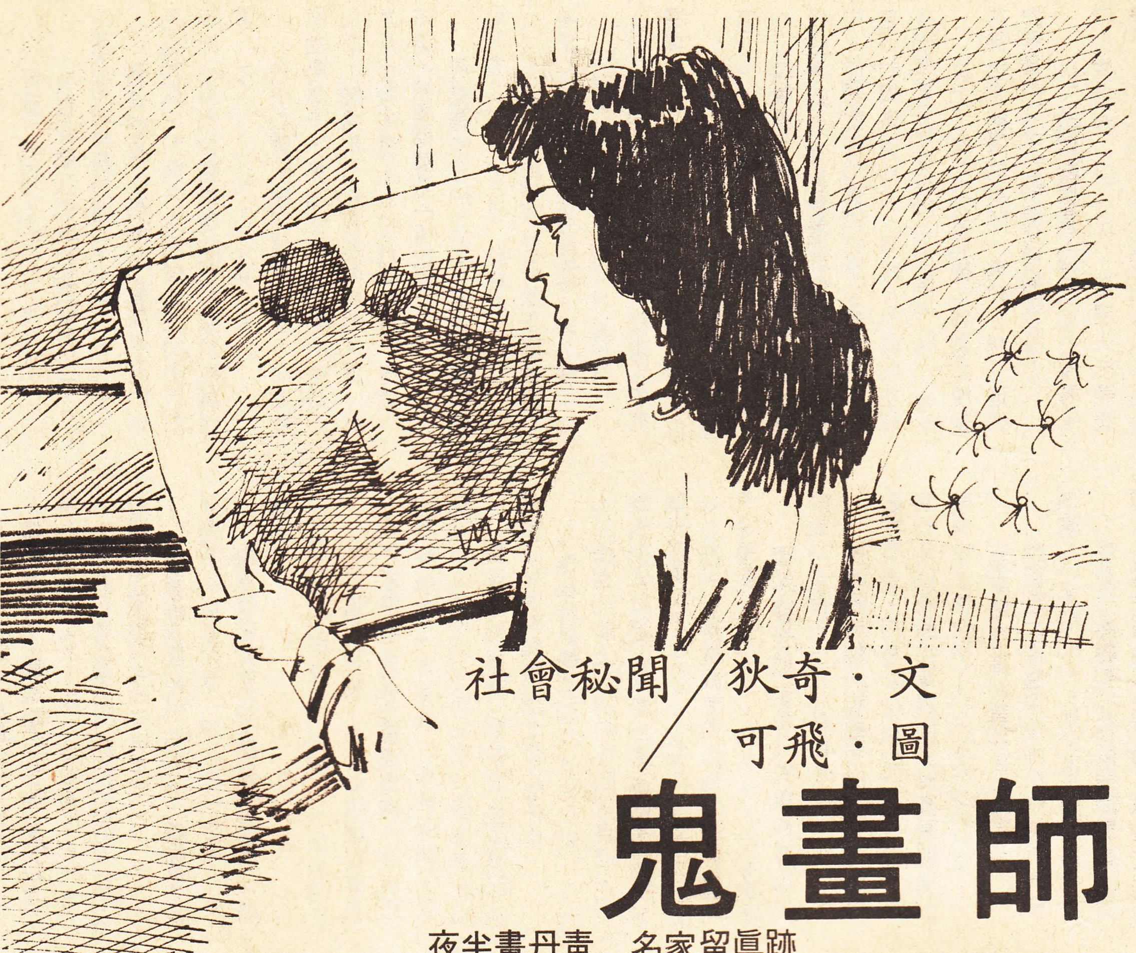
司馬福猛地想起方才在水中一幕，心下便覺驚詫，禁不住歎道：「賴兄呵賴兄！你這位尋龍大俠，只怕得稱作活神仙矣！」

李二牛道：「賴先生為何會在那位姑娘家？又為何弄到如此地步？」

賴布衣抬眼一望白鵝潭四周，但是晚風陣陣，行人稀少，近處再無旁人，便坦言道：「那日被刁四爺追捕，與你等失散，我便昏頭轉向的竟然逃上醉香樓，恰巧救了那姑娘一命，其後為救她脫離苦海，竟然抑制不住心緒衝動，大膽答應在醉香樓中施法。若論平日，這些許小事，當不費吹灰之力，但其時卻感心力交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姓刁四爺的生辰八字釘住！刁某應得其報，但我自己亦再支持不住，逼得盤膝打坐，與運氣調息，但一任我如何屏息，均抑制不住心緒潮湧，猶如一匹野馬，東奔西撞，我已知這是走火入魔之兆，更勉力抑制，以冀避過這場桃花劫數，但可惜就在此時，陳翠芝姑娘恰好現身，我一聽她輕喚，頓時心神大亂，一陣心血上湧，我便有如跌入熱火之中，渾身燥熱難擋，隨後便不醒人事。陳翠芝姑娘便把我送到她家中，幸虧你倆及時趕到，借白鵝潭之地靈，洗了這一身邪氣，逃過這場大劫數！」

（未完・二）

---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 鬼畫師

夜半畫丹青　名家留眞跡

瑪莉正在四處尋找自己住的房子。在這個地產市道蓬勃的時期，要租一間小單位的房子實在不容易，如果貸欵買樓的話，就更加別想了。

瑪莉是一位女教師，亦是一位業餘女畫家。她所渴望找到的，是一個寧靜、舒服的空間，除了可以給她工餘有安樂的休憩環境，同時還可以有一個增進靈感的地方。

找了好幾個星期，她終於在半山般咸道的舊樓看到一個頗符合要求的單位。

「這個房子滿意嗎？」地產公司的職員問。

瑪莉四周視察一下，這間最低限度有二十年歷史的唐樓，雖然稱不上怎樣寬敞舒適，但四百多呎的單位月租只是一千七百元，却有多少超値感。

地產公司的職員不斷地在介紹這房子的特色，但瑪莉內心已經盤算着怎樣去擺放屋子的傢具雜物了。

當那職員再次注視到瑪莉臉上的表情時，他已經知道找到了這間房子的新房客。

「喜歡了吧？這裏租金價錢又平，而且房間可以作爲客廳兼房間，這個廚房也夠應用了。總之，一個人是綽綽有餘的了。」

瑪莉點了點頭，她已經認定這是她的房子了。

當瑪莉正準備說「就租下來吧」的時候，忽然她被一件東西吸引了。

「這，這是什麼？」

「啊，那個……」

「我從沒有見過這麼大、這麼特式的衣櫃。」

「……」

「這是固定的嗎？」

「是。」

「啊，大得眞驚人。」

這個放在屋角的一個大衣櫃，用眞正的黑檀木製造，就因爲它不是用一般的粗糙材料做，所以呈現着深黑色的木紋。

瑪莉走了過去，將衣櫃櫃門打開。

不知爲什麼，她立刻意識到有另一個眼光在注視着她，而且那份眼光是頗銳利的。

瑪莉的心不由一寒，但却沒法解釋這突如其來的幻象。

她注視了衣櫃良久——倒不如說她沒有辦法移開她的視綫。

最後，當她關閉了櫃門，她才像擺脫了那眼神的束縛。

「當初，衣櫃就是這麼固定放着的嗎？」

「是啊。」

「眞其怪，爲什麼我打開衣櫃以後，覺得它總是怪怪的。」

「沒有什麼怪吧！據說這屋子的主人是以前的上流社會人士，所以有許多漂亮名貴的衣服，故此就設計了這衣櫃來放置衣服。」

「唔，原來如此。」

瑪莉對這個無可無不可的解釋接受了。

兄之衣爲何滴水不沾？」

「好吧，我租了！」

「房租就照我們所說的就可以了。」地產公司的職員答道。

瑪莉這時心裏總有少許不安的感覺。她抓住緊緊嵌在黑檀木上的黑色銀手把，再次打開衣櫃的門，探頭往裏面看。

她小心翼翼探頭往裏面看，而且微微抽動鼻子，裏面並沒有討厭的味道。反而，她嗅到一些非常微弱的味道；到底是什麼味道，一時之間她也不清楚。不過，她覺得那是一種花香。

究竟是淡雅的花香？或是已經枯萎的花香？她心中存着一股疑問。

不過，她畢竟將屋子租下來，亦不希望幻想得太多將自己驚嚇。

* * *

八月的一個晴天裏，瑪莉搬入了那層樓。

她整理好行李，就在新居安頓下來。

雖說是行李，但是數量並不多。她把隨身的衣物都放進那個巨大的衣櫃中。而將幾件名貴的衣服，都掛在那吊東西的鋼鐵橫桿上。同時，亦將剛在超級市場買來的樟腦餅一併掛上。

掛上了幾件衣服以後，那個衣櫃却彷彿仍有無限的空間。瑪莉心想：這個衣櫃又深又大，倒稱它爲洞坑好了。

由於搬家的興奮、勞動加上疲勞，瑪莉安頓好一切之後，便趕快洗澡睡覺。

拉上了窗簾，可能因爲那黑檀木大衣櫃的緣故，整間屋子都顯得特別黑暗。

喜歡在徹底黑暗空間睡眠的瑪莉，這間房子看來是她的安樂窩了。

她對着衣櫃微笑。不久，隨即進入夢鄉。

由於疲勞和安心，她馬上就進入酣睡中——

已經到了半夜。

不知道在那時，亦不知道誰在那裏，在那遙遠的那裏，遠遠地有一道哀怨的凄聲唱着一首哀歌。瑪莉張開了眼睛。

聲音是微弱的、微細的及遙遠的，但她一點也不知道對方是在唱什麼。

「是在做夢嗎？」

睡在枕頭上，瑪莉反問着自己，因爲她經常做夢，那麼，這次她又在做一個奇怪的夢？

不，那不是做夢，因爲聲音仍依稀縈繞着。

而那聲音似乎是從衣櫃裏傳出來的。

她再聽清楚，那聲音已經不再是唱歌的聲音，而是女性在啜泣的聲音。那聲音是拉長的和單調的，而且微弱地，微弱地……

「是夢吧！」瑪莉再一次提醒自己。

她疲乏的身軀，使她又慢慢再次睡下來。迷迷糊糊中，她又進入睡夢中。

瑪莉依然聽到一種微弱的聲音，她相信是從衣櫃中傳出來的，但是她爬不起來。

「一定是夢。」

瑪莉再次墜入熟睡中。

就在接近黎明的時候。

這一次，瑪莉再被一些怪聲驚醒，她聽到有人以低微的聲音吃吃竊笑着，嘮嘮叨叨地都噥着。

瑪莉張開了眼睛，不，只是半醒。黎明是她最睏的時刻。

「是夢，我一定是在做夢。」

有好幾分鐘在矇朧間，瑪莉都告訴自己在做夢。但突然間，她清醒過來：「不！不是夢！那確是……」

她清醒地睜開眼睛，聲音消失了。但眼前出現的事物，却使她看得目定口呆。

在瑪莉面前，放着一幅很美麗的抽象畫。

熟悉繪畫的瑪莉，立時呆住了，因爲那幅畫在昨天晚上是不存在的，爲什麼今天早上會放在那兒呢？

「一定是昨天晚上有人進入屋內，偷放在那兒的。」

瑪莉立刻驚覺地去檢視門窗。

門窗還是好好的，根本不像有人弄開過。況且，弄開門窗進來，應該是偷東西的，又那會送東西進來呢。瑪莉愈發覺得奇怪。

她觸摸那塊畫布，却給她一種熟悉的感覺。

對，那是她的畫布！

瑪莉差點就「嘩」的一聲大叫出來。

而那畫布上的油彩，仍然未乾涸。

瑪莉的手指輕輕地揩抹畫布上的一角，她的指頭就染上了那仍未乾涸的油彩顏色。

但當她仔細一看時，不單是她指頭上留有顏色，她的手掌上原來也有許多顏料。

「沒可能！沒可能！那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這不像是幻覺，但昨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回事？

「難道我昨天晚上在睡眠中自己作畫？」瑪莉自言自語地說。

看看自己手上的油彩，那塊仍有少許未乾涸顏料的畫布，她不由產生這個想法。

不過，瑪莉是寫實派的，她沒有[illegible]過抽象畫的嘗試。

「難道是……」瑪莉一想起在睡夢中依稀的聲音，使她整個人也心寒起來。

「不會的，不會的。」曾幾何時，有聽過被鬼迷着夢中作畫的故事呢？

瑪莉百思不得其解，對着那幅來歷不明的畫，有點茫然和不知所措。

瑪莉想了良久，終於決定將這幅畫布交給她的老師靳山。

靳山是香港著名的畫師之一，而且鑑別名畫，別有心得。

於是瑪莉就立刻將畫布除下。

「瑪莉，今天帶來了妳的作品？」靳山開門時說。

「是，老師。」

「好，讓我看看。」

瑪莉將畫布遞給靳山。

「嘩！」靳山接過畫布時不期然地叫了出來。

「好一幅構圖獨特的抽象畫，簡直可以比美十多年前的天才畫家謝米高。」

「謝米高？」

「對，就是那個在歐洲享譽盛名，爲中國人揚威海外的謝米高。」靳山接着說。

「當時謝米高的作品，着色與意境均必創一格，世界畫壇稱他爲宇宙最羅曼蒂克的畫師，想不到當年他的畫風，竟在妳的作品中重現。」

瑪莉被靳山一讚，更加覺得不可思議。她從來不畫抽象畫，亦沒有嘗試過去做，又怎會畫出這樣的一幅畫來呢？

「靳老師，我眞不知怎樣去解釋」

「瑪莉，你這份天才，眞是萬中無一。可惜我這個老師從來也沒有發覺到。」

「靳老師。」

「有什麼事嗎？」

「這幅畫的來歷有點神秘。」

「難道不是你畫的嗎？」

「是。」

「那又有什麼神秘？」

「老師，我眞不知怎樣去解釋。」

瑪莉結果將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告訴了靳山。

靳山聽完了以後，好像突有所悟。

「你是不是租了般含道的一幢舊樓？」

「是呀，接近香港大學那邊。」

「瑪莉，你可以帶我去看看你的住所嗎？」

「老師，我那邊還很亂。」

「瑪莉，不要介意，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事。」

「老師，是甚麼事？」

「到了你那邊再說吧。」

於是瑪莉帶了靳山返回她的住所。

瑪莉和靳山老師返回般含道的那幢舊樓。

當瑪莉打開門以後，她好像又嗅到一陣好像枯花一般的弱微香味。

瑪莉再用力一嗅。

是的，有香味，的確有，而這種香味就跟昨晚嗅到的一樣。

瑪莉知道這不是她的香水味，因爲她認識自己的香水，而這種卻像是死寂般的香味。

靳山也好像意識到那股香味，不過他却沒有作出强烈的反應。

瑪莉招呼了靳山入屋。靳山對那個神秘黑檀木大衣柜似乎有着濃厚的興趣。

「老師，要看看那個衣柜嗎？」

靳山點了點頭，接着拿起放在桌旁的手電筒，把衣柜門敞開，然後向裏面照射。

瑪莉也探頭去看看。衣柜果然很深，而且四週廻繞着一圈一圈的光輪。

不過無論衣柜怎麼深、怎麼寬，畢竟還是個衣柜。

靳山把黑檀衣柜內部的每個角落都用手電筒照過了，並沒有發現了什麼。

「瑪莉，這間屋就是十多年前爲天才畫家謝米高遇害的地方。」

「老師……」

「不用怕。謝米高生前人很好，但可惜有一天晚上，有一個賊潛入這屋行竊時給他撞破，那賊錯手殺死了他，並將他的屍體放在柜內。」

「就是這個柜？」瑪莉指着那個黑檀木柜，手指也震動着。

「對。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內心實在惋惜。那時我迷上了他的作品，所以千方百計托報館的朋友帶我到這裏弔祭一下。」

「那麼，這裏是不是曾經……」

靳山明白瑪莉的意思，就接着說：

「不是。這裏一直也沒有傳出什麼怪事。」

「但是，我的畫……」

「瑪莉，我也不能解釋，或許這是超自然的現象吧，不過那幅畫妳要好好珍藏，如果妳眞的得到了這股不可思議的意志力和力量，那妳就是畫家中的奇才了。」

那天晚上，瑪莉睡在屋內，並不能好好地入睡。

就在半夜的時候，她又聽到有聲音自衣柜中傳出。那聲音很微弱，比夢還要稀微。瑪莉覺得害怕、不安，她告訴自己那是夢，是幻覺的緣故。

但那股聲音却不停地傳出來。這時，不單是那股聲音，還有那種香味。

瑪莉意圖大聲地向黑檀柜子叫喊，想聲音靜止下來。

但無論如何，她都叫不出聲來。

爲什麼？爲什麼……

瑪莉這時覺得天旋地轉，她看到那黑檀柜子在轉動。她躺着的床也像飛上了半空。漸漸地，她失去了知覺，她像飄到宇宙那無邊的空間……

＊　＊　＊

鬧鐘的响聲把瑪莉吵醒過來。

瑪莉睜大了眼，已經是早上八時半了。正當她坐起身之際，發現擺在她面前的，竟然又是一幅抽象油畫。

瑪莉看看自己的手，竟是沾滿了油彩。

這次，她知道不是幻覺，而是屋內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作怪。

她細心察看眼前的那幅油畫，畫的右下角今次有着簽名，是「米高和瑪莉」。

「米高和瑪莉？」瑪莉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成爲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工具，做出不可思議的事。瑪莉這時確實有點怕，但是却亦有點慶幸。

瑪莉望着那個黑檀木衣柜，不期然有一種既親切又可怕的感覺。

她不知道要怎樣做。雖然，她內心抹不去那份恐懼，但是她並不想從那裏逃出來。

（全文完）





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雲中飄·文
／可飛·圖

# 俠盜黑旋風（上）

## 小子心高氣傲　挑戰江湖高手

太陽很猛烈，在日頭照耀之下，大地閃耀着一種光芒，連馬蹄揚起了的塵土，在陽光之下也閃閃生光。

在那種猛烈的太陽之下，很少有人趕路的，但是有一騎人馬却沿着官道疾馳而來，馬上的人戴着竹笠，不斷地加鞭，從道上揚起的塵土，沾在已被汗濕的馬身上，一匹白馬幾乎變了黃色的馬。

一人一騎，直到馳進了一條兩旁全是參天古木的林蔭道上，才陡然的勒住了馬韁，停了下來。

那條道上，由於兩旁全是枝葉茂盛的大樹，是以一點陽光也透不過來，有不少行旅，全在大樹下休息，有的以竹笠蓋着臉，睡得鼾聲大作。

在樹下，有不少攤檔，有的賣瓜，有的賣豆漿，都圍了不少人，還有一個賭檔，做莊的正在將骰盅的骰子搖得「嘩啦啦」的直响，圍在攤旁的人，都是滿頭大汗，神色緊張。

樹蔭大道上至少有百個各式各樣的人等，那一騎人馬疾馳而來，並沒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駿馬被勒定後，馬上的人翻身下馬，抓起竹笠，用手抹了臉上的汗珠。

他是一個年輕人，實在是太年輕了，以致看來，他一人一騎在官道上急馳，實在是顯得太嫩了一些。

儘管他太年輕，滿面風塵和汗水，也蓋不住他臉上那股稚氣，但是，他緊抿着咀，臉上的神色，極其嚴肅，眼中透出了一股憤怒之氣。

他牽着馬，緩緩的向前走着，從林蔭道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雖然仍然沒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但是他却注意着每一個人，他的目光很銳利，在每個人的臉上打着轉，但仍是一聲不响。

直到他來到了林蔭道上的盡頭，他才轉回身來，馬兒在喘着氣，他又緩緩地走了回來，他走過了賭檔，在三個躺在地上，將竹笠蓋在臉上打瞌睡的人面前停了下來，他深深的吸了口氣，突然足尖一挑，已將其中一個人的竹笠，踢了開去。

那個人睡得正甜，口水順着他的口角流下來，蓋在臉上的竹笠被人踢飛走了，他也毫無知覺。

那少年人望了一眼，又連踢了兩下，將另外兩個人的竹笠也踢飛了。

那兩個人中，有一個翻了一個身，照樣的睡他的，另外的一個却直跳了起來，瞪眼的罵道：「臭小子，什麼事？」那少年人冷冷的向那人望了一眼，不理不睬的又拉着馬兒，挺身向前走了過去。

那人敢情也是不好惹的，那少年一走，他跳起來喝道：「小王八，你踢走了老子的竹笠，屁也不放一個，就想那麼的一走了之？」

他一面叫，一面突然出手向那個少年的背後疾抓。

可是，他才一出手，那少年却霍地回過身來，那人出手，本來是抓向那少年的背後的，等到那少年轉過頭來，那

人改變了主意，揚手一掌，便向那少年人摑了過去。

可是，他那一掌，還未摑在那少年面上，那少年一翻手腕，牢牢的抓住，那人立時殺豬也似的怪叫起來。

那漢子一叫嚷，將衆人全驚動了，馬上就圍了十來個人，那少年冷冷的道：「我踢開你的竹笠，你也不該隨便罵人打人。」

那人面色煞白，額上汗如雨下，道：「你……你放手……你無緣無故，踢開我的竹笠，還要行兇？」

一旁有個鏢頭模樣的中年人插咀道：「這位小哥，你再不放手，他腕骨可要折斷了！」

那少年「哼」的一聲，鬆開了手，那人連忙閃退開去。他退得實在太急了些，一連撞倒了好幾個人，方始站定了身子。

那少年抬起頭來道：「我也不是故意騷擾他，我要找一個人。」

這時圍過來的人，有不少人看來是武林中人，那鏢頭模樣的人問道：「你要找什麼人？」

那少年又抬起頭來，四週望了一下，才道：「他不在這裡，我要找的人是黑旋風赫青鋒！」

那十幾個人，本來是圍得離那少年很近的，可是那少年口中的「黑旋風赫青鋒」六個字才一出，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幾步，那幾個看來是武林中的人，更是臉有憂色，有好幾個已經轉過身子走了開去。

那少年又問道：「你們各位，可有人知道黑旋風赫青鋒在什麼地方？」

他這一問，所有的人更散了開去，那賭攤做莊的接口道：「少爺，你找他幹什麼？」

那少年的神情更是嚴肅，目光也更憤恨，緩緩的道：「我找他有事，你知道他在那裏？」

做莊的苦笑道：「我怎知道他在那裡？人人都知道，黑旋風赫青鋒，鞭子旁配着風哨，他策騎急馳而過之際，就有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那做莊的大漢才說到這裡，陡然停住了口！

不但那做莊的漢子停住了口，剎那間，整條林蔭道上，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在那片刻間，連雀鳥聲和蟬鳴聲也停止了一樣！

因爲人人都聽到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正自遠而近的傳了過來。

那一陣的哨子聲，才一傳入耳際之時，若隱若現，還聽得不太眞切。

這一陣哨子聲令人覺得十分刺耳，而且，他來勢極快，轉眼之間，尖銳的哨子聲，已清晰可聞，接着，馬蹄聲也可以聽到了。

然後，看到了在和林蔭交岔的那一條路大道上，有一點烏光閃耀着、飛騰着，迅速的接近，簡直看不到人和馬，只看到一團閃耀着的烏光光芒，隨着哨子聲越來越刺耳，迅速地自遠而近。

那團烏光在林蔭道上疾掠而過之際，林蔭道中的人，才看清楚，那的確是一人一騎。

但是，却也沒有看得清楚馬上人的眞面目，因爲那人披着一件烏黑色的披風，馬在疾馳，披風揚了起來，猛烈的陽光映照着，發出眩目的光芒來，以致遠遠看來，只看到一團烏黑而亮的光芒。

自林蔭道口掠過之後，哨子聲又迅速地自近而遠，轉眼之間，又變得若斷若續，那一團烏光，漸漸地也變成了一個小點。

直到這時，在林蔭道上的那些人，才一起鬆了一口氣，那個做莊的漢子有點幸災樂禍地道：「哼，你不是有事要找黑旋風嗎？怎麼還不動——」

他那一句話還未說完，只見那少年飛身上馬，抖起韁繩，向前疾馳而去。

那少年去勢也十分之快，轉眼之間，已奔出了林蔭道，跑上了大道而去。

塵土飛揚，那少年策着馬，一直向前追趕着，可是，他却沒有再聽到哨子聲，更沒有看到那團烏黝黝的光芒，他也沒有追上黑旋風！

他一口氣跑出了七八里，直到一個鎭甸的口子上，才勒住了馬。

他在想，那黑旋風會不會在那鎭子上呢？

他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濕透了，他翻身下了馬，深深地吸了口氣，牽馬走進鎭去，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鎭子，大街總共不過是十來丈長，令到他感到奇怪的是，鎭上靜得出奇。

雖然日正當午，人人都熱得不大願意出來，可是小鎭上，也不應該靜得這樣子的。

那少年呆了一呆，定眼向前望去，陽光晒在屋簷上，再反照在青石板上，散射着金光，除了街旁有幾隻野狗懶洋洋地躺着，在吐着舌頭之外，整個鎭上一個人也不見。

那少年慢慢的向前走着，走了幾步，便聽到前面突然傳來了一聲大喝，道：「好，你不識抬擧，可別怪我們手下不留情！」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只見三個人自一家飯店中疾退了出來，那少年站定了身子，他這時才注意到，那家飯店的門口，拴着四匹駿馬。

自那飯店中退出來的三個人，一個身形高大、滿面虬髯、頭頂却是光禿禿得發亮，另一個人面色慘白、倒吊眉、三角眼，還有一個是穿一襲華服，手中握着一柄老大的摺扇。

他們向後退了出來，退到了街上，可是，還一直望着那飯店裏面。

在陽光下看飯店內，是十分的陰暗，那少年也看不清飯店內有什麼人在，他只是看到那三個人的神情甚是緊張，雖然方才是口出大言，但是，着實心慌得很！

直到那三個人退到了街中心，才聽到那飯店內，有人哈哈大笑道：「你們三個王八蛋，我已明擺着不識抬擧的了，你們要手下不留情，快點啊！」

那少年本來略停一停，就想繼續向前走去，但這時，他看出那三個人被飯

店中那人這樣說，一定難以下台，繼而引起衝突，是以他非但不再往前走，反而拉着馬，向後退了數步。

果然，飯店中那人的話才一停止，三人之中，那身形高大，滿面虬髯的人，便勃然大怒喝道：「黑旋風，你少逞能，待大爺給點厲害你看看！」

那大漢聲若洪鐘，他一呼喝，隔得遠遠的也可以聽到，那少年一聽到「黑旋風」三個字，便陡然一震，神色立時緊張起來，一翻手，已經按住腰際的劍柄，雙目直視向前。

只見那虬髯大漢一面叫，一面低頭，已向着飯店之內，直衝進去。

可是，就在他剛衝到飯店的門口時，只聽得「呼」地一聲響，自飯店中飛出了一件黑黝黝的物件來，那物件極大，來勢又疾又急，而虬髯大漢正在低頭向前衝進去，只聽得「砰」的一聲響，正好撞在那件物件上。

一撞之下，那虬髯大漢的身子，陡然向後退了出來，這時，在外面的幾個人，他已經看清楚，自飯店飛出來的，乃是一張方桌子。

那大漢也許是向前衝出去的勢子太急了些，是以他的頭已將桌子衝破了，整張桌子，像木枷一樣套在他的頸上，他一退了出來，便「砰」的一聲跌在地上，樣子更是狼狽之極。

那虬髯大漢怪叫着，雙手抓着桌子兩邊，手臂一振，「嘩」地一聲響，已把那張桌子硬生生的劈成兩半，只聽得飯店之內，又傳來哈哈大笑的道：「溫老三，你『油蛇貫頂』功夫，也可以說練得不錯，瞧剛才那一下，若是到了大市集上，保管還可以收幾文，當當盤川。」

那虬髯大漢被氣得哇哇大叫，一低頭又向飯店之內，衝了進去。

可是，他這一衝，他衝進去快，退出來的更快，在飯店外的人，根本還未看出發生了什麼事，只聽得「叭」地一聲響，接着，便是那大漢一聲慘叫，接連翻了一個觔斗，疾翻了出來。

他翻出來之後，站定了身體，自他光禿發亮的頂門之上，幾縷鮮血，流了下來，而他的手中則抓住一隻酒壺，那隻酒壺已被那大漢捏得扁了，在那大漢指縫之中還有酒滴下來。

飯店之中，又傳來了那種聽來舒適閒散的笑聲，接着，又是那人的聲音，道：「溫老三，你要是出手快一些，頂門也不致開花了。」

那虬髯大漢雙睛怒突，盯着飯店門口，看他那種神情，再加上血流披面，當真是兇神惡煞一樣。

但是，不論他的樣子有多麼兇惡，他顯然再不敢衝進飯店裡去了，他只是發出了一聲怒吼，叫道：「老大，老二！」

那另外兩個人在虬髯大漢第二次退出來時，早已手臂揮動，「錚錚」兩聲，各掣出兵刃在手。

那少年人在旁冷眼的看着，只見那衣飾華麗的人，自他摺扇之中抽出了一柄鋒銳之極、雪亮的小劍，另一個的兵刃更奇特，乃是一根指頭粗細，三尺來長的小鐵刺，鐵刺的身上，全是可以活動的尖刺，當鐵刺向上時，那些尖刺都會立刻垂了下來，嵌在鐵刺之中，一點也看不見了，可是他略一抖手，小刺就像刺蝟突然發惡一樣，又一起豎起來。

那衣飾華麗的人和慘白臉色的漢子，互望了一眼，衣飾華麗的人喝道：「黑旋風，莫怪我們，以二對一！」

飯店之中立時傳出了轟雷也似的笑聲來，說道：「溫老三，你別客氣了，你們偷詐拐騙，殺人放火，落井下石，背師賣友，什麼卑鄙無恥的事情沒幹過，區區以二敵一那樣小事，何須預早作聲啦？」

那兩人神色暴怒，又互望了一眼，身形掠起，一起向飯店門口撲了過去，他們才一撲到飯店門口。「呼呼」兩聲響，自飯店中又飛出了兩件事物來。

這兩人的出手，却比那虬髯大漢快得多，那兩團東西才一飛了出來，他們的兵刃便已出了手，將飛出來的東西刺個正着，此刻，那兩人才看清楚，那是兩隻肉飽子。

只聽得飯店中那聲音又笑道：「這才真正是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那兩人一抖手，抖脫了插在兵刃上的肉飽子，足尖一點，便疾衝了進去。

他們兩人一進了飯店，便聽得飯店之內，傳來「乒乓乒乓」一陣聲響，然而那一陣聲響，却是極其短促，緊接着，便是兩聲怪叫，在怪呼聲響起的同時，兩條人影，已疾退了出來。

退出來的兩個人，正是剛才進去的兩個人，只見那面色慘白的漢子，臉色也不白了，滿面紅色，鮮血在他的額上、鼻上、頰上，還有着不少碎瓷片嵌着，敢情是一隻碗，砸正在他臉上。

另一個更是狼狽，一隻撈麵的銅絲篩子，不知怎地，有一半嵌在他的臉上，鮮血直流。

他們兩人倒退出來的勢子，實在是太急了些，以致撞在拴馬的架子上，「啪」的一聲響，將一根木樁撞折，連馬兒也驚叫起來。

他們一翻跌出來，才站定身子，就齊聲的叫道：「老三，快走！」

那虬髯大漢向前奔來，三個人拉下了馬，飛身上馬，連回頭望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了，便疾馳飛奔而逃！

那少年看到這裡，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他發現鎮上雖然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但在每一間屋子之中，似乎都有些人向外偷偷的張望着，他略呆了一呆，便牽着馬向前走去。

當他向前走去的時候，他聽到飯店中的聲音又道：「掌櫃的，你別担心，損壞的東西，我全賠給你，來，再來兩斤好酒！」

那少年來到飯店門前，將韁繩順手一拋，纏在歪倒在一旁的木架子上，他就大踏步走了進去。

他走進了飯店，立時停了下來。

剛從猛烈的陽光下來到了屋中，他要半閉着眼睛，才能看得清楚那飯店中的情形。

整個店堂中，只坐着一個人，有三四張桌子翻倒在地上，櫃後，掌櫃正在發抖着。

坐在桌前的那個人，他所坐的桌子之旁，搭着一件烏光閃閃的黑披風，那人氣定神閒，正在舉杯飲酒，可是一看到那少年走進來，他的酒杯就停在唇邊。

他望着那少年，那少年也是望着他，他們兩個人，既不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

過了片刻，那少年才慢慢地睜大了眼睛，用極其緩慢的語調問過道：「你，就是黑旋風赫青鋒？」

黑旋風端起了酒杯，一口氣喝光了杯中酒，將杯放下，道：「正是，看你的樣子，不像和天狠寨的人是一路子的啊！」

那少年一聽「天狠寨」三個字，陡地的吃了一驚，失聲道：「剛才那三個人，就是魯東三狠——」

他那一句話，才說到這裡，便突然住了口，接着，神色又變得憤怒起來，道：「誰說我和他們是一路的？」

黑旋風哈哈一笑道：「我只不過問一問，你又何必動氣呢？」

那少年慢慢的向前走着，走向黑旋風坐處，黑旋風又舉起酒壺來斟着酒。

那少年直來到桌前才道：「我叫唐家明。」

黑旋風「嗯」地一聲，道：「你有事找我？」

唐家明緊抿着嘴道：「是！」

黑旋風揚揚眉道：「什麼事？」

唐家明的聲音，突地揚高道：「殺你！」

他那兩個字才一出口，手臂一振，「錚」的一聲響，劍已出鞘，只是劍光一閃，他手中劍，已直指了黑旋風的咽喉。

黑旋風赫青鋒的神態，一直是那麼悠閒，他是個丰神俊朗，年約三十的美男子，直到鋒銳的劍尖，簡直已貼到他的咽喉時，他才有一絲驚愕的神情，卻也是一閃而過，他仍然回復了那種什麼也不在乎的洒脫的神態！

相形之下，倒是唐家明的神態極其緊張，他重複地道：「我要殺你！」

黑旋風望着唐家明，忽然笑了一笑，道：「就算你要殺我，也得等我喝了兩斤酒再說！」

這時，掌櫃的正戰戰兢兢的捧着酒壺過來，掌櫃的剛才看到魯東三狠，一個接一個的被摔了出去，已經是呆了，魯東三狠一進入鎮中，家家戶戶立即緊閉門戶，這就是唐家明到鎮上的時候，鎮上如此冷清的原因了。

在掌櫃的來想，連魯東三狠那樣兇神惡煞的人，都弄至頭破血流的被摔了出去，那麼，這個端坐喝酒的人，一定是個神通廣大之徒了！

可是，他剛一轉身回來，卻又看到那少年用劍指住了那人的咽喉，他怎能不嚇得呆了？

黑旋風一面說着，一面向掌櫃招了招手，道：「快拿酒來！」

黑旋風一揚手，唐家明手中的長劍，便向前緊了一緊，劍光已經抵住了黑旋風的頸項，是以黑旋風雖然向掌櫃的招了手，卻不能轉動頭部，因爲他的頭若是一轉動，唐家明的劍尖，非在他的頭上劃出一道血痕來不可！

那掌櫃的手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以致酒壺的蓋被搖得「卡卡」的響個不停。

黑旋風又道：「掌櫃，你怎麼樣啦，你看，我是命懸在半空中的人，還毫不在乎，你害怕甚麼？」

那掌櫃苦笑着道：「是！是！」

他慢慢的向前走，當他走到桌邊的時候，只感到唐家明那柄長劍，寒氣迫人，他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顫！放下酒壺，立即退了開去。

唐家明握着劍，像是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他將劍握得那麼牢固，一股寒氣，就像是靜止的一樣，他的雙眼望定了黑旋風。

黑旋風赫青鋒仍然若無其事，一手拿起酒壺，一手拿起酒杯，將酒杯湊到唇邊，並不抬起頭來，用力一啜，道：「好酒，的確是好酒！」

他一面說，一面又伸手抓了酒壺，去斟第二杯，也就在這時候，唐家明也就一縮手，垂下劍來，接着，他將長劍放在桌上，在黑旋風的對面坐了下來，雙手抱住了頭，一聲不響。

赫青鋒斟了第二杯酒，卻舉杯不飲，道：「怎麼啦，爲甚麼不殺我了？」

唐家明仍然雙手捧着頭，發出一連串的苦笑聲來，接着，他道：「你爲甚麼不問我何以要殺你？」

黑旋風赫青鋒笑道：「那又何必問！如果你要殺我，問明了你還是要下手，如果你不殺我，我不問，你也一樣不會下手。」

唐家明怔怔的望着黑旋風，過了片刻，才道：「好，我承認你至少有一點比我強！」

黑旋風像是十分有興趣，他揚了揚眉的道：「那一點？」

唐家明略側過頭，垂着眼，望着那柄放在桌上的劍，緩緩地道：「要是有人拿劍指住我的咽喉，我就笑不出來，也喝不下酒了。」

唐家明說着，一伸手握住了劍柄，站了起來，道：「再見！」

黑旋風笑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仍然不在乎，照樣喝酒？」

唐家明一站起身來，便已經半轉過身去，聽得黑旋風如此一問，他身形一凝，道：「爲甚麼？」

黑旋風哈哈大笑道：「那太簡單，因爲你根本殺不了我！」

在剎那間，只見唐家明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身形旋轉如風，霍地轉過身來，他手中的劍，只是向上略揚了一揚，又已指住了黑旋風的咽喉了，動作快絕無比。

他一字一頓地緩緩的道：「你現在還說，我殺不了你麼？」

黑旋風微笑着道：「自然是！」

唐家明提高了聲音，道：「你總應該

知道，我長劍只消向上略伸，就可以刺穿你的咽喉！」

黑旋風若無其事，又端起一杯酒來，微笑地道：「你不妨一試！」

唐家明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他的內心正極其憤怒！

唐家明正在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意，他緩緩地道：「我和你其實並沒有甚麼仇恨，只不過到處聽人傳說你怎麼厲害，我心中有點不服氣而已！」

赫青鋒淡然的道：「這便足夠了，武林中多少紛爭殘殺，全是由不服氣三個字而引起。」

唐家明大聲地叫道：「我唐家明劍一伸，你就沒命了！」

赫青鋒又微笑着，攤攤雙手道：「來！試一劍，小兄弟，要是你不試的話，你這一輩子，只怕會寢食不安，以爲自己可以殺死黑旋風，但是却沒有下手，你怎麼不試一試，是胆怯了嗎？」

黑旋風赫青鋒說到這裡，唐家明忽然發出一聲怒吼聲，手臂突然向前一送！

也就在他手臂向前一送的電光石火之間，只見黑旋風攤開雙手突然闔了起來，「啪」地一聲，雙掌闔攏正好將唐家明的長劍壓在掌心之中。

唐家明的長劍乃是平平向前推出，黑旋風的雙掌上下壓來，雙掌闔攏，恰好壓住了劍背，使到長劍再難向前伸出分毫！

黑旋風微笑道：「你現在相信了吧！」

唐家明仍然用力的向前推送，但是長劍在黑旋風的雙掌之間，再難移分毫，唐家明手腕轉動着，想將劍鋒轉了過來，劃破黑旋風的掌心，但是直到他額頭上現出青筋，汗下如雨，劍身仍然是轉不過來。

唐家明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他聲音苦澀的道：「我相信了！」

唐家明手一鬆，手離開了劍柄向後退了兩步，黑旋風微微一笑，伸手捏着劍尖，將劍向唐家明遞了過去。唐家明接住了劍，長嘆一聲道：「你至少有兩件事比我强！」

黑旋風赫青鋒笑道：「一件而已。」

唐家明道：「一件，是你的武功比我高，另一件，是你的氣量比我大，若是有人這樣對付我，我一定不肯就此干休，定要使他出醜當場！」

黑旋風笑了一下道：「小兄弟，你也有一件事比我强！」

唐家明揚了揚眉，並沒有出聲，黑旋風繼續道：「我就不會像你那樣，承認人家比自己强！」

唐家明睜大雙眼道：「你現在不是認了麼？」

黑旋風笑道：「那是受了你的影响！」

唐家明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他一翻手腕，還劍入鞘，道：「我……我……」

他像是想說甚麼，但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是以神情顯得十分之猶豫。黑旋風微笑的望着唐家明，唐家明終於將他心中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我們可以做個朋友嗎？」

黑旋風像是想不到唐家明會說那樣的話來，是以他突然震動了一下，然後，又皺起了眉頭，唐家明的神情，看來十分異樣。

因爲他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心中已經考慮了好多遍，如果對方拒絕了，那怎麼辦？

唐家明是自尊心極强的青年，這時，黑旋風未能立即答應，只是皺起了眉頭不出聲，已經令得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

黑旋風的雙眉越蹙越緊，他終於開了口道：「閣下太抬舉了，我看還是不必了吧！」

唐家明的身子陡地一震，刹那之間，他的臉色，白得極是可怕。

他要求黑旋風和他做個朋友，但是却被黑旋風拒絕了，在一個自尊心極强的青年而言，這實在是一項極大的侮辱，唐家明不但臉色發白，而且身子還在不斷的微微發抖。

可是，黑旋風赫青鋒說了那兩句拒絕了唐家明的話之後，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自顧自斟着酒，一杯又一杯的喝着。

唐家明站着，在那片刻之間，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是好！

終於，要緊抿着咀，霍地一轉了身，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或許因爲他轉身轉得太急了，是以他腰際的佩劍，揚了起來，劍鞘「啪」的一聲打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

唐家明才轉身走了出去，黑旋風便抬起頭來，望着他的背影，黑旋風端着酒杯，像是想着甚麼。

而這時候，唐家明已經走出了飯店，來到烈日之下，一縱身，翻身上馬，飛馳而去了。

當唐家明離開的時候，小鎮上，有些大胆的人，看到魯東三狠已然離去，才敢走出來。

但是，唐家明却並未留意這些，他只是用力策馬飛馳，他的腦海中一片混亂，黑旋風不要他做朋友，黑旋風赫青鋒根本看不起他！

這一個念頭，令得他的心頭像是被人用力地扭動着一樣，有一股說不出的痛苦。

在唐家明離開不久，黑旋風才站了起來，提起那件烏光黝黝的黑色披風，走到了櫃前，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櫃上。

掌櫃的結結巴巴地道：「我們店小，找……找贖不開……」

黑旋風道：「不必找了，那三個王八蛋約我在此相會，害得你一天生意沒有了，算是我賠給你的。」

掌櫃雙手捧住了銀子，一時之間，也說不出話來，而黑旋風已走出了飯店。

黑旋風赫青鋒一走出了飯店，反手將那件披風披上，陽光照射之下，射出烏光一片，極爲刺眼。

黑旋風赫青鋒牽過了馬匹，縱身而

上，策騎奔馳而去，當馬兒慢慢馳行的時候，還只聽到蹄聲，但是，一出了小鎭，他伸手在馬頸連拍幾下，那匹駿馬立即四蹄翻飛，向前疾馳而去，立即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來，他身上的披風也揚了起來。

黑旋風沿着大道，一直向前跑着，跑出了七八里，只見前面是個三岔的路口。

在那三岔的路口上，有七八個人騎在馬上，都是勒定了馬不動。

黑旋風一跑到離路口不遠處，便聽到有人聲若洪鐘地大喝一聲，那七八匹馬一字兒排了開來，將前面的三岔路一起攔住。

在這情形之下，黑旋風看來是非勒馬停下來不可的了。

可是，黑旋風並未有停下來的打算，他一聲長嘯，馬兒去勢更快更急，竟向攔在路中的兩匹馬，直撞了過去，那馬上的兩個人，大吃一驚，黑旋風來勢極快，他們兩個人想拉開馬躲避，已經是來不及了，若換了別人，在那樣情形之下，一定會大驚失色，怪叫起來了！

但是那兩人也是武林中的高手，身手極其不凡，眼看三匹馬要撞在一起時，只見他們兩人同時身子一橫，竟倏地橫側着身，一式「蹬裡藏身」，人已到了馬腹之下。

也就在那一刹那間，黑旋風身形突然向上拔起，在他身子向上拔起之際，那匹健馬一聲長嘯身子騰起，竟在兩匹馬的馬背上，躍跳過去。

馬兒一跳了過去，黑旋風在半空之中，也翻了一個觔斗，翻出了幾尺，落了下來，正落在那匹馬背之上，然後絕塵而去。

那八個人在路上一字排開，看來是無論如何也可以將黑旋風赫青鋒攔在途中，可是却萬萬想不到黑旋風的身手竟然如此之高，會用那樣的方法，毫不停留的飛馳而過。

那八個人中的一個大聲喝道：「追！」

那躲在馬腹的兩個人，也已翻起身來，八匹健馬四蹄洒開，向前追去了，他們動作極快，和黑旋風相距也不過是三四丈遠，道上塵頭大起，黑旋風馬鞘上的風哨，聲音越來越尖銳，他那件烏黝黝亮晶晶的黑色披風，也揚得老高，有如一朶烏雲。

轉眼之間，九匹健馬，一前八後，已跑出了三五里路，只見前面道上，俱是大樹，有好幾株大樹的樹枝，竟硬生生被扳了下來，用老大的楔子釘在樹面上，那幾株大樹的枝葉，極其茂盛，七八株樹的大樹枝，被拉了下來釘在大路上。

這等大障碍，除非黑旋風騎的馬會飛，否則是萬萬過不去的。

但是，黑旋風老遠便已看到了那些樹枝，並沒有折斷，只不過是彎了下來而已，就算硬跳了過去，只怕連人帶馬都要被那股强大的彈力彈上了半空。

是以黑旋風一到了近前，立時勒馬停了下來。

黑旋風赫青鋒馬一停，在他後面的八騎，又向前衝出了丈許，也一起勒定了馬，那八騎人馬一勒定之後，立時呈扇形散了開來，將黑旋風一人一馬的退路截住。

與此同時，只見那幾株大樹之後，閃出了六七個人來，爲首的一個，一身黑衣，雙袖之上各箍着七個精光閃閃的銅環。

那人身形極其高大，站在那裏，簡直如同一座鐵塔一樣，待那幾個人現身後，黑旋風便笑了起來，道：「呼老大，是終於自己現身了！」

被黑旋風稱爲「呼老大」的那個人，隔着那幾株樹向黑旋風拱了拱手道：「赫兄，久違了！」

黑旋風嘿嘿的笑了兩聲，道：「不錯，足有三年了，你還敢提起上次我們見面的事？」

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姓呼的大漢立即現出了十分不自然的神情來，他乾笑了幾聲，道：「赫兄，過去的事請別再提了，這次，我是受人所托，有一件事與你商量！」

黑旋風赫青鋒哈哈的大笑起來，道：「你這有事與我商量的辦法，倒是特別得很！」

那姓呼的身形一縱，他本來與黑旋風隔着那幾株樹，少說也有一丈五六的距離，但是他身形略縱間，「呼」的一聲，便已竄了過來，到了黑旋風身前。

黑旋風面帶微笑，像是十分有興趣的望着他，只見那姓呼的揚了揚手，道：「出來！」

一聲方畢，只見路旁兩邊的比人高的野草叢中，忽然顫動起來，轉眼之間，兩面各自走出四個人來，那八個人的肩上，都挑着担子，担子的兩頭，全是半尺見方的木箱。

那些木箱雖小，但是分明極其沉重，在那些人挑出來的時候，壓得肩上的扁担，直彎了下來，「咯吱」、「咯吱」的響個不停，那八個人將八担十六隻箱子挑出草叢中，放在路邊，姓呼的大漢又喝聲道：「將箱子打開！」

那八個人立即一起將那十六隻箱子打了開來，在陽光映照之下，只見金光燦然，箱子之中，全是一條一條手指粗細的半尺長短金條。

每箱金條至少有百來斤重，十六箱，少說也有二千多斤黃金！

黑旋風「噓」地一聲，吹了一下口哨，道：「呼老大，多時不見，你可眞發了大財哩！」

姓呼的笑着說：「赫兄，這些黃金，全是你的，發了大財的是你，不是我！」

黑旋風哈哈的笑了起來，道：「眞的麼？我自然是不能白拿的了？」

姓呼的笑着道：「不錯，祇消做一件小事，在赫兄而言，做這樣的事情，簡直易如反掌！」

黑旋風道：「呼老大，你愛黃金是出了名的，若事情容易，你如何不賺？」

姓呼的大漢道：「你做事是易如反掌，我們做事卻是不易，赫兄你意下如何？」

黑旋風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四面望了一下，這時，他身後有八個人，身旁又有八個人，前面有姓呼的，在對面樹後，還有七八個人在，他是被圍在中心，看來要想突圍，也非易事！

黑旋風四面看了一下，微微一笑，翻身下馬，笑嘻嘻地道：「看來，呼老大，我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了！」

姓呼的向後退了一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赫兄，你果然是個聰明人！」

黑旋風並不說話，只是背負着雙手，慢慢踱到了路邊，在十六箱黃金之前站定，道：「眞是大手筆，一出手就是萬兩黃金！」

他一面說着，一面提起了兩箱金子在手，看他的樣子，像是已被眼前的黃金迷住了，那姓呼的望着他，也是面有喜色。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間，只聽黑旋風一聲大喝，身形突地一轉，隨着他身子的轉動，兩箱金條，呼嘯着飛了出來，幾十根金條，恰好洒了一個半圓形，在路邊的那四個人，首當其衝，金條擊在他們的面上，立即鮮血四濺，緊接着，在馬上的那些人也遭了殃，紛紛的跌下馬來，連在對面的四個人也沒有辦法避得過去。

那姓呼的大漢在那倉猝之間，簡直驚得呆了，而黑旋風的出手，何等之快，等到他覺得不對勁，想要向後退時，黑旋風早已拋下手中的空箱子，欺身搶前來，一伸手便抓住了他的胸前的衣服。

那姓呼在那一刹那，急叫一句，道：「赫兄，有話好說！」

他只說了這一句，黑旋風手臂一振，已將姓呼的直提了起來，向前拋了出去。

那姓呼被黑旋風用力一拋，直跌到樹枝之上，他向下一壓，樹枝又彈了起來，將楔子彈鬆，姓呼的一聲怪叫，隨着樹枝的彈起，他身子直飛到半空中！

一根樹枝彈起，其餘的楔子，也紛紛鬆開，黑旋風身子忽然後退，翻身上了馬背，向前疾衝而出。

那姓呼的大漢被彈向半空中，足有三五丈高，他在半空中翻了幾翻，向下跌了下來，跌進了草叢之中，幾個未被金條擊中要害的人，只受了輕傷，連忙趕了過去，將他扶起來。

這時候，黑旋風策馬飛馳，早已衝過了前面的五六個人，飛馳遠去了。

姓呼的大漢氣得臉色煞白，身子發抖，在地上頓着足，怒叱道：「還呆立着，趕快追上去！」

在他身邊的一個人苦笑道：「呼大哥，你是看到的，這樣子也阻他不住，只好讓他到前面去，由易太爺親自出馬！」

姓呼的漢子一拐一拐，走到路中心。

當他到了路中心，抬頭向前望去時，黑旋風早已飛馳遠去，但是，還可以聽到尖銳的哨子聲，若斷若續，傳了過來，陽光之下，也還可以看到一點烏黝黝的閃閃烏光在閃閃亮着，然而轉眼間，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　＊　＊

唐家明離開了小鎭，一直策馬向前跑着，他慘被侮辱，他怎麼也想不到會受這樣的侮辱！

他要和黑旋風做朋友，但給黑旋風拒絕了！

唐家明因爲屈辱而生出怒火，在心頭燃燒着，那股怒火，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直到他忽然聽到了一連串的驚呼、叱喝之聲及物件的碎聲，他才陡然停了下來。

等到他勒定馬時，他才看到自己闖了禍，他的馬竟然衝進了大路邊的一個茶棚之中。

他不但衝進了茶棚中，而且，還撞翻了二張桌子，有幾個客人也被撞倒了，當他勒定馬的時候，那幾個茶客正在狼狽的爬起來。

唐家明看到這樣情形，忙自馬背上翻下身來，向前走了一步，想去扶起那個還在地上掙扎着的茶客。

可是，他才向前走了一步，還未伸出手來，便聽得茶棚的一角處，響起了幾聲嬌叱，其中有一個十分清脆的女子聲音叱喝道：「就是他了！」

唐家明一時之間，還弄不清那幾下嬌叱聲是什麼人發出的，待他抬起頭來，循聲望了一眼，怎知就在他一抬頭間，眼前精光一閃，一柄精光雪亮的短劍已然刺到了他的面前來。

唐家明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因爲這柄短劍之來勢，實在是太突然了！

他只不過聽到了叱喝之聲，才抬起頭來，根本連人影也未看到，却已有利劍劈面而來，簡直是詭異之極了！

唐家明在那刹那間，根本沒有還手機會，他只是大叫了一聲，身子一翻，便已倒翻了出去。

唐家明在下馬之後，只不過向前跨出一步，身子仍在馬匹身旁，這一個倒翻而出，便翻到了馬背之上，他雙手在馬背上用力一按，身子就借着一按之力，向上疾彈了起來。

當他身形彈起之際，他又聽得「嗤嗤嗤」三下響聲，又有三柄利劍，向他刺來。

但是，由於他向上翻起之際，十分之快，是以那三柄利劍也一起落空！

唐家明身子翻到了半空之中，一探手抓住了茶棚頂上的橫樑，他只聽得茶棚中有好幾個女子的聲音喝道：「各位請讓開，刀劍無眼！」

接着，一陣乒乒乓乓之聲，唐家明向下看去時，只見那些茶客正在爭先恐後的向外跑去。你推我擠，撞得那些桌子，東翻西倒了一大半。

那些茶客轉眼之間，走得乾乾淨淨，唐家明這才看到自己的敵人，原來是七個女子！

這時，那七個女子，已在他的腳下圍成了一個圓圈，各自仰頭向上望着。

那七個女子全是一身勁裝，她們手中各纏着一股絲帶，在絲帶的一端，則是一柄利劍，唐家明直到此際，才明白何以連人影也未看到，對方的利劍就突

然來到了自己的面門，原來對方的利劍，是連在絲帶之上揮出來的。

唐家明居高臨下，茶棚中的那七個女子都仰首望着他，是以他可以將她們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那七個女子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有的只有十五六歲，六個人手中的絲帶，全是粉黃色，只有一個十七八歲，雙眉細長，杏臉桃腮的美貌少女，她手中的絲帶却是深紫色，看來這少女，正是衆女之首。

等到唐家明看清楚她們時，他心中不禁疑惑起來，因爲那七個少女，他從來沒有見過，但是，那七個少女，却突然向他進攻，若不是他閃避得快，只怕已經傷在那柄倏然飛來的利劍之下了！

唐家明吸了一口氣，剛想發話，已聽得那杏臉少女冷冷地道：「你躲在樑上，就可以逃得了嗎？」

唐家明心中又驚又怒，厲聲喝道：「我爲什麼要逃？」

那杏臉少女又冷笑道：「你根本逃不了！」

唐家明的心中本就因爲黑旋風的事，蹩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又給那少女蠻不講理地一說，更是氣往上沖，手臂一振，長劍已出鞘。

他長劍才一出鞘，身形一縱，便自橫樑上跳了下來，落在一張桌子上。

唐家明站在桌子上，仍在那七個少女的包圍之中，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之聲四起。

那杏臉少女首先一揮手，絲帶伸展了開來，疾如電閃，絲帶上所連着的利劍，已向唐家明當胸刺到。

唐家明身子向後一仰，避開了那一劍的來勢，反手一劍已向絲帶削了上去。

唐家明雖然看出眼前那七個少女用的兵刃，如此詭異，必定不是什麼好惹人物，但是他想到自己若是一劍將對方絲帶削斷，那麼，對方等於沒有了兵刃，自然也厲害不到那兒去了。

是以，他一上來，就反手一劍削向對方絲帶，却不料，他長劍一削中絲帶，只聽得一下輕微的金鐵交鳴聲音，劍鋒過處，對方的絲帶並沒有被削斷下來。

唐家明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因爲他已料到，那一定是少女絲帶之中，夾雜着有極細的金絲之故，是以自己的利劍才會削它不斷！

而一劍虛發，對方的招數，必然綿綿而至！

果然，就在唐家明一劍削中絲帶，而未曾將絲帶削斷之際，杏臉少女手腕一沉，絲帶一端的那柄劍，自上而下，疾刺了下來。

那柄短劍來勢極快，唐家明在反攻出一劍之時，身子已然後仰，這時實在是退無可退了。

在百忙之中，唐家明眞氣下沉，身形用力向下一沉，只聽得嘩啦一聲響，桌面已被他踏破，他人已穿過了桌面，到了桌子之下！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啪」地一聲響，紫色絲帶的短劍，還是疾沉而下，插進了桌子之中，若不是唐家明見機避得快，這一下實在非受傷不可了！

唐家明心中可是氣惱，又是吃驚，身子一滾，自桌子下滾了出來。

可是他才一滾了出來，只見眼前精光閃耀，六七柄利劍已一起揚了起來。

那七柄利劍，全繫在絲帶之上，劍一揚起，絲帶便在半空中抖動，煞是好看極了，可是，唐家明在這情形之下，却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見對方七柄利劍一齊施出，心知和她們纏糾下去，那是非吃虧不可，是以他才一挺立，立即又倒地一滾，直向那杏臉少女滾去，一面滾動，一面揮起長劍刺出。

七柄利劍自半空之中，發出「嗤嗤」的聲響落了下來，但是唐家明已滾了開去，只聽得「嗤」一聲響，唐家明的長劍在那杏臉少女的左脚旁邊掠過，雖未曾刺中對方，但是也將對方的褲管割裂了一道裂口，唐家明再疾躍而起，那杏臉少女發出一聲又驚又怒的尖叫聲來，七個少女又立時散了開來，仍然將唐家明圍在中心。

那杏臉少女怒喝道：「你將那密函交了出來，就饒你不死！」

唐家明怒道：「我……」

他心中本來怒極，想要破口大駡，可是他只發出一個「我」字，立即想到對方全是年方少艾的女娃，如是口出粗言，大是不當，是以硬生生的將下面的話收了回來，改口道：「什麼密函？」

只聽得圍在他身邊的七個少女中其中的一個道：「姐姐，將他制住後，他自然會說了出來！」

杏臉少女却一聲冷笑道：「待他把話說明白了，好叫他死而無怨！」

唐家明的心中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他道：「好，我倒希望妳把話說得清清楚楚，你們是什麼人？什麼密函？」

另一個少女大聲道：「連飛劍七彩燕都沒聽過，也學人去幹賣國的勾當！」

唐家明一聽，又驚又怒，驚的是「飛劍七彩燕」之名，着實不小，江湖上無人不知，這飛劍七彩燕之中，其中六燕，倒還不足懼，但爲首的一燕，武功之高，江湖上人，也是衆口交譽，提起了紫燕紫飛燕的名頭，也着實使人頭痛，自然，紫飛燕便是那杏臉型的那個少女了！

唐家明一想及此，不免向那杏臉少女多望了幾眼，那杏臉少女正向他怒目而視。

唐家明對於那少女下半句「學人幹賣國勾當」的一句却是怒不可遏，他立即叱道：「誰幹賣國的勾當？」

那杏臉少女冷笑道：「你和黑旋風赫青鋒，在白楊鎮上相會，所爲何事？」

唐家明怔了一怔，道：「我只聞赫青鋒大名，是以想會他一會！」

杏臉少女冷笑道：「說得多好聽，你們見了面之後，做了些什麼？」

唐家明本來眞是想平心靜氣和對方說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是那杏臉少女語氣却咄咄逼人，老像是以爲他做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一樣，他不禁

又沉不住氣，大聲道：「我做了什麼？」

那杏臉少女冷笑道：「索性說穿了你，看你如何再抵賴，黑旋風將那密函交給了你，他却裝模作樣，那是聲東擊西之計！」

唐家明越聽越不像話，一聲大喝道：「誰與妳們胡纏，我失陪了！」

他話一說完，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他才一轉身，四個少女，一字排開已攔在他的身前，唐家明驚怒交集之下，又轉回身來，指着那杏臉少女道：「紫飛燕，你別以為人多，就可以殺人？」

紫飛燕冷冷的笑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受奸相賈似道之托，携帶密函暗通金兵，別說我們只是七個人，就是七十個人打你一個，也不為過也！」

唐家明雖然在盛怒中，可是聽了這話，也是一呆。

唐家明在一呆之下，立即道：「妳究竟說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

紫飛燕冷哼一聲道：「黑旋風沒有對你說麼？看來，你或是被他騙了？」

唐家明知道這其中，定然是有了極大的誤會，看來要誤會冰釋，眞是非心平氣靜不可，如果在對敵狀態之下，那只有越說越糟！

是以唐家明一振手臂，首先還劍入鞘，一伸脚踢起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表示自己並無惡意，這才道：「我姓唐名家明，家師洞庭俠隱白凌霄，算來和武當派倒有點淵源！」

紫飛燕一聽呆了一呆，像是唐家明的話，十分出乎她意料之外。

她立時雙臂一揚，「哼」的一聲道：「就算是名門正派，一樣也有邪惡之徒隱身其間！」

這時，唐家明眞是不禁氣往上冲，忍無可忍的霍地站了起來。

但是他站起來之後，又强自按捺着自己心中的怒火，道：「那妳要怎樣才相信我？」

紫飛燕道：「容易得很，讓我們搜搜你身上，看你可有暗中携帶通敵密函？」

唐家明又好氣又好笑，他仍然坐着不動，道：「好，妳們來搜！」

紫飛燕上前踏上兩步，其餘六個少女也一起圍了上來。

可是，紫飛燕踏前了兩步之後，不禁是呆了一呆，她武功再高，究竟是個少女，而對方是個少男，叫她去搜對方的身子，是否帶着她所說的密函，這眞是為難極了！

在紫飛燕說要搜他之際，唐家明早已想到了紫飛燕必然難以下手，是以當他看到紫飛燕那種尷尬神情的樣子，反覺得好笑，道：「來啊，怎麼不搜了？」

紫飛燕漲紅了臉，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其餘六女面面相覷，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六燕其中一少女提議道：「飛燕姐姐，何必搜他的身上，只消押着他去見黑旋風，那就什麼都可以明白了！」

於是紫飛燕就依從那少女的提議道：「你可敢跟我們去見黑旋風？」

一提黑旋風，唐家明的心中又生了一股恨意，他立時道：「不！我不願意再去見他！」

紫飛燕一聲冷笑道：「你不願意去見他，你分明心中有鬼！」

到了這地步，唐家明一讓再讓，這時，實在再無法可以容忍下去了！

本來他知道只要他跟着她們找到了黑旋風，那誤會馬上就可以冰釋，唐家明在黑旋風的面前，自尊心受到了打擊！他絕不願意再和黑旋風見面。

唐家明知道，此時，如果自己不想辦法離去，這七個少女只怕一直會和自己糾纏下去！

是以，紫飛燕話一出口，他就發出一聲怒吼：「妳才心中有鬼！」

隨着那一聲的怒吼，他身子一縱，突然從椅子之上拔了起來，倏然到了半空中，振臂出劍，一劍撩向茶棚的屋頂上。

只聽得「刷」地一聲响，緊接着，「嘩啦」的一聲，茶棚的頂上，已塌下了一大片來！

而在同時，那七個少女大聲叱喝，幾柄利劍已一起向上飛射而出。

但是唐家明既然立定了念頭要走，動作當然是快絕了，茶棚的屋頂才一塌下，他早已一個翻身，自茶棚頂的破洞之中翻了出去。

他一翻了出去，身子一側，順着棚頂傾斜之勢，向下便滾了下來，一縱身就騎上了一匹馬，揮劍劈斷了韁繩便策騎飛馳而去！

等到紫飛燕等七人也趕了出來，紛紛上馬之際，唐家明早已遠去了！

紫飛燕被氣得杏眼圓睜，一聲大喝道：「追！」

七個少女立即各自上馬向前疾馳追了上去，但是，當她們開始追趕的時候，唐家明早已在十來丈外，那自然是追不上了。

唐家明一直向前奔馳，眼看已將飛劍七彩燕等人拋在後面，肯定追不上，他才勒定了馬，這時候，他的心中實在是亂得可以。

他想起黑旋風的行徑，實在有許多詭異之處，而據紫飛燕所說，似乎是有一封很重要的密函是發自奸相賈似道的，而且和黑旋風有關。

奸相賈似道內弄權外通敵，天下皆知，這封密函自然是關係重大，飛劍七彩燕雖然是有點胡鬧，但她們要截下那封密函，却是正義的行為，黑旋風若是眞的暗助奸相賈似道辦事，那麼自己也不能袖手旁觀！

唐家明想了片刻，腦中依然亂得可以，他騎着馬向前不徐不疾地走着，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胯下坐騎，不是自己的。

當時，他在茶棚頂滾下來見馬便騎，上了馬背便揮劍砍斷韁繩，奪騎而去，自然不能在忽忙中找回自己的馬匹，一路急馳也無暇去細心留意騎的是否自己的馬匹，直到此際，這才看到那匹馬是一匹十分神駿健碩的小青馬，長長的馬鬃，被細意的編織成一條小辮子，顯然是馬主對其極寵愛，而馬鞍也極其精

緻講究。唐家明勒住了馬，翻身下馬，他還看到馬鞍的左側，掛着一個紫色的綉袋，在袋上以白綫綉着一隻栩栩如生的燕子，一看到那紫色的綉袋和這一隻栩栩如生的燕子，唐家明不禁搖頭地苦笑了一下。

唐家明此際知道自己所騎的馬是誰了，那是紫飛燕的坐騎，看來他和紫飛燕的纏糾還不能就此了結！

唐家明一翻身，又上了馬，策騎飛馳而去！

＊　＊　＊

尖銳哨子聲，揚起烏黝黝的黑披風，黑旋風仍在道上急馳。

黑旋風的神色，看來仍然是那麼若無其事，但是若果細心留意一下，却也可以看出他那種神情，其實是佯裝出來的，實際上，他正在全神貫注，留意四周圍的環境動靜。

他向前跑着，道上仍然寂靜，漸漸地，可以看到前面路旁，有一個大石亭。

一看到了那大石亭，黑旋風以手拍馬，馬走勢立急，也就在離大石亭只有五六丈遠時，他已看到石亭之中，高高矮矮的少說也有七八個人在。

黑旋風一看石亭中有人，神色更是沉着，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兩下斷喝之聲，起自石亭之中，兩段極細的鐵鍊，嗆啷連聲自石亭中直飛了出來。

那兩段鐵鍊足一丈六尺長，自石亭中飛出來之後，直飛向路對面，鐵鍊的一端，連着三叉鐵錨，「啪啪」兩聲響，已搭落對面路旁的樹上，兩段鐵鍊，橫架在路面，迫得黑旋風勒馬停了下來。

黑旋風才一停，石亭中七八個人便一湧而出，黑旋風嘿嘿的連冷笑兩聲，道：「如今要走也太難了，到處都是攔路的狗！」

那七八個人之中，為首的一個，却是氣宇軒昂，身形高大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一站定身形，黑旋風看到了他，面色不禁微微的一變，道：「原來是易幫主也在，在下失言了！」

那中年人一擺手道：「赫朋友，請至亭中說話！」

黑旋風雙眉略為一皺，這一次，他的反應和上兩次大大的不同，上一次，他在飯店之中，談笑之間連退了三人，後來又獨力退羣雄，闖過了攔截。

但是這一次，他對那個被他稱為易幫主的中年人，像是也有三分忌憚，是以雙眉一皺之後，居然下了馬，在衆人圍繞之下，進入了亭子之中，那中年便道：「赫朋友，我們不妨開門見山！」

黑旋風道：「是啊！有話請說，有屁請放！」

那中年人一伸手，自懷中摸出一隻極薄的象牙盒子來，在石亭中的石桌子一放，道：「這裡有密函一封，是魏國公買似道要派人送到伯顏丞相之手上，要請你辛苦一趟，不論多少酬勞，在所不計。」

黑旋風望着那隻薄薄的象牙盒子，又望向衆人一眼，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秦朋向其表妹石筠訴說其叔於三年前被一面塗油彩之匪徒劫去一暗鏢之事，赫然發現門外有一竊窕身影彷似他的夢中情人袁夢眞掠過，立即尾隨至一包子舖盯梢着，此時另一食客却在旁譏笑他；當秦朋向那女子說出當年邂逅情況，奈何對方却否認……廢園發生另一命案……徐繼祖因其妻對小凱失踪的態度產生狐疑，追問之下，始知其子的眞正身份……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 京華俠隱

## 七日七夜情難斷　夜闖王府釋疑團

金七撲上就抓。

那漢子雙手仍握金蓮，只用雙足招呼。

但折騰了十來手，漢子的雙足並未佔到便宜，突然放開金蓮反守爲攻。

大概是爲了表示他比金七高出太多，下身貼着不動，雙手攻敵，腰部的扭動蜿蜒如蛇。乍看起來，化解金七的攻擊不是雙手，而是軟如麵條的腰部閃避恰如其分。

金七心想，原來是「蛇腰」，「啪」地一聲，金七退到門邊，捂着襠下，說：「老兄，這是幹什麼？這兒有傳宗接代的傢伙呀！今天晚上，十三妹是你的啦！」

金七說着就走，剛到了外間，人家已到了他的身後，是他不知道還是故意慢了一點？

那漢子手中一捏了一疊紙，說：「除了你日常用的，這些我替你保管者，此地事了，我一文不少全還給你。」

金七伸手一掏，銀票只剩下一張在衣袋內。票面是五千兩，冷笑說：「京畿重鎮，搶啊？」

「就算是搶，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真不？禮王府失了白狐裘，人家冒義王府之名到大有當舖去當。九門提督府失竊了兩顆比雞蛋還大的巨珠，抓到人了沒有？」

「聽口氣像是你幹的似的……」金七色厲內荏地上下打量：「你老兄有名有姓嗎？」

「姓錢名海。人稱『蛇腰無影』的就是在下。」

「慚愧！原來是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住在那家客棧哪？」

「悅來棧。」

「錢朋友，金某雖久慕大名，卻是素昧平生，這數目不少，在下如何信得過錢兄？」

「這很簡單，票子都是北京八大祥（瑞蚨祥、謙益等老字號，都有個『祥』字）。你要是信不過在下，可以馬上前往通知止付。」

「好好，就這麼辦，錢兄知不知道金某的落腳之處？」

「要找金兄比較痲煩！有時在烟館一抽抽到天亮，有時不便來此，找個半掩門折騰一下再睡上一夜。不過話又說回來，此鎮雖大，要找金兄，仍然不難。」

「好，反正小弟是被金兄吃定了！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金七一走，錢海也沒留下，更沒「關門」也沒「拉舖」，不久也走了。倒使十三妹睡了個安靜的覺。

* * *

「啓稟郡主，德威武館石師傅求見，還帶了一個年輕的武師來。」

嘉琳這些日來一直悶悶不樂，甚至鐵蓮知道，深夜會下床徘徊，鐵蓮以爲她是責任心重，那知她另有心事呢？

此刻嘉琳正在和福晋閑話家常。

是福晋聽說她心事重重，想開導她，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雙重的壓力，幾乎使她透不過氣來。

「好，我馬上去，娘，我去見石師傅

，案子一件也沒有破，九門提督和禮王府已經催了兩次，限期一過如破不了案，他們可能聯袂面聖。」

福晉忿怒說：「人在人情在，妳父王去了之後，他們就咄咄逼人了。」

「娘，他們妒嫉義王府節制五府三十六縣，只是不便明言而已，地面上出了這種事，自然得理不讓人囉！」

「聽說金貝勒主動幫妳察緝盜匪及兇手？」

「娘，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可見知己之難求……」嘉琳退出，福晉心有所感，當然聽出郡主弦外之音了，更覺得一個二十三歲的大姑娘的肩担太沈重了，不由深深地嘆了口氣。

郡主來到大廳，摒退了衆侍女，只留下鐵蓮，這才傳石師傅進見。

安總管帶進石師傅，其內姪跟在後面。

「郡主吉祥……」二人見了禮站起時。

突然雙方都在震驚中失聲，那是郡主和秦豪。

「妳……妳原來就是……」秦朋指著嘉琳，就像指著一個普通女人一樣；石師傅大驚，大力拉下他的手說：「大胆！這是什麼地方由得你無禮？」

而郡主也在震動，手足無措之下，吶吶而不能言。

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楞頭楞腦的年輕人，竟敢用手指著郡主說話！

要不是石師傅及時喝止，他會說些什麼話？

鐵蓮莫名其妙，石師傅更是不懂。他急忙跪下說：「小民內姪對郡主不敬，請治以應得之罪。」

「不妨，也許他是認錯了人……」

石師傅說：「內姪是鄉下人，沒見過世面，石某之所以遲遲未帶他來見郡主，正因爲怕他失禮……」

郡主不敢和秦朋的目光相接，但秦朋却一直楞楞地打量著頂戴整齊、雍客端莊的嘉琳郡主，似在盡一切努力把現實中的嘉琳和過去的她銜接一起。

「石師傅，本宮請你們來此，別無所求，由于盜竊猖狂，已達肆無忌憚之地，下手目標似乎有所選擇，如此下去，必然會繼續發生……」

石師傅說：「是的，此賊先偷禮王府，再光顧九門提督府，似乎財物非其眞正目的，而另有企圖。甚至徐小凱的綁架案，傳說徐繼祖已付了十萬贖金，但人未贖回，簡直目無法紀。」

「希望盡快找回被綁架的孩子……本宮稍有不適，恕不招待二位了……」

石師傅拉著秦朋拜下，說：「小民告退……」

安總管送二人外出時，說：「我說小伙子，你就是個鄉熊吧！到了這種場面上，只要少說話也就成了！你可眞是馬尾拴豆腐——提不起來呀！」

「總管說的也是，要不是郡主爲人仁厚，怪罪下來，連我也得擔個不是，眞是想不到……」

到了大街上，有人在街頭圍觀，原來是府衙官差正在貼告示：「查近日出現巨盜，既竊禮王府之白狐裘，冒義王府護衛之名至大有當舖典當在先，後竊九門提督府巨珠於後，至于廢園人命案兩起，及徐家獨子被綁架案，更是無法無天，手段殘酷。爲使竊盜及殺人案早日破獲，竊盜部份懸賞五千兩，殺人部份，懸賞五千兩，至於綁架部份懸賞萬兩，凡能緝捕以上竊盜及兇手歸案者，立發獎金，通風報信因而緝獲罪犯者，得領獎金之半數。如有匿匪不報者，一旦查獲，與匪同罪，絕不寬貸，希一體凜遵，切切此佈……」

百姓議論紛紛。五千、萬兩，有些人兩輩子也賺不到，但官府都束手無策，小老百姓又有什麼辦法呢？

金七、錢海、大勝戲班的班主等都在人叢中。

還有個高瘦的人在另一邊。

錢海拍了金七的肩胛一下，說：「我說金老闆，紕漏一大堆，賞格才萬把銀子，可眞是不起勁呀！」

金七乾笑著說：「話不是這麼說，在你老兄，這盞盞之數自不放在你眼裡，而放在眼裡的人，又沒有這份本領，你說是不是？」

錢海向于班主齜齜牙，說：「于班主，相信你也沒有把這　點銀子放在眼裡的吧？」

于班主皺皺眉，說：「在下和兄台素不相識……恕難作答。」轉身就走。

「你呢？潘師傅，我是個戲迷，以前手頭富裕的時候常捧戲子，結果一點家當全抖落走啦！不過在下並不後悔……」

潘師傅木然地望著他。

「潘師傅，你我琴藝眞了不起，聽說你曾進宮搭班操過琴……」

「是有這麼回事兒。」

「潘師傅，你說，就憑這幾個賞錢，誰肯賣命去抓那江洋大盜？」

潘谷冷冷地說：「聽口氣，兄台還眞見過大世面啦！」

「這是什麼話？十萬八萬兩銀子誰沒見過？就以你潘師傅來說吧！不是小弟奉承你，十萬八萬銀子也難不倒你吧——」

潘谷作賊心虛，扭頭就走。

這工夫那個高瘦的傢伙擠了過來，而錢海似未見到他，離開人叢就往小街上急走。

高瘦的漢子緊追不放。

錢海竟進入廢園之中了。

「你眞是找死！」

高瘦漢子在園中一站說：「差點上了你這鄉熊的當，姓錢的，出來吧！」

錢海撥開深深的野草，原來他坐在斷垣的石堦上，草太深，竟看不到人。

他說：「你竹葉三大俠，居然知道在下姓錢。」

「不必賣狂，你就是『蛇腰無影』錢海，一個不大入流的傢伙。」

「彼此，彼此。我錢海雖不入流，却是獨來獨往，你竹大俠近來聲名鵲起，却是個跟屁蟲，顚着屁股成天爲人家跑腿兒……」

竹葉三一字一字地說：「你知道，到這兒來的人能出去的很少？」

「當然：而且是來兩個，只能活著出去一個。」

「知道就好，你認了吧！」

「我是認了！竹大俠，在你的鋼骰下有幾個能逃過閻王爺的寵召？」

「說！你在這兒混水摸什麼？」

「當然是摸魚啦！可是有些人有魚不摸，却在摸王八。」

「姓錢的，你眞以爲你能活著走出此園？」

「不一定。能出去是造化，不能出去，縣府會賠上一口薄棺。像你老兄這麼得意，吃香喝辣的，一旦伸腿瞪了眼，一個人能享用兩口棺材，對不對？」

「嘿……」竹葉三手托三枚鋼骰，白多黑少的眼珠瞪著錢海。

錢海齜著牙站了起來。他並非害怕竹葉三，但他也知道，竹葉三也不知道他的深淺。

高手通常是指不知有多少次死」邊緣的經驗。但却很少有人想到這一層，就像高手本來就是高手一樣。

經過一段不算太短的對峙，骰子飛空，人也彈起。

人球在空中倏然張開，雙足交剪迴瀉，「叭叭叭……」

嘯聲乍起，錢海在草中晃動、扭擺。雙臂交揮，乍看好像上身和下身脫了節。腰的扭折角度匪夷所思。

結果錢海手中托著一枚，另兩枚被他閃過，射入墻內，土石飛濺。當然，錢海手中還在疼痛。

竹葉三又發出一串獰笑。在他的一生中，當然不僅一次這種經驗，只是別人不知道而已。

狂妄自大的人，往往只能以獰笑掩飾內心的驚凜。

「姓錢的……」竹葉三太陽穴上的青筋滾動，說：「得意還早了點吧！」

「在下根本沒有得意。」

「這麼說你不知道還有一關沒過了？」

「當然，『鶴立霜田竹葉三』不過是牛刀小試，你成名的玩藝兒是『虎行雪地梅花五』。沒錯吧！其實還有……」

「嘿嘿！果然不是青皮無賴，嘎雜子琉璃球那流貨色……」另外五顆鋼骰又托在掌心之中。

錢海的心情是不平靜的。

武林中有幾個能面對此劫而逃出來矣？

「姓錢的，你琢磨琢磨，有幾成把握？」

「五成。你五成我五成。」

這分明是廢話，五枚鋼骰已撒入空中。

就像賭徒擲骰子一樣，高手是不會隨便亂擲的，五枚鋼骰丟入空中，也有其獨特的手法。

但錢海不會看不出門道。如果不使對方照他自己的方法去踢這些骰子，威力必然大打折扣吧！

這念頭是臨時想起來的。

竹葉三第一次丟出三枚，他無暇去想這些。但在第二次丟出的一剎，他以爲這是個秘密。

如果栽在此人手中的高手都能注意這一點，應該有很多人，最少有一半不會敗得那麼慘的。

錢海實際經驗豐富，反應快捷，在白道及黑道中，他都吸收了不少的保命經驗。

他左手捏著那枚鋼骰，又挫身撿了一塊石頭。就在對方彈起的同時，而身子還未達到適當高度時，錢海雙手交叉揚射。

「錚」地一聲，那枚鋼骰準確地擊中了空中五枚鋼骰之一，但因石頭大小不稱手，失去了準頭。

在此同時，竹葉三的人球人却已如突然彈開的彈簧球，「叭叭叭叭」四枚鋼骰電射而下。

這次錢海在瞬間換了五個不同方位，在這五個方位中腰部扭擺十一次，看來上下身已斷而不離。

錢海感覺掌心手骨奇痛如裂，尤其剛接過一枚鋼骰的左手，相信又受了傷。

但他雙手各托著一枚鋼骰，另外兩枚已被避過。

「這是我出道以來第一次失手……」

錢海冷冷一笑，說：「應該不是第一次，更不會是最後一次。」

「姓錢的，你剛才取了巧。要不……」

「高手搏殺，重在鬥智，況且你施展此術時並未限制對方的自衛方式，可見你的『虎行雪地梅花五』及『鶴立霜田竹葉三』的玩藝兒霸道是霸道，卻不什道地……」

突然一片烏雲遮掩星光，接著一個巨大人影以「寒塘鶴渡」凌空瀉下，不帶衣袂聲，站在竹葉三身邊，就像釘在地上一樣。

此人身高在六尺以上，腰約一圍。通常這種體形的人輕功是不會太高絕的，這是個例外。

此人的一身杭綢灰衣褲甚不合身，使人相信可能是在估衣攤買來的，或者向別人借來的，身子高大粗壯，衣服雖也很大，在他身上仍像綑綁似的。

此人一言不發，伸出蒲扇似的肥大手掌，掌心上托著七顆鋼骰，比竹葉三的還要大些。

錢海不知道此人是誰。

他却深信此人和竹葉三必有淵源，甚至是他的師輩。

「尊駕何人？」

「呵……」此人濃眉大眼，不大像是中原人。一頂瓜皮帽也顯得太小，露出頭部前面的額頭。

「以尊駕剛才顯身的武功，必不是泛泛之輩，用不著裝瘋扮傻吧？」

「……」來人只笑而不答話。

「竹葉三，這傢伙是你的師輩嗎？」

竹葉三不正面回答這話，却得意地說：「錢海，在所有死在鋼骰之下的高手來說，你死得最值得。」

「這話怎麼說？」

「以你的年紀、身份和名望，能死在『北斗七星』之下，無形中抬高了你的身價，雖死猶榮。」

「哈……」錢海說：「的確，我相信讓你來接，也會豎著進來，橫著抬出去……」

這時高大的人突然揚手撒出了七顆鋼骰。

先不說一個人在骰子下墜這瞬間如何能以雙足全部踢出，還要擊中敵人要害，單就這絕活本身就已具備了攻心優勢了。

所以錢海相信，過去死在「竹葉三」或「梅花五」鋼骰之下的人，主要是注意力分散，神為之奪而遭毒手的。

錢海撿石頭時，忽然覺得頭頂上有風聲。

突然，一個鬼魅般出現，替錢海接下鋼骰。一扭腰就飄出七八步外。

在此同時，大傢伙已把巨大身子彈起丈許，只見他手足交剪交換，也就是雙掌拍出三枚鋼骰，雙足踢出四枚。

錢海和竹葉三的處境差不多，因為他們都有個替身，一個是代他發難攻敵，一個是代他硬接這「北斗七星」絕技。

所以二人目不暇給，一面要看大傢伙要如何踢?另一方面又要看突然出手的人如何接?

而這個硬是不信邪的來人，臉上塗了些金粉，有點像是京戲中扮演天神的角色。

這可以說是念頭一動的時間，七枚巨大的鋼骰已帶著尖銳嘯聲射到。

金面人在這一刹，速度使他的真實形象變為虛幻，乍看有如千手觀音，身形轉折騰空，如虎豹搏噬，如鷹鷙抓撲，如蛇繞蟒纏，更像是織布機上的梭子電般穿掠。

大傢伙早已落下，金面人身形一定，像一根人柱定在泥中紋風不動，雙手中各托了三枚鋼骰。

顯然，金面人漏接了一枚。

大傢伙的牛眼幾乎彈了出來，「呵呵」笑聲變成了「嘎嘎」獰笑。

大傢伙每笑一聲，即使人感到砭骨寒氣深了一分。

竹葉三得意之色消失，因為他自己絕辦不到。

錢海折服之情油然而生。

儘管來人以粉塗面，他幾乎能認定此人是誰了。

那肥大的手上又整整擺著九顆大的鋼骰了。

「九月胡天即飛雪……」竹葉三喃喃地自語著。

金面人的雙手在動，那是把雙手中各三枚鋼骰作適當的分佈，捏在易於著力的指頭之間。

也許他知道這是決定性的一搏。不大可能像剛才的「北斗七星」那麼容易對付。

事實上旁觀者看來容易，當局者的感受絕非如此。

雙方都在繃緊了心弦，在高手來說，死也許比慘敗容易接受得多。

但是，就在這生死一決時，斷垣中傳出了聲音。先是「咕嚕嚕」喝水或灌酒之聲，接著又傳來了：「

一二三，三二一，
大盜一出鬼神泣，
三班六役是飯桶，
王府護衛何足奇，
一二三，三二一，
滿城風雨老兵疲，
提督門前邁方步，
府縣衙前攬輕騎。
一二三，三二一，
綁票勒索不足奇，
莫為陰魔作虎倀，
忤逆犯上似狗豬。
一二三，三二一，
不是為名不為利，
只為贖罪心愜意，
若問多少應劫者，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套類似蓮花落的歌謠，最驚心的莫過於錢海了，因為有些事說到他心裡去了。

其實這大傢伙及竹葉三也心有所感，似乎這套歌謠道盡了在場諸人以及他們背後主人的陰謀和心事。

甚至於還預言某些案子會再發生多少次。

金面人很快消失。

錢海也正好趁機下台。

似乎大傢伙和竹葉三知道這唱歌者的來歷，所以也沒有攔截金面人和錢海。大傢伙向發聲處撲去，竹葉三緊隨其後，却什麼也沒看到。

只有發聲處附近留下了濃烈的酒氣。

＊　＊　＊

由於另外兩個權貴府中相繼失竊名貴珍玩，經嘉琳郡主授意，賞格增加了數倍。

經石師傅、義王府護衛以及鐵蓮等人建議，立即傳令逮捕李艷秋、潘谷及戲班班主。

由縣府捕頭率七八個部下，加上石師傅師徒二人及義王府護衛之人出動抓人，但却撲了個空。

石師傅和護衛等回府覆命：「啓稟郡主，人已經跑了。」

鐵蓮說：「我們早該抓人的。府、縣已下令通緝了。」

嘉琳說：「相信他們還匿在本鎮附近。」嘉琳雙目無神，有多少夜沒有睡了?也只有鐵蓮知道，但只限於一點點而已。

此刻潘谷和李艷秋藏在民宅中。這民宅婦人叫張粉，是個賣大炕的半掩門中較為出色的一個。

只要人多的地方，這一行就永遠有生意。

「蓬蓬蓬!」

有人叫門，張粉照鏡子，按按腦後的頭髻，正要去應門，潘谷揪住了她：「張粉，我可是花了一千兩包了你半個月，妳知道應該如何應付吧?」

「知道的，爺台，就說我有病，成了吧!」

「妳這個樣子像有病?」

「爺台，放心!我會應付的……」

張粉打開大門，門外這人瘦瘦小小，乾乾巴巴地，一身打扮倒很入流，上下打量張粉，說：「大烟館的伙計說妳挺不錯

的……果然還湊合，怎麼樣？關門多少錢哪？」

「對不起！大爺，小女子有病，大夫叮囑，半個月以內不能接客……」

「什麼病呀？該不會是花痴吧？」

「爺台，您何不到百花樓去，那兒的姑娘才能配得上您！年輕、標緻，有的還能彈能唱呢！」

這位客人動手動脚地輕薄了張粉一下，說：「這檔子事可很難受，百花樓的十三妹人人說好，我試過一次，沒什麼了不起！眞正是好看不好吃，我看……」

客人又想佔便宜，「劈啪」一聲，張粉把門閉上了。

拿了人家的銀子，當然要守信的。只不過一千兩只先拿了三百兩，餘數說是到期一次付清。

「呸！大爺誇了妳幾句，妳還端起來啦！呸！臭魚爛蝦……」

此刻室內的潘谷說：「這不是金七嗎？」

「是他。」李艷秋說：「他的口音很特別。」

「這會是巧合嗎？」

潘谷說：「我總以爲班中最叫人摸不透的人不是班主，而是金七。」

「其實這次搭班來此的人，除了龍套、老生、花臉和二路青衣花旦等，那一個的來歷不是神秘兮兮的？」

張粉走進來，說：「一個缺德鬼，瘦巴巴地渾身沒有幾兩肉……」

這麼一說，潘、李二人更相信是金七沒錯了。

「我出去一趟，馬上回來。」

潘谷又說：「艷秋，千萬別出門。」

「我知道。但是，如果徐小凱在六天內，也就是在義王府的堂會之期還沒有回到徐繼祖身邊，潘谷，你就是宰了我，我也不聽你的了。」

「好！我這就辦。」

潘谷向張粉眨眨眼，意思是叫她寸步不離，他和張粉另有暗盤，他有事常出門，張粉負責看管，到了期限他另賞三百兩。

張粉估計，一千三百兩紋銀，她一天到晚接客，苦幹三四年也賺不了這麼多。所以對潘谷的委託，自是百依百順，儘管李艷秋是十分値得同情的。

潘谷來到賣驢肉的霍癩子鋪子中。有所謂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可見驢肉的鮮美哩！而且在鎭上還是獨此一家。

「潘爺請！」

霍癩子伸手一讓，潘谷來到後面。班主于康坐在炕緣上抽水煙，張羅著：「坐，老弟，咱們現在是耗子過街，人人喊打。」

「班主，知不知道孩子落在誰人手中？」

「知道如何？不知又如何？」

「于班主，這樣吧！你要是能找到徐小凱，我就送你這個數兒……」他伸出了中指、無名指及小指。

「三千？」

「不，三萬。」

「不錯了！」

于康又裝了一袋水烟抽了起來，說：

「你聽說過『鶴立霜田竹葉三』吧？」

「沒聽說過，這是什麼意意思？」

「老弟，我看你是反穿皮襖裝老羊啦！」

「于班主你是說……」

那知于康手中的水烟袋突然砸了過來。

兩人相距一步左右，出手就到，只是于康並未脫手。

他知道潘谷也不是好惹的，但他連「鶴立霜田竹葉三」都不知道，于康就把他低估了。

像于康這種人，武功不是一流的，却是個滑不溜手，精得出油的人物，看不準絕不輕易出手的。

那知潘谷一把揪住了水烟袋。

于康一使勁沒有奪下來，心頭一涼。他多麼後悔自己的孟浪？一件大事如果決定得太快，後悔也快。

潘谷冷冷一笑，手一扭，水烟袋變成了麻花。

更絕的是，于康突然感覺變了形的水烟袋上傳來高熱，急忙鬆了手，潘谷輕蔑地說：「就憑這點道行也想在這混水中摸魚？」

于康說：「姓潘的，算我的眼睛沒開光！姓于的認栽，就從此退出這個圈子……」

「好，我放你一馬。」潘谷如箭射向後門不見。這倒使于康有點摸不透，如果他是潘谷，必然宰了他滅口的，爲什麼虎頭蛇尾地就走了呢？

正自迷惘，身後傳來了熟悉的口音，說：「班主，我找得你好苦……」

于康悚然廻身，金七齜著牙站在通往前面的通道門口。大概過足了癮，一身活力。身上是綾羅綢緞，還咬著一根牙籤。

「金七，聽說你闊起來了？」

「小意思，小意思。俗語說：小富惟勤，大富唯命。我金七樂天知命，不會痴心妄想大富大貴。小財嘛！只要腿兒勤快些，心眼活動活動，銀子就來了！」

于康說：「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金七，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的噱頭我不稀罕……」

金七說：「當然，你想的是大數目的，不像我這小廟鬼，沒見過大香火。」

「金七，你有什麼事？」

「于班主，很抱歉！俗語說：黃金鋪地，老少折腰。街上的告示幾乎天天在換，賞格也不斷地跳飛，那個看了不眼紅？就以班主的身價來說，不是正點子，也是陪襯人物，這筆小財就成全我了吧！」

「你？」于康吐了口唾沫，說：「斤兩夠嗎？」

「班主，斤兩夠不夠一定要試才知道，人爲財死嘛！萬一不行，那也是命該如此，萬一僥倖……」

「作夢！」于康先是吃了潘谷的虧，看走了眼，但輸得心服口服，可是金七這塊料子，橫看豎看，都是四六不成材，伸手就抓了過去。

絕未想到，金七是女人的打法，張口牢牢咬住了于康的小指頭。這是絕對想不到的事。

他若用力掙，小指非斷不可，他用手

脚攻擊，金七閃閃避避，捱了幾下却不是要害。這完全是鄉熊打法，但于康却沒轍了。難道于康不如金七？這當然另有原因。

金七邊咬邊大聲叫嚷：「來人哪！這兒有個榜上有名的逃犯哪！」

于康急了，大力抽回手指，脫了皮鮮血直淌，正要往後奔去，金七竟抱住了他的後腰。

他以爲一個大烟鬼嘛！是經不起折騰的，用肘向後砸，金七「吭」地一聲，硬是不鬆手，掙也掙不開。

于康心想：我于康合該倒霉，居然栽在這種人手中，眞對不起于家的列祖列宗——

人急了可不管什麼身份，伸手往下想來個騎馬毒，沒想到金七比他快了一步，滿把抓住一握，于康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賣驢肉的霍癩子已被于康收買，正要用菜刀自金七後面砍下，被門外的義王府護衛撲進來擒住了。

連同于康，一起押入了義王府。

在義王府的簽押房中，除了嘉琳郡主，石師傅、鐵蓮及兩個護衛都在。但于康所知道的也只是潘谷和李艷秋定計。後來武生蕭松樵和他也知道了而同流合汚。至於爲何徐繼祖繳了贖款而未接回孩子，他也不知道。

于康是眞的不知道，在參與綁架案的人當中，除了死的，他是最窩囊的一個，一文沒拿到，却被上了鐐銬。

郡主見他也不知孩子在何處，頗爲失望，交待押下，回內它去了。

小吉子說：「金七，你的流年不錯呀！有筆賞格可領囉！你是怎麼抓到于康的？」

金七胸脯一挺，說：「小吉子老弟，其實也沒有什麼，我一共才用了三招，第一招叫著『獅子張口』，第二招是『抱虎歸山』，第三招比較厲害，不是緊要關頭不用，叫著『混水摸魚』。」

一個護衛對小吉子小聲說了，小吉子大笑起來。說：「金七，郡主說，案子破了一齊發賞格。」

「不急，不急。」

* * *

此刻在金燕西的書房內，他正在和竹葉三密談。

竹葉三說：「貝勒爺，半路上殺出了一個程咬金。『蛇腰無影』已經夠你理的了，如今又出現一個金粉塗面的年輕人。」

金貝勒負手踱著不出聲。

「在下的『虎行雪地梅花五』制不住他。就是巴隆的『七星北斗』也被他接下了六顆……」

「嗯……最後巴隆要下殺手，忽然有人唱著歌謠出現……」

「一二三，三二一對不對？」

「貝勒爺您……」

金貝勒坐下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說：「巴隆和金面人都不知孰高孰低？那個一身酒氣唱歌謠的人，似乎身份又超然一些，而且他似乎知道不少事哩。」

「是的，貝勒爺，所以要小心提防……」

金貝勒有時很熱情還帶點任性的稚氣，但此刻却顯得太老練了，他似乎對這個一身酒氣的人很清楚。

同一時間，在義王府內。

嘉琳郡主身心交瘁，在福晉强迫督促之下上了床，而且交待鐵蓮，任何人不得干擾她，有任何事明天再說。

鼓樓三更早已報過，王府內肅靜無嘩。

也許是基於一種崇敬，上上下下都知道嘉琳郡主好久沒有好好睡一覺了。她太需要休息了，大家都盡量保持肅靜。

但就在這時，高大的樓頂飛簷上人影晃動，已順斗拱而下到了內部樑上了。

此刻，嘉琳郡主的閨房內間，兩盞宮燈突然熄滅。

鐵蓮在外看到，也不敢問。

是不是郡主仍不能成眠？試試熄了燈以後能否成寐？

鐵蓮以爲王府的護衛精英都在附近，還有石師傅師徒二人，就是一隻小鳥要飛進郡主的樓中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郡主睡著了，這是很難得的，絳幃錦衾、幽香不斷。陪襯著海棠春睡，多溫馨、多珍貴的情景？

這情景除了鐵蓮，別人永難看到。但在此刻，却有個人兀立在帳內，一瞬不瞬地站在床前。

他身材頎長，並不是虎背熊腰那類型的人。他文雅、俊逸，要不是背插一對魁星筆，不會有人以爲他是個練家子的。

現在，他沈醉于溫馨的閨房幽香中，也沈醉於她的睡態和那如夢似幻的往事中。

在那不算長的一段時間中，他也曾在她的身邊欣賞過她的睡態。

「六年了……六年了……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不知不覺，吟出了秦少游的一闕「鵲橋仙」。

道盡了悲歡離合，深濃的痴怨憎愛。

但她睡得不沈，居然被他忘情的吟誦驚醒了。星目初睜，驚惶失措。

他低聲說：「夢眞，是我……」

自石師傅帶他來此，雙方驚喜的一瞥之後，嘉琳苦思了很久，她今生已不能再續完這個夢了。

她自承什麼都不缺乏，她有顯赫的家世。

她有人人羨慕的權柄。

她也有母愛的關注與眷顧。

大多數女人所夢寐以求的美貌，她也具備了。

只有這纏綿悱惻的男女綺情，她不能擁有。甚至於連碰也不敢碰，想也不敢想。她只能嫁給一個皇室的子弟。

太后的偏愛，皇上的倚重，各皇親國戚的妒嫉，各王府的格格、王子貝勒及貝子們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她不能走錯半步。

「你……你大胆……素不相識……竟敢夜闖當今郡主……朝廷命宮的內宅……該當……」

「好了……好了……」金面人柔聲說：「華山七日何啻七年七十年？妳是那種寡情寡義的人嗎？」

「我……我不認識你……」

「夢眞，我知道妳的處境。當初我們的邂逅是巧合，妳似乎也想一走了之，忍痛切斷而結束，可是妳如何想像我這六年的相思之苦？」

她坐起來，又忙不迭地雙手掩住僅有的錦繡紅肚兜。在金面人來說，六年前他就見過了。

可是那時和此刻不同，那時是在荒山幽洞。現在是義王府，欽批親封的五府三十六縣主宰者的閨房中。

她的職責相當于一個女巡按，但她的身份却又高出巡按多多。

而現在，她只能披著金縷衣坐在帳內床上，低頭暗泣，不知如何來了結這一段孽緣。

更不知如何擊潰自己心底這一股情魔。

「夢眞，我也許自私了些……相思了六年，我所求的也僅是短暫的相處銷魂的一瞥，如此而已……」

「秦豪……」她不能不承認，她也不能攔阻秦豪來此，更無法使自己放得下，丟得開，不想這個今生第一次進入她心底的男人。

「原諒我……當初在華山是王妃帶我去燒香還願……由于被華山的景色所迷……一個人到處亂闖且故意迴避侍衛，結果在蒼龍嶺上失足受傷，因而被你所救……七天相處，有感於你悉心照料……雖未告訴你我的身世……却把一切都給了你……」

「是的，我絕未想到在那山洞中與我共渡七天七夜的是一位郡主，但我重視的是那份柔情，而不是妳的尊貴……」

「我知道，秦豪，我恨自己生在一個權貴之家，滿漢限制嚴格，絲毫不得踰越。」

「我知道，但既有當初的勇氣，就該面對一切。夢眞，自那天見了妳，我幾乎發狂，我不甘就此把我們的一切變為一個斷夢。」

「秦豪，求求你……我實在辦不到……」

「夢眞……妳在那七天七夜中，曾經喜歡過我嗎？」

「當然。」

「好，以妳的身份和地位，我實不該强求。但是，希望在我未離開之前，這一段不長的時間內，妳能讓我再看妳幾次。」

「秦豪……你知道……我是多麼願意……但是……你知道這是多麼危險嗎？」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

「秦豪，你有什麼仇恨？緝什麼盜匪？是不是指近日鎮上所發生的事？」

「這當然也是，但當初來此，却為了自家的私仇……」他說了叔叔的鏢被劫，傾家蕩產的事。

「原來如此……」

秦豪已坐在她的牙床上，猿臂攬著她的纖腰，她顫抖著：「秦豪……不要……不要……」

「夢眞……我們又何必自苦如此？這也未免太虐待自己了。」

他們畢竟是年輕的。嚴重的後果；可怕的政敵朝朝暮暮在四周盯著。她並非不知，然而，六年的餘燼未熄而重新點燃，他們不是神聖，不是木石，如何能蹉跎這大好時光。

秦豪如果不是那種固執的人，像石筠那少女，已經很不錯了。但他和賈寶玉一樣，「不求大士瓶中露，為乞嫦娥檻外梅」。把一個自稱為「檻外人」的妙玉弄到手。

在熊熊烈焰燎烤著他們，逐漸遠避現實的困阻時，她悽迷地吟著：「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

「携琴上高樓，樓虛月滿華，彈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這是唐代女冠（即道士）李季蘭的名詩。和魚玄機齊名。

舊夢重溫，半夜銷魂。

鼓樓已敲五鼓，良宵苦短，這是必須走的時候了。他在匆匆穿衣時，她叮囑他：「如你要幫忙，劫匪次要，綁匪為先，救回肉票更要優先。」

「為什麼？」

「因為徐……徐小凱是我親戚的孩子，再說救人如救火……」

「萬一劫案不破或者遲破，禮王府、九門提督江朝宗等人聯名面聖……」

「大不了削去義王府節制五府三十六縣的權貴，我早就不想幹了……」

「對。名利誤人，何必自苦？嘉琳，我走了！」

「秦豪，以後千萬別叫我的本名，萬一被別人聽到……還是叫我袁夢眞較好，即使聽到了也可以辯駁……」

* * *

郡主召見徐繼祖已是第三次了。

「徐掌櫃，令郎始終沒有消息？」

「回郡主，一直沒有下落。」

「既已付了贖金，為何……」

「回郡主，小民沒有贖票……」

「徐掌櫃，要和金七對質嗎？」

「這……這……」徐繼祖含淚跪下道：「小民該死，小民實在不敢奢望縣裡能如期找回犬子小凱，郡主請原諒小民愚昧。」

「也許不是愚昧，那是舐犢情深。」

「唉！只可惜……」

「可惜什麼？」

「郡主……沒……沒有什麼。」

「徐掌櫃，在本宮面前不可吞吞吐吐的。」

「是！回郡主，賤內愚昧，瞞了小民六年……」

「她瞞你什麼？」

「徐小凱非小民骨肉，是她偷偷要來的……」

郡主一愣，其實她心裏有數，說：「要來的孩子你會不知道？」

「回郡主，一個人到了中年，望子心切，誰會想到自己的妻子自始至終設計了一個很逼眞的懷孕和生產的假象呢？」

他說了當時的情形。

「徐掌櫃，自你知道孩子不是親生骨肉之後，似該心情放鬆些了吧？」

「回郡主，小民想不開這一點，在當時，乍聽內人談到瞞我收養孩子的事，的確恨她騙我，甚至以為不是自己的骨肉，大可不必日夜擔憂了，但是……」

「怎麼？還是放不開？」

「啟稟郡主，小民以為，鷄鴨這種扁毛畜牲，尚能孵其他鷄鴨生的蛋，直到孵出小鷄小鴨，還百般呵護。人為萬物之靈，為什麼就作不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

嘉琳努力睜著眼，愧疚交集，感慨不已。

也許這樣才能使淚水不溢出來。

徐繼祖是個商人，還知道這麼深的人生大道理，讀書人又如何？郡主安慰徐繼祖並送他回家後，立即下令府縣各派一名人手，暗暗保護徐繼祖夫婦。

＊　＊　＊

又是彩霞滿天，晚炊四起的時候了。

這個多事的廢園之中，又要演出火爆場面了。

金七自百花樓出來，就被竹葉三盯上了。

也許金七根本不知，或者知道而想擺脫此人的盯梢，自廢園中脫身，他進入廢園了。

盯他的人似乎正中下懷。

但金七被盯，也有人跟上了盯金七的人。這還不只一二人，有石師傅的一個徒弟和府、縣各一名便衣捕頭。

廢園中，在百姓看來，陰風慘慘，鬼影幢幢，但在官府及有心人看來，這兒往往能找到他們所想看到及聽到的秘密。

金七進入廢園就向斷垣中疾掠。

似想以斷垣殘壁作掩護溜出廢園擺脫跟蹤。但這人迎面攔住了他。

「這……這位老兄……跟著在下幹什麼呀？」

「金七，你放心！你發你的橫財，在下不會黑吃黑，只要你回答我幾句話就成了。」

「我說這位老兄，我金七不過是大勝班的一個武丑，你就是想黑吃黑，也是煙袋鍋裡炒芝麻——沒有多大油水呀！」

「金七，你別在我面前裝蒜了，我問你，徐繼祖的獨子被綁，你一直在他左右，一定知道為何交了贖款却沒有帶回肉票吧？」

「老兄，我要是知道那就好了！賞格已高達十五萬兩，我還等什麼？難道非等到跳升二十、三十萬兩不可嗎？」

「金七，你是大勝班的武生，為什麼和自己過不去？」

「老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窩裡反，暗算于班主送交嘉琳郡主，賣友求榮？」

「老兄，所謂窩裡反這詞兒，你可要解釋清楚，我金七是戲班中的一員，却不曾和他們同流合污，他們串通綁架勒索，這是犯法的事，在下為什麼不可檢舉？」

「別說得那麼好聽，你是為了賞格。」

「嘿！老兄，別說得那麼清高好不好？你要不要吃飯穿衣？吃飯穿衣要不要錢？就以你老兄來說吧！這身打扮說商不商，說仕不仕，當然更不是什麼工、農，乍看倒像是百花樓的大茶壺，吳大舌頭……」

「住口！」

「我說這位仁兄，你還有什麼事嗎？」

「我問你，嘉琳郡主那邊，似乎請來了幾位高手，都是些什麼人物？」

「高……高手嗎？」金七搔搔頭皮，又說：「老兄是聽誰說的？」

「我自有消息來源。」

「這個我不大清楚，說不定所謂高手，就是指區區金某而言吧？金某能生擒于康，也不是省油燈吧！」

「呸！只能說于康太輕敵了，也是他流年運氣太差，你也沒尿泡尿照一照。」

「照過啦！老兄，在下有自知之明，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姓金的，這兒風水不錯，有黃宇堂和蕭松樵為你作伴。」

這高瘦的人手中已托了三枚鋼骰。

金七一看巨大的鋼骰，面色大變，連連搖手說：「老兄，聽說這廢園中，伸腿瞪眼的人都是死在骰子之下，莫非就是這種鋼骰？」

「嘿……」竹葉三笑而不答。人的樂趣往往是建築在別人的惶恐失措上，能讓別人怕，就像吸毒過癮一樣地麻醉自己，飄飄欲仙。

「老兄……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金七不過是個小人物，你殺了我也顯不出你的威風來。」

「嘿嘿！你不是有嘉琳郡主和『無影蛇腰』作靠山嗎？」

（未完．三）

**上文提要：**丁少秋被姬青萍、池秋鳳認出，只好和她們到水家湖鎮一座大宅院借宿，又中了南莊的詭計，雖然弄破鐵牢房，正想逃出，已被盛世民、古靈子、北峽老人夫婦、荀吉等包圍，只有一搏，用馭劍術錯手將五人殺死，聽到人聲忙躲過，來的是李鐵崖和丐幫長老等人，跟着言鳳姑、敖天佑等出現，誤以為李鐵崖闖入將人殺死……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護花門

## 拔蝎針救長老　馭劍術趕淫魔

常清風又是一個輕旋，避開棒勢，劍使「雲橫秦嶺」，攔腰橫掃過來。他這一招繞着白繼善身外飛旋，劍光劃起一道銀圈，右手拂塵同時快疾無倫的朝打狗棒上纏來。只要被他纏住打狗棒，劍招的攻勢就落實了。

白繼善棒頭點地，身子颼的騰空躍起，冲上兩丈來高，雙足在樑上一點，右手連揮，舞起一片棒影，棒先人後，朝常清風撲攻而下。

常清風避無可避，只得揮動長劍硬接，但聽一連响起八九聲金鐵狂鳴，才算把白繼善的一輪攻勢硬行架開，白繼善落到地上，還被震得退了兩步，常清風雖然接下來了，但也往後連退了三步。

雙方這幾招下來，已知對方並非易與，至此兩人功力悉敵，要想勝過對方，並不容易，因此兩人在再次交手之際，誰都不敢稍存輕敵之心。

一個劍拂同施，有守有攻，一個右手打狗棒，左手也使出他的看家本領「劈空掌」，一記又一記的劈擊而出，掌力雄渾，棒法精純，一路大開大合的打法，雖沒把對手逼落下風，却也把常清風打得守多於攻。

十幾二十招下來，白繼善愈戰愈猛，逼得常清風連連後退了四五步，就在此時，但聽一陣嗤嗤細响，常清風左手抬處，從他的拂塵中連續射出七八支極細的寒芒。

原來他拂塵中間暗藏玄機，可以用機括連續發射七十二支天蝎針，針上餵的就是蝎毒，中針之後，立時會使人全身痲痺，昏迷不省人事。

他天蝎針出手，白繼善果然大叫一聲，往後倒去，手中打狗棒也脫手飛出。

常清風陰笑一聲，左足倏地跨上一步，右手長劍一舉，正待刺下。

白繼善突然翻身坐起，大笑道：「你也試試白某的零碎玩意。」

右手揚處，一蓬細碎的東西，從他掌心激射而出。

常清風大吃一驚，急忙舉起拂塵朝外拂出，原來只是一把碎石子而已！

那是白繼善發現常清風打出天蝎針，自己左肩一痲，已經中了他一支飛針，急忙封住左肩穴道，故意大叫一聲，往後跌下，才算避開連續射來的天蝎針，同時在打狗棒脫手之際，右手掌用力拍在青石板上，再勁運五指，抓了一把掌力擊碎的石屑，隨着上身坐起，揚手打出。

這把石屑當然傷不了常清風，但就在右手打出石屑的同時，左手凝足十成力道，打出一記劈空掌，掌力出手，他身子忽然又往後仰跌下去，這下可是眞的毒發昏迷了。

常清風揮出拂塵，才發現白繼善是以一把碎石作掩護，用以分散自己注意，眞正目力，是一記十成力道的「劈空掌」，雙方距離極近，掌力猝發，十分勁急，急切之間，只好雙劍護胸，劍光像扇面般展開，硬擋對方的掌力。

只聽一陣鏘鏘劍鳴之聲，常清風忽然大叫一聲，身子往前一撲，張咀噴出一口鮮血，仆倒下去。

原來是白繼善發現自己左肩中了對方

一支天蝎針，傷處發麻，心知對方針上可能淬了劇毒，心頭暗暗切齒，自己既然支持不了多久，對方也決不能留他，因此故意發出一聲大叫，身往後倒，右手打狗棒也隨着脫手飛出。

就算中了毒針，打狗棒也不會脫手的打狗棒的猝然脫手，正是他的一記殺着──「迴光反照」，打狗棒脫手之際，他已經暗中運上了迴勁，就是說打狗棒飛出到了一定的遠近，它就會以極高的速度，倒打回來。

因此他故意抓起一把石子當暗器打出，藉以分散對方注意，左手再打出一記劈空掌，讓對方認爲這記劈空掌是眞正的目的，要作全力化解，這時打狗棒也正好反射回來，可以擊中對方後心了。

這一切果然完全在白繼善預料之中，常清風劍光像扇面般展開，堪堪接住對方一記劈空掌，飛出去的打狗棒也在此時筆直電射而來，棒頭擊中常清風後心，發出砰的一聲大响，常清風口吐鮮血，終於仆倒下去。

這原是眨眼工夫的事，雙方又落了個兩敗俱傷。

就在白繼善打狗棒直飛出去，掉頭朝常清風背後激射過來的同時，言鳳姑看出不對，右手飛快的凌空拍出一掌，她發這一掌的目的，自然是想把他反射回去的打狗棒擊落。

但就在這時候，李鐵崖突然沉笑一聲道：「雙方動手，應該公平，言女俠怎可以第三者身份出手相助！」

李鐵崖使的是一記「天罡指」，指風銳利，言鳳姑不敢和他硬碰，一招手收回掌風，憤然掣劍，冷喝一聲：「李鐵崖，現在該咱們下場了。」

這時王有福已把昏迷不醒的白繼善平放在地上，一下撕開左肩衣衫，仔細察看了傷勢，抬頭道：「幫主，白長老好像是中了常清風的細小餵毒暗器，只怕非他獨門解藥不可！」

李鐵崖道：「你去看看常清風身上，可有解藥？」

王有福應了聲「是」，起身正待朝常清風走去。

言鳳姑長劍一橫，喝道：「誰敢過來？」

李鐵崖道：「言女俠，王長老只是想從常清風身上找取解藥，並無他意。」

言鳳姑厲聲道：「雙方交手難免互有死傷，這怨得了誰，你們想從常觀主身上取得解藥，那就先要勝得了我手中長劍。」

李鐵崖手持紫金打狗棒，忽然洪笑一聲道：「要勝妳言女俠手中長劍，這又何難？」

說話之時，篤的一聲，把打狗棒插入了青石板中，右手正待從腰間摘取長劍！

忽然聽得有人說道：「李幫主且慢，目前還是救人要緊。」

隨着話聲，從門外走進一個身穿長衫，手中持一個四尺長青布囊的漢子，這人約莫三十出頭，面貌平庸，一脚朝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人事的白繼善走來。

王有福立即迎着攔在前面，目注對方說道：「閣下是什麼人？」

他正是戴着面具的丁少秋，是以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來。丁少秋朝王有福微微一笑道：「王長老，在下不是說過救人要緊嗎，在下是誰，並不重要，只要能救治得好白長老才是最重要的。」

王有福遲疑的道：「閣下能救治得好白長老嗎？」

丁少秋含笑道：「這個自然，否則在下還會進來嗎？」

李鐵崖實在看不出這個貌不驚人的漢子有何異處，但因來人口氣托大，不覺頷首道：「王長老，就讓這位朋友看看王長老也好。」

王有福聽了幫主的話，就身形一側，說道：「朋友請看，白長老的傷勢如何？」

丁少秋朝他微微一笑道：「白長老中了常清風拂塵中射出的一支毒針，當時射出的毒針，共有八支之多，差幸他只中了一支，要是全打中了，那就麻煩大了。」

王有福當時站在門口，並未看到常清風拂塵中射出毒針共有八支之多，但李鐵崖却看得很清楚，白長老一下仰臥下去，避開了常清風連續發射出的毒針，心中不禁暗暗奇怪，此人說的竟是如親眼目睹一般！

王有福從布袋中取出一塊拳頭大的磁石，一面說道：「閣下只要有解藥就好。」

這話的意思說只要有解藥，他就可以吸出白長老肩頭的毒針，用不着丁少秋動手。他對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當然懷有戒心。

丁少秋朝他笑了笑，伸手朝白繼善左肩按去。

王有福右手暗暗提聚功力，一面說道：「朋友解藥呢？」

丁少秋及時收回右手，手掌一攤，說道：「王長老請看，毒針在下已經起出來了。」

王有福聽得不由一怔，他不相信丁少秋手掌在白繼善肩頭按了下，就把毒針吸出來了，舉目看去，只見丁少秋手掌心果然有一支極細的寸許長鋼針，針上還帶着血絲，分明是從白長老肩頭吸出來的了，一時之間，直看得王有福怔住了，連李鐵崖、言鳳姑都暗暗驚異不止！

獨角龍王敖天佑目中神采連閃，呵呵笑道：「年輕人果然好手法！」

丁少秋抱拳道：「前輩誇獎了。」

接着從身邊取出一個青瓷小瓶，傾出四顆藥丸，把兩顆納入口中，嚼了幾下，敷到白繼善左肩針孔上，隨手把另外兩顆藥丸遞給王有福，說道：「王長老把這兩顆藥丸給白長老服下，大概有盞茶工夫，就可以清醒了。」

王有福接過藥丸，依言納入白繼善的口中。

常清風傷勢極重，這時已由言鳳姑餵他服下傷藥，經獨角龍王敖天佑助他運行眞氣之後，已可自行坐起，閉目調息。

言鳳姑不信被常清風獨門暗器天蝎針所傷的人，沒有他的獨門解藥，外人能救治得了。當然丐幫之主李鐵崖和王有福也有着同樣心情，因此餵白繼善服下藥丸之後，大家都盯注着白長老，看他是否眞能一盞茶的工夫清醒過來？

廳上登時靜了下來，盞茶工夫，轉眼

就到，白繼善昏迷的人，果然在這個時候，倏地睜開眼來，口中咦了一聲，翻身坐起。

王有福喜道：「白長老果然醒過了，哦，你快運氣試試，是否還有什麼地方……」

丁少秋笑道：「白長老只是中了一支毒針，針已起出，體內的劇毒已解，應該不會再有什麼了。」

白繼善望了望丁少秋，朝王有福問道：「王長老，這位……」

王有福哦了一聲，笑道：「白長老方才中了常清風一支毒針，是這位朋友施救的。」

他們說話之時，獨角龍王敖天佑已經緩步朝丁少秋走來，含笑問道：「這位老弟，老夫好像在那裡見過，尊姓大名，可以見告嗎？」

他雖在含笑說話，但兩道眼神盯着丁少秋，好像兩把利劍，要刺穿丁少秋的面具一般！

丁少秋抱拳道：「前輩見詢，可否到外面去說？」

獨角龍王敖天佑嘿然一笑：「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老弟有什麼話，在這裡說不可以嗎？」

話聲甫落，突聽耳邊響起極細的聲音說道：「我小兄弟要你到外面去說，自然是有他的道理，你是不是怕了？」

分明有人以「傳音入密」和自己說話。

獨角龍王敖天佑雙目乍睜，洪笑道：「敖某一生怕過誰來？出來就出來。」

一面朝丁少秋冷嘿一聲道：「老弟原來還有幫手等在外面，好，咱們出去。」

話聲一落，手拄龍頭杖當先大步往外行去。

丁少秋聽得奇怪，他怎麼會突然冒出這句話來，自己幾時有幫手在外面了？心中想着，也就跟着獨角龍王敖天佑身後往外行去。

李鐵崖、言鳳姑等人因獨角龍王敖天佑沒叫大家跟出去，這位名滿天下，桀傲成性的東海龍王，脾氣古怪，自然沒人敢跟出去了。

丁少秋剛跨出門口，只見獨角龍王敖天佑忽然雙足一頓，一道人影倏地凌空飛起，朝牆外劃空飛射出去，丁少秋心中暗暗奇怪，也立即吸氣長身，跟着縱起，但見獨角龍王敖天佑身化長虹，一直朝東首激射而去，丁少秋一時覺得好奇，也就一路跟了下去。

兩人一前一後，銜尾急追，差不多奔行了盞茶工夫，少說也已奔出十來里路，前面正在奔行中的獨角龍王敖天佑忽然站定下來，瞋目喝道：「你是何人，還不給老夫現身出來？」

他話聲方落，突聽身後響起嘻的一聲輕笑，說道：「你這條老泥鰍還是這樣火爆脾氣，小老兒不就站在你的身邊嗎？」

獨角龍王敖天佑倏地回過身去，目光一注，不覺赫然大笑道：「我以爲在敖某面前裝神弄鬼的是什麼人，原來是你這老酒鬼！」

丁少秋看到老哥哥忽然在獨角龍王身邊閃出，心頭不覺哦了一聲，難怪獨角龍王方才說自己外面有幫手，出來之後，就一路吸氣疾追，果然是老哥哥把他引出來的。急忙舉步走上，一面從臉上取下面具，朝獨角龍王抱拳作了長揖，說道：「晚輩丁少秋見過敖前輩。」

敖天佑目光一注，點頭道：「老夫想起來了，小兄弟是白鶴門下，對不？」

丁少秋道：「上次多蒙敖前輩解圍，晚輩還沒向前輩致謝呢！」

「呵呵！」獨角龍王大笑道：「小兄弟小小年紀，能接得下飛雲羽士一掌一拂，已是異數，老夫只是從旁勸說，何足掛齒？」

老哥哥咦道：「你們原來早就認識了，早知這樣，老哥哥就不用出面了。」

獨角龍王目注老哥哥問道：「老酒鬼，盛世民等六人，可是你殺的？」

「我？」老哥哥用手指指鼻尖，縮着頭笑道：「不是小老兒說你，你這老泥鰍眞是越老越糊塗了，小老兒一生幾時用過長劍，南天一雕等人明明是死在劍下的，這筆帳怎麼也記不到小老兒的頭上。」

獨角龍王道：「那會是誰？有這般神奇的劍法？」

老哥哥嘻的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獨角龍王目中神光一閃，落到丁少秋的身上，說道：「老酒鬼，你說是丁小兄弟殺的？」

老哥哥道：「你不相信？」

獨角龍王微微搖頭道：「丁小兄弟天資過人，雖曾接下飛雲羽士一掌一拂，但當時飛雲羽士只不過用了兩三成力道，丁小兄弟也僅能和盛世民等人中的任何一個打成平手而已，若說一招劍法殺死六人，老夫死也無法相信了。」

「嘻嘻！」老哥哥聳着肩膀，低笑道：「這就是你老泥鰍眼光太短淺了，古語說得好，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小兄弟殺他們六個，就像殺雞一樣，不，不，殺雞還是要一隻一隻來的，應該說就像割草一樣，一刀割過去，就割上一大把，嘻嘻，附和天南莊的賊黨，就像萎草，割之務盡，才能天下太平。」

獨角龍王勃然變色，道：「老酒鬼，你也太小看天南莊了！」

「哦！嘻嘻，對不起。」老哥哥聳聳着肩，連連拱手道：「小老兒忘了你老泥鰍也被天南莊請去了，不過自古邪不能勝正，要是白蓮教能成大事，徐鴻儒早就成功了，還輪得到姬七姑這婆娘嗎？」

獨角龍王微哂道：「老酒鬼，就算你神通廣大，通天循地，也總究是一個人，你知道姬七姑邀約了些什麼人嗎？」

「嘻嘻！」老哥哥笑道：「老泥鰍，你弄錯了，小老兒不會插手的，這些人在劫難逃，自有小兄弟，小妹子他們去料理，咱們管這些閒事做什麼？不過小老兒和你老泥鰍相交一場，也要奉勸你一句，及早抽身，免作在劫之人，否則就是大羅天仙也救不了你。」

獨角龍王哼道：「你這是恐嚇老夫嗎？」

「唉，你這人！」老哥哥聳聳肩道：「小老兒是一片好心，姬七姑自作孽，不可活，你老泥鰍也是修練了千年的人精，還要淌這場渾水作甚？」

獨角龍王點頭道：「老酒鬼，你說得固然不錯，只是……」

「喂，這樣好不？」老哥哥用力搔着頭皮，看了丁少秋一眼，才道：「我叫小兄弟練一招劍法給你瞧瞧，你認為還差強人意，就不再管天南莊的閒事！你說如何？」

這話雖然說得很含蓄，但言中之意就是說：「小兄弟練一招劍法給你瞧瞧，你如果不能破解，就該知難而退了。」

獨角龍王自然聽得明白，不覺呵呵一笑，點頭道：「你老酒鬼這樣說了，我能不同意嗎？何況我也正想瞧瞧小兄弟的劍法，近日精進到如何的境界了？」

老哥哥聳聳肩，朝丁少秋說道：「小兄弟還不快練？」

丁少秋也早就聽出老哥哥的口氣來了，要練，自然得練崆峒九劍的最後一劍。當下答應一聲，緩緩褪下青布囊，取出倚天劍來。

劍還未出匣，獨角龍王口中咦了一聲道：「倚天劍！此劍不在江湖出現，已有百年之久！」

老哥哥嘻嘻的笑道：「這叫做古劍倚天，應劫而出，邪魔外道，在劫難逃。」

獨角龍王聽得默然不語。

丁少秋緩緩掣劍在手，作了個長揖，說道：「前輩請多指教。」

話甫出口，身子一直，長劍已經脫手飛出，長劍剛一脫手，就劍光暴漲，化作一道銀虹，朝前刺空激射而去。

丁少秋對這招劍法已領悟，究竟並不熟練，不大放心，因此演練之際，凝聚功力，使出十成力道，尤其目注長劍，沒待它飛出三丈，慌忙右手向空招去。

這一招，但見激射出去的劍光，矯若神龍擺尾，倏地回過頭來，朝丁少秋手掌飛來。

他招手之際，不免慌張，但已看得獨角龍王敖天佑瞪大雙目，輕咦道：「以氣馭劍，丁小兄弟小小年紀，居然學會以氣馭劍……」

他話未說完，丁少秋招手收回來的長劍再次脫手飛出，不，長劍剛飛到他身前之際，又隨着他右手橫揮而出，在一丈方圓的上空劃了一個圈，才落到他手上。

丁少秋隨即返劍入鞘，躬躬身道：「晚輩獻醜了。」

獨角龍王仰首長笑道：「好，好，丁小兄弟果然要得，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咱們老一輩的是應該退休了。」

說到這裡，口氣微頓，又道：「小兄弟雖然已得崆峒心法，但時日尚淺，要破七層陰極真氣，只怕還要多下功夫，何況姬七姑邀約而來的奇能異術之士不在少數，不可大意了。」

話聲一落，左手大袖一展，人如巨鶴凌霄，劃空飛射而去，瞬息之間，就已經消失在夜色之中。

老哥哥嘻嘻的笑道：「老泥鰍終於給咱們說服了，只是他臨走時說的幾句話，倒是實話，你可要三復斯言！」

丁少秋連忙應了聲「是」，抬目道：「老哥哥……」

他只叫出「老哥哥」三字，但目光一瞥，那裡還有老哥哥的人影？心知老哥哥已經走了。

他因自己把獨角龍王敖天佑引了出來，獨角龍王一走，鄢茂元、常清風兩人又身負重傷，言鳳姑不但失去靠山，而且天南莊設在這裡的招待站，也就垮了，自己用不着再回去了，一念及此，立即朝兩位姑娘隱身之處飛來。

這裡是起居室的一排屋宇的後面，丁少秋離開之時，叮囑姬青萍、池秋鳳兩人在這裡等候的，如今他趕着回來，目光一掠，却不見兩人的影子，心中還並不着急，因為這裡除了言鳳姑，已經沒有對方的高手了，何況言鳳姑面對丐幫幫主李鐵崖，已是孤掌難鳴，縱然發現兩人，也沒有能力把兩人擒回去。

那麼兩人不在這裡等候自己，很可能因等得時間稍久，不耐煩了，四處去找自己也說不定。

想到這裡，立即長身掠起，躍登屋脊，舉目朝四處眺望，這時二更已盡，三更半夜，這片大宅院黑壓壓的房舍，不見一處燈光，自然更沒有半點人聲，她們兩個會到那裡去了呢？

丁少秋不禁有些担心起來，雙足一頓，縱身掠起，穿房越脊，在每一進房屋上細心搜索。

他看到丐幫另一位長老姜長貴率領丐幫二十名弟子，在大天井右首長廊下歇足，可見他們幫主李鐵崖等人尚未離去。

前進既然沒有兩人踪影，自己不如到後面去找看，當即轉身又朝後進掠去。

他由左而右，再循着每一進房屋，一路找到後進，依然毫無踪影，而且據自己目耳並用，所經過的房屋，確實是沒有人住的空屋，只要屋中有人，豈會聽不到一點呼吸聲音？

現在整座大宅院，幾乎已經踏遍了，還是找不到人，心中不由急了起來，舉目看去是樹木蓊鬱的花園，隱隱還有樓閣，一時無暇多想，縱身掠上牆頭，朝園中飛落。

園門內是一條舖着白石板的大路，丁少秋無暇細看，一路循着石板路飛行，查看可有兩女的踪影？但見整座花園，佔地極大，所有樓台亭閣，俱是一片黝黑，不見燈光！

正在奔行之間，瞥見右首一片楓樹林中，似有一點燈光隱隱透出，不，似有一個女子的嘶聲尖叫之聲，隱隱傳來！

丁少秋心中一動，立即身似飄風，穿林而入！

林間有一條小徑，曲折通向一座圍着清水磚牆的樓宇，一點燈光，正是從樓宇窗口透出，現在已不聞女子尖叫聲了。

丁少秋藝高人胆大，雙足點動，一道人影穿林而出，輕輕落到樓宇窗前，還沒朝裡着去。

只聽一個陰森尖細的聲音笑道：「兩個小寶貝，在這裡叫是沒有用的，只要侍候得祖師爺高興，這輩子妳們就可以風風光光的過愜意日子了……」

說聲甫落，忽然回身喝道：「窗前是什麼人？」

丁少秋聽得暗暗一驚，自己飄身落地，已是極輕，這人耳朵倒是靈敏得很，心中想着，人已悄悄隱入窗下，側臉凝目朝

裡看去。這一看，直把丁少秋看得心頭狂跳，怒不可遏。

原來窗內是一間佈置得相當精雅的寬敞卧室。這時，桌上正點着一支兒臂粗的紅燭，一個身穿墨綠道袍的老道人，面向着卧榻正在寬衣解帶。

卧榻上，正有兩個赤裸身子的女子，被緊縛着四肢，一動不動，像待宰的羔羊一般，這兩人秀髮披散，雙目緊閉，那不是姬青萍、池秋鳳還有誰來？

丁少秋那還容緩，左手朝前揮出，砰然一聲，破窗飛入，口中大喝一聲：「該死的淫賊，還不給我躺下？」

右手抬處，連鞘長劍閃電朝綠袍老道背後點去。這一下他是急怒交迸，出手奇快無比，從破窗而入到點出劍鞘，當眞動作如電。

但那綠袍老道却也不是等閒人物，他已經脫下綠色道袍，隨手朝後揮出，人已一下從橫裡閃出，右手一探，抓起長劍，隨即一下轉過身來，兩道陰綠的眼神落到丁少秋身上，口中發出尖聲的叫聲，說道：「小子，你闖進來作甚？難道沒聽師長說起過陰山祖師的爲人，想要英雄救美？嘿嘿，陰山祖師今晚心情很好，你年紀輕輕，生命是寶貴的，別隨便丢了，好了，你快出去吧！」

他這一轉過身來，丁少秋才看清楚，此人臉長如驢，白眉下垂直到眼角，鷹鼻闊咀，雙顴突出，臉色紅潤，白髮飄胸，本來頗有童顏鶴髮，仙風道骨之貌；但最使人覺得詭異的是他雙目之中，綠光燐燐，陰森可怖。再聽他自稱「陰山祖師」。

丁少秋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對了，這老道原來就是自稱陰山老祖的聞人希，江湖上傳說他精擅採捕，是個老淫蟲，今晚我要爲世除害！」

心念轉動，目中射出兩道逼人精光，沉喝道：「聞人希，你淫惡滔天，今晚季某要爲世除惡，你可以亮出劍來。」

這話，陰山老祖聞人希已經有幾十年沒有聽人對他說了，聽來覺得甚是新鮮，不由睜大一雙綠陰陰的眼睛，赫然尖笑起來，忍不住問道：「小子，你是那一門派門下？」

丁少秋因二女肉體裸陳，昏迷不醒人事，不欲和他多說，鏘的一聲抽出倚天劍，喝道：「季某華山掌門是也，老淫賊，你授首吧！」

「倚天劍！」陰山老祖雖沒把丁少秋放在眼裡；但倚天劍神兵利器，口中說出「倚天劍」三字，人已一晃而至，右手一探，劈面朝劍柄抓來。左手却用劍鞘（他長劍並未出鞘）點向丁少秋胸前「鳩尾穴」。這一記奪劍手法，奇快絕倫，令人目不暇接！

丁少秋身形向右一側，左手握着的劍鞘劃起一個小圈化解對方襲來的劍鞘，但聽「嗒」的一聲，兩支劍鞘交擊，各自後退了一步。

這下可把陰山老祖看得大爲驚異，心中暗道：「這小子居然能和自己平分秋色！」

他心念方動，丁少秋大喝一聲，劍光乍閃，宛如靈蛇纏頸，朝他肩上削來。

丁少秋既已知道陰山老祖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出手一劍，當然要使出最厲害之劍法。

陰山老祖今晚當眞陰溝裡翻船，他幾乎連拔劍都來不及，匆忙之間，吸氣後退出尋丈來遠，駭異的道：「小子，你不是華山派的人，你……會是崆峒乙清的傳人，這老不死還……還沒有死？」

他陰山老祖一生傲視江湖，只有在四十年前敗在乙清老道長的手下，當時不是逃得快，早就沒命了，因此認得出丁少秋使的正是「崆峒九劍」劍法。

丁少秋一劍落空，冷然道：「你可是怕了？」

陰山老祖心頭縱然不無顧忌，但數十年積怨，和今晚丁少秋闖進來破壞他的好事，自是極爲憤怒，雙目綠光暴盛，牙齒咬得格格作響，厲笑道：「很好，小子，你就算是利息吧，祖師爺殺了你，再找乙清老賊算賬。」

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凌空作勢，長劍遙遙對着丁少秋連刺了三下。

他雖然只是遙遙作勢，但丁少秋立時有了感覺，只覺三縷極細之陰寒之氣，已朝自己身前激射而來，勁力之强，宛如從强弩射出來的三支長箭！

丁少秋長劍一圈，劍凝「乾天眞氣」，把對方三縷陰寒劍氣一下化解於無形。但就在丁少秋長劍堪堪圈出，陰山老祖忽然尖聲一笑，人如魅影，一下欺近過來，手中長劍一下幻出十七八支長劍，從四面八方密集刺到！

這一下來得突然，丁少秋長劍堪堪圈出，再待廻劍護身，已是不及，好個丁少秋，就在瞬息之間，把倚天劍迅疾交到左手，（敵人欺近身來，四尺長劍已無用武之地）朗喝一聲，右手抬處，揮出一道青濛濛的劍光，繞身而起，（他身邊還有一支一尺三寸長的寒鐵青霓劍，是乙清道長所賜）寒芒四射，森寒劍鋒，比方才陰山老祖從劍上逼出來的三縷陰寒之氣，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聽得一陣嗤嗤輕响，青光閃處，把陰山老祖十七八支劍削得片片墮地！

陰山老祖眼看自己一支長劍被對方寸寸截斷，心頭又驚又怒，左手拍出一記掌風，雙足一點，縱身穿窗而出。

丁少秋早已存下爲世除害之決心，豈會容你穿窗逃走，口中大喝一聲：「老淫賊，你還往那裡逃？」

右手一抬，青霓劍脫手飛去，朝陰山老祖背後激射過去。

陰山老祖幾十年來，從未有今晚這般狼狽的，不但長劍被人家削斷，而且還要穿窗逃走，他堪堪穿出窗口，陡覺身後有一道劍光銜尾追來！

他簡直弄不懂方才丁少秋倚天劍明明已經施展不開，何以還會有一道寒氣濃重的青光，破了自己的劍招？這道劍光居然還能脫手飛出，難道這小子練成了以氣馭劍之術？

陰山老祖究是魔頭中的魔頭，心念閃電一動，人已吸氣上升，一下竄起三尺來高，青光從他脚下直射出去，等到射出一丈多遠，沒追上陰山老祖，丁少秋無暇理會，抬了一下手，把飛出去的青霓劍收回，掉轉頭朝屋中飛去。

陰山老祖提吸眞氣，把身子提升而起，停在窗戶上首三四尺光景，他雖沒看見丁少秋抬手，但一道劍光掉頭朝屋中飛回去，正好從他腳下經過，他右手還握着八寸來長一截斷劍，這時運足功力，對準飛回來的劍光砸了下去。

這一砸，可以說是他的全力一擊，力逾千鈞，但聽噹的一聲大響，青霓劍居然被他擊落，一道青光，化作尺餘長一柄短劍，跌墮地上。

陰山老祖沒想到自己會一擊奏功，把短劍砸落，心中大喜過望，急忙身形一沉，正待伸手拾取。

丁少秋驟然被陰山老祖擊落的青霓劍，自然猛吃一驚，眼看陰山老祖飛身落地，要去拾取青霓劍，心頭又驚又急，口中大喝一聲，用力朝前招去。

說也奇怪，他這用力一招，跌落地上的青霓劍好似通靈的一般，居然一躍而起，又化作一道青虹，朝窗口飛入落到丁少秋的手中。

陰山老祖剛剛伸出手去，還沒拾到，短劍忽然又躍了起來，他究竟見多識廣，心知丁少秋會被自己擊落短劍，只是初學乍練，還不能完全控制，但落而復起，是對方施展功力把劍收回來，對方雖然會而未精，但只要此劍一與對方眞氣相合，就會化作劍光，自己下手不及，可能反爲所傷，因此立即一吸眞氣，往後疾退丈餘，果然在他疾退之際，青霓劍已化作一道青光，飛入窗中。

陰山老祖心中暗道：「這小子有一長一短兩柄利器，又練成以氣馭劍，看來祖師爺很難討得了好。」

一念及此，頓頓腳，飛身就走。

丁少秋收回短劍，返劍入匣，一手持着倚天劍穿窗追出，目光四射，那裡還有陰山老祖的影子？想不到自己居然一招之間，就把名震八荒的老淫魔陰山老祖聞人希嚇跑，可見這老賊見機得快，才能活到現在。

當下返身入屋，緩緩朝榻前走去，姬青萍、池秋鳳兩人赤身露體，被老賊緊緊縛住手腳，「大」字形仰臥在榻上，這兩副上帝的傑作，宛如兩個白玉雕刻的藝術精品，峯巒畢露，晶瑩細膩，光緻無瑕，直把血氣方剛的丁少秋看得面紅耳赤，血脈賁張。

他不敢多看，但不能不看，縛住她們雙手、雙腳、和腰、股間的繩索，不但堅韌無比，而且因時間較久，又有過掙扎都已深陷肉中，除了只能用解結，無法用劍尖把它挑斷。

當下只好耐着心從她們由頸及肩、腰、股、手、腳，把一個又一個的死結慢慢解開。

替這個解好了，又要去解另一個，這眞是既香艷，又刺激的苦差使，等到把兩人身上的繩索都解開了，丁少秋已經滿頭大汗，汗流浹背，站起身，用手背拭了拭額頭的汗水，長長吁了口氣，再從臥榻邊上，找到兩位姑娘的衣衫，替她們放到身邊，然後拉過一條薄被，蓋到她們身上，才伸手在兩人身上拍了兩掌，解開她們被閉的經穴。

兩位姑娘嚶嚀一聲，同時張開眼來。

丁少秋忙道：「不可動，等我出去之後，趕快穿好衣衫再說。」

說完，急忙從窗口穿了出去。

他剛剛穿窗而出，只聽兩位姑娘在屋中忽然驚叫起來，心中不禁暗暗好笑，敢情她們一下掀開薄被，發現自己全身赤裸，才尖叫出聲的。

一陣工夫，兩位姑娘已經結束停當，雙雙從窗口躍了出來，看到丁少秋站在窗外，兩人都脹紅了臉，目承淚水，異口同聲的叫了聲：「丁大哥……」

底下的話，再也說不出來，不約而同的撲入丁少秋懷裡，嚶嚶哭泣起來。

丁少秋情不自禁張開雙臂，攬着兩人香肩，柔聲道：「妳們快別哭了，事情已經過去了。」

姬青萍抬起頭，問道：「是大哥趕來救我們的？那該死的老賊呢？」

丁少秋道：「給他逃走了。」

池秋鳳恨恨的道：「大哥沒有殺死他嗎？」

丁少秋道：「妳們當這老賊是誰？他就是陰山老祖聞人希，武功極高，能夠把他趕跑，已經不錯了，那時妳們穴道受制，還被繩索縛住手腳，我怎好去追他？」

姬青萍眨眨眼睛，道：「大哥，你一定要給我殺了他。」

「對！」池秋鳳接着道：「不殺了他，今後我們還能做人？」

兩人依偎在丁少秋懷裡，誰也沒有離開的意思，丁少秋因她們受了驚，自然不好推開她們，一面安慰的道：「妳們就是不說，下次遇上了，我也不會放過他的，這老淫賊淫惡滔天，殺他，可以說是爲世除害。」

姬青萍身軀一陣顫抖，張目問道：「大哥，我……我們是不是……失去了清白……」

池秋鳳道：「我們眞要失去清白，那就生不如死了……」

兩位姑娘忽然又在他懷裡嚶嚶哭泣起來。

丁少秋忙道：「兩位妹子，妳們怎麼了？妳們好好的清白之軀，白玉無瑕，怎麼會……會……」

他一時之間，當着兩位姑娘，難以啓齒，接着道：「這樣想的？」

姬青萍抬起頭，脹紅了臉問道：「大哥，你說我們眞的沒有……沒有……被老賊……」

池秋鳳接口道：「大哥，我們……沒被……他姦污……」

最後兩個字實在難以開口的情況下，說得比蚊子叫還要輕。

丁少秋摟着她們香肩，說道：「眞的沒有，妳們是清白的，我趕來的時候，老賊剛點了妳們穴道，正在用繩索縛妳們的手腳，妳們怎麼連我的話也不相信了？」

姬青萍拭着淚水，說道：「但……但……」

池秋鳳道：「是啊，我們……我們……」

丁少秋被她們兩個火熱的嬌軀一左一右緊緊偎在胸前，早已汗流浹背，柔聲道：「她們要說什麼，這裡只有我們三個人，妳們只管說出來好了。」

姬青萍把頭埋在他懷裡，幽幽的道：「大哥，今晚的事……」

丁少秋忙道：「妳們只管放心，我不會說出去的。」

「嗯！」姬青萍扭了一下身子，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咯！」

丁少秋道：「那妳……」

姬青萍把頭埋得更低，幽幽的道：「我和秋鳳妹子，都是女孩兒家，今晚……我們……都給你看見了，你……還替我們解開繩索，我們……我們……」

丁少秋柔聲道：「我是你們大哥，對不，方才是救人要緊……」

池秋鳳雙手抱着他肩膀，猛搖着頭道：「不對，不對！」

丁少秋一怔道：「我那裡說錯話了？」

池秋鳳鼓起勇氣說道：「我們都給你看到了，大哥，我們只有……只有永遠跟着你了……」

姬青萍連忙接口道：「秋鳳妹子說的，也是我要說的，我們兩人今後是你的人了……」

丁少秋聽得心頭一陣狂跳，忙道：「兩位妹子，這是妳們終身大事……」

姬青萍低着頭道：「大哥，我們從天南莊偷偷的出來，早就決定了的，何況今晚又發生了這樣的事，不管你要不要我們，我們都是你的人了。」

池秋鳳也道：「大哥，這些話，我們早想和你說的，也好表白我們的心意，我們是認真的，大哥，你不會不要我們吧？」

她緩緩抬起頭來，紅馥馥的臉上，霎着一雙清澈的大眼，流露出一片羞澀的期待神色，是那麼的真摯，那麼的脈脈含情！

丁少秋心頭一陣感動，忍不住輕輕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低聲道：「兩位妹子，這樣多情，丁少秋極為感激，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這是終身大事，我上有老祖父，父母，還有扶養我長大的大伯母，至少也要稟明他們四位老人家才行，所以我想在沒有稟明他們之前，我們仍以兄妹相稱，不知妳們意下如何？」

姬青萍也抬起臉來道：「只要大哥心裡有我們就好，我早就在心裡起過誓，就算不做丁家的人，我也要做丁家的鬼……」

丁少秋俯下頭去，輕輕在她咀唇上吻了一下，說道：「妳幹什麼說這些話，我不會辜負妳們的。」

姬青萍羞澀的「嗯」了一聲，趕快躲開臉去，心裡却感到甜甜的。

丁少秋拍了兩人香肩，輕笑道：「好了，我們可以走了。」

三人走出院子，月光如洗，還不過三更多些，丁少秋領着二人走在楓林間的小徑之中，一面哦了一聲，問道：「妳們怎麼會遇上陰山老祖？」

池秋鳳搶着道：「大哥走了之後，我們一直等在那裡，過了好久，依然不見你回來，我們放不下心，悄悄躍登屋脊，就在這時候，我們身後傳來一聲尖笑，就是那老賊，說道：『你們兩個是不是天南莊的人，站在這裡作甚？』

「青萍姐姐冷聲道：『你管我們是誰？』

「老賊眼光閃爍，盯着我們，桀桀笑道：『原來還是兩個小妞妞，妙極！』

「我聽他口氣不善，就和青萍姐姐使了個眼色，暗示她要加以戒備，一面說道：『別理他，我們找大哥去。』

「老賊問道：『妳們大哥是什麼人？』

「青萍姐姐道：『我們大哥，就是華山派掌門人。』

「老賊微哂道：『華山脈式微已久，掌門人的武功，做我徒弟還差了一大截，這樣好了，妳們可以拜祖師爺為師，隨我轉回陰山，包妳們學到獨步武林的絕技』

「我說：『我們才不稀罕呢！』

「老賊尖笑道：『妳們知道老道是什麼人嗎？』

「青萍姐姐道：『我們管你是什麼人？秋妹，我們走。』

「老賊呵呵一笑，攔在我們前面，說道：『老道就是陰山老祖，妳們總聽得師長說過吧？今晚是妳們仙緣巧合，遇上老道，又得老道垂青，看上了妳們，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自然要隨我回陰山去了。』

「我說：『我們為什麼要跟你到陰山去？』

「說話之際，我們頓頓足，連袂飛掠而起，一連幾個起落，掠出十數丈外，等我們落到地上，前面丈許光景，悄無聲息的站着一個人，那不是老賊還有誰來？

「先前我和青萍姐姐使眼色的時候，就是我們約定的暗號，早已把太陰針、透骨針取在手上，這時眼看老賊依然擋在前面，自然要先下手為强，我們腳下絲毫未停，繼續朝前去，左手揚處，兩把飛針同時出手，朝他激射過去。

「那老賊連動也沒動，兩把飛針打到他那件綠袍上，一閃而入，就像泥牛入海，沒有了踪影，只聽老賊尖笑道：『兩個小寶貝，妳們這點小玩意，如何傷得了祖師爺，好了，隨祖師爺走吧！』

「我們眼看飛針失靈，正待拔劍，那知老賊話聲一落，雙手一張，閃電抓來，我們根本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就糊裡糊塗的被他一手一個挾起就走，帶到這裡，雙手雙腳被他綁了起來，後來……好像被他拂中穴道，就不知道了。」

她一口氣說到這裡，才吁了口氣道：「要不是大哥趕來，我們真不堪設想呢！」

丁少秋笑道：「現在都已過去了，妳們也不用再放在心上了。」

姬青萍問道：「大哥，今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還沒說給我們聽呢！」

丁少秋心想自己殺死古靈子的事，池秋鳳遲早總會知道的，不如由自己告訴她的好，這樣一想，就舉目看去，自己三人不知不覺走到一處荷花池邊上，這就伸手一指，說道：「我們到亭子裡去休息一會，這段話說來可長哩！」

當先走向石亭，招呼二女一起在石櫈上坐下，就把自己如何在運功之際發覺氣機不順，顯係被人在茶水中下毒，起身下床，又發現房門竟然是鐵鑄的。自己如何劃破鐵門，又有兩管黃蜂針朝窟窿中射入……

姬青萍氣道：「這是什麼人在暗中搗

鬼呢？」

丁少秋笑道：「妳聽我說下去就知道了。」

接着又從自己如何破門而出，落在地上，才知已落在五大高手的包圍中……

池秋鳳緊張的道：「這五個高手是誰呢？」

丁少秋就把圍着自己的五人說了出來。

姬青萍口中啊了一聲，担憂道：「大哥那怎麼辦呢？」

丁少秋道：「還有更急的事呢，盛世民要我束手就縛，這時妳們那扇房門開了，老蒼頭一手一個挾着妳們走出，脅迫我放下長劍，原來他竟是昔年橫行江淮的獨行盜駝背鄧峯。」

姬青萍道：「大哥，我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池秋鳳急急想聽下文，問道：「後來呢？」

「妳們中了他的迷藥，自然不知道了。」

丁少秋又把自己的情急之下，脫手擲出長劍，殺了鄧峯，那圍着自己的五個人，眼看自己長劍在手，正是最好的機會，不約而同五件兵刄一齊出手，向自己急攻而來，那知自己這一記擲出長劍，竟暗合久練無功的一招劍法，招手就把長劍招回來，正好五人一起攻到，自己無暇接劍，只好圈手揮出……

姬青萍道：「你徒手能硬接他們五件兵器呢？」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這一圈一揮，在我來說，只是本能的反應，那知飛回來的長劍却受到我眞氣的導引，刹那間劍光暴長，隨着我揮出的右手，盤空一匝，又回到我手中……」

姬青萍眉毛一挑，問道：「還把他們的兵器都削斷了，對不？」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我做夢也想不到一直沒有練成的一招劍法，竟會在這一刹那間豁然貫通，長劍居然隨着我這一圈一揮，盤空飛出，劍氣迸發，光芒耀目，令人睁不開眼睛，那五人的兵器立被絞成碎片，五人也被劍光攔腰截斷……」

池秋鳳駭然尖叫道：「大哥，我師父被你殺死了？」

丁少秋歉然道：「秋鳳妹子，我很抱歉，我也並不想傷人，當時在令師等五人圍攻之下，情急發招，收不住勢……」

姬青萍道：「你啊，這也怪不得大哥……」

「師父……嗬，嗬，嗬……」

池秋鳳雙手掩面，站起身急奔而去。

「秋鳳妹子……」丁少秋急忙起身追上，姬青萍也緊跟着丁少秋身後奔來。

池秋鳳一直奔到前進左首院落，衝進起居屋，但見地上血跡殷然，但南天一鵰和師父等人的屍體業已不見。想起師父教育之恩，不覺雙膝一屈，哭拜下去。

丁少秋緩緩走到她的身後，伸手拍拍她肩膀，柔聲道：「秋鳳妹子，人死不能復生，何況令師投效天南山莊，和天下武林爲敵，遲早總會玉石俱焚的，妳也不用難過了。」

池秋鳳緩緩站起，轉過身來，垂淚道：「大哥，我對不起師父他老人家……」

一下撲入丁少秋懷裏，又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

丁少秋攬住她嬌軀，只是柔聲道：「妳別再哭了，哭也無益。」

姬青萍道道：「秋鳳妹子，當時大哥不揮出這一劍的話，在五個高手圍攻之下，大哥還有命嗎，我舅舅不是也死了嗎，妳看我有沒有哭，舅舅從小就疼我，對我爲很好，但我們既然脫離天南莊，就是正邪不兩立，我舅舅和令師即使不死在大哥劍下，也會死在別人劍下的，八月中秋那一場大會，正邪雙方，不知要有多少人喪生呢！」

池秋鳳終於停止了哭泣，臉還掛着淚珠，點點頭道：「我知道。」

丁少秋忙道：「好了，我們走吧！」

第三天中午時光，趕到高河埠。

這是一個相當繁榮的鎭集，因爲南通安慶，北通桐城，這裡是中間站，來往的商旅，不在這裡住店，最少也得打個尖，就因爲這樣，高河埠茶樓、酒肆、客店、無一不有，這樣一來，兩條街就熱鬧了起來。丁少秋三人就在一家飯店裡打尖，點了飯菜之後，伙記也退了下去，姬青萍悄聲道：「大哥，好像有人跟着我們呢！」

丁少秋笑道：「他們已經跟踪我們三天了。」

池秋鳳驚奇地道：「我怎麼會一點也沒有發覺呢？」

丁少秋道：「他們有三個人，輪流着跟在我們身後，妳自然不會發覺了。」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當余青玉與蓋天幫一字堂堂主薛旗對招時，竟發覺對方多次手下留情，存心放他一馬；後更與「白衣劍客」孟俊飛及「白雪飛霜」林飛雪等人游鬥，林飛雪因吃了余青玉一劍而施放出一蓬梅花針，此時的余青玉因凝運功力，卻引來第二次病發，當下心底熱氣沸騰、五臟灼痛，像瘋子似的……衆人擔憂不已，遂建議到揚州找神醫「不過三」醫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爭霸

## 拚鬥金空空　求診大夫城

雲開道：「最好請卓成雙和梅少莊主走一趟，順便查一查『灰鬢』的下落，其他人則留下來，乘機聯絡一下揚州地面的英雄，說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

當下衆人吃了飯之後，雲開帶林楓紅去買房子，那棟院子還眞不小，二十間的房，既有庭院還有後花園，尚有幾位僕婢，主人但求賣出去，要價不高，雲開下了訂金之後，訂明次日交割到衙門裡改地契。

待弄好這一切，搬進大宅之後，已是小年夜，幸好傢具人手一應俱全，也用不着太過張羅，余青玉又親自與雲開去請趙學佗。又將他藏在廟內的草藥全搬過來。

第二天大年夜，大家圍爐吃餃子，原有廚師的手藝兒很不錯，弄得好些可口之小菜，衆人無不大快朵頤。

次日趙學佗本就想替余青玉治病，但爲余青玉所拒，堅決要過了初三之後才肯接受治療。

光陰似箭，眨眼間正月已過，余青玉每日都接受趙學佗的試驗，似乎無甚進展，趙學佗比任何人都擔憂和勞心，每夜翻查藥譜醫典通宵達旦，短短一個月已經瘦了好幾斤，使得余青玉既感激又難安。

這一個月，除了雲開之外，其他人都到處跑，暗中訪查高人隱士，而令人担憂的却是卓成雙與梅傲華逾月不見回來。

這天林楓紅忽然喜孜孜地趕回來，衆人正要吃飯，連忙讓座，胡廣新問道：「林大哥，瞧你的笑容莫非有什麼好消息？」

林楓紅道：「正是，林某查到城外住着一位怪人，看情況似是武學高手，故此回來與三公子琢磨一下！」

語音剛落，忽聞有人道：「你們倒會享福，買了這樣一棟好院子住！」說著只見卓成雙和梅傲華帶着一個少婦進來，却是余青玉的妻子麗萍！

余青玉一愣，驚喜地道：「你怎地跟他們來？娘身子可好？」

麗萍道：「是娘放心你不下，故此着賤妾來服侍你的，也因此而來遲了！」

雲開喜道：「菜快涼了，都坐下來吃飯吧！」當下又吩咐廚師添飯菜。

卓成雙道：「幸好那客棧掌櫃知道你們搬來此處，否則可不知要去那裏找！」

關學祖笑道：「是咱們交代他的，還送了他一錠銀子，他會不知道麼？」衆人都哄笑起來，雲開替麗萍介紹胡氏兄弟及趙學佗師徒，又問了一些巢湖方面的消息，得知招兵買馬沒甚麼進展，都有點失望。

卓成雙道：「林大哥，你剛才不是說城外住着一位怪人麼？快說來聽聽，他到底如何怪？對啦，那『灰鬢』咱們找不到！」

林楓紅道：「此人每隔一二天便到河邊釣魚，但不用魚具，亦不帶餌……」

卓成雙笑道：「莫非他效姜太公？」

「比姜太公還厲害！」林楓紅續道：「我在酒樓裏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去等候，直至近黃昏時才見一個糟老頭顫巍

魏地走過來，坐在河邊的樹下，起初也不留意，不久却聞『卜卜』水聲，循聲望去，方見他以石代鈎，打了幾條魚……」

胡廣新急道：「林大哥，你快說清楚，什麼叫做以石代鈎，又如何打魚？」

余青玉道：「他用石頭擊殺水中之魚？石頭有多大？」

林楓紅道：「正是如此，石頭只有手指粗，以中指彈發，幾乎百發百中，發了五六塊小石子，河面上浮上了五條魚，魚浮上之後，他用竹竿將魚撥上岸，不知者只道他用竹竿打魚！」

雲開驚問道：「他眞的以中指彈射？」

「不錯，我就在對岸草叢中，看得清清楚楚！」林楓紅喝了一口酒，續道：「他打了五條魚之後，有人來向他買魚，糟老頭賣了三條魚，自己留了兩條，然後離開，可惜附近沒有橋，只好眼睜睜看着他走了！」

卓成雙道：「這不是空手進寶山麼？」

雲開道：「即使找到他也未必肯出江湖，不過明天咱們可以再去試試！」

卓成雙道：「不錯，咱們分開在兩邊埋伏，這便不怕追失了，就怕他明日不去！」

余青玉道：「就算去見識一下『彈指神通』也值得！有機會攀談，自然須盡力勸勸他，明天我也去！」

* * *

次日吃過午飯，余青玉也不治病，便帶隊到河邊，分兩頭埋伏，可惜到日落之後仍不見那怪人之踪跡，余青玉不心息。第二日下午照常去河邊，到黃昏前，便見到對岸的林楓紅猛向自己打手勢，轉頭一望，見自己這邊前方有一老頭手持竹篙自遠處走來。

那老頭外表十分邋遢，有神無氣地走到河畔，拾起幾塊小石子，便端坐在岸邊。未幾，即見他手上有一道白光飛出，「篤」的一聲，直沒入河中，俄頃一條魚兒便浮了上來。老頭用竹竿一挑一撥，那魚兒便飛上岸來，落在他身邊。

怪老頭看也不看那條魚，雙眼緊瞪着河面，過了半盞茶工夫，余青玉亦發現水下有魚經過，說時遲，那時快，怪老頭又彈出第二塊石頭，疾如星火，旋又見河面上浮上一條魚來，怪老頭依法泡製，又將魚兒撥上岸，未幾又打了四五條魚，這時候才見怪老頭長身撿魚。

余青玉連忙自樹上躍下飛前抱拳道：「老前輩，你這魚賣不賣？」

怪老頭看了他幾眼，怪眼一翻，喉頭裏吐出兩個字來：「不賣！」

余青玉一愣，忙又道：「前輩神功蓋世，晚輩余青玉佩服萬分，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怪老頭哼了一聲，道：「老夫不知你說什麼，不過你既然問及，便告訴你吧，老夫姓吳，名富欽，富貴的富，欽佩的欽。」

「吳富欽？」余青玉低聲唸了一遍，覺得十分陌生，但執禮仍恭，道：「晚輩再請教，前輩適才所施的可是否彈指神通絕技？」

怪老頭哈哈笑道：「乖兒子好，快讓開；父親要回家了！」余青玉這才知道自己上了惡當，吳富欽是吾父親之諧音。

怪老頭見他沒讓開之意，便自其身旁走去，余青玉忙橫跨一步，仍攔在其身前。怪老頭喝道：「眞孺子不可教，再不讓開，老子可不客氣了！」

卓成雙在背後怒道：「你再胡言亂語，咱們可就不客氣了！」

「嘿嘿，你們兩個後生小子想欺侮我這個老頭？哼哼，不怕讓鄉人笑話？再說富欽這副老骨頭還硬朗得很！」

余青玉忙斥退卓成雙，抱拳道：「前輩息怒，敝友魯莽得罪前輩，晚輩代他道歉！」

怪老頭冷冷地道：「你不用再嚕嗦，我老頭子最討厭這種沒骨氣的小夥子，快讓開！」

余青玉也有點火起，略提高聲音道：「前輩，你有一副好身手，爲何甘心蟄居鄉曲？而今武林正值多事之秋，正需前輩這種人材去平定亂局，晚輩懇請……」

怪老頭喝道：「你說完了沒有？你們欺侮我這個老頭，我可要呼叫了！」言畢即大呼救命！只見遠處奔來不少村民，怪老頭再度自余青玉身旁掠去，余青玉雙脚一錯，又將他攔住。

一個村民隔遠問道：「空老丈，他們爲何欺侮你？」

怪老頭道：「他們硬要逼老漢賣魚，老漢不賣，他們不讓我回家！」

卓成雙忙道：「誰說的，咱們好心勸他……」

村民道：「勸他什麼？他年紀已一大把，你們不尊重他，反而欺侮他！」

余青玉心頭一動，改口道：「讓他走吧！對不起老丈！」最後又向怪老頭抱抱拳，閃在一旁。怪老頭立即自他身旁走去，口中還哼着山歌。

卓成雙急道：「三公子，您……」

「您留下來等雲叔叔！」余青玉言畢抬步，遠遠跟着怪老頭，怪老頭走進一條小村，步履忽然加快，眨眼身形已爲屋舍遮住，余青玉急忙追前，誰知一進村已失去其踪影，不料那幾個村童都謂不見有人進村。余青玉爲之氣結，只好躍上一棵樹，抬眼望去。

小村炊烟裊裊，村民們既有坐在門口聊天的，也有在餵小雞抱小孩的，更有人在打掃門徑的；就是不見怪老頭！

余青玉略一沉吟，躍下大樹，走進村內，他想只要自己仔細打探，必無找不到怪老頭居所之理，未幾，卓成雙已帶着雲開等人追上來。

「三公子，那老頭呢？」雲開急不及待地道：「適才愚叔看得分明，那手法確似傳說中的彈指神通！」

余青玉抓抓頭皮，道：「他一進村便失去踪影了，問村民又都說沒有這號人！」

雲開道：「不打緊，咱們人多，大可以分開來找！」

余青玉精神一振，可是他走至村後仍不見有人，正想重新回去，忽覺附近有人匿藏，心頭一動，抱拳道：「老前輩

，晚輩對前輩沒一絲歹意，請前輩出來一見！」

話音未落，草叢中呼的一聲，一根竹篙橫掃而至，余青玉見機快，拔身凌空躍起，不料那竹篙如影隨形，倏地一直，由橫掃改爲上撩，向余青玉雙腳撥去！

換作以前余青玉必被擊落不可，但如今已非昔日可比，只見他不慌不忙，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再借力斜飛七尺，然後一個沒頭觔斗翻下。

說時遲，那時快！竹篙速度倏地加速，向余青玉斜掃過去，這一記不但反應快，而且力道凶猛之至！好個余青玉人在半空，仍如置身實地，只見他雙臂一張，勾住竹篙，一扭腰，身子反在竹篙之上，如蜻蜓附石！

草叢中忽然躍出一個人來，正是那怪老頭，只見他用力揮舞着竹篙，意欲甩掉余青玉，奈何余青玉就像一張竹葉，任他如何揮舞，都與竹篙混成一體！

「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怪老頭怪笑着，左手空出，五指突然彈在竹篙上，「得得」之聲過後，竹篙微顫，余青玉忽覺有道暗勁沿竹傳了過來，震得自己內腑氣血翻騰，這是將「彈指神通」融合「隔山打牛」借物傳功傷人，更見怪老頭不凡。

竹篙上的暗勁一道猛過一道，余青玉迫得運功抵禦，第五道暗勁過後，余青玉雖覺難受，但仍緊緊抓住竹篙不放，道：「來而不往非禮也！」空出一手，在竹篙上一拍，以牙還牙！

猛見怪老頭蹬退了一步，鬚髮一齊揚起，余青玉急使「千斤墜」，那根竹篙利那之間重逾巨石！怪老頭雙脚微曲，仍將竹篙高高舉起，余青玉亦暗暗佩服，求勝之心一起，又增加了幾分內力，怪老頭臉色轉紅，雙脚曲得更厲害，此刻彼此已在較量內力。

怪老頭顯然亦好勝，不願栽在一個後生小子手中，忽見他右臂肌肉賁起，空出手來，五指又彈在竹篙中，「得得」之聲過後，空中的余青玉身子不斷晃動，如風中之燭，但終究沒有跌下來！

怪老頭單臂難以持久，左指彈畢，忙又張指抓穩竹篙，余青玉吸一口氣，左掌又在竹篙上拍了一下！怪老頭身子一頓，原來他雙脚竟然陷進泥內。余青玉賈其餘勇，再借物發出一掌，怪老頭雙脚又再陷進幾分，但見他雙脚附近的泥土不斷裂開拱起，似大海中之波濤！

余青玉知他借泥土化掉自己的掌力，更想收服他，相反怪老頭亦心存此意，倏地又空出左掌來，正欲彈指竹篙，不料余青玉亦同時空出手掌，兩人同時使借物傳功，但聞「啪啪」一陣怪响，那根竹篙自中裂成兩爿分開，兩人同時鬆掌，怪老頭向後倒退，余青玉則飛落在怪老頭身前八尺之處。

適才那一場拚鬥，表面上看不出一絲危險，實則其間之凶險，更甚於刀劍相向，稍一不慎不死亦得重傷，幸而這一場拚鬥，平分秋色，兩人內腑雖受過震盪，但都沒有受傷！

怪老頭換了一口氣，沉聲道：「小子無端端找上門來，意欲何爲？」

「晚輩早已將來意說清楚，只想請你出山，共襄義舉，只此而已，別無他意！」

「共襄什麼義擧？」

「當今蓋天幫殘害武林同道，圖將同道置於其下……」

話未說畢，怪老頭已長笑道：「什麼蓋天幫，老夫根本不知道，何況老夫又非武林中人，這些事與我無關！」一頓又問：「小夥子，你跟誰學藝，因何年紀輕輕便有此功力？」

「承詢問，家師乃人稱『瀟湘子』之凌水雲。」

「胡說，當年凌水雲以一管竹簫縱橫湖海，爲何你使長劍？」

「因家師未曾將『無爲簫』授畢，便已仙逝！」

怪老頭嘿嘿冷笑道：「想不到凌水雲比老夫還早死！哈哈，當年他譏老夫所習乃邪門內功，進展雖速，却有走火入魔之虞，誰知道老夫比他還長命！哈哈，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余青玉問道：「原來老前輩與家師尚是故友！」

「別套交情！老夫與令師尚有樑子未解，本當拿你祭旗，姑念當年老夫眞氣走入岔道，令師不但無乘機下毒手，還加以援手，今日老夫便不打算與你計較，你走吧！」

說着雲開等人已聞聲趕至，怪老頭臉色一變，道：「令師自命正派，你想倚多爲勝麼？來來，老夫這幾年雖然荒廢武學，但對付幾個跳樑小醜，還可應付！」

雲開抱拳道：「前輩，晚輩等絕無歹意，亦不會恃衆凌寡，前輩請放心！」

怪老頭鬚髮齊張，怪笑道：「好一個恃衆凌寡！哼哼，你小子口出狂言，簡直不知天高地厚，當年凌水雲對老夫尚客客氣氣！報上名來！」

「晚輩雲開，以前乃流星門外總堂主。」

「無名之輩，池中無魚蝦自大，連余修竹那廝也開宗立派，當眞好笑！滾滾，別再來干擾老夫，否則絕不客氣！」

余青玉心底泛上一陣難言之感受，再道：「前輩既然是家師故舊，請將大名見告！」

怪老頭沉吟道：「老夫金空空！」

雲開驚問道：「昔年武林中曾有一諺語！金山銀海，不及一把劍！指的便是前輩？」

怪老頭「金空空」嘿嘿笑道：「瞧不出你還有一點見識，唉，那只是年輕時幹的傻事，如今老夫家裏連一柄砍柴刀也不要！哈哈……眞是好笑啊好笑！昔日爲求一把寶劍、一本秘笈，不惜傾家蕩產，誰知……」他神態忽然一歛，臉上表情複雜之至！

余青玉道：「前輩當年若非對武學如此狂熱，安有今日之成就？」

金空空道：「那也是拜令師所賜，若非輸與令師，老夫也不會拋棄那些廢銅爛鐵，更不會隱居於此！」

「當年前輩敗給家師？」

「未分勝負老夫眞氣便走進岔道……」金空空忽又改口道：「不不，實際上老夫是輸了，因爲當時老夫手中使的是『松紋神劍』，而凌水雲使的只是一管普通的紫竹簫。表面上未分勝負，實際他要高老夫一籌！」

卓成雙道：「你既然得凌前輩之恩，今日理該報答，協助三公子抗禦蓋天幫……」言未畢金空空忽然仰頭大笑起來。

胡廣新怒道：「咱們學武之人，最講究恩怨分明，老卓之言極是，有何可笑？」

「若論起恩怨，老夫在此隱居二十多年，亦可以說白白浪費了二十年青春，這口氣該向誰出？」

胡廣新道：「閣下技不如人，夫復何言？」

金空空雙眼一瞪，道：「這話倒也有兩分道理！你們之中有誰能勝得了老夫一招半式，老夫便隨你們走！」

胡廣新目光一亮，急問道：「此話當眞？」

金空空喝道：「無知小子！老夫是何許人也？大丈夫言出必行，豈有反口之理？」

衆人目光都落在余青玉身上，余青玉自己亦躍躍欲試，抱拳道：「前輩大名，晚輩聞之已久，今日斗胆向前輩討教幾招，尚請前輩不吝指導！」

金空空道：「少廢話，動手吧！」他頭一抬，又道：「你們都退後一點吧！余青玉，老夫還有一句話聲明！」

「前輩請說，晚輩洗耳恭聽！」

「比武印證，正所謂拳脚無眼，若有死傷，只能安之天命！」

余青玉輕吸一口氣，道：「既是印證，自然是點到即止，若有意外而產生死傷，當然怪不得對方！」

金空空點點頭，似乎頗贊同他的說法，道：「老夫是前輩，你先發招吧！」

余青玉知道他不會先出手，便道了聲有僭，首先揮劍刺出。

金空空似乎有心先掂掂其斤兩，只守不攻，其身形步法十分飄忽，別具特式，余青玉一連五招都讓他輕易避過，他佔不到一絲便宜，反而激起爭勝之心，輕喝一聲，加緊進攻，掌劍齊施，刹那間，但見他人如游龍，劍似飛鳳，一道淡淡的青影和白光，繞着灰影旋轉！

這一陣急攻，使得金空空心頭一凜，暗道：「凌水雲果然厲害，居然調教出這樣的徒弟來，老夫輸給凌水雲尚有話好說，若連他的徒弟也打不過，傳出去顏面何存！」

當下金空空亦覷準機會反攻，他武功是輕靈詭異多變之路子，只攻了三招，余青玉因經驗有限，一時破解不了，連退三步！

金空空長笑一聲：「凌水雲的徒弟也不過爾爾！」他攻勢更急，眨眼間兩人已鬥了七八十招，只看得旁人眼花撩亂！

余青玉起初還怕對付不了金空空，不過鬥了一百回合之後，因自己體力眞氣澎湃，劍法應付不了的，便利用小巧的身形及巧妙的步法閃避。居然能與金空空鬥個平手。

胡廣新、卓成雙等人高聲吶喊，爲余青玉助威。眨眼間又過了五六十招，金空空見連一個小輩也不能取勝，臉上有點掛不住，決心取勝，不管什麼點到即止。

激戰中，只見余青玉一劍橫削，因來得急，左臂未抬，脅下露出空門，金空空精神一振，左袖一拂，將劍彈開，但聞「嗤」的一聲響，余青玉那一劍蘊滿的內力，劍刃將袖管割破，但金空空也厲害，終將劍刃拂開。說時遲那時快，金空空的右掌穿袖而出，直擊余青玉的右脅！

余青玉長劍吃對方袖管一拂，但覺一股內力透劍又至，上身不由向上微微一仰，幾失重心，金空空那一掌已至，無從閃避，雲開等人見狀，失聲叫道：「三公子小心！」

余青玉無奈何只好運勁於臂，抬起左掌迎了上去。兩掌尚未相交，掌風先觸，「蓬」的一聲響，兩條人影登時分開！

余青玉一退八步，金空空只退了兩步便立定。這一掌分明佔了上風，但金空空內心之驚詫實非筆墨所能形喩。蓋余青玉只二十多歲，且倉猝對掌，眞氣未足，但仍能將自己迫退，其內力之雄渾，實不在自己之下，又怎能不驚詫？

余青玉退了八步之後，五內氣血翻騰，他忙運氣將其壓住，就在此刻，卓成雙已嚷道：「金老頭，未分勝負，再來再來！若論內力之雄渾，只怕你還不如咱們三公子！」

金空空長笑一聲，道：「是麼？既然如此，老夫便再領教一下三公子的內功！」言畢緩步上前，邊走邊提氣。「三公子萬莫推辭，亦不可留力，否則勝負一分，彼此都要實行諾言！」

雲開見卓成雙弄巧反拙，怒瞪了他一眼，須知比拚內功，不比其他，其間絲毫沒有取巧之道，優勝劣敗，只取決於內功之深淺，余青玉雖因奇遇，內力得以精進，但又怎能與金空空數十載的修爲相比？

余青玉求才若渴，極欲得到金空空，本想以巧制勝，奈何被金空空用話扣住，只好硬着頭皮道：「前輩賜敎，晚輩敢不從命！」言畢將劍收起。

金空空見他一口應允，亦暗讚他勇氣過人，當下道：「閣下若有遺言，趁早交代！」

余青玉抱拳道：「晚輩只有兩個要求，但盼前輩答應！」

金空空微微一愕，道：「你且先說來聽聽。」

「在下死不足惜，但望前輩能協助雲開叔叔，招攬人才阻止蓋天幫繼續殘害武林同道……」

金空空沉吟道：「第二個條件呢？」

「仍然是在分出勝負之後停手。」

「且慢。」金空空道：「對掌勝負之分，以何作標準？若以後退遠近作準則，並不公道，須知飛身卸勁，乃減少受傷之法，而兩掌接實，以不支者先倒地來分勝負，則非有一方油盡燈枯不可！至

於第一個條件，老夫若不答應，否則又何須比武？」

雲開道：「雲某有一個笨辦法，比鬥內力，又不想有死傷，實在難乎其難。但勝敗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彼此以誠相對，誰認爲自己不如對方，便自認輸如何？」

金空空道：「若一掌已令對方受傷又如何？」

「那自無異議，乃受傷者輸了。」

「好！就此決定！三公子請小心了，老夫絕不會留力，嘿嘿，我總不能輸給你師父，又再輸給你！」

這句話已表明了其態度，余青玉不敢托大，連忙提起丹田之氣，注滿雙臂，然後踏前兩步，此刻兩人相距不足四尺，金空空大喝一聲，雙掌齊出，與此同時，余青玉雙掌亦拍出！

「蓬！」四掌相觸，只發出一道巨响，震得旁人耳鼓嗡嗡作响，罡風四濺，刮得沙塵飛揚，衣袂獵獵亂响。响聲過後，兩條人影倒飛，一飛丈餘，隨即同時立足不穩，跌倒地上！

雲開萬料不到，兩人一掌定勝負，呆了一呆才衝前探視，只見余青玉臉色青白，躺在地上發抖。「三公子，你沒事吧？」他內心已暗感不妙，余青玉的「病」千不該萬不該，竟在這時候發作！

金空空未等卓成雙到，已爬了起來，顫魏魏地向前走去，道：「來來，勝負未分，再來一掌。」

雲開忙道：「金前輩，彼此已受傷，實不宜再鬥……」

話未說畢，余青玉也爬了上來，道：「來，再鬥一掌……」

雲開忙阻止之，道：「三公子，你的病……」余青玉一掌將其掃開，顫魏魏走前兩步，與金空空雙雙立定。這次由余青玉首先發動，兩掌再次接觸，只有「波」的一聲响，金空空如斷線風箏般倒飛，人未落地，一口鮮血已衝天噴出！而余青玉只退了幾步，便全身抖個不停。

雲開大叫一聲：「三公子病發了，快請神醫來醫治！」

＊　＊　＊

當余青玉醒來時，已返回「家」裏，「青玉，你覺得如何？」溫柔關懷的聲音，出自麗萍之口。

余青玉睜開雙眼，見床邊還坐着趙學佗師徒、雲開、卓成雙等人，身上扎了好些銀針，他尚未開腔，趙學佗已道：「三公子不可多說話。」

余青玉想了一下，問道：「金空空可曾受傷？請神醫替他治療。」

趙學佗道：「雲堂主已將他扶來府上，適才在下亦已替他治療過了，雖然內腑受創，但一個月之內，包能痊癒，倒是三公子的病，在下沒有本領治療。」

卓成雙道：「神醫莫盡說些喪氣的話，若連你也治不了，天下還有誰能治！我就不相信三公子的病好不了！」

麗萍道：「卓大哥莫强人所難，所謂禍福天註定……」

趙學佗道：「也不是無人能治，只是……」

卓成雙一把扯住他，道：「誰有把握能治好三公子的病？你快說，你要我老卓叫你一聲爺爺都行！」

衆人想笑，又不便笑出來。麗萍問道：「神醫似有難言之隱，莫非那大夫的條件很高麼？」

「不是……」趙學佗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們可曾聽過有一座大夫城？」

雲開搖頭道：「此名好怪，不曾聞說，願聞其詳。」

「所謂大夫城，那地方只住大夫，約莫有三四十位，其中自不乏高明，不過那裏的大夫不輕易替人看病，條件其實十分簡單，但亦可說十分困難……」

卓成雙道：「急死咱們了，你快說清楚吧！」

趙學佗微微一笑道：「他們喜歡便會答應替病人治療，不喜歡就算你用價值連城的寶貝去求他們，亦沒有作用！難就難在這裏。」

卓成雙道：「好歹咱們也得去一趟試試！」

雲開則問：「此城在何處？因何不曾聞之？」

趙學佗微笑道：「你們當然不知，即使是名大夫也未必有過耳聞，不過在下却是出身自大夫城，故此知之。那地方十分隱蔽，不許外人知之，即使病人求診，也須城內之人介紹方能進之。」

麗萍行禮道：「如此賤妾便斗胆請神醫陪外子走一趟了。大恩大德不敢或忘。」

趙學佗道：「在下對三公子之爲人和胸襟十分欽佩，故此方說出此事……夫人不必相求，在下帶三公子去一趟就是，不過那裏的大夫肯不肯爲三公子醫治，則毫無把握，尚請體諒。」

麗萍道：「不管那裏的大夫肯否爲外子治病，賤妾都一樣感激神醫。」

「夫人言重，逢春，快準備一下。」

雲開道：「三公子如今怎走得動？須有馬車方可。另者咱們可否派人暗中保護，待至大夫城附近方回來？」趙學佗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

卓成雙道：「我保護三公子。」

雲開認爲林楓紅比較穩重，又推薦了他和梅傲華同行。余青玉道：「雲叔叔，這裏便交由你打點了，麗萍，你也留下來。趙神醫，咱們速去速回。」

趙學佗道：「急不得，在下還須教小徒如何治療金空空內功，交代妥當方走得開。」

＊　＊　＊

一輛馬車在小路上慢慢地駛着，駕車的車夫是卓成雙，遠處還有兩騎人馬，此便是林楓紅和梅傲華。余青玉躺在車廂內，身上仍插了好些銀針，趙學佗坐在他身旁假寐，看來有點疲累。

這是通往莫干山的一條小路，由揚州到莫干山，五百多里路，馬車已走了七天，那馬兒亦已至舉步唯艱之境。忽然趙學佗道了聲停車，探頭道：「老卓，你叫他們兩個在安吉鎮上等候。」卓成雙下車向後跑去，過了片刻又回來，趙學佗又道：「到了山脚便停車！」

莫干山在天目山山脈之內，相傳春

秋吳國名鑄劍師干將莫邪夫婦在此鑄劍，因此爲名。車至山下停定，趙學佗已將余青玉身上的銀針拔掉，揹其下車，道：「老卓，你到山村內借宿，每日正午來此相候，千萬不可跟着去進山，而誤了大事！」

卓成雙雖想隨他進山，却不敢「誤事」，忙問道：「神醫，大概要多久才能治好三公子的病？」

「難說得很，也許他們根本不肯替三公子治病，則最遲明午便可下山！」趙學佗向他揮揮手，揹着余青玉上山。卓成雙直至看不到他倆的身影才去借宿。

趙學佗身子頗爲壯健，氣力悠長，這與他長期練五禽戲有關，是以揹着一個人登山並不太吃力，但饒得如此，他中間還歇了兩趟，方到達洗劍池。

一至洗劍池，寒氣迫人，水氣瀰漫，上面一道匹練似的瀑布急瀉而下，發出震耳的响聲。趙學佗拾起一塊石頭，走至一堵石壁之前，四顧無人，然後將那塊石頭塞進一個小山洞內，再雙手在石壁上用力一推，那堵石壁竟是活動的石門，打開一縫，裏面黑黝黝的，且「胡胡」的怪聲响個不絕！

趙學佗拿下那塊小石頭，閃身進石洞，重新將石門關好。余青玉問道：「神醫，這是什麼聲音？」

「這是外面的風由通氣孔灌進所造成的。」趙學佗將余青玉放在地上，道：「在下先交代你幾件事。裏面的大夫，有兩種人，一是隱世高人，一是憤世嫉俗者，前者什麼事都愛理不理；後者脾氣古怪，喜怒無常，三公子應對時必須小心。」

「這個在下曉得，請問住在裏面的人是否全是大夫？有否家屬？他們之間可有首領？」

「住在裏面的全是大夫，而且醫術都十分高明，蓋要入大夫城居住，須經過考核，合格之後方有入住之資格。裏面的人誰都不理誰，沒有領袖，不過以趙、錢、孫三人比較有威信，故此有新人加入，亦由他三人考核，估計如今裏面共有三四十名大夫，每個人住到裏面，各有其目的及原因，最近人情者，是幾位對醫術有狂熱研究精神的大夫，最難以對付的是那批憤世嫉俗者。如今亦難以一一詳述，總之須看我眼色行事。」

「多謝神醫指點！」

趙學佗又道：「到裏面你千萬莫稱人神醫，更不可稱在下爲神醫，否則惹來極大的麻煩！」

余青玉有點詫異，這大夫城禁忌眞多，登時忐忑不安。趙學佗歇了一下，揹起他向內走去。

山洞雖窄，但十分高，雖然黑暗，幸好沒有氣悶之感，余青玉恐趙學佗瞧不到路，取出火摺子，正要敲打，又被喝止。約莫走了頓飯工夫，依稀見到前面又有一堵石牆，趙學佗再度蹲下，在地上摸索了一下，拾起一塊石頭，在石壁上敲打。

「咚咚咚」聲响在石洞內迴响，余青玉記住，趙學佗先是兩重一輕，繼而是兩輕一重，最後三記均十分用力，敲畢拋下石頭等候。

過了一陣，石壁上忽然出現一道微光，原來離開丈餘處開了個一尺見方的小洞，一個人問道：「誰？」

趙學佗答道：「醫者父母心。」

石洞後又問：「有何貴幹？」

「與世無爭。」

「來自何處？」

「紅塵十丈。」

那人唔了一聲，又問：「報上名來。」

「在下趙學佗，乃趙松的弟子。」

過了一陣，石門被推開，趙學佗謝了一聲，揹着余青玉進去。只見裏面鳥語花香，春光明媚，別有天地，待走了幾步之後，余青玉方知此乃一座絕谷，四周峭壁高聳入雲，谷內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十多座茅屋竹舍點綴其間，谷內的人衣着樸實，絕大多數都已上了年紀，神情悠閑，或在種花，或在樹下看書，或在竹舍前煉藥，好一個世外桃源，余青玉精神登時一振。

趙學佗揹着余青玉由小路走去，經過一座茅寮門外，一個在看書的老頭抬頭問道：「咦，是你回來了？你不是說過再也不回來麼？」

「司徒先生別來無恙？因晚輩恩人犯了一種怪病，故此帶他來求家師治療。」

那姓司徒的老頭繼續看書，趙學佗揹着余青玉一直走到最後一座竹舍外面才住脚，叫道：「師父，徒兒回來看您了！」他一口氣喚了三遍，竹舍內都沒有反應，不由低聲自語道：「莫非師父不在竹舍內？」他抬臂正欲推門，誰知竹扉倏地拉開！

只見一個高瘦如竹、蓄着山羊鬍子老者站在門後，臉罩寒霜，冷冷地道：「明明是有求於我，還說什麼來瞧我！滾！」言畢又將竹扉關上。

余青玉見狀暗叫不妙，想不到千辛萬苦來到這裡，却吃閉門羹，不過趙學佗反而臉露笑容，道：「師父，徒兒早就想來見你，只是怕你生氣，所以才遲遲不敢來，請你明鑒！」

竹舍內傳來那老頭趙松的聲音：「嘿嘿，你如今既成神醫名醫，還記得爲師麼？」語氣已沒剛才之冷峻。

「徒兒之有今日的成就，還不是師父栽培的？師父對徒兒之恩，徒兒不敢稍忘。」

竹扉又再拉開，趙松道：「這個小子是誰？」

余青玉道：「晚輩余青玉，拜見前輩！」

「閉嘴！老夫又不是問你！學佗你說！」

余青玉被他斥責，心中難受，暗道：「此處的人果然脾氣古怪。」

趙學佗將余青玉的爲人介紹了一下。「徒弟有一次因拒絕與一位惡人治病，被他痛打，幸好余三公子出來相救。三公子趕跑那位惡人，他自己的病却發作了，可惜徒兒學藝不精，治不好他，故此帶他來求師父醫治。」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楚嫣煙回復一身女兒裝扮，與南宮天賜及任尙珩一起回終南山見萬仲棠，萬仲棠昔年曾得南宮世家相救，更使他成爲一位神醫，所以當南宮世家覆亡時，他便盡力挽救南宮逸，與之逃亡至終南山，但因南宮逸受刺激過度，雖經多年悉心料理，仍處於痴痴呆呆的狀態……及見到其妻遺下的長劍，才霍然而癒……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 試劍天涯

## 查探當年仇怨　進軍東普陀寺

斐莊主道：「妳立下如此大功，應當有賞，妳喜歡甚麼，爹從東普陀寺回來時給妳帶回來，好不好？」

斐明月道：「女兒甚麼都不要，只希望爹能夠把當年之事告訴女兒，究竟爹有沒有參予謀害南宮世家？」

斐莊主長嘆一聲，道：「當日爹也是只知道過程，並沒有實際參予！」

斐明月心中略感舒服，問道：「那麼，只有爺爺參予了？」

斐莊主點點頭，道：「是的，但妳爺爺當年也是身不由己的！」

斐明月大惑不解，續問：「爺爺怎會身不由己？難道有人强迫他嗎？」

斐莊主道：「這箇中情形，也是妳爺爺近日才透露出來的！女兒家，不要問那麼多了，快去睡吧，爹還要安排人手前往東海！」

斐明月大發嬌嗔，不依道：「不，爹一定要說出來，否則女兒便纏着你，不讓你前往東普陀寺！」

斐莊主沒她辦法，只得道：「爹說給妳聽也可以，但事關重大，妳可不能說給人聽，否則定惹來殺身之禍！」

斐明月忙道：「爹，女兒不會說出去的，你快說吧！」

斐莊主道：「當年你爺爺和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本是摯友，但不知怎的，他年輕時曾犯下一宗錯事，被一個人知道了，這個人便聯同另外四個人，向你爺爺要脅，施以威迫利誘，着他謀害兩大世家，而那五人則提供一切協助，並答應事後提攜你爺爺成爲武林大豪，代替南宮和慕容兩大世家的位置，領袖江湖。你爺爺無可奈何之下，只得答應！」

斐明月插口道：「那五個人是誰，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她實在不明白這五個人既然有這樣大的力量，爲何不直接對付南宮、慕容兩家，而要假手於別人？

她卻不知道，當年之慕容及南宮兩大世家，不但勢力雄厚，連五大門派也被壓得抬不起頭，且兩家感情融洽，互通婚姻，有誰胆敢惹上任何一家？而且，那五個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如何方便出面向兩大世家挑戰？

斐莊主接下去道：「這五個人各有一個代號，分別是禿鷹、白鷺、灰鴿、烏鴉及黃鸝等五禽，各自有强大勢力。你爺爺也只知道其中一人之眞正名字及身份，至於其他四人之辨認方法，你爺爺後來千方百計才探出來，把秘密藏在……」說到這裏，廳外突然有一輕微聲响，斐莊主臉色大變，大喝一聲：「是誰？」身形也已閃電般射出廳外。

斐莊主躍出廳外時，只見一條黑影，如一縷黑煙般往莊外逃走，斐莊主急忙施展輕功，追了上去。

斐明月本也想跟上去一看，只是她剛才外出與愛郎私會時，並沒有携帶長劍，而她的內力不足，掌上功夫極爲差勁，那敢冒險，只得坐在廳裏等候父親回來。

＊　＊　＊

大約過了頓飯時間，斐莊主氣急敗壞的跑回來，怒道：「想不到陸志强這東

西竟是吃裏扒外的奸細！」

斐明月驚問：「爹，是陸總管？可把他抓着了嗎？」

斐莊主搖搖頭，怒聲道：「這狗賊輕功了得，竟被他趁夜色逃去！」

斐明月道：「這怎生是好？他定是偷聽了三叔下落之消息。」

斐莊主點頭道：「很有可能，爹現在便找你二叔，召集人手前往東普陀寺，希望能趕在別人之前，先行尋着三弟！妳留在家裏，不要到處跑，得小心照顧自己，我會派黎堂主保護妳的安全。」說罷便往莊外掠去。

變生肘腋，斐莊主來不及說出那秘密藏在何處便已離去，使日後南宮天賜遇上不少困難，實乃天意。

斐明月聽說父親派遣黎堂主前來保護自己，登時大爲焦急，只因黎堂主若然來到，自己怎能脫身前往會晤南宮天賜？不能相見事小，只恐怕南宮天賜不見自己出現，認爲她爹可能已回家，不便外出，從而不再在徐州逗留，逕往東海，那時便前功盡廢。

她連忙喚醒莊裏一個丫環，吩咐了數句，便往莊外跑，直往南宮天賜落脚之客棧。

南宮天賜正在房中休息，聽見窗外有夜行人之聲音，連忙下床戒備。並跑到窗前，細看究竟。來的，竟是剛分手不久的斐明月。

南宮天賜大喜，急忙把斐明月迎進房裏，掩上窗道：「怎麼這個時候還跑出來？妳不怕妳爹回來嗎？」順勢便把斐明月擁在懷裏。

斐明月輕輕扭動小蠻腰，道：「我回到家裏，因接得爹送回來之消息，說道要十多天後才回家。人家因爲掛念你，又因爲你還有兩天便要離去，也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聚，所以才跑來，陪伴你多些時間，也順道看看有沒有別的狐狸精在你房裏！你不歡迎我嗎？」

「那有不歡迎之理？」說着，已把斐明月輕放床上，伸手便解她衣服。

斐明月欲拒還迎，嬌羞的道：「你這人眞是貪得無厭！昨晚才……」櫻唇已被南宮天賜吻着，說不出話來。

* * *

普陀山實在是東海舟山羣島中的一個島，島上有着嶙峋怪狀的岩石，幽美的海灘，更有着不少莊嚴古刹。

相傳在數百多年之前，有一個日本和尚來到中國，從五台山請了一尊佛像，意欲帶回日本供奉。誰知道在回程時，船在東海觸礁擱淺，那船上之船夫用盡各種辦法，也不能把船移動。

和尚沒有辦法，只得向佛像禱告：「菩薩若是不願意去日本，便請指示另一地方吧。」

說也奇怪，日本和尚剛禱告完畢，那船便自動浮起，飄流到普陀山脚方停下來。於是那和尚便在山上興建了一座廟寺供奉該佛像，並取名「不肯去庵」。此亦是普陀山上最大之寺廟普濟寺之前身。

南宮天賜馬不停蹄，日夜兼程的來到海濱，把馬匹寄放在一小客棧後，便僱船出海，直赴普陀山。

途中，一個船伕閒談時道：「今天可奇怪了，又不是甚麼特別日子，怎麼會跑出那麼多人來上香的？」

南宮天賜心中一動，問道：「船家，怎麼今天有很多人來普陀山嗎？都是些甚麼人？」

那船伕道：「一共有兩撥人了，先來的一批比較人多，有大約二十餘人，後來的只有十多人，都是帶有刀劍，不似客官那般前來上香許願的樣子。」

南宮天賜聽了，大是焦急，道：「船家，那兩批人出海有多久了？」

「大約比我們早了一個時辰左右。」

南宮天賜心中忡忡不安，不知那兩批人是何方神聖。聽船家所說，這些人不用說便知是江湖中人，莫非他們是天道教的，爲了藍克亮而來？若其中一批是天道教中人，那麼餘下一批又是誰？

他們何以得知藍克亮在這裏？藍克亮在這裏出家應有一段日子了，這些人爲何遲不來，早不來，又這麼湊巧在同一天來到？

唯一的解釋是他們也都是在差不多時間獲得藍克亮在此落髮的消息！難道是余恨生搗鬼，把消息分別告訴自己和那些人？但他這樣做又有何好處？

南宮天賜隨即想起楚嫣煙來。是了，余恨生深愛着楚嫣煙，而楚嫣煙却對自己有意，雖然當日已親口答應過疏遠楚嫣煙，他可能並不放心，所以把消息通知天道教，令天道教與自己火併，一石二鳥、楚嫣煙不是曾說過余恨生也是和天道教有着深仇大恨的嗎？

由始至終，南宮天賜都沒有懷疑到斐明月頭上去。他覺得斐明月既然已把最寶貴的東西也奉獻給自己，怎麼會把自己出賣。但他沒有想到斐明月並非有意使他與天道教中人碰上，而把他留在徐州數日。只是南宮天賜因單身上路，比較快捷，更日夜兼程，故鬼推神差的與兩批前來找藍克亮的人同一天抵達東普陀！

想起楚嫣煙時，那溫柔可愛、嬌豔動人、宜嗔宜嘻的臉孔便浮現在南宮天賜眼前。而事實上，在來東海沿途中，南宮天賜已不止一次的想起這可人兒，尤其是每次收拾東西上路時，他都懷念着楚嫣煙之好處。

因爲有楚嫣煙在的話，事無大小，包括一切起居飲食，楚嫣煙都替他料理妥當，照顧得無微不至，絲毫不須南宮天賜費心，一旦沒有她在身旁，南宮天賜總覺得有點不習慣。

沒多久，普陀山已然在望，南宮天賜重重的打賞了船伕一大筆銀兩，着令他們在原地等候，也不待船隻靠岸，已施展出絕世輕功，向岸上掠去，只見他數個起落，便已到岸，把船上的人看得目定口呆。

踏足普陀山後，南宮天賜這才想起當日不曾向余恨生問清楚藍克亮在那一寺院落髮，更不知他的法號，如何去找？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選擇了一條山路，直撲山上。大約奔跑了一盞茶時

間，南宮天賜隱約聽見不遠處傳來打鬥之聲，連忙循聲趕去一看。

在一處小空地上，正有着七、八名大漢圍攻着兩名中年人及一個和尚，而地上則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多具屍體。

那和尚樣貌清秀，大約四十多歲，南宮天賜看見他竟與自己當日所扮之藍克亮樣貌差不多，便知道這是自己要找的藍克亮。至於和藍克亮並肩作戰的兩個人當中，其中一人，南宮天賜認出便是當日在北京那自稱是二哥的人，不用置疑，這是藍斌之次子。

在場搏鬥之十一人，個個身手不弱，藍克亮方面因人數吃虧，武功雖比對手高明，但也狼狽萬分，身上負傷處處。

南宮天賜看見那批圍攻着三人之大漢，出手每招都不留手，頻頻向對手要害招呼，定要置三人於死地才甘心之模樣，便知道不是幫助自己的人，他也並沒從背包取劍，只在地上隨手拾起一柄長劍，便加入戰圈。

南宮天賜雖然沒有用上威猛絕倫、神哭鬼泣之「大悲三式」，但他的「悲鴻劍法」又豈是這些已是搏鬥多時、弄得筋疲力盡之漢子所能應付？

不足三十個照面，圍攻着藍克亮三人之八名漢子已被他劈倒六個，餘下兩名則被藍克亮之二哥及同伴所殺。

那與南宮天賜有着一面之緣之錦袍中年人見對手已悉數倒下後，倒持長劍，向南宮天賜拱手道：「蒙兄台仗義援手，在下感激不盡，請問兄台高姓大名？」

南宮天賜對着這可能是毀家滅族的大仇人，心中已激動非常，強壓着怒火，冷冷地道：「姓藍的，你不用這麼快便謝我，我不是為救你而來，只不願看見你們死在別人之手中！」

錦袍中年人大吃一驚，道：「閣下認識藍某？」他實在不明白眼前之商賈打扮之中年人怎能認識他，因為他現時之模樣已非當年之藍克儉。

「藍克儉，你不用知道我為何認識你，我只問你一句，你可曾參予當年謀害慕容及南宮兩大世家？」

藍克儉聽見他竟然問起當年之事，不禁驚駭失色，強自鎮定道：「閣下是慕容世家的人？你是慕容餘生？」

南宮天賜道：「我不會告訴你我是誰的，快說！你究竟有沒有參予？」

藍克儉向和尚及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大喝道：「沒有！」兩柄長劍已不約而同地閃電般攻向南宮天賜。那和尚卻低着頭，猛唸佛號。

南宮天賜想不到兩人如此卑鄙，暗中偷襲，要想閃避，已然不及，手中長劍下意識地便使出大悲劍法中之起手式——「悲從中來」！

但見一陣血雨洒向半空，藍克儉與另外那人已倒臥血泊中。

和尚凝視着南宮天賜，道：「你殺了他們？」語聲中帶着掩不住之激動。

南宮天賜道：「大師，請放心，你的二哥還沒有性命之虞，至於另外兩位則沒辦法了，他的來勢太快，我不能留手！」

和尚道：「施主，貧僧可以作證，家兄確實不曾參予當年之事，可否讓貧僧替家兄救治傷勢。」

南宮天賜想了一想後點點頭，並從懷中取出一瓶藥丸，交給和尚。和尚略一遲疑後，便接過藥，前往替藍克儉療傷。

那和尚剛替藍克儉理妥傷勢，山路上已傳來衣袂聲，南宮天賜急忙道：「大師，隨我來！」也不待和尚回答，一把便將藍克儉挾在脅下，往另一條山路掠去，那和尚只得也施展輕功，跟了上去。

兩人在一隱蔽之處停了下來，南宮天賜把藍克儉放下，隨手點了他的穴道，向和尚道：「大師，實不相瞞，我來普陀山之目的是為了找大師！你應該知道我為何而來！」

「阿彌陀佛，施主是為了當年慕容及南宮兩世家之事而來，這又何苦呢？冤冤相報，何時能止！」

「大師，你這話錯了，殺人犯錯的，都應該接受懲罰，若只依賴天理循環、報應等不實際理論來懲治不法之徒，會使這個世間更是充滿罪惡、殺戮。你爹當年謀害南宮、慕容兩家，已是不容否認之事實，我只是希望從你口中，得知經過！」

「阿彌陀佛，貧僧可以不說嗎？」

「可以，但是，你若不肯說出來，我只有兩條路可選擇，第一：我會對你施展攝魂大法，令你就範，第二：我會不顧一切，向天道教的門下痛下殺手，看令尊是否仍然龜縮着，不肯承認當年所做之事，這兩條路我都不願意走，但若無更好辦法，我只得無可奈何的選擇其中一條路。」

「施主既然懂得攝魂大法，為何還要跟貧僧為難呢？」

「大師，在適才之環境下，你仍替令兄求情，希望救他一命，足以証實你是至情至性之人，出家為僧，很可能便是與昔年之事有關。我即使用攝魂法從你身上套得口供消息，也有點不安。因為日後你發覺在迷惘中洩露當年秘密後，一定備受良心譴責，從而做出傻事，我不希望傷害你。」

「但施主為何要逼貧僧呢？為何要讓貧僧負上不孝不義之罪？」

「不，絕對不，大師把眞相說出來，不但不是不義，反而能拯救多人。至於孝，則不用說了。雙親在，不遠行，你不但遠離雙親，更出了家，孝字其實與你早已無關。而你說與不說，並沒有對令尊之命運有所影响，因為我早已知道他是主謀人之一，亦早已決定對付他，只不過所用的方法仍未決定罷了。」

「如若貧僧把眞相說出來，那麼施主會如何做？」

「我只對主謀、眞兇追究。若然令兄等人沒有實際參予，我會放過他們！」

和尚沉思良久，終於點頭。南宮天賜隨即挾起藍克儉，帶領和尚返回船上，直駛中原。

* * *

當斐明月看見她的爺爺神色凝重的來到斐家莊時，她已意味到有重要事情

發生，只是，她做夢也沒想到她爺爺所帶來的消息竟會如此令人震驚。

「明月，有一個壞消息要告訴妳！」

斐明月心中一震，一陣不祥預感登時襲上心頭，花容失色的問道：「爺爺，是不是爹出事了？」

她爺爺點點頭，道：「明月，堅强一點，爺爺會好好的照顧妳，絕不會令妳委屈的！」

聽見她爺爺如此說，斐明月不寒而慄，道：「爺爺，究竟爹發生了甚麼事，出了甚麼意外了？」

「妳爹，他……他死了！」

斐明月登時一陣暈眩，哭嚷着：「不，不是眞的，你騙我，爺爺，告訴我，這只是你騙我！」她拉着爺爺的手臂猛搖着。

「這是眞的，明月，妳一定要堅强地面對現實。」她爺爺平靜地道。

「爺爺，是怎樣發生的？是誰殺了爹？」

「你爹和二叔帶着十多人前往東普陀找妳三叔，到達普陀山時，因不知妳三叔在那一寺院，便分兩路尋找，那知道妳爹那一路竟遇上敵人，全軍盡墨，只有一名香主扮死，方能逃過大難，返回中原報告一切經過，你三叔那邊，亦是同一命運，只不過妳三叔卻失去踪影，生死不明。」

「爺爺，是誰下的手？」

「據那香主回報，對方是由一青衣中年人與一名藍衫青年率領，自稱是替南宮世家報仇而來。那青衫客與藍衫青年合攻你爹，便是那藍衫青年從後一劍把妳爹殺死的，據說，那藍衫青年手中長劍繫有藍色劍穗，極像是南宮天賜的模樣！」

「南宮天賜！怎麼會是他？」

「明月，不要想那麼多了，節哀順變！爺爺一定會替妳爹報仇的！」

斐明月低頭飲泣，喃喃道：「竟然是他殺了爹，都是我不好，把爹害死了。」

「明月，回房休息吧，爺爺還有事要辦，先走了，我已經派了人手在附近保護妳，妳不用憂心。」

斐明月默默的回到自己房間，不停地怪責着自己：「那天，我該對天賜哥說清楚的，我應該告訴他那事與爹無關，求他放過爹。想不到留他在徐州兩天，竟使他碰上爹，鑄成大錯，唉，我該怎辦？」

突然間，她想起了一件事：「天賜哥不是改了裝扮的嗎，怎麼會回復本來面目了，他何來這麼多人手？我得要問問他！」

不出數天，她的第二個問題已有了答案，因爲天道敎已查出南宮世家已獲得南海忘憂島之幫助，打算重建金陵南宮世家。

斐明月獲悉這個消息後，登時心如刀割，因爲她還存着希望，希望殺她爹的，並不是南宮天賜。現在，她這個希望已開始幻滅，只是，她還要親自從南宮天賜口中証實。

她日夕盼望着南宮天賜早日到來徐州找她，親口告訴她沒有殺害她的爹。但她卻恐懼着南宮天賜眞的是殺害她爹的兇手，而希望他不要來徐州，把她最後一個希望也打碎。

她知道南宮天賜一定會來的，因爲他曾答應過自己，一旦從東海回來，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先來和她聚一聚。

這一天，另一個消息更震撼着斐明月，她証實了已經……當她滿懷心事回到家裏的時候，丫環小翠跑了過來，道：「小姐，適才妳外出時，福來棧的張老爹曾經來過，說那姓雲的人已來了徐州，託小婢告訴小姐。」

斐明月聽了，心裏登時忐忑不安，好不容易才捱到二更時分，靜悄悄的跑出莊外，直奔當日與南宮天賜相見之小亭。

南宮天賜仍是一身青衫，商賈之裝扮，已在小亭中等候着斐明月。

他看見斐明月來了，登時大喜，但瞬即便呆了一呆，因爲他發覺斐明月與往日大不相同，並沒有像小鳥般撲進自己懷裏，只是遠遠的站着。

跟着，他更留意到斐明月身上穿着的，竟是一身孝服。他不解地問道：「明月，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了？」

斐明月早已忍耐不住心中悲痛，嗚咽道：「天賜哥，你是否殺了我爹？」

南宮天賜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大惑地道：「明月，究竟妳說甚麼？好端端的，我怎會殺了你爹，我連你爹的樣子是怎樣也沒有見過！」

「天賜哥，實不相瞞，我不姓斐，我姓藍，我的爺爺便是謀害你南宮家的藍斌！」斐明月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南宮天賜聽了，登時呆在當場，怔怔道：「明月，怎麼？妳竟是藍斌的孫女？」

斐明月，應說是藍明月哭叫着：「是的，我便是他的孫女，我爹和二叔去了普陀山尋找三叔，那知竟一去不回，天賜哥，告訴我，我爹不是你殺的！」

南宮天賜隨即想起當日與藍克儉一起的人，那個被他一劍劈爲兩截的人，他吶吶地道：「他竟會是妳爹？明月，不是我存心殺他的，是他逼我出手的，我根本沒有選擇餘地，我更不知道他是你爹！否則……」他這人粗心大意，往往忽略一些小節，當日他所殺的人若是藍斌之長子藍克勤，那天又怎麼會由弟弟藍克儉發言和暗中發出偸襲之號令！

藍明月聽見南宮天賜竟不否認，登時悲痛欲絕，掩面痛哭：「我爹根本沒有參予當年之事，你竟然殺了他，你竟然殺了我爹！」

南宮天賜不知所措，急道：「明月，請聽我解釋……」

「我不聽！我不要聽！我也不想再見你！」藍明月掩着臉，轉身便往斐家莊狂奔。

南宮天賜整個人呆住，喃喃道：「我殺了她爹，她再也不要見我？」

藍明月狂奔了片刻，驀然想起了一件事，停了下來，喃喃道：「我該怎辦，我這個情形，怎能回家？我還有臉回家嗎？」

她解下腰帶，便往路旁樹上一

掛……

一條灰影適時經過，見狀連忙……

＊　＊　＊

金陵城外約十里處，十多年前被燒成廢墟的南宮世家所在地現正大興土木，不消多久，一所大宅便會重新建造起來。

一旁，有着數間臨時搭起之簡陋茅屋，正是忘憂島來的人所建之暫時居所，其中一間，住着南宮逸父子及萬仲棠師徒。忘憂島主楚劍清也親身來到中原，與愛女楚嫣煙住在另外一間茅屋，此外，還有數十名從忘憂島精心挑選出來的高手。

當日，萬仲棠與南宮逸等人來到忘憂島，把來意說出後，簡直把忘憂島島主嚇得一跳。原來楚劍清自廿多年前從萬仲棠處獲取一求子良方後，不久，老妻便夢熊有兆，誕下一女，取名嫣煙，自此，楚劍清便留在島中，悉心教導嫣煙，再沒踏足中原半步，故對南宮及慕容世家所發生之事毫無所聞。於半年前，愛女响往中原事物，偷偷溜往中原遊歷，方始派出助手上官鼎及手下八傑前往中原尋找愛女。

楚劍清得悉一切後，頓時義憤塡膺，親自率領島中精英，與南宮逸等來到金陵，誓與天道教決一雌雄，爲摯友南宮志超報仇。

南宮天賜從普陀山回到中原後，隨即便把藍克儉兄弟釋放，回到金陵與南宮逸等人會合，並報告此行收穫，跟着便跑往徐州會斐明月，誰知道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他由徐州回到金陵之後，一直便是悶悶不樂，楚嫣煙見狀，曾多番追問，但南宮天賜卻是隻字不提，只搖頭苦笑便行了開去。

楚嫣煙發覺南宮天賜近日來對自己之態度愈來愈冷淡，不明所以，便找着萬仲棠訴苦。

萬仲棠聽了，也對南宮天賜近日之態度神情有所奇怪，道：「天賜這次回來，確實有點不妥，我得找他問一問，丫頭，妳不用担心，妳兩口子之事，包在我身上，絕不會使妳有屈曲。」

萬仲棠找着了一個機會，向南宮天賜道：「天賜，可有甚麼心事嗎？我看見你近日來好像心事重重，悶悶不樂似的。」

「萬前輩，沒有甚麼事，晚輩只是心中有愧，重建家園之事竟要依賴外人，實愧對先人吧了！」南宮天賜怎敢把藍明月與他之關係說出？只好隨便找上一個解釋，只可惜他不善撒謊，說起來不大自然。

萬仲棠見他不肯說出實情，也沒有辦法，順勢道：「我的命和其它一切，都是你爺爺賜予的，爲了南宮家，我不惜捨棄任何東西，所以，你絕不能把我當着外人看待。至於楚老兒和你爺爺的交情也絕不淺，你實在不必如此耿耿於懷的，況且，嫣煙和你的事，又有誰不知，我看你不若盡早把這丫頭娶過來吧，也可了卻你爹一宗心事。」

南宮天賜大急，道：「萬前輩，這事萬萬不可，我和嫣煙實在並沒有甚麼的，你可不要誤會！」

萬仲棠大是詫異，道：「怎麼了，你難道不喜歡嫣煙這丫頭嗎？」

南宮天賜道：「萬前輩，這事慢慢才說罷，南宮家之大仇還沒有報，我怎能把時間荒廢在兒女私情之上？」

萬仲棠無可奈何，只得道：「你這話也對，但我有一點必須提醒你這小子，楚丫頭對你情心一片，你可不能辜負她的心意。」

南宮天賜心裏，也不知是何感受，他怎能不辜負楚嫣煙？他怎能……

驀地，傳來一聲大喝：「甚麼人？」

南宮天賜與萬仲棠急忙循聲一望，只見數名忘憂島的好手已把一灰衣年輕人攔着，茅屋內之楚劍清等人亦已聞聲而到。

南宮天賜見來者竟是佘恨生，也不禁一愕，忙道：「原來是佘兄大駕光臨，請內進喝杯酒！」隨即替佘恨生介紹各人認識。

佘恨生道：「南宮兄，不用客氣了，小弟探得有數批人馬，爲數近百人之多，正向着這裏而來，因恐怕他們對你們不利，故跑來報訊，並略盡棉力。」

楚劍清聞言大笑，道：「我們還沒找上這些狗賊算賬，他們竟送上門來。上官老弟，立即下令各兄弟，佈好陣勢，我們給這批賊子一個迎頭痛擊。」

忘憂島主之得力助手，恨地無環上官鼎立即領命而去。

南宮天賜道：「佘兄，非常感激你對寒家之援手。」

佘恨生笑道：「那裏，那裏，小弟這是一舉數得，因爲來者有部份是天道教打扮，南宮兄可別忘了，小弟與天道教也有着過節哩！」

楚嫣煙也跑了過來，道：「佘大哥，怎麼還有別的人馬的？」

佘恨生道：「楚姑娘，南宮兄沒有告訴妳，除了天道教，你們還有一個不知名的仇人嗎？」

楚嫣煙哼了一聲：「他這人，有事總放在心裏，絕不說出來，把人家瞞得緊緊的！」

南宮天賜答不上話來，只得道：「我看我們也得準備一下，免得到時措手不及。」借故便跑了開去。

佘恨生趁機向楚嫣煙道：「楚姑娘，不見數月了，妳可好嗎！」

楚嫣煙對佘恨生之印象本來不壞，更因他曾向南宮天賜提供了寶貴之線索關係，對之好感大增，道：「佘大哥，我很好，說起來，上次不辭而別，實在非常對不起。」

佘恨生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何況妳那時還是趕着辦正經事哩！」

這時，敵人已到，果然足有近百人之多，佔了一半的人乃天道教徒打扮。

其中一名黑衣人站了出來，道：「在下黎康，忝爲天道教內三堂堂主，請南宮逸大俠出來回話。」

南宮逸揚聲道：「在下便是南宮逸，黎堂主有何見教？」

黎康道：「日前本教兩位副教主因事前往普陀山，與你們南宮家重建家園之事，河水不犯井水，為何你們派人向敝教襲擊，並把敝教副教主殺死？」

南宮天賜挺身而出，道：「貴副教主乃是在下殺的，那是他們先向我出手，為了自衛，我才還手把他們擊倒，何來襲擊此言？」

黎康身側一名黑衣人道：「既然你承認殺了敝副教主，天道教與你們便不兩立，兄弟們，副教主一向對我們如何？」

「恩重如山！」登時聲如雷响。

「我們應如何做？」黑衣人續嚷。

「我們要替副教主報仇！」天道教徒齊齊喊道。黎康見士氣高昂，便把握時機大喝道：「我們要報仇，殺！」近百教眾，掄起兵器便殺了過來。

忘憂島的高手，已準備好陣勢，不慌不忙的迎了上去，登時殺聲震天，混戰起來。

南宮天賜之原意並非向天道教宣戰，只想待家園重建後通知各大門派，公佈天道教教主藍斌之罪狀，逼使藍斌現身，那知道藍克勤之死，竟引起一場不可收拾之局面。

耳邊响起楚嫣煙之瀝瀝鶯聲：「天賜哥，還呆在這裏幹甚麼，快過去幫珩弟吧，敵人人數眾多，可不容易應付哩！」

南宮天賜嘆了一口氣，拔出長劍，便加入戰圈。這一戰，可算得上是風雲變色，日月無光。

數十名黑衣打扮的天道教徒，加上數十名不知來歷的高手，奮不顧身的猛攻着南宮世家及忘憂島方面的人。楚劍清、萬仲棠等人雖身手高强，但好漢也怕人多，被累得狠狽不堪。

南宮天賜眼看己方情況不佳，長歎一聲，石破天驚之「大悲三式」已然使出，立即把形勢倒轉，擋者披靡。

也不知過了多久，戰況才告平息，來犯的近百敵人，只逃走了十多名，而忘憂島方面，也傷亡了近三十名好手。

萬仲棠急忙與任尚珩分頭料理傷者，其它沒有傷的也幫忙着清理現場。

南宮天賜眼看滿目瘡痍，血流遍地，不禁唏噓萬分，仰天長嘯，大嚷道：「藍斌，有種的便出來，與我一決雌雄，如此藏頭縮尾，算是那一門子的英雄？」

＊　＊　＊

自從余恨生來了之後，南宮天賜與楚嫣煙更保持着一段距離，經常有意無意間避開與楚嫣煙單獨相見，更不時製造機會，讓余恨生多點接近楚嫣煙。

在南宮天賜心目中，余恨生雖然那以消息來換取自己退出情場，不與他競奪楚嫣煙的手段有點那個，但出發點也是由於深愛楚嫣煙而起，而且不算得上卑鄙。除此之外，余恨生這人也算是英俊瀟洒，卓爾不羣，與楚嫣煙亦極為匹配，因此，南宮天賜心中雖然痛苦萬分，也多方替余恨生玉成好事，只可惜，他沒有體會到楚嫣煙之感受。

這一晚，南宮天賜因惦念藍明月關係，不能入睡，便披上外衣，跑到不遠之一座小山上，靜靜的坐着。

再過數天，南宮大宅便會落成，他們便會開始對藍斌採取行動，開始對天道教攻擊。藍明月若然知道，定會傷心欲絕，屆時，若碰上藍明月，自己又該怎辦？

驀地，身後响起輕微之腳步聲，南宮天賜回頭一望，來者竟是楚嫣煙。

楚嫣煙幽幽地道：「天賜哥，為甚麼近來你總是避開我似的？難道我在甚麼地方使你覺得討厭嗎？」

南宮天賜道：「嫣煙，妳別傻了，我怎麼會討厭妳呢？我只是心中有着太多煩惱，故悶悶不樂吧了。」

「天賜哥，南宮家還有數天便可完工，而報仇之事亦指日可待，你還有甚麼事想不通呢！不若說出來，看我能否替你分憂？」楚嫣煙關懷的道。

「嫣煙，這事情任何人也幫不上忙的，說出來只有令我更難過，是了，妳覺得余恨生這人如何？」

「余大哥？這人沒甚麼啊！除了略為深沉外，我倒不發覺他有甚麼不妥。」

「嫣煙，我不是指這些，余兄幫了我們南宮家數個忙，怎會有不妥？我是指妳對他的印象如何，即是……」他實在不知道應如何說。

楚嫣煙登時臉色一變：「天賜哥，莫非你懷疑我喜歡余大哥？」

「嫣煙，說實在的，余恨生卓爾溫文，武功高明，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之人才，我看他和妳可說是非常登對哩！」

「天賜哥，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心裏只有你一個人嗎？難道你一點都不感覺到我對你的情意嗎？」楚嫣煙情急之下，把心事嚷了出來。通常一個女孩子對意中人之愛意，除非兩人關係已進展到某種地步，甚少用言語直接說出，若非楚嫣煙以為南宮天賜誤會她對余恨生有愛意，怎會毫不羞怯的說了出來。

「嫣煙，我也知道妳對我之心意。人非草木，誰屬無情？只可惜我不能接受妳這份情意，請妳原諒。」南宮天賜長歎一聲，痛苦萬分地道。

楚嫣煙花容失色，道：「天賜哥，為甚麼？難道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南宮天賜道：「嫣煙，我實在有說不出來之苦衷，請妳原諒！」

楚嫣煙道：「不，你一定要說出來，否則我不甘心，我會恨你一輩子！」

南宮天賜轉過身，背着楚嫣煙，咬着牙點頭：「是的，我不喜歡妳！」

楚嫣煙呆若木雞，道：「不，你騙我，我看得出來，你騙我！天賜哥，求求你，告訴我，告訴我為甚麼？」

南宮天賜搖頭道：「嫣煙，不要問了，聽我說，余恨生深愛着妳，比我愛妳不知多了多少倍。我不值得妳如此愛的。相信我，妳和余恨生會是一對極為匹配的佳偶，你們若能在一起，定會非常幸福！」

楚嫣煙之眼淚已如雨般順腮流下：「天賜哥，不會的，我的心早已屬於你，我永遠不會再愛上另外一個人。即使你眞的不喜歡我，不接受我，我也不會另嫁別人！」說畢，掩着臉便奔向山下。

南宮天賜喃喃道：「嫣煙，原諒我！

我實有說不出來之苦衷，但願妳能改變主意。但願妳有一個好的歸宿！」

驀然間，另外傳來一聲輕嘆：「孩子，你錯了！你錯得很！」竟然是楚劍清的聲音。

南宮天賜大爲震驚，他想不到竟然會有第三者在場，以他的修爲，竟沒有發覺到有人在場，他心中之亂實可想而知。

「天賜，嫣煙之個性我知之甚詳，她絕對不會把對你之感情移往別人身上，縱使那人的條件比你强上千倍，縱使那人愛她有多深，她都會不屑一顧的。況且，她既然說得出不嫁別人，便一定不會嫁給別人！」楚劍清語重深長的道。

「楚前輩，晚輩並非有意傷害嫣煙，而是實在有着莫大苦衷！」

「天賜，我看出你對嫣煙亦有着深厚之情感，若非有重大苦衷，怎會如此？你可否說出來，讓我替你想想辦法！」

「前輩……」南宮天賜欲言又止。

「天賜，說出來吧，我保証不會對別人提起，更不會和嫣煙說！」

「前輩，實不相瞞，晚輩心中，早已另有一人！」南宮天賜實在不敢把那宗交易說出，只得推說另有一人。而事實上，他心中確也有着一個人，只是，這個人今生也會把他恨之入骨，因爲他竟殺了這人之父親。

楚劍清怔了一怔，他實在想不到南宮天賜之苦衷竟在此，登時微笑道：「我還道是甚麼問題？傻孩子，這簡單得很，乾脆把兩個都娶了便解決了。大丈夫三妻四妾是極平常之事，算是甚麼苦衷？你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保証你如願以償。嫣煙這丫頭絕對不是容不下別人的，她絕不會爭風吃醋。」

南宮天賜想不到楚劍清竟毫不介意，急道：「前輩，請萬萬不要，晚輩實在另有說不出來之苦處，請前輩體諒晚輩之處境，莫陷晚輩於不義！」

楚劍清大爲驚愕，只因南宮天賜實在把話說得太嚴重，那說不出來之苦衷可能不簡單，剛欲質問，便察覺不遠之樹後有着輕微之呼吸聲，心中一動，便不動聲色的道：「既然你如此說，我也不勉强，只是你得緊記一點，嫣煙是非你不嫁的，這是肯定的，你也不必替她撮合其它對象，這會令她更難過，更傷心，說不定還會做出傻事。知道嗎？這事慢慢再說吧！」

南宮天賜點點頭，便與楚劍清雙雙下山。

兩人離去不久後，大樹後慢慢的走出一個人來，竟是單戀着楚嫣煙之余恨生。

他找了一塊大石坐了下來，忖道：「難道我眞的是這般不幸嗎？不但沒有家，沒有爹，更連唯一喜愛的人也不能得到！她眞的不會愛上我？即使南宮天賜不要她，她也不會愛上我？世間上難道眞的有如此感情專一的女子？」

余恨生實在不敢相信，因爲他最敬愛的人，他唯一的親人——他的母親，也是一個不安於室，朝秦暮楚的女子。怎可能使他相信女子會爲了一個只是心中喜愛，而無實際關係的人終身不嫁？他搖着頭，也飛奔下山。

＊　＊　＊

南宮天賜與楚劍清剛到山脚，已遠遠看見楚嫣煙坐在一大樹下，抱頭飲泣。

南宮天賜剛想上前開解，楚劍清已一把拉着他，示意不要驚動楚嫣煙。

兩人悄悄的繞過楚嫣煙，返回茅屋，途中，楚劍清道：「天賜，在你的問題還沒解決之前，最好避免提起那事，這樣那丫頭好過一點！」

「前輩，我只怕嫣煙……」

「不會的，她這人堅强得很，在沒有眞正絕望之前絕不會做傻事，你可以放心。」

跟着，余恨生下山時，也看見了楚嫣煙，他卻躲了起來，靜心觀察楚嫣煙之舉動，聽着她在自言自語。

良久，余恨生激動萬分，忍不住便要上前和楚嫣煙相見，向她表明心跡，但他隨即心中一動，改變了主意，也不動聲色的回去。

第二天清早，余恨生便找來了文房四寶，寫了一封信，並找着任尙珩，托他交給南宮天賜。

「余大哥，天賜哥不在嗎？」任尙珩大是奇怪。

「不，他在屋裏，只是有些話我不方便與他當面說，而我亦要趕着離去，只得勞煩你了。珩弟，兩個時辰後，請你把信交給他！」

「余大哥，你現在便要離去嗎？」

「是的，珩弟！他日在江湖中見。」

余恨生離去後，任尙珩把信收在懷裏，滿腹疑團，忖道：「余大哥有甚麼話是不可與天賜哥說的？爲甚麼他要匆匆離開？爲甚麼這信要兩個時辰後才可以交給天賜哥？這其中必有古怪，我得要看看信裏寫的是甚麼！」

任尙珩自小便追隨萬仲棠隱居深山，而萬仲棠本是江湖混混，故對禮義尊敬甚少提及，因此任尙珩並不知道私拆他人信件乃是大不該之行爲。

信上寫着：「天賜兄：因楚姑娘與小弟無緣，小弟不敢妄自菲薄，强拆吾兄大好良緣，故日前兄許下疏遠楚姑娘之承諾，可予不理。弟之條件改爲善待嫣煙。大喜之日，毋忘通知小弟。至於另外一事，弟安排妥當後，定會通知吾兄。知名不具。」

任尙珩看畢，登時恍然大悟，方明白南宮天賜近來爲何對楚嫣煙如此冷淡。他略爲思索後，竟把余恨生留下的信撕爲粉碎！

＊　＊　＊

藍明月徐徐甦醒過來，映入眼簾中，是一個臉孔慈祥的老尼姑。

她大詫問道：「這是甚麼地方？我爲甚麼會在這裏的？」

老尼姑和藹的道：「姑娘，妳醒過來了嗎？那便好了！這裏是白雲庵，離開徐州縣城約十里。」

藍明月這時神智已清醒過來，想起不久之前上吊之一幕情景，飲泣道：「大師，妳爲何不讓我死去呢？爲何要救我

呢？難道我受的還不夠嗎？」

老尼微笑道：「不是貧尼救了姑娘的，而是一位忘塵師兄把妳救起，送來這裏，託貧尼照顧妳的。姑娘，死是一種懦弱的表現，並不能解決事情，妳還有重大責任，怎能一死了之？」

「大師，我已生無可戀，還有甚麼責任要負？」

「不，在隨後的十多二十年中，妳要扛的担子並不輕，妳既然自尋短見，那一定有妳的苦處。但妳有沒有想到，肚內的孩子是無辜的，妳有責任讓他來到這個世上，妳有責任要把他撫養成人。」

藍明月喃喃道：「孩子，我的孩子！是的，孩子是無辜的！」

老尼道：「對了，貧尼不會查問妳爲何輕生，也不會阻止妳，但希望妳能夠押後廿年，把孩子撫養成人後再做妳自己想做的事！」

藍明月道：「大師，我實在沒有勇氣和臉目回去面對那一切，請大師教我！」

老尼道：「那麼，妳何必回去呢，貧尼這白雲庵雖然小，但仍可收容妳住下來。」

藍明月道：「多謝大師慈悲，小女子尚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大師准許小女子在孩子出生後，在此落髮出家。」

老尼微笑道：「披上袈裟事更多，妳道出了家便能夠逃避塵世之事嗎？別傻了，妳與佛無緣，怎能出家？如貧尼所料不差，不出三個月，妳便會離開此間，重回塵世。」

藍明月喃喃道：「重回塵世？難道塵世間還會有值得我回去之處？」

* * *

南宮世家重建，並擊敗天道教近百高手的消息瞬即傳遍江湖，當年南宮世家的朋友紛紛前來道賀。

這也難怪，人！尤其是江湖中人，趨炎附勢的畢竟佔着大多數。南宮逸與南宮天賜重出江湖不久，便已把稱雄武林的天道教擊敗，怎不令人側目，而且，南宮世家還有一個强大的勢力在後撐腰——當年與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合稱宇內三劍之忘憂島主楚劍清。

這日，南宮家裏，南宮逸父子，楚劍清及萬仲棠四人正商討着聲討天道教之計劃。

討論完畢後，南宮天賜道：「萬前輩，這麼久了，我們仍查不出魯英這人之來歷，實令人百思不解。」

萬仲棠也是大惑，道：「眞是奇怪，照說他的師兄既然能和藍斌合謀，應不是無名之輩，爲何這麼多人都沒聽說過魯英這名字？」

楚劍青道：「萬老兒，魯英這名字會不會是一個化名？」

萬仲棠道：「很有這個可能性，如果是的話，那便難找了！」

南宮逸突然嚷道：「啊，我想起一個人了，很可能是他也不爲奇！」

衆人不約而同，問道：「是誰？」

南宮逸道：「當年曾經有一個年輕好手，姓路名英豪，與魯英這名字甚是相似。」

萬仲棠道：「只憑魯英和路英讀音相似也不能說他們是同一個人啊！」

南宮逸道：「萬叔，我還有其它根據，這路英豪當年與慕容家的長媳何淑芬本屬青梅竹馬的愛侶，後來不知怎的何淑芬竟嫁了給慕容虹，路英豪便因此自暴自棄，落魄江湖，後來更不知所踪，這已是廿多年前之事了！還有，這路英豪有一位師兄，名叫宇文就，當年乃大內侍衞副統領，武功甚高。」

萬仲棠道：「如此說來，這路英豪很可能便是魯英，而宇文就便是藍斌之合謀人了！」

南宮天賜道：「路英豪懷恨慕容家搶了他的愛侶，串謀師兄與藍斌，謀害慕容世家是極爲有理，但爲何會扯上我們南宮世家呢？」

萬仲棠道：「這還不簡單，只消找着路英豪或宇文就問一問便成了。路英豪乃地鼠門主，行踪詭秘，並不好找，但宇文就便不同了，只消上京一趟，定能把他找出來！」

南宮天賜點頭道：「那麼，我明天便跑一趟京師！」

楚劍清道：「這也好，對付天道教有我們在，應已足夠！但你得小心，可不要明和官府作對。」

* * *

某處的密室裏，那批神秘黑袍人亦在開着會議，只是今次只有五個人，比往時少了一個，少了一個青鶡——藍斌的代號。

「藍克儉和藍克亮的消息找着了沒有？」是禿鷹的聲音。其餘各人均搖搖頭。

「東海一行，雖把藍克勤殺了，但却逃掉藍克儉和藍克亮兩人，兼且損兵折將，死了近三十名好手，知道是誰人下手嗎？黃鸝？」禿鷹道。

「據回來的兄弟報告，曾經有一艘船接載過一名和尙和兩名中年人從普陀回中原，其中一名中年人的樣貌像是藍克儉，據說傷勢極重。另外那人身份尚未查出。」黃鸝道。

白鷺道：「禿鷹，日前我曾到過南宮世家，看樣子他們很可能在短期內發動攻擊，逼藍斌現身。我們必須及早想出對策！」

禿鷹道：「想不到南宮逸竟找上楚劍清這老匹夫作後盾，以他們現時之實力，我們實在難以對付，上次聯同藍斌手下進攻金陵一役，我們已損失了四十多人。現在，我們已沒有足夠人手可以調動。」

白鷺道：「但是我們絕不能夠袖手旁觀，藍斌這人很可能在走投無路之下，供出我們之身份作爲換取南宮家不殺之條件。」

禿鷹道：「這可能性極高，所以我們現在已沒有其它選擇。」

白鷺道：「你的意思是……」

禿鷹道：「殺藍斌！」

黃鸝道：「但若殺了藍斌，難保藍克儉會把當年之事公佈出來，據當日潛伏在斐家莊的陳志强回報，藍斌應已把眞相告訴給他兩個兒子，而藍克勤亦把部份內容告訴給他的女兒藍明月。」

禿鷹道：「除了這辦法外，你們能想到更好的辦法嗎？我們現在時間無多，絕對不能等找到藍克儉兄弟下落後才下手，況且，我們仍可借用上次那一招，嫁禍南宮天賜和忘憂島。那時，很可能藍克儉會出現向我們求助，若果他知道我們身份的話。」

黃鸝道：「你的意思是仍然由我去下手？」聲音有點不大高興。

禿鷹道：「這當然了，你不但調用人手方便，而且更有一個與南宮天賜極為相似的徒兒，不由你下手，誰更適合？」

黃鸝無可奈何，道：「好吧，我這便着手進行。可有別的事沒有？若沒有別的事，我得先走一步了！」說罷便離開。

黃鸝離開後，白鷺歎了一口氣，道：「這麼多年來，我們可被這廝弄得慘了！想當年，要不是他要脅着我們，怎麼會弄出這麼多事來？」

禿鷹道：「幸好他的主子失了勢，否則這十多年，我們還難過，說不定早已好像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般死得不明不白。」

白鷺道：「我真不明白，南宮世家和慕容世家與他無仇無怨，為何他要剷平兩家？」

禿鷹道：「這個我倒知道其中一二，當年順治帝少不更事，極之信任鰲拜，這廝在鰲拜手下辦事，便希望藉剷平南宮及慕容兩世家邀功。只可惜剛辦妥，新主登位，鰲拜便倒台，他便變成枉作小人。康熙精明，怎會聽他的，他能保存職位及腦袋，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否則，他怎會肯聽我們的話。」

白鷺道：「他既然是鰲拜的人，康熙為甚麼不殺他？」

禿鷹道：「他是鰲拜的人，亦會是任何人的人，在康熙眼中，這種人簡直毫無作為，根本便是一條狗一樣，何須殺？」

＊　＊　＊

「三弟，我看你還是回去看一看爹吧，大哥死了，明月又失踪，爹近日之心情實可想而知，你若能回去給他開解一下，應該會好些的。」說話的是藍克儉。

在他身前盤膝坐着出了家的藍克亮。

「明月，誰是明月？」

「明月便是大哥的女兒，在兩個多月前便失了踪。她今年已二十歲了。」

「兩個月前？我在兩個多月前曾救過一個身穿孝服，年約二十歲的少女，地點在徐州附近，會不會便是明月？」他跟着便把那少女之樣貌說出。

「是啊，明月便是正如你所說的模樣，她現在那裏了？快帶我去找她！」

原來藍克亮便是當晚救起藍明月之忘塵和尚，他只得點頭，帶了藍克儉往白雲庵。

「二叔，怎麼你來了？」藍明月看見藍克儉竟然出現，大為詫異。

藍克儉看見藍明月腹部隆起，已知道她為何輕生，際此多事之秋，怎敢責怪於她，只道：「明月，快來見過妳的三叔。」

「三叔。」藍明月低下頭來。

「明月，隨我們回家吧！」藍克儉道。

「二叔，姪女實在無顏回去。」

「別傻了，人誰無過？妳爺爺不會責怪妳的，回去吧。妳可知道爺爺多麼的掛念着妳嗎？藍家下一代只有妳一個人，爺爺定不會把妳怎樣懲罰的，何況他素來便疼妳。妳若不回去，只會令他更怒，更傷心。」

藍明月知道再難於白雲庵居住，只得默默點頭。

回到斐家莊，一名守在莊裏的天道教香主詫異萬分道：「咦，怎麼小姐妳回來了，妳不是給南宮天賜擒着的嗎？」

藍明月奇怪地道：「是誰說我被南宮天賜捉着的？」

那名香主道：「是總壇通知的，據說淮陰分舵發現小姐被一個好像是南宮天賜的人囚禁着，他們不敢妄動，故通知總壇，教主已帶了人手前往淮陰，並通知副教主回來時立即趕去！」

「不好了，這是個陷阱！可知教主帶了多少人手嗎？」藍克儉臉色一變。

「我們得趕去淮陰接應，秦香主，立即召集這裏可用之人手！」

藍克儉不放心把藍明月留在斐家莊，便帶着她一起前往淮陰。

＊　＊　＊

南宮天賜剛巧正在淮陰，他化裝成一個中年商賈正在一酒家中吃着晚飯。他的目光不時留意着鄰桌一名藍衫青年的行動。

他忖道：「這人眼光不正，不但穿着藍衫，桌上長劍也繫着藍穗，極似嫣煙所說曾對她企圖不軌，暗中下毒的潘再安，且看此人有什麼行動，若真的是那淫徒，今天定教他死在劍下。」

這時，店裏走進兩個漢子，其中一個看見藍衫青年在座後，嚷道：「在這裏了！」

藍衫青年抬頭一望，皺眉道：「甚麼事，找我嗎？」

那漢子道：「潘公子，怎麼你還在這裏喝酒，副座正到處找你呢？點子差不多到了！」

藍衫青年道：「師父又何必這麼緊張，那老匹夫所帶的人手不多，我在不在場有什麼關係？」他似乎認為喝酒比辦事更重要，對兩人打擾他的酒興非常不滿，悻悻然的站了起來。拋下一錠銀両便離開酒家。

南宮天賜急忙也會過賬，悄悄地跟着。

只見三人出了城，逕往一僻靜的小路走。不多久後，便傳來陣陣打鬥聲。藍衫青年與兩漢子急忙展開輕功，向前掠去。

片刻後，已來到一所大宅，宅前空地上，正有數十名灰衣大漢，圍攻着十多名黑色衣着的大漢。另外，一名青衣中年人與兩名灰衣人圍攻着一錦袍老者。

藍衫青年來到後，一言不發便拔出長劍，加入戰圈，聯同青年人合攻那七旬老人。南宮天賜因見搏鬥雙方皆陌生非常，便不動聲色的跳上一棵大樹，靜觀其變。

驀地，錦袍老者怒喝道：「狗賊，快把老夫之孫女交出來，今天之事老夫便不追究！」、

青衣人狂笑，手中長劍幻起朵朵劍花，指向老者，道：「姓藍的，你眞是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嗎？你今天已是死期到了，還說什麼追究。告訴你吧，你的孫女早給我徒兒玩過了，稍後便會賞給其他兄弟一樂！」

錦袍老者目眥欲裂，怒道：「宇文就，想不到你如此卑鄙，老夫即使做鬼也不會放過你這狗賊。」身上已被刺一劍，入肉盈寸。

樹上之南宮天賜聽了，登時大吃一驚，想不到青衣人便是自己極欲尋找的宇文就，而那姓藍的錦袍老者莫非便是謀害自己一家的藍斌？那麼他的孫女豈不是……

他心中一急之下，也不理會場中打鬥，展開絕頂輕功，撲進大宅之內。大宅之內，冷清清的空無一人，南宮天賜迅速地在宅裏搜遍每一角落，那有藍明月之跡影？

他急忙從包袱裏取出長劍，跑出宅外，只見十多名黑衣人已差不多全數倒下。南宮天賜也不多想，一出手便是威力巨大之「大悲三式」，殺進灰衣人羣之中。

「大悲三式」威猛絕倫，簡直驚天地，動鬼神，那些灰衣人怎能抵擋？被他如劈瓜切菜般劈到大半。他把劍架在其中一人頸上，喝道：「你們捉來的女子在那裏？快說出來，饒你一命！」

那灰衣大漢嚇得魂飛魄散，急急道：「大俠饒命，我們根本便沒有捉着甚麼女子，那只是用來欺騙藍斌的，引他前來受死！」

「眞的嗎？有沒有騙我？」

「眞的，眞的！小人怎敢欺騙大俠？」

南宮天賜見他不似說謊，心中略定，一腳便把灰衣人踢到老遠，其餘的人已被他的神勇嚇破了膽子，那敢上前？

他這時才想起一旁還有兩個大仇人在搏鬥着，急忙望向另一戰陣，一瞥之下，頓即嚇了一跳，只看錦袍老者滿身鮮血，也不知是他自己的還是敵人的，猶在步履蹌踉的負隅頑抗着，而對方則只餘下青衣中年人和藍衣青年人。

南宮天賜大喝一聲：「住手！」

青衣人及錦袍老者聽了，登時慢了下來，那知藍衣青年竟聽若無聞，更加速劍勢，趁機一劍刺中錦袍老者背後，透胸而出。

南宮天賜見狀大怒，不假思索便劈出一劍，「悲從中來」一式閃電般攻向藍衣青年，只見一個六陽魁首隨着一片血雨，飛出丈外。

青衣人宇文就登時呆注，他那曾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法，道：「閣下是誰？在下等與閣下毫無瓜葛，爲何與在下作對？」

南宮天賜咬牙切齒地道：「宇文就，不要裝傻了，我南宮家與你有何仇怨，竟弄到南宮一脈家破人亡？」

宇文就臉色大變，道：「你是南宮逸？」

「小爺是南宮天賜！」

「你要知道爲何嗎？我告訴你吧，南宮家與我並無仇怨，只怪你們勢力太大了，令人側目，我看不過眼，便要把你們剷除！這解釋你滿意嗎？」宇文就狂笑道。

南宮天賜大怒，喝道：「只爲了看着不順眼，便把我南宮家數百餘口害死，你這人還有天良嗎？」

「天良？甚麼是天良？可以拿來押在牌九桌上的嗎？小子，乖乖的滾回金陵，否則老子稟告朝廷，說你們意圖不軌，密謀造反，把你們南宮餘孽一網打盡。」宇文就猙獰地笑着。

南宮天賜登時怒火中燒，大悲三式中最厲害之殺着——「大慈大悲」已然使出。

「你竟敢殺朝廷命官……」宇文就想不到南宮天賜竟會痛下殺手，連揮劍招架的念頭也來不及便被南宮天賜劈爲數截，一命嗚呼。

南宮天賜見元兇已然授首，長吁一口氣，收劍入鞘，便欲離去。

驀地，一陣虛弱的聲音喚住了他：「南宮世兄……」

南宮天賜回身一望，竟然是長劍穿胸，伏身地上之錦袍老者。他停下腳步，問道：「你便是藍斌！」

錦袍老者虛弱地道：「是！我便是……藍……斌……對……不起……南宮……家……我……身……不由……己……兒……孫……無辜……求……你放過……他們……還有……胸前……玉珮……藏着……玉珮……關係……重……」說到這裏，已然不支，斷氣身亡。

南宮天賜嘆了一口氣，道：「你放心去吧，我不會殺害你的後人的。」跟着他從藍斌胸前取下一方玉珮，續道：「這玉珮，我會交給你們藍家的人。」說罷，便飄然離去。

南宮天賜剛離開不久，藍克儉已帶着數十名手下，趕到現場，看見乃父身亡，不禁悲痛萬分。藍明月更是傷心欲絕，撲到在藍斌屍首上痛哭。

「咦，原來南宮天賜也死了！」一名天道教徒大嚷道。

藍明月心頭大震，猛地循聲一望，只見一名香主提着一個頭顱，跑了過來。藍明月細心一看，嬌喝道：「胡說，這那裏是南宮天賜的頭？」

那香主道：「這不是南宮天賜？但我當日親眼看見他殺死副教主的！」原來這人便是當日在普陀山死裏逃生的一名香主。

藍明月聽了，臉露喜色，一把捉着那香主手臂，衝口問道：「你有沒有弄錯，眞是這人殺死我爹的嗎？」

那香主肯定的說道：「斐姑娘，我絕對不會弄錯，他用的便是妳手上拿着這柄劍，劍上繫著藍色長穗，我死也記着的。」原來藍明月從藍斌身上拔出那劍後，傷心之中並沒有把之拋掉。

「還有，那人便是合攻副教主的青衣中年人！」那香主指着宇文就殘缺不全的

屍體道。

藍明月喃喃地道：「我竟然錯怪了天賜哥！爹原來不是他殺死的！但是他爲何要承認呢？莫非……莫非他知道我是仇人的孫女後，不願意再見我，便故意不否認，使我恨他？使我不再見他？」她竟然誤會了南宮天賜，以爲他故意承認殺了她的爹，藉此與她分手！

「副教主，請快點過來，孫堂主還沒有斷氣呢！」一名天道教徒大嚷道。

藍克儉急忙跑了過去，扶起那尙有氣息的孫堂主，一旁之忘塵大師立即從懷裏取出一顆藥丸，塞在那堂主口中，並從他背心輸過眞氣，助他療傷。

孫堂主甦醒過來後，便把適才發生之事說出，原來他只是重傷倒地，在南宮天賜離去後才心裏一鬆，昏迷過去。

藍克儉聽了孫堂主所描述之南宮天賜容貌後，道：「原來當天在普陀所遇見的，便是南宮天賜，我還道是慕容家的人，這麼說來，當日攻擊我們的絕不是南宮世家的人了。」

「三叔，怎麼你和南宮天賜碰過頭嗎？」藍明月問道。

藍克儉點點頭，把當日在普陀山的遭遇說了出來。

藍明月聽了，心中大爲高興，畢竟南宮天賜不但沒有向藍家的人報復，還救了自己兩個叔叔。但是，自己始終是他仇人的孫女，如何能夠令他不再嫌棄自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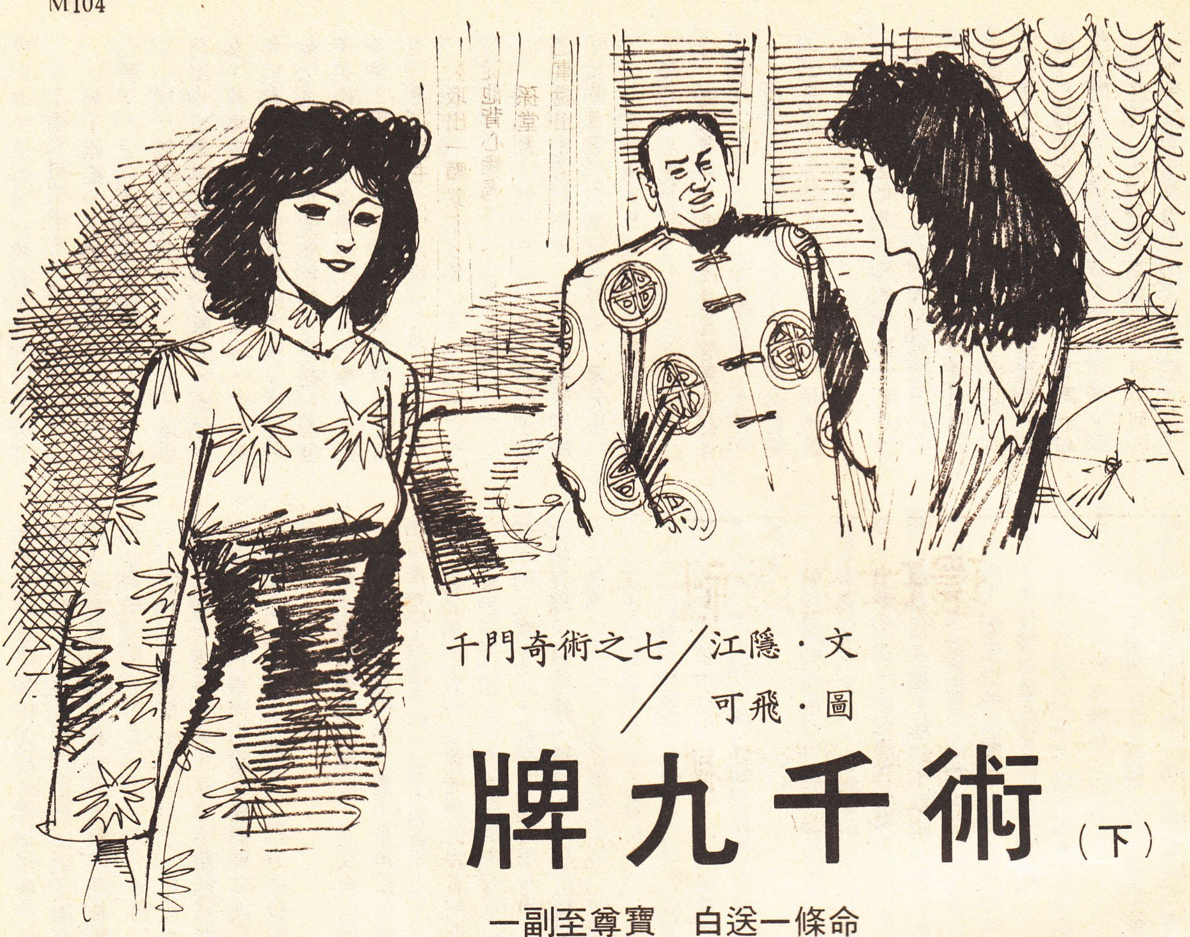
終於，她想出一個辦法，便是利用腹中那孩子，希望能夠以骨肉親情去打動南宮天賜的心。她決定把孩子養下來後，再想一個辦法去和南宮天賜見面。

南宮天賜已回金陵！他並不知道懷中的玉珮藏着一件重大的秘密，有着四個人眞正身份的線索，他更不知道還有着四個敵人，正在想着辦法對付他。

南宮天賜事蹟至此暫告一段落，他和藍明月會否復合？他和一片痴情的楚嫣煙又如何發展？他如何應付四個不知名的敵人？

請留意下期繼續刊出之故事之二「大地情仇」便知分曉。

（本篇完）



千門奇術之七／江隱・文

可飛・圖

# 牌九千術（下）

## 一副至尊寶　白送一條命

輸了一條人命的至尊寶。

這件事，發生在台灣・台中。

老鄭是四川人，牛肉麵，担担麵，都做的很道地。由一張推着賣麵的雙輪車，變成了樓上樓下的兩大間店面。親自主廚外，還僱了六七個人幫忙。

鄭先生好賭牌九，但過去太清苦了，每天忙的沒有時間去賭，也沒有人肯找他賭。

因爲他太窮了，窮得沒有賭資。

但現在，鄭先生有錢了，但多年不賭，似乎是已經忘了，沒有了賭友，也找不了推牌九的場子。

直等到一個過春節的時候，很多不賭錢的地方，也開了賭禁。

於是，鄭先生也參加了牌九的賭局。

他很有錢，每次都帶了大把的鈔票，算是那一帶最大的賭客。

這個消息，很快的傳了出去。

邀約鄭老闆參加賭博的人，立刻蜂湧而來。

一個愛賭的人，是禁不住賭友邀約的，於是鄭先生開始了賭徒生活

那時，台灣的經濟正在起飛，人的生活習慣，也隨着轉變，原來喜歡吃米的台灣同胞，開始喜歡吃麵，尤其四川的牛肉麵，帶着一股子辣味，吃起來又香又刺激。

所以，鄭先生的牛肉麵館，生意越來越好。

鄭先生已經用不着親自煮麵了，但調味配料，和那一大鍋香辣的牛肉，還要鄭先生親自動手，以保持它的美味。

生意雖然越來越忙，但鄭先生做的是一些固定的工作，每天有四五個小時就夠了。

鄭先生請了一個商職畢業的周小姐管理賬務，周小姐非常能幹，兩三個月作下來，已完全熟悉了店中的作業，對成本作了估算，使得店裏的浪費減少，增加了很多的盈餘，鄭先生逐漸的喜歡上周小姐，但周小姐只有十九歲，鄭先生已經三十八歲，整整大了一倍，何況周小姐是高中生，鄭先生只讀過小學四年級，這就使鄭先生愛在心裏口難開，心裏愛得發狂，卻又壓制着不敢表露出來。

但周小姐卻在暗中喜歡上這位樸實的老闆，鄭先生不喝酒，不嫖，不愛穿，只是抽幾支香煙，那時，還未聽過癌症這個名詞，所以，抽香煙對一個男人來說，並不是一個缺點。

聰明的周小姐，也看出了鄭老闆對他的意思，看他那種強忍着不讓感情表達出來的痛苦，心中既同情，又有些好笑，但她心中很明白，如果不給他適當的機會，這位樸實的鄭先生只怕會永遠的忍耐下去，不讓感情表現出來。

於是，周小姐安排了一些和鄭先生單獨相處的機會，也啓發了鄭先生的勇氣，表達出心中抑制的感情，周小姐的心理上，也早已有了接受的準備，她瞭解鄭先生有着很重的自卑感，如果保持太多少女矜持，鄭先生恐怕提不起第二次表達的勇氣，鄭先生的牛肉麵燒的美

味可口，但對男女間的感情剖析，卻不如周小姐來得明白。

周小姐接受了鄭先生表達的情感，也費了不少心血疏通母親方面的阻力，周小姐父親早死，家境也不太好，這也是周小姐選擇就讀商職的原因，她是長女，要盡早幫助母親負担家計，二十幾年前台灣女孩子對父母的孝順，眞是可動天地，鄭先生雖然年紀大一些，人也不英俊，但很會賺錢，而且已經賺了很多錢，周小姐既然甘願，周媽媽也就姑且同意了。

雙方很快的訂了婚，周小姐就以未來老闆娘的身份，全力照顧店務。

過春節小賭了幾場牌九，誘發了鄭先生潛在的强烈賭性，春節休假時期周小姐陪母親回娘家遠行屏東，鄭先生一個人無拘無束，日夜在牌九賭場中渡過，賭得十分舒暢開心。

他在賭場中以大戶姿態出現，賭了十幾場，結算下來，並未輸錢。

周小姐由屏東回來，牛肉麵館也開始營業了，生意忙碌，周小姐一開始就全神投入了工作。

這時，老鄭牛肉麵館中的一切事務，大都由周小姐作主處理，她把每日的收入除留下一些必須的開支外，都存入了老鄭的銀行賬戶。

鄭先生的工作除了調配佐料外，連煮牛肉麵的方法都傳授了周小姐和一位廚下的師父，這使他每天的工作減少到三個小時，就可以全部完成。

周小姐增加自己的工作負担，只是想讓辛苦了半輩子的終身伴侶，多一些休息時間，因爲，他們已決定過了陰曆三月，就要結婚，算一算，只不過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但她卻發覺情形不太對了，鄭先生很少在店中照顧生意，就算不用他照顧生意，至少也該來陪陪她這個即將過門的妻子，難道還未過門，就有些厭倦了。

周小姐是個極端聰明，而又自信的少女，她相信自己的美麗，是可以使鄭先生作裙下忠臣，只可惜，她錯了。

她如果去查一查鄭先生的銀行戶頭，就會發現問題，七八十萬的存款，只餘不到五萬元了，鄭先生瞞着周小姐，在牌九場子裏賭錢，幾場下來，已輸了七十多萬。

周小姐知道鄭先生不會打麻將，但卻不知他會賭比麻將更可怕的牌九，因爲，周小姐根本就不知道有牌九這種賭具，所以，她一直沒想到鄭先生會賭錢……

她認爲鄭先生有可能是被什麼茶室的茶女迷住了（那時，台灣有所謂公共茶室，有女陪坐，似是現在的黃色咖啡館）周小姐自信年輕美麗絕不輸給一般的茶室女侍，一定是自己太嚴肅，忙於工作，忽略了鄭先生的照顧，即將成爲他的妻子，爲什麼不讓他享受些溫柔滋味。

因爲，自從訂婚之後，鄭先生連擁抱、親吻周小姐的機會也沒有。

鄭先生有過兩次偷襲式的擁抱，但卻被周小姐半眞半假的給推拒開去，此後，鄭先生就未再有過侵犯的舉動……

他是老實人，碰過了兩個軟釘子後，就不敢再犯。

想到了這裏，周小姐自己也覺得好笑了，這個年紀大一倍的丈夫，實在樸實的可愛，連未婚妻撒撒嬌，竟也認眞起來，不敢再越雷池一步，看樣子還得主動的給他機會才行。

周小姐已決定作些大幅度的施捨，以挽回流失的郎情，不能讓那些茶花女奪走了未婚夫婿。

這眞是南轅北轍的判斷結論，聰明的周小姐也許沒錯，只是她缺少了那份社會經驗，也不願太庸俗的去查看一下未婚夫的銀行帳戶。

就這麼一點疏忽，使一個悲劇產生。

麵店打烊，周小姐直奔鄭先生的住處。

那是一座兩房一廳的木造小洋房，另有廚房、浴室，也是鄭先生和周小姐準備的結婚新房，房子已重新漆過，購置的梳化、桌椅都已遷入。

已到開燈的時刻，但卻不見燈光，周小姐暗暗歎息一聲，忖道：「又出去了，唉！看起來，眞的是出了問題了。

她帶有鑰匙，打開大門，立刻見到廳裏有一點火光在閃動，廳門未關，顯然是鄭先生一個人坐在客廳中抽煙。

直到鄭先生打開電燈，周小姐才有警覺，看看周小姐，道：「妳……妳怎麼沒有回家？」

「這不是我的家嗎？」

「我……我是說妳媽那裏，這麼晚不回去，她不會生氣呀？」鄭先生有些木然的說。

看着未來夫婿的驚愕無惜表情，周小姐心中有些歉然，吁口氣說：「今晚上不回去了，留下來陪你，反正已經是你的妻子，以後，我要多化些時間照顧你……」

「可是……可是……這……」

「怎麼？不願意我留下來陪你是不是……」

「不是，不是……」鄭先生有些焦急的說：「我怕妳媽生了氣……那怎麼辦？」

「不要緊……」周小姐道：「我會去給媽說清楚。」

周小姐去放水洗澡，鄭先生卻呆呆的望着電燈出神。

原來，他最近又輸了兩場，銀行的存款已提領一空，還欠了人家伍萬多元的賭債，正計劃着把店面的房契拏去抵押，準備撈本……

他心中充滿着悔恨痛苦，很怕見到周小姐，周小姐對他愈是溫柔、體貼，他心中愈是緊張、害怕。

但周小姐卻誤認爲最近太冷淡他，有些不安，準備要作最大的補償。

她已在言語間作了暗示，但鄭先生似是並未領會，好在，周小姐也未寄望他能領悟什麼，她選擇了這個大她近二十歲的丈夫，就是看上了他這份近乎木訥的樸實，當然，鄭先生的賺錢本領，也是周小姐肯作一些犧牲的重要原因。

她修正了遇上白馬王子的少女幻想，舖想出另外一幅生活的圖畫。

她把自己安排成這個家庭的重心，丈夫和未來的孩子，都在她的愛護下生活成長，等到結婚之後，她就要接掌經濟大權，開始利用那不算很少的一筆存欵，作一些計劃投資，擴大住房的房子，把媽媽接過來，她要全心經營店務，擴大現有的基礎，賺更多的錢……

她是學商的，對運用金錢，已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浴罷攬鏡，周小姐顧影自憐，這麼美好的少女身體，十九年來也直是純淨無瑕，今夜也許就要白璧玷污……

雖然，那個人已是她認定的丈夫，但却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愛人……這就是人生，是那麼無可奈何……

她輕輕歎息一聲，拭去身上的水珠，穿上了一套粉紅色的薄紗睡衣，玲瓏的軀體，若隱若現，花樣年華的青春少女，散發着動人的魅力。

她充滿着自信的踏出浴室，她相信自己絕不會輸給那些殘花敗柳的茶室女侍。

果然，鄭先生被眼前這幅景色震動了，兩隻眼睛呆呆的盯住那粉紅薄紗裹住的嬌軀出神——

鄭先生從未見過少女剛剛浴罷的景色，臉兒嫩紅，嬌態橫生，看的把約定賭博的事，也暫時拋棄腦後了。

「看什麼？是你的老婆呀！」

「我……我眞有這麼好的福氣麼？」

鄭先生忽然間泛生無限的感慨，覺着實在是愧對老婆，暗作決定，再去賭最後一次，不管輸贏，先把欠人家的賭債還清，然後，絕不再賭了，要好好的工作，拚兩年，把輸的錢再賺回來。

周小姐望着呆站出神的鄭先生，心裏生出了無限同情，鄭先生雖大了她一倍，但智慧和感情，似是還不太成熟，需要她啓發、愛護。

「發什麼呆，喜歡你自己的老婆，爲什麼不抱抱她——」

鄭先生抱起了周小姐，狂熱的吻了下去。

周小姐沒有拒絕，而且盡力作了熱烈的反應。

她究竟是個未經人事的少女，有些事是無法作的很好。

但鄭先生却有接觸過很多女人的經驗，自從和周小姐訂婚之後，就未再碰過女人，此刻，忍不住慾火高漲……。

周小姐忍受着很大的痛苦，接受了鄭先生狂烈的蹂躪，她早已料到，鄭先生不是那種溫柔體貼，輕憐蜜愛的人。

看落紅斑斑和周小姐痛楚猶存的神色，鄭先生有些愕然的說道：「妳……還是處女……」

「當然是啊，你認爲我……」她本想說，認爲我和那些茶室的女人一樣，是殘花敗柳，但話到口邊，不好意思出口，又忍了下去。

鄭先生重重的在腦袋上敲了一下，道：「我是個猪，竟然連妳痛苦神情也看不出來，我……我……」

輕輕撫着鄭先生的頭髮，周小姐低聲的說：「算了，以後溫柔些就是，你也累了，睡一會吧！」

翻身抱着鄭先生，相擁而臥。

她已完全的解開了心結，準備全心全意的去愛這個大一倍年齡的丈夫。

＊　＊　＊

不知道什麼人說的，女人落紅可以使男人轉運，但這個傳說，鄭先生却是深信不疑，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得到一個處女的愛情，現在，他得到了一個處女，就在今夜……

是不是要立刻轉運，在賭場上大展雄風，把輸的錢，全贏回來……

想到這裏，鄭先生突然由睡夢中清醒過來，挺身坐起。

周小姐已穿好衣服，準備離去，想不到正在熟睡的鄭先生會突然醒過來，微微一怔，笑道：「我看你睡得很熟，沒有叫醒你……」

「我作了一個夢……」他突然有一個很衝動的決定，要把最近的遭遇，情況，借機會全說出來，再求周小姐饒恕……

「夢到我要走了，是嗎？」

「我……是想……」

「別想的太多，家裏沒有電話，沒有辦法告訴媽，我怕她担心會一夜等我，所以，我想回去，把事情說明白，由明天起，我就住這裏了，每個晚上，都讓你抱着我，時間還早，還不到十二點，你再睡一會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再見！」

她是個善於計劃的人，事情交代清楚，就舉步向外行去。

破瓜之苦，餘疼猶存，走起路來，覺得不太自然，但周小姐却咬咬牙，忍了下去。

鄭先生開口想叫，却又強自忍下去。

落紅可以轉運的傳說，又在鄭先生腦袋泛起，立刻起身，打開抽屜，取出早已用紙包好的房契，連澡也不洗，就匆匆趕到了賭場。

約好借錢的金主，早已等的不耐，但鄭先生那家麵館位置，正是新興的商業區，發展潛力龐大，在介紹人的勸慰下，一直留下來。

鄭先生趕到，已是午夜十二點鐘，雙方立刻趕辦手續，鄭先生交出地契文書，金主也付了五十萬現金。

還了積欠的賭債，還餘下了四十多萬。

鄭先生捧着一大綑鈔票進入賭場時，引誘得所有的賭徒，都投過來貪饞的眼光。

傳說似乎並不可靠，鄭先生賭了二個鐘頭，又輸了近十萬元，現在他又連輸了三把。

推莊的大幸，連幾條殺下來，面前已推了三四十萬的鈔票。

鄭先生突然把面前所有錢，推了上去，大概近三十萬左右。

推莊的楞了一下，道：「怎麼？全下了。」

鄭先生神情嚴肅的點點頭。

這不是個很大的賭場，幾十萬一注

的賭資，非常駭人了。

鄭先生也很明白，自己是孤注一擲，這一把贏了，輸的錢就拿回來一大半，可以把抵押的房產拿回來，還有十萬以上的盈餘，只輸了一些現金，那時，再向周小姐坦白認錯，他相信美麗的妻子一定會原諒他的，以現在麵館的生意狀況，每個月可以有四五萬的盈餘，一年就可以補回來了。十萬元作結婚費用，也足夠風光了。

當然，如果是很不幸的輸了這一把，問題就嚴重極了，七八年的辛苦奮鬥成果，一下子全部泡湯不說，最難過的是無法向嬌妻交代……

促使鄭先生孤注一擲的第二個原因是，這裏的牌九莊家，大都是一萬、兩萬的推，贏了個三、五萬元，就立刻停莊，很難有一次能積上三四十萬的大莊，這是難得的機會，不拚就很難再遇上……

還有一個原因是，鄭先生已連輸了三把，以他賭牌九的經驗，認爲這一把一定贏……

這裏推的是小牌九，一翻兩瞪眼，把把有輸贏。

鄭先生坐的是天門，莊家打了個七點，七對門，鄭先生先抓牌，看到第一張是個二四雜六時，鄭先生心已經涼了一半，今晚上，他已經拿過二次這個雜六，都是弊十，一個配蛾牌，一個配板四。

莊家先亮了一張天牌，另一張牌沒有亮出來，用手指不停在摸那張牌，看莊家臉色，似是點子不少。

鄭先生心在滴血，手在發抖，用力向下滑動着那張四六，心中一直在叫着不要弊十……但露出了兩點之後，大半張不再見點子出現，十之八九是板四，又是一幅弊十。

完了，鄭先生突然覺着，全身都涼了，莊家有張天牌，最壞也是天牌配雜九的天九一，一點也贏弊十，這一把又輸定了。

今夜，周小姐奉獻出她清白的身體，已表明了深刻的情意和終身相從的決心，但自己却也在今夜輸光了所有，存欵淨盡、房產抵押，已然是一無所有，要如何向她交代？

痛悔到極處，鄭先生突然想到了「死」，眼下的情景，實有着生不如死之感。放下手中兩張木牌，起身而去。

鄭先生是下注最大的人，他不開牌，大家只好等下去。

莊家亮出了第二張牌，是二點的地牌，天地潤王四，是最大的四點了。

等了有半個小時之久，仍不見鄭先生回來，莊家覺得很奇怪，招呼了賭場的負責人一聲，翻開了擺在六門的兩張牌。

所有的賭徒都發出了一聲驚歎，那是雜六配丁三的至尊寶。

鄭先生太悲觀了，竟把丁三當板四，如果他再向下多看一公分，就會認爲那些女子落紅可改男人運氣的傳說，眞的是可以相信了。

莊家苦笑一下，在衆賭徒目注之下，數了鄭先生的鈔票，三十一萬八千元，和鄭先生十萬元的理想目標，還要多出三萬多元，但莊家賠過這一把，只餘下二千多元了。

鄭先生一直不見回來，大家分頭去找，厠所、廚房全找遍了，也不見人，堆在桌子上的鈔票，只好由賭場的負責人代收起來。

第二天，台中公園發現了一具吊死的男性屍體。

是鄭先生。

原來，鄭先生丟下手中的牌，就跑到公園上吊自殺了。

和弊十少了一點的至尊寶，眞的出現在鄭先生的手中，但鄭先生却不肯多化五分之一秒的時間，看清楚牌，大贏反輸，白送了一條性命。這眞是牌九賭局中的大笑話，也是一件大憾事，但却是一件眞事。

台中市生意最好的麵館老闆，突然自殺了，大家都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的善後經過，不在我們寫作範圍之內，就此打住。

但老鄭麵館的現址，早已蓋起了大樓，周小姐也好好的活着，老鄭却已屍骨成灰，死去了近二十年。

如果老鄭不會賭牌九，也許，他現在正是那幢大樓的主人，數十億的富豪。

## 柒：後記小語

中國的賭具，非常繁雜，流行於廣大的中國疆域上，其賭法和計算的方法，都各具特色，例如江浙一帶流行的「挖花」，不但要邊挖邊唱，而且計算大小的方法，也以搖出的骰子點數和槓上開出的花牌加倍計算，開出的是花牌如有人成對，還可以搶槓，其計算的辦法，有明面、軋七……等，可以使一對只有三十二點的對子，一下升高到一千多點的雙滿貫，而且，並非以胡牌的贏錢，是四家相互比算。

用三個骰子搖出輸贏的骰子寶，也有一賠三，一賠雙的計算法，此外如流行於河北、河南的「出寶」，流行於山西、甘肅的「葉子牌」，流行於台灣的「四色牌」等……每一種賭，都有他們的計算方法。

但眞正能流行於全國大部份地區，且有人設置賭場經營的，大概要以「麻將」、「梭哈」、「骰子」、「牌九」四種爲主了，除了「梭哈」爲洋人傳入的賭具、賭法之外，其餘三項，都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賭了。

學習千術的人，也以上述四種流行賭術爲主，所以，賭國傳奇的故事，也以這四種賭具賭術爲主，它流行地區廣大，爲害也最烈。

有朋友問過我，麻將老千會不會梭哈千術，牌九老千會不會出骰子千術？

問的好極了，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樣的疑問，可惜！筆者不能回答！因爲，我也想知道答案。

所以，我化了兩天的時間，買了兩份禮物，分別向兩位早已退休的千門前輩領敎。

他們的答覆是，眞正的千門弟子是

具有全能的出千技術，因爲，他們偸牌換張的本領，幾乎是大同小異，「梭哈」雖是紙牌，但萬變不離其宗，稍作習練，即可運用自如。

據說，一個手法高明的千門弟子，就算沒有玩過「梭哈」，只要給他一個星期的練習時間，就可能成爲賭「梭哈」的出千高手。

現在台灣已經幾乎是沒有眞正的千門弟子了，幾個老一輩的人，都沒有再收弟子，但出沒在賭場的老千，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是越來越多了，幾乎是每一個賭場都有老千出現。全都是心黑手辣的次級老千。

他們不遵守千門中傳說的規戒，根本也不知道千門中有些什麼規戒，打麻將以兩個人合作抬轎子爲主，打「梭哈」也是兩三個人配合作戰，最可怕是全面圍剿戰術，找到一個凱子後，他們會集中六七個人，對付一個……

你想一想吧！七個人打「梭哈」，有六個人在合作計算你，用不着再出千術了，只要他們互相報報底牌，你就必輸無疑，六對一之外，再加上他們報出底牌，只賭你一個人，一張底牌，用最簡單的數學算一算，你只有十四分之一的勝算。

除非你是千門高手，扮猪吃老虎，否則，是完全沒有贏錢的機會。

作者沒有學過千術，雖然，化費很大的努力，收集資料和出千手法，但相信它不夠完整，也許只是千術中十之四、五，但只要你能把本書記載的出千方法熟記了，而又能在賭博中仔細觀察，相信你會發覺到「賭」是那麼可怕，幾乎是每一場都有人在出千，不同的是，有人是眞正在施展千術，有人只是習慣性的擺幾張牌。

但不管如何，有弊端的「賭」博，都會破壞公平的機會，所以，防千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賭。

在麻將千術中，我記得告訴過讀者一種擺牌術和製造骰子點數的手法，你還記得嗎？

別小看了這種手法，你如果去學這一套的千術基本方法，就需要三萬元台幣，他們才肯傳授給你。

我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能提高讀者們的警覺，不要踏入「賭」博之門，如果已經踏入了，也希望這本書的力量，能勸阻你不要再沉淪下去，「賭」是傷害人生，割裂幸福的最大力量，據一項調查統計，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受到的「賭」的傷害，其中有三分之一，鬧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慘收場。

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受過「賭」的傷害，他們化費了很多年的力量，才能重新站起來，也只是站起來而已，却錯過了他們成功的機會。

你知道嗎？最好「賭」的年齡，偏偏是人生最寶貴、最重要的奮鬥年齡，大約是二十五至四十五歲之間，那正是人生的黃金時間，成家立業，完成人生築基工作，到步入成功之門的重要時間。

好賭的人，大體來說，又都是比較聰明一些的人，却把人生最寶貴的時間，虛擲在「賭」場上，把用來奠定基礎的金錢，奉獻給老千玩樂。

聰明的朋友們，你如果能抑制住「賭」性，就能增加你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機會。

你已經「賭」的很慘了，現在，收手吧！或可以使一個瀕臨破碎的家庭，重新的穩固起來，至少，你已替自己找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慢慢再站起來。

（完）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好馬不吃回頭草

**上文提要：**臭小子師徒回絕命谷，按師娘吩咐練幽靈步法，阿郎等一行人也回到了洛陽白吃教，翁明山逃回絕命谷，少林派人送來「大悲掌譜」，一來到白吃大樓便倒地死去，衆人追出去，空空中伏死亡，衆人商議先去少林等，找到新掌門方丈悟雅，追查悟靜老方丈的死因可疑，暗訪悟覺、悟潔，知道天竺番僧來寺和新方丈勾結……

## 恩怨到頭了結　善惡畢竟分明

和尚早已嚇破了胆，點頭的速度比擊鼓還快。

「裡面還有沒有少林和尚？」

沒有了。」

「還有沒有天竺番僧？」

「也沒有了。」

「誰關在地窖內？」

是——」

「媽的，你不說老子就戳破你的喉嚨。」

「請快住手，我說，我說。」

說呀！」

「是悟非和悟淨兩位師伯。」

沒有別人了嗎？」

「有，還有西門豪，公孫鳳！」

夠了，夠了，張小仙血脈爲之賁張，好似脚底着了火，一切的善後工作，全部丟下不管，拔腿衝進地窖去。

這個地窖他以前來過，很大，寬約二丈五六，長達十二三丈，中爲通道，兩旁分隔成許多小栅房，吊着數盞燈籠，內部的景物一目了然。

那黃衣和尚沒有說謊，裡面果然已無看守之人。

悟非、悟淨與西門豪、公孫鳳就關在面對面的四個栅牢裡。

「爹！」

「媽！」

西門小仙一個箭步衝上去，馬上噗通！一聲跪下來，望着雙親失去的耳朵，齊肘斷去的左臂，蒼白瘦弱的面容，不禁悲從中來，熱淚滾滾而下，連說：「孩兒不孝，孩兒不孝！」

西門豪、公孫鳳各伸出一隻手來，撫摸一下愛子的面頰，也早已淚流滿面，異口同聲的道：「孩子，我們還好，快去見過兩位禪師。」

悟非、悟淨的情況不好。

兩位高僧皆傷痕纍纍，被人以鐵鉗、火箸、烙鐵等各種歹毒刑具，整得形容枯槁，面目全非。

尤其是悟淨，也瀕油盡燈乾的絕境。

悟非和尚也好不了多少，僅一息尚存而已。

他急忙轉過身來，抓住悟淨的一雙枯瘦如柴的手，道：「老禪師受驚了。」

「來了就好，來了就好。」

這是悟淨大師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話一說完，便癱在地上，與世長辭。

「大師！大師！大師！」

阿郎連叫了三聲，悟淨連半點反應也沒有。

「阿彌陀佛」悟非老和尚宣了一聲佛號，道：「張教主不必叫了，悟淨師弟已經去了。」

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提振一下精神，單刀直入的問道：「大悲掌你們是否已修練完成了？」

多多、皮蛋已隨後趕到，正在開啓西門豪、公孫鳳的栅牢，鑰匙已從看守的和尚身上取得。

錢家父子則仍留在上面警戒。

張小仙道：「已經全部修練完畢。」

悟非乾瘦的臉龐上終於綻出一絲笑意，道：「修練完畢就好，天竺番僧的

『波羅玄功』十分了得，只有少林寺的大悲掌可以抗衡。」

眸光左瞧瞧，右看看，又道：「還有一位大笨牛怎麼沒見？」

多多道：「大笨牛升官啦，當上了天魔教的教主，人在苗疆。」

有鑰匙在手，很快的便將三個柵牢全部打開，阿郎、多多、皮蛋扶着西門豪、公孫鳳、悟非大師走出牢門。

牢外有桌椅，也有看守之人飲用的茶水，多多倒了三杯水，分送三人，道：「請老禪師、伯父、伯母用茶。」

公孫鳳聞言一怔神，道：「多多，妳該改口了吧？」

西門豪亦道：「爲父的甚覺歉疚，在趕往白吃大樓的途中，遭到阿巴達他們的偷襲，未能及時參加你們的婚禮。」

孩子沒有娘，說來話頭長，此時此地，根本無暇解說這些事，多多聞言心頭一酸，面上一羞，當即改口，嬌滴滴的叫了一聲：「爹！娘！」

阿郎在詢問另外一件事：「老禪師，阿巴達跟老烏鴉是怎麼勾搭上的？」

悟覺喝了一口茶，道：「老衲也不甚了了，但據側面得知，是阿巴達主動找上悟非的，而悟雅對少林掌門一職也早有覬覦之心，故而雙方一拍即合。」

皮蛋道：「番僧目的何在？」

阿郎提出了答案，道：「想必一定是爲了大悲掌。」

悟非頷首道：「一點不錯，阿巴達的目的就是爲了强行學習本寺的鎮山絕技大悲掌。」

阿郎道：「可曾讓他如願？」

「最初，阿巴達是想攫取大悲掌譜，但是他們遍尋無着。」

「啊，對了，大悲掌譜相信一定藏得很好，爲什麼要送出少林寺呢？」

「是藏得很好，但恐夜長夢多，被他們找到了，又怕老衲師弟耐不住嚴刑拷打，從此失落，幾經考慮，才決定派人送出少林。」

「那一位送書的和尚是——」

「是悟雅的嫡傳弟子，但此人秉性忠厚，對乃師的行爲甚是不齒，老衲被囚之後，曾在暗中多方協助，故而選中了他。」

老和尚的臉上再度展露出欣慰的笑容來，道：「總算不負所託，順利的完成任務。」

多多幽幽一嘆，道：「可惜代價太大，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悟非吃驚道：「他死了？可曾將老衲叫你們修練大悲掌，然後前來援救少林的事說清楚？」

阿郎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道：「沒有，僅僅說了『少林有難』四個字，便氣絕身亡，大悲掌譜還是我們自己找到的。」

悟非恨聲道：「是誰殺了他？」

皮蛋道：「如今看起來，不是老烏鴉的黨羽，就是天竺野和尚，還好他們八成不曉得寶書在他身上，要不然，戰場可能早已搬到白吃大樓去了。」

張小仙道：「後來怎樣？」

悟非道：「後來，找不到大悲掌譜，便開始用刑，一面逼問寶書的下落，一面强迫老衲與悟淨師弟親自傳授。」

多多道：「相信兩位老禪師絕不會屈從。」

悟非望一下悟淨的遺體，黯然道：「這就是拒絕的結果，以生命作爲代價，老衲恐怕也來日無多。」

皮蛋道：「別說喪氣話，吉人自有天相。」

阿郎亦道：「對，吉人自有天相，咱們先離開這個鬼地方再說。」

悟非不以爲然，道：「龍頭禪杖在悟雅手裡，咱們面對的是少林全體，絕對逃不出他們的手掌心，何況尚另有顧忌。」

「顧忌什麼？」

「令尊令堂的毒。」

「哦！」

「一旦毒發，就非得服用阿巴達的解藥不可。」

西門小仙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跺脚道：「可惡的野和尚，這幾個殺千刀的番僧罪該萬死！」

悟非道：「必須愼重將事，千萬鹵莽不得，最好是先將龍頭禪杖奪下，然後合少林全寺之力，波羅門的本事再高，諒他們也插翅難飛，只要將阿巴達擒下，解毒藥應是垂手可得。」

西門豪很悲壯的道：「孩子，儘管放手去幹，不必考慮爹娘的死活，一切應以大局爲重。」

公孫鳳也說：「千萬不可再和那個番僧玩談判的把戲。」

驀然，錢大進從上面探進來半個頭，道：「阿郎，有人要見你。」

阿郎道：「誰？」

「翁明珠。」

「哼，這個賤貨，不見！」

「她說有靈丹妙藥。」

多多一驚，道：「能解毒嗎？」

錢大進停了一會兒，顯然是在問翁明珠，半晌始道：「她說不僅可以解百毒，還可以療傷。」

多多毫不考慮的道：「哥，放她進來！」

餘音未落，翁明珠已從梯階上下來，手裡提着一個很重的土罐子。

阿郎對她懷恨極深，故意別過頭去，不屑一顧。

多多迫不及待的道：「解藥呢？」

翁明珠眼睛睨着阿郎，手指着土罐，道：「在裡面。」

皮蛋探頭一看，見罐內有三條巴掌大小，似牛非牛，似魚非魚的怪物，臉色陰晴不定的道：「這是什麼？」

翁明珠道：「魚，火牛魚，絕命谷的特產。」

唯恐大家不明白，還特地將火牛魚的出處、功效、特性等解說一番，最後道：「火牛魚可醫百病，解百毒之外，還可以增强功力，我師兄臭小子自大，以小小年紀竟能稱霸武林，就是拜火牛魚之賜。」

阿郎的臉色冷冰冰的，不帶絲毫感情，聲音更冷，好像在審問罪犯：「妳弄這幾條爛魚來想幹什麼？」

翁明珠的眸子滿懷幽怨、感傷，而又充滿濃情蜜意，柔聲道：「本來是想送給你補身體的。」

阿郎避開她的眼神，道：「爲何又跑來少林？」

「聽白吃教的小七說你們來到少林，所以——」

「少林寺這麼大，妳又怎知本教主在此？」

「是悟覺大師指點我來的。」

「哼！」

張小仙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表示任何進一步的意見。

他也實在沒有辦法表示意見，既不願也不能放棄可以醫治雙親的機會，同時又不想欠翁明珠人情，沉默是他的唯一選擇。

就在這個骨節眼兒上，上面又有了情況。

錢大進再度探進半個頭，道：「阿郎，大事不妙。」

阿郎驚道：「什麼事？」

「老烏鴉可能很快就會回來。」

「他現在在那裡？」

「剛剛離開阿巴達他們所住的別館。」

「番僧可曾隨行？」

「幾乎是傾巢而出。」

「這消息從何而來？」

「是悟覺，悟潔兩位大師派人送來的。」

「悟潔，悟覺有何高見？」

「他們已完成應變的準備，全聽你的號令。」

「丈人爸又怎麼說？」

「老爸把守門口，叫你不論進退，皆應速作定奪。」

眞像火燒眉毛，事情十萬火急，地窖內的每一個人皆進入備戰狀態，緊張萬分。

張小仙以快速度，徵詢一下悟非與雙親的意見，三人一致以爲，悟雅往訪阿巴達，必然是爲了合謀對付白吃教，此來也勢必會巡查地窖，加强戒備，而此地又根本無險可守，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出面訴諸一拚。

「好，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咱們跟他們拚！」

這是阿郎最後的決定。

立即展開了一連串的準備工作。

* * *

達摩精舍又恢復了原有的平靜。

佛堂內的東西皆各歸各位。

彷彿根本不曾發生任何事似的。

夜色已深，天上月明如洗。

一切皆顯得那麼寧靜，安詳。

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惡戰已經迫在眉睫，死神的手正在向他們召喚。

沒多久，達摩精舍的外面，便響起一陣雜沓的脚步聲。

很急，很快，一霎時便到了院子裡。

走在最前的是少林掌門悟雅老方丈，龍頭禪杖觸地有聲，發出咚！咚！的聲音。

波羅門掌門阿巴達，護法烏克拉，長老哇加西，三人一字排開，緊隨在後。

再往後，則熙熙攘攘的跟着一大羣天竺番僧，以及悟雅掌門的心腹黨羽。

阿巴達朝「別有天」的方向望一望，道：「掌門人，白吃教的那幾個小混混該向閻王報到去了吧？」

悟雅回報一個詭秘的笑容，道：「門主給老衲的毒藥，一直備而未用，這一次總算派上用場，已命人下在晚齋裡，此刻不在閻羅殿，就在枉死城。」

烏克拉的雙目一翻，道：「咱們是否應該先上山去瞧一瞧？」

悟雅道：「且慢，先招待一下地窖裡的悟淨、悟非，再上山也不遲，咱們從此有志一同，一日得不到大悲掌，一日寢食難安。」

哇加西道：「事情似乎有點不大對勁，按道理『別有天』應該有消息回報才是。」

番僧的顧慮不無道理，悟雅對自己的安排却具有十足的信心，未予重視。

事實上，被悟覺點中了昏穴，至今仍躺在「別有天」床下的那位黃衣和尚，正是下毒的主角，毒藥仍在他身上未動，其餘的爪牙，雖亦曾派人去通風報訊，報告白吃教的動態，可惜皆爲悟潔等高僧擒住，使悟雅的耳目盡失，尚不知對頭早已先一步到達。

悟雅老方丈從容的道：「也許報告已經送到，也許正在等最後的結果。」

說話中，人已邁步跨進佛堂去。

阿巴達、烏克拉、哇加西緊隨在後，相隔也不過兩三尺的距離。

猛可間，佛堂內的燈火突然熄了，陷入了無盡黑暗中。

「打！打！」

「殺！殺！」

「什麼人？什麼人？」

登時，打殺之聲響成一片，也亂作一團。

悟雅彷若遇上了毒蛇猛獸，可怕的厲鬼，根本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得先是一蓬暗器打來，接着，兩旁門後，及門楣上方，均有人出手攻擊，急切間，完全基於本能的反應，揮杖橫掃，護住自己的門戶，猛地向後倒退到門外去。

進去時是他一個，退出來時却變成四個。

阿郎緊抓着龍頭。

多多緊握住杖尾。

皮蛋更絕，騎在他的頭上。

阿巴達睹狀嚇了一跳，二話不說，立與烏克拉、哇加西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撲上去，企圖挽救悟雅掌門。

「一邊涼快去！」

話是大刀錢四海說的，話落人現，雙龍抱月刀揮得虎虎生風，先給了阿巴達一刀，逼他退出一身之地，接着又攻向阿巴達。

阿巴達道：「烏克拉，纏住這個老小子。」

不再理會錢四海，續與哇加西馳援已與白吃教三小扭作一團的悟雅老方丈。

這當兒，悟覺、悟潔、悟塵、悟通、悟敬等十位少林高僧，亦已親率寺中無數高手趕到達摩精舍，將天竺番僧與悟雅的黨羽團團圍住。

悟覺、悟潔等一見大勢不妙，彈身直落核心，猛攻阿巴達、哇加西。

却被少林掌門悟雅喝阻住，下令道：「上，給本掌門斃掉這三個魔崽子。」

「是，掌門人！」

龍頭禪杖在他的手上，誰敢不聽，悟覺、悟潔等痛如刀絞，却不得不放下阿巴達、哇加西，去攻擊阿郎、多多、皮蛋。

一根龍頭禪杖，抓在三人的手裡，阿郎、多多分頭握兩頭，悟雅抓住中間，三人六手，全力拉扯，已經拉扯了好一會兒工夫。

誰也不肯放手。

誰也沒有得手。

便宜了皮蛋，躺在悟雅脖子上，舒服得很。

但也很忙，時而請他吃「鍋貼」、「水煎包」，時而敲他的頭顱，撕他的耳朵。

何消眨眼的工夫，悟雅的頭頂已長滿了包，兩隻耳朵也不見了，血流滿面，可是，此人的耐力驚人，依舊不肯放棄龍頭禪杖。

「放！」

「放！」

阿郎、多多的喉嚨都喊啞了，施出渾身的力氣，還是奪不下禪杖。

而阿巴達、哇加西、悟覺、悟潔等則已攻至切近，情勢之險，可謂一髮千鈞。

「殺了他！」

「殺了這個老混蛋！」

「殺了這隻老烏鴉！」

三句話分別出自錢四海、阿郎、多多之口。

是說給皮蛋聽的。

皮蛋毫不遲疑，一拳貫頂而下。

蓬！的一聲，好像炸彈開花，更似打爛一個大西瓜，當場骨碎肉裂，腦漿迸射而亡。

龍頭禪杖馬上到了阿郎的手中，悟覺、悟潔等高僧也隨即轉變攻擊的方向，將阿巴達、哇加西逼退開去。

悟雅一死，頓使情勢急轉直下，所有的惡鬥全部靜止下來。

龍頭禪杖乃是少林寺的掌門信物，此刻握在阿郎手中，就等於是少林寺的掌門人，千百隻眼睛齊皆凝注在他一人身上，靜待下文。

張小仙忽將悟覺喚至面前，將龍頭禪杖交給他，爽朗的聲音道：「老烏鴉已死，少林寺的內患已除，本榮譽掌門人不想干涉你們的內政，禪杖暫交由悟覺保管，將來由誰接掌門戶，全憑你們自己決定，老烏鴉的黨羽，也一概由你們自己處理。」

場中一片死寂，很清楚的聽到有人在放屁。

還是連環屁，響個不停。

阿郎馬上發現，放屁的人是烏克拉。

並非經由正常管道，而是在肚子上打了一個洞，插上竹筒，放到體外去的。

阿郎是個絕頂聰明之人，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虎吼一聲道：「媽的，你不笨嘛，居然會想出這個鬼主意來，難怪你沒有『通貨彭脹』，不會『炸彈開花』。」

皮蛋差點死在天竺僧的手裡，對他們恨之入骨，殺機滿面的道：「不過，你逃得了一時，逃不過一世，現在就跟老烏鴉一起回姥姥家去吧。」

運功提氣，就要出手進招，波羅門掌門人阿巴達忽道：「慢着，本門主還有話說。」

多多嬌叱道：「你這個忘恩負義，猪狗不如的小人，還有什麼話說？」

阿巴達望着阿郎道：「我們可以再回到談判桌。」

張小仙冷哼一聲，道：「談什麼？」

「談交換你老爹老娘的事。」

「家父家母還在你的手中？」

「當然——」

話說一半，一眼瞥見，佛堂之內燈光復明，悟非大師、西門豪、公孫鳳正在錢大進、翁明珠的陪伴下，緩步而出，不由心頭寒氣直冒，情知這最後的一線希望，亦告破滅。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阿巴達當機立斷，大叫一聲：「咱們撤！」雙臂一抖，人已拔空而起，從少林羣僧頭頂往外掠。

一人動，衆人動，烏克拉、哇加西如影隨形，衆番僧羣起突圍，四散奔逃。

「殺了他們！」

「宰了他們！」

「趕盡殺絕！」

「鷄犬不留！」

一個人在喊，大家都跟着喊，一個人在動，大家都跟着動，霎時，天竺僧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羣起而攻，一刹那的工夫便死了一大片。

然而，並未死光死絕，「波羅玄功」非同小可，當者披靡，阿巴達、烏克拉、哇加西，卒先領着十幾名門徒突圍而出，衝到達摩樓外面去。

合該他們倒霉，外面恰巧來了一頂轎子。

是天魔教，坐在裡面的正是天魔教教主大笨牛。

還有玉羅剎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等六名金劍使者，六名銀劍使者。

稍後，另有一頂華麗的軟轎，阿嬌端坐其中。

大笨牛並不確知達摩精舍內發生何事。

但他知道，波羅門擄走了阿郎的爹娘。

於是，立刻傳令道：「殺！殺掉這羣王八兔崽子！」

親自披掛上陣，領着他手下的娘子軍，殺入了番僧潰散的人羣中。

他此刻的功力，高人一等，無人能敵，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而且是一招一個，絕不用第三招，嚇得衆番僧心驚胆顫，魄散魂飛。

可是，再密的網，還是會有漏網之

魚，阿巴達、烏克拉、哇加西，與其門下的五名高手，並未喪命亡魂，被他們衝破重圍，溜之大吉。

阿郎趕到時，天竺番僧早已不見，想追也來不及，氣得他臉都變紫了，驚惶失色的嚷嚷道：「糟啦，糟啦，解毒藥在阿巴達的身上，這可如何是好？」

多多牽着西門豪、公孫鳳的手行來，道：「小仙，火牛魚似乎眞的有效，兩位老人家的毒可能已經解了。」

阿郎大喜過望的道：「爹、娘，現在的感覺如何？」

西門豪沉吟一下，道：「感覺血氣暢順，比以前舒服多了。」

西門小仙偎在母親身邊，道：「娘的感覺是不是跟爹一樣？」

公孫鳳慈祥的笑笑，道：「是一樣，看來劇毒確已化解。」

阿郎道：「平常服用解藥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西門豪道：「來到少林後，皆改在夜晚，番僧利用逼問兩位禪師大悲掌的時間，給我們服用臨時性的解葯。」

多多插言道：「那發作的時間又在幾時？」

公孫鳳道：「應該就是這個時辰，或者更早一些，火牛魚的療效的確十分靈驗。」

翁明珠笑盈盈的道：「絕命谷的火牛魚乃是天下至寶，人間奇珍，不論中的是何種劇毒，絕對不會再發作，請兩位前輩大放寬心。」

西門豪道：「孩子，還不快謝謝人家翁姑娘。」

於情於理，是該謝謝人家，但翁明珠以前的所作所爲，令阿郎懷恨極深，却說不出口來，猶疑一下，冷聲道：「翁明珠，看在妳送來火牛魚的份上，過去的一切，咱們從此一筆勾銷，下次見面就當不認識好啦。」

「哇！」翁明珠當場哭了出來，掩面含淚而去。

西門豪、公孫鳳相顧愕然，心知其中必定大有文章，欲語還休。

多多的眼圈也濕了，連她自己也搞不懂是喜？是悲？

雙龍抱月刀一橫，被大刀錢四海攔了下來，道：「說，妳哥哥翁明山現在何處？」

翁明珠不假思索的道：「絕命谷！」

錢大進追問道：「絕命谷又在那裡？」

翁明珠不肯作答，頭也不回的走了。

錢四海欲再揮刀攔截，多多黯然道：「爹，讓這個可憐的女人走吧。」

皮蛋道：「是很可憐，女人哪，一『入港』就不值錢囉，害人不成反害己。」

大笨牛亦道：「殘花敗柳，破銅爛鐵，只能賣給收破爛的。」

錢四海聽在耳中，遂將雙龍抱月刀收回，任由翁明珠如飛而去。

皮蛋望了大笨牛一眼，道：「大笨牛，你不在苗疆當土皇帝，怎麼又跑到中原來了？」

大笨牛連聲叫苦道：「苦啊，苦啊，土皇帝不好當，雜七雜八的事實在太多，還是跟大家在一起痛快，爽，請田師叔代理教主，俺就跑出來了。」

多多瞄了阿嬌一眼，道：「你們的戰爭已經結束？」

大笨牛笑呵呵的道：「結束了，俺想了很久，最後終於被她眞情感動，結爲夫婦，這大概是緣，也是命，你們瞧瞧，我們是不是很門當戶對！」

皮蛋戲謔道：「是很門當戶對，兩個人皆粗壯結實的像一條牛，大概明年就可以添一頭小牛。」

多多道：「大笨牛，你太不夠意思啦，要罰。」

大笨牛道：「罰什麼？」

多多道：「你們秘密結婚，咱們沒有喝到喜酒，要補請。」

阿嬌是富婆，又是餐廳大老闆，聞言洪鐘也似的聲音道：「我請客，醉仙樓的名酒名菜，隨你們喝，隨你們吃，保証叫你們大醉三天三夜。」

雖然當上了教主，吹牛說大話的毛病還是改不了，大笨牛道：「醉死人不償命，只要你們高興，醉上十年八年，醉到我們的兒子長鬍子也無所謂。」

多多、皮蛋、大笨牛妙語如珠，總算將阿郎懊惱的情緒冲淡些，當下將「大悲掌譜」璧還少林悟非老和尚。現見雙親大傷初癒，身子頗爲虛弱，於商得少林高僧及二老同意後，也決定暫時在「別有天」靜養。

其餘諸人則連夜離開了少林。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結伴去追殺天竺番僧。

大刀錢四海、錢大進父子則欲往絕命谷，找翁明山尋仇。

＊　＊　＊

絕命谷。

十惡妖婆紅笑坐在竹屋前晒太陽。

有一隻老母雞帶着一羣小鷄，在她的身邊轉來轉去，到處刨土找蟲子吃，不時發出咕！咕！的聲音，紅笑偶而也會丟一把米，逗着玩。

臭小子自大、阿邪在練功。

吸陰氣，練「幽靈步法」。

許是又有不要命的武林人物闖來絕命谷送死，或者是他們到外面去捕殺的，總之，谷內目前「貨」源充足，除自大、阿邪正在使用中的兩具外，旁邊還另外躺着兩個死人。

翁明山則在吃魚，吃火牛魚，吃得口沫四濺，津津有味。

吃完魚後，便盤膝打坐，開始行氣運功。

運功甫畢，耳畔馬上轉來十惡妖婆紅笑的聲音：「明山，你過來。」

「是，師娘。」

翁明山諾聲中，急忙來至竹屋前。

紅笑立道：「你妹妹明珠離谷幾天了？」

「今天是第十天。」

「還記得她出谷的任務嗎？」

「記得。」

「你說說看。」

「到她散佈消息，說絕命谷裡有寶貝，好誘使武林人物前來送死，供我們練

功。」

「嗯，這件事她做得還不錯，近來送死的武林人物是增加了，可是——」

「可是怎樣？師娘。」

「師娘命令她幾時返谷？」

「應該好像就是這幾天。」

「明山，少替她遮掩，正確的說，前天就該回來了，還應該帶回一批吃食必需之物。」

「許是因事躭擱，未能依時而返。」

「怕只怕她掉進感情的漩渦裡，不克自拔。」

翁明山倒抽了一口寒氣，道：「師娘是指那一件事？」

紅笑道：「師娘有一次聽到她在說夢話，一直在喊一個男孩子的名字。」

翁明山道：「叫什麼？」

紅笑道：「含含混混的聽不真切。」

臭小子自大聞言跑了過來，道：「是不是喊『阿郎』？或者『小仙』？」

紅笑驚「哦」一聲，道：「對，就是『阿郎』，沒錯。」

自天生嘻皮笑臉的道：「師妹當初曾冒充多多，跟阿郎入過洞房，據說已經『入港』啦。」

紅笑的臉色變了，變得十分猙獰可怖：「明山，這可是事實？」

翁明山沉聲道：「是不假，但純粹是為了撲殺張小仙，才出此下策。」

十惡妖婆紅笑冷聲道：「不假就麻煩了，女孩子家對這種事最是放不開，必然縈繞心頭，永誌不忘，久而久之，難保不會由恨生愛，變仇為友。」

翁明山道：「不會，我妹妹絕對不會，我保證。」

阿邪冒出來一句：「笑話，這種事誰也不敢保證誰。」

翁明山聞言大怒，方待發作，紅笑轉趨冷厲道：「阿邪說的不錯，這種事誰也無法保証誰，你最好把明珠趕快給師娘找回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雷破天、紅笑的門下絕不許可出現叛徒！」

話至此處，乍然大喝一聲：「什麼人？」

隨着這一聲沉喝，紅笑順手抓起一隻小雞來，咻！當作暗器，投向屋後的山壁。

山壁上面煙霧迷濛，自大，阿邪、翁明山一無所見，一無所聞，正感迷惘間，突聞竹屋後面傳來噗通！一聲響。

紅笑道：「去，把他拖來！」

她雙目已瞎，聽覺特別靈敏，不但能聽人所聽不見，還能分辨出是什麼東西來，果不其然，阿邪從屋後，拖來一個人。

紅笑道：「死了嗎？」

阿邪道：「死了，那隻小雞還留在他的咽喉內。」

「是什麼人的樣子？」

「一個和尚。」

「能看出他的門派來嗎？」

臭小子定目一看，道：「看不出來，可能是個外國洋和尚。」

紅笑面現驚容道：「外國和尚，莫非——」

言猶未盡，忽又改口道：「注意，來人不止一個，繩索也不止一條，又有人從上面下來，快去，一概格殺，正可供你們練功夫。」

自大、阿邪、翁明山皆面現驚色，齊聲一諾，立即分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撲去。

臭小子的速度最快，身形三起三落，已到了水塘邊上。

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一雙賊眼骨碌碌的一轉，很快便看見，在水塘的左側，從上面垂下來的一條粗逾兒臂的麻繩來。

麻繩在不停的顫動，順勢往上一望，煙霧迷濛中，隱隱約約中，有一團黑影正在往下墜落。

自天生不驚反喜，待來人墜落至丈許高起，看清楚也是一個和尚時，乍然手一揚，咻！一聲，射出一物。

這小子是存心跟他師娘別苗頭，打出去的東西同樣也是一隻小雞。

好準，好快，也好狠，簡直是超音速，當番僧聽到破空之聲時，小雞已經打中了他的喉嚨，打斷喉結，連半聲慘叫都沒留下，便一命嗚呼，掉進水塘內。

乖乖，好熱好燙的水，就像炸雞炸鴨一樣，人一落水，便翻騰不止，一會兒的工夫就聞到熟人肉的怪異味道。

火牛魚早已圍了上來，爭先搶食，臭小子自大看得眉開眼笑，喃喃自語道：「魚兒魚兒快點吃，吃完人肉，多長點魚肉，好給本主席打牙祭。」

舉目望一眼繩索，麻繩靜止不動了。

另一條繩索在動，在阿邪的面前，昂首向上一望，見有一個人影正在往下面滑。

自大做事真絕，既未打出了暗器，亦未彈身迎戰，而是躲在附近的草叢中。

不一時，那人便滑落地面，又是一個和尚，一個不同於漢人的洋和尚。

谷內一片迷濛，番僧初落地面，什麼也看不見，神情顯得甚是慌張，忙不迭的拿起繩子抖一抖，給上面的人傳了一個訊息，雙掌護胸，就留在原地候着。

霍然，有一隻怪手搭上了他的肩，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道：「喂，老兄，辛苦啦，歡迎來絕命谷觀光。」

直驚得番僧全身發抖，頭皮發炸，急忙轉過身來，道：「你——」

僅僅說了一個字，代之而起就是一聲慘叫，一把刀子已捅進他的肚子裡。

刀子仍留在體內，並未有拔出來，番僧亦未死，阿邪瞪着一雙邪惡的眼睛，面帶陰笑，道：「朋友是那一國的洋和尚？」

洋和尚咬着鋼牙道：「天竺國。」

「那一個門派的？」

「波羅門。」

「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打什麼商量？」

這句話並非天竺僧說的，而是出自臭小子自大之口，話未落地，人已飄然而至。

阿邪道：「師父，徒兒是想要他這一身的功力。」

自大生道：「怎麼要？」

阿邪道：「就像師祖公將內元眞力傳給大笨牛那樣，不然，我阿邪就算練到鬍子發白，也無法拳打老蓋仙，腳踏白吃教。」

通！臭小子給了阿邪一個爆栗子，頭上冒起一個「水煎包」來，罵道：「媽的，你頭昏啦，這事根本不可能。」

阿邪不明白，道：「師祖公可以，他爲什麼不可以？」

自天生道：「笨啊，『移宮過穴』，必須出於自願，你捅了他一刀，他會將眞力送給你，做夢！」

「我跟你們同歸於盡。」

「你找死！」

番僧猝然施襲，欲作困獸之鬥，結果死得更慘更快，被自天生一掌震飛，震得雙眼跳脫，七孔流血，全身皮開肉綻，慘死在丈許之外。」

殺了一個人，自天生仍面不改容，對阿邪道：「苗子，發什麼呆，還不快去將他的陰氣收乾吸盡，死的時間愈短，陰氣愈盛，效果愈好。」

「是！是！」

對他這位小師父的話，阿邪一向言聽計從，猛一個大馬趴，顧不得血肉模糊，立即趴上去，將番僧緊緊抱住，比抱住一個大美人還有勁。

孰料，樂極生悲，驀地此刻，從另一個方向，傳來一聲斷喝：「雜種，你們的手段也未免太殘酷了，佛爺送你們上西天！」

立見煙霧急速流動，風起雲湧，有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道，襲向阿邪。

「回去！」

臭小子自天生挺身而出，劈出一掌。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自大生確有眞本事，那一股力道立被打亂打散，縮回去。

雲霧中冒出來一個洋和尙，腹部插着一個竹筒，不停的在放響屁。

臭小子自天生神采飛揚，八面威風，一面蓄勢待發，一面喝問：「來將通名！」

放屁的番僧就停在他的七尺，吐字如刀：「佛爺天竺波羅門護法烏拉克，娃兒是何方鼠輩？」

自天生趾高氣揚的道：「小爺爺乃天神之子，乳名自大，學名自天生，臭小子是咱家的外號，金手指黨的現任黨主席。」

烏拉克聞言臉色微微一變，道：「哦，那個喜歡割人手指的孽障，原來就是你，娃兒小小的年紀，名頭倒不小，眞是失敬得很。」

自大生冷笑的道：「老禿驢，你拍馬屁也沒有用，今天是死定了。」

烏拉克神色一緊，道：「本門這位弟子，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入谷者死！」

「入谷者死？」

「不錯！」

「絕命谷是娃兒的私產？」

「完全正確。」

「可惜被波羅門看中了。」

「看中又如何？」

「宣佈佔領。」

「佔領？你憑什麼？」

「憑拳頭，憑實力！」

「放你媽的屁，你不配！」

「配不配馬上可以見分曉！」

「殺！」

「殺！」

三人都是火爆的性子，都不是虛張聲勢，說幹眞幹，當即疾迎而上，鬥在一起。

臭小子的身法好詭異，一交手就施展出「幽靈步法」，彼此硬對一掌，烏拉克突然失去了敵人的踪影，正感納罕間，驀覺一陣清風擦身而過，左手小指處一痲，已被自大割去一截。

烏拉克又驚又氣，破口大罵道：「臭小子，你好卑鄙！」

阿邪却引以爲榮，道：「爽！讚！硬是要得！師父，看來你一個人就足夠了，用不到徒兒來幫忙『招待』。」

自天生信心十足的道：「是無須你來多管閒事，我老人家一個人已綽綽有餘，練你的功吧，今天咱們要吃紅燒人肉。」

阿邪調侃道：「聽說吃了和尙的肉，可以長生不老吧。」

自大生冷哼道：「哼，那是唐三藏，他算老幾。」

烏拉克勃然大怒道：「不長眼的娃兒，納命來！」

自大生傲然道：「有胆就上，下一個的目標就是你項上的大西瓜，小心！」

心字出口，烏拉克已揚掌攻到，自大生立即反手還擊，硬拚三招後，臭小子感覺到對手功力深厚，心知遇上了扎手貨，倘以正規戰法，很難在短時間之內取下他的大西瓜。

心念電轉，故技重施，虛晃一招，閃到番僧身後去。

「死吧！」

「住手！」

刀光在烏拉克腦後一閃即斂，噹！是被一塊石子擊飛的。投石子的人是哇加西，外加一掌，逼得自大生橫退五六步。

常走夜路，自大生終於遇上了鬼，螳螂捕蟬，沒想到半路殺出一隻老黃雀來，不禁心頭一懍，道：「赫！你們來的人還眞不少，又來了一個老殘廢，這樣也好，免得在黃泉路上太寂寞。」

話是這樣說，可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暗示阿邪，快來幫忙『招待』。

同一時間，哇加西在問烏拉克：「找到沒有？」

烏拉克道：「還沒有，一入絕命谷，就跟這個臭小子幹上了。」

阿邪神經兮兮的道：「兩位想吃什麼？紅燒人肉？還是清蒸人腦？」

哇加西怒吼一聲，道：「就是吃你的人肉人腦！」

烏拉克瞪視着自大生，道：「還有你的人心人肝！」

二僧心意相通，行動一致，主動出

擊，跟阿邪、自大生大打出手。

＊　＊　＊

竹屋前。

十惡妖婆紅笑仍在悠哉游哉的晒太陽，餵小雞。

絕命谷內發生的事，她瞭如指掌，卻神色依舊，鎮靜異常，對自大生、阿邪、翁明山充滿信心，這是她的地盤，她堅信，在她的勢力範圍內，沒有人能夠佔了便宜去。

然而，絕命谷太大，三個人實在無法面面俱到，難免會有漏網之魚。

現在就有一條魚漏了出來，而且還是一條大魚，正在悄沒聲息的向她接近之中。

舉步若無，蓄勢待發，倘若猝然施襲，瞎婆子不變成肉泥，也會變成肉餅。

那知，就在來人近在三尺以內，手攀住一枝花，足踩上草坪時，紅笑開口了：「好了，就站在那裡別動，也別踩老娘的草坪，折老娘的花！」

乖乖，距離、方向，連幹什麼事都搞得一清二楚，來人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不由自主的停下來。

紅笑又道：「報上名來。」

來人道：「阿巴達。」

「阿巴達？那個阿巴達？」

「天竺波羅門的門主阿巴達。」

「哦，是一個外來的和尚。」

「外來的和尚會唸經，也會幹別的事。」

「哼，臭和尚，你想幹什麼？」

「還沒有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紅笑，中原武林天字第一號人物！」

「久仰！久仰！」

「少打哈哈，快把你的來意說出來。」

阿巴達就停在原地，保持原來的架勢，未敢越雷池一步，反問道：「這裡可是絕命谷？」

「你找對了。」

「出產火牛魚？」

「這是絕命谷的特產，也是寶貝。」

「能醫百病，解百毒，尤其可以增強功力？」

「你的消息來源很正確。」

「賣不賣？」

「不賣！」

「本門主願意出高價。」

「不賣！」

「要怎麼樣尊駕才肯割愛？」

十惡妖婆紅笑恨聲道：「除非能使老娘雙眼復明，四肢復生，花容月貌，時光倒流。」

「這是不可能的事。」

「火牛魚也不可能落在他人之手！」

「也許還有別的解決途徑。」

「沒有！」

「本門主不希望採取最後的手段。」

「什麼最後的手段？」

「强行奪取！」

「禿賊，你沒有機會。」

「貧僧願意勉力一試。」

「入谷者死！」

好厲害的紅笑，沒見她移動身子，咻！咻！咻！三聲響，已一口氣打出三枚鵝卵石，疾取阿巴達的上、中、下三盤要害。

尚不止此，打至切近，陡地爆炸開來，憑得全部是强而有力的內勁，同時還必須要拿捏得恰到好處。

鵝卵石化作無數石雨，傾盆而下，換了旁人，不死也得重傷。

阿巴達却毫髮未損，以「波羅玄功」將石雨震飛，猛一個大跨步，搶上前去，呼！呼！呼！連攻三掌，掌掌都是足以制人死命的絕招。

「老禿驢，閻王叫你三更死，不得留命到五更，你這是自尋死路！」

任誰也想不到，十惡妖婆的四肢已四去其三，僅僅還剩下一隻右手，居然還能移動，而且動如脫兔，單手在地上一按便飛起來，超出了阿巴達的掌力範圍之外，從另一個角度，另一個方向，猛攻猛打。

居高臨下，等於天龍對地虎，阿巴達原以為佔盡了優勢、主動，結果却屈居下風、被動，不禁大吃一驚，道：「老太婆，本門主低估了妳！」

也被迫騰身而起，和紅笑打起空戰來。

紅笑譏誚道：「老賊頭，低估了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翁明山接口道：「會把性命賠進去！」

他到處打獵，連半隻蟑螂也沒打着，聽得竹屋這邊有異聲，趕來馳援，話畢，覷準阿巴達劈出一記劈空掌，企圖以多為勝。

惹惱了十惡妖婆，叱道：「小子，去找你自己的目標，別壞了師娘的名頭。」

「來啦，來啦。」

是來啦，掠空而到，接下了翁明山的一掌，是兩個番僧，二話不說，便和翁明山幹上了。

臭小子自大生與烏拉克，阿邪與哇加西，捉對廝殺，正打得難分難解，突然聽到師娘的喝叱之聲，又不知波羅門的和尚有多少，深恐有失，給阿邪使一個眼色，兩個人虛攻三招，拔腿就走。

「不要跑。」

「不要跑。」

烏拉克、哇加西不肯善罷甘休，咬着尾巴追下去。

來到竹屋前，自大生道：「臭和尚，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波羅門主阿巴達詭笑道：「多得很，絕命谷也被本門封鎖，谷裡谷外少說也有一百人。」

紅笑冷笑一聲，道：「別聽他放屁，一共八個人，已死掉三個，剩下五個野和尚全部在此，殺掉他們就沒有了。」

烏拉克扯開嗓門嚷道：「少做白日夢，今日一過，絕命谷就是波羅門的地盤。」

用不到他出手，臭小子已先攻上來，道：「你娘，死鴨子，硬嘴巴，快要蹺辮子的人了還吹牛皮，當心閻王老子割舌頭。」

臭小子沒有吹牛，的確比烏拉克技

高一籌，一輪猛攻下來，烏拉克已經有點招架不住。

阿巴達也打不贏紅笑，已略現敗象，忽然心念一轉，道：「休戰，休戰，本門主提議暫時休戰。」

十惡妖婆紅笑落坐回原來的地方道：「爲何要休戰？你可是打算要投降？」

阿巴達道：「尊駕說那裡話來，波羅門只有斷頭英雄，沒有人會屈膝投降，本掌門是想跟妳和平共存。」

紅笑語冷如冰的道：「入谷者死，如何和平共存？」

「也許我們可以合作。」

「合作幹什麼？」

「隨便幹什麼。」

「叫你殺人也幹？」

「幹！」

短短數語，引起了紅笑莫大的興趣，觸動了她的靈感、心機、面皮抽動一下，陷入沉思中。

也引起了自大、阿邪、翁明山、烏克拉、哇加西等人的注意，惡鬥暫告停頓下來。

紅笑道：「不論殺那一個人你都不會拒絕？」

阿巴達道：「不會。」

「我要你殺六個人。」

「請指明。」

「兩個老的：老蓋仙洪五與三絕婆婆。」

「沒問題，包在本門主身上。」

「四個小的：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

「這四個小流氓本來就在波羅門的黑名單上。」

紅笑道：「談談你自己的條件吧。」

阿巴達道：「貧僧的條件很簡單，分享絕命谷的特產火牛魚。」

臭小子自大道：「這個條件很苛，不簡單，想那火牛魚乃天下至寶，人間奇珍，珍貴得不得了，殺六個人就想分享一池塘的火牛魚，不幹。」

烏克拉道：「那依小友之見，該當如何？」

自天生早有成計在胸，道：「起碼還得再加三個附加條件。」

阿巴達道：「你說說看。」

「一：你們波羅門的和尚，必須宣誓加入本主席所領導的金手指黨。」

「舉手張嘴之勞，這不難，問題是本門弟子日後要返回天竺，這——」

「這好辦，可以在天竺成立支部。」

「好，貧僧答應你。」

「二：火牛魚是寶貝，不是普通的鷄鴨魚肉，不能隨便亂吃，先一人賞你們一條，藉以增强你們的功力，然後按件計酬。」

「如何按件計酬？」

「殺一個人給一條。」

「還算公平，本門主願意接受。」

「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你必須提供相當的担保品。」

哇加西一楞，道：「彼此合作，還要什麼担保品。」

紅笑道：「當然要，你們白吃了火牛魚，拍拍屁股走人，老娘去找誰？」

阿邪帮腔道：「是嘛，你們不去殺人，我師祖媽豈不要吃大虧。」

阿巴達道：「但不知你們需要的是何種担保品？」

十惡妖婆紅笑道：「據我老太婆所知，聖僧哈里巴有一本遺著『波羅經』，被阿郎那個傻小子發現了，不知珍惜，白白的送給了你阿巴達，可有此事？」

阿巴達不願意承認，又不便斷然否認，只好哼啊哈的故意裝傻裝糊塗，支吾其詞，顧左右而言他，想矇混過關。

紅笑可不答應，馬上沉下了臉：「阿巴達，別打馬虎眼，老娘要你實話實說，既是合作的伙伴，搜身就太傷感情了。」

阿巴達無奈，只好據實說道：「確有其事。」

「在不在你身上？」

「在！」

「願不願意作爲担保品？」

「此事——」

「說話呀，別吞吞吐吐。」

「此事關係重大，希望能魚書兩訖。」

翁明山道：「什麼叫做魚書兩訖？」

烏克拉道：「就是你們先去捉五條火牛魚來，再一手交魚，一手交書的意思啦。」

十惡妖婆紅笑沉吟一下，道：「成！」

阿巴達道：「那就請派人去捉魚吧，別浪費時間。」

紅笑笑道：「自大，阿邪，你們師徒二人去辦吧。」

「是，師娘！」

「是，師祖媽！」

諾聲中，這一對小師父徒弟已箭射而去。

* * *

詎料，一霎時便又折轉回來。

臉色俱已大變，變得滿臉驚惶。

阿邪氣急敗壞，氣喘呼呼地道：「嚴重，嚴重，情況十分嚴重。」

翁明山道：「阿邪，別擾亂軍心，到底發生何事？」

阿邪道：「有人已神不知鬼不覺的闖進絕命谷，佔據了水塘重地。」

哇加西道：「是何方神聖？」

阿邪道：「阿郎、多多還有一個耍大刀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好多好多，最重要的是，那個最令人頭痛的傢伙也來了。」

烏克拉也被阿邪的話嚇着了，道：「誰是最令人頭痛的人？」

臭小子自大道：「就是那個大笨牛。」

阿邪補充道：「這一頭牛，得了我師祖公一甲子的功力，厲害得很。」

紅笑冷哼一聲，道：「哼，少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一條蠻牛，何足懼哉。」

側耳靜聽一下，又道：「嗯，是有不少人已集聚在谷底，想必是波羅門的和尚引來的，怪只怪老婆子適才言多分心，沒留意！」

强敵壓境，紅笑仍然處之泰然，接

着說：「來了也好，正可一網打盡，也正好給阿巴達門主一個表現的機會。」

拾起了三顆鵝卵石，咻！咻！咻！三聲響，瀉電奔雷般疾射而出。

這一次，毫無反應，沒有慘叫聲，沒有人落地聲，如投入烏有之鄉，聽不到半點迴響。」

不盡然，很快便有了回應，是大笨牛的聲音，在駡人：「媽的，什麼玩意兒，這麼大的鵝卵石，打到腦袋是會開花的，你們絕命谷太不懂禮貌了，這就是你們歡迎貴賓的方式？」

阿郎道：「禮物拒收！」

多多道：「完璧歸趙！」

咻！咻！咻！三枚鵝卵石又打了回來，將小竹屋打穿三個洞。

人也閃電般撲到。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四人一馬當先打頭陣。

大刀錢四海、錢大進、阿嬌居中。

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以及天魔教的其他金劍使者、銀劍使者等人殿後。

動作好快，也好整齊，一現身便擺出一個半包圍的態勢來。

阿巴達、烏克拉、翁明山諸人皆愁眉不展，面色凝重，紅笑則穩坐如故，聲如夜梟悲鳴：「那一個小子是大笨牛？」

大笨牛挺身而出，蹬！蹬！蹬！上前三大步，朗聲道：「天魔教的教主大笨牛在此，就站在妳面前五尺七寸處。」

紅笑格格冷聲道：「不對，應該是五尺八寸多一點。」

這是心理戰，其實都是狗屁，大笨牛沒量，紅笑更沒有辦法量。

十惡妖婆微頓又道：「大笨牛，見了師娘我老人家，爲何不叫？」

大笨牛沒料到她會冒出這麼一句話來，頭一昂，眼一瞪，粗聲大氣的道：「放妳的連環屁，妳是我的師娘？老子還是妳的師爹哩。」

「我問你，我那老伴雷老鬼的一身修爲，是否全給了你？」

「有這回事。」

「接受了他的內元眞力，就是老鬼的入室弟子。」

「錯，這是交易。」

「既是交易，就當付出一定的代價。」

「殺死姚壽，交易告終，我們的關係早已一刀兩斷。」

「夫死妻在，你小子還得效忠我老人家。」

「效忠什麼？」

「帮我殺掉阿郎、洪五這一羣傢伙。」

「做夢！」

「或者退貨。」

「退貨，內力已在本敎主的體內安營立寨，生了根，如何退？」

「你可以自殺謝罪。」

「笑話，本敎主剛結婚，正在渡蜜月，還沒有生孩子呢，七少年八少年的，前程似錦，死了多可惜，天下武林也不能痛失英才。」

「捨不得自殺，老娘就親手殺了你。」

「哼，少神氣，有種就上，誰怕誰呀。」

紅笑手按地面，方待單身而起，空際突然傳來老蓋仙蒼勁有力的聲音：「阿牛，且慢，這個老太婆留給叫化子來侍候吧！」

話說一半時，人已到了現場，與大笨牛並肩而立。

洪五爺挾怒而來，但當他目睹紅笑雙目已瞎，變成殘廢，狼狽得不成人形時，怒氣已消散去一大半。

紅笑的情形正好相反，臉上青筋暴現，全身索索而抖，牙齒咬得吱吱價響，顯然已憤怒到了極點，說話的聲音比冰還冷：「你眞的是那個臭要飯的洪五？」

老蓋仙嘿嘿一笑，道：「錯不了，不信妳可以聞一聞我老人家身上的酒氣，註册商標，如假包換。」

紅笑皺起鼻子，嗅一嗅，道：「嗯，還是臭味不改，果然是你，二十年不見，咱們終於又重逢了。」

洪五爺道：「妳我重逢，但此刻的主意已有所修正。」

「如何修正？」

「過去，你們夫婦雖然殺人無數，罪與天齊，但雷破天已死，妳也得到了應得的報應，老叫化上體天心，不忍再補一刀，姑且放妳一馬，領着妳的徒兒臭小子走吧。」

「臭要飯的，你倒說的輕鬆，這一筆血海深仇，老娘一輩子也忘不了，你饒老娘，也不問問老娘饒不饒你。」

「悉隨尊便。」

「老娘不饒你！」

「盼能三思。」

「老娘要你血債血還！」

「希望不要自尋死路。」

「少磨牙，拿命來吧！」

紅笑性烈如火，人已彈起，招已出手，其快如電，其猛如山，單挑老蓋仙拚命，大打出手。

他們二人這一交手，等於是揭開了惡戰的序幕，全場馬上陷入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戰中。

寃有頭，債有主，多數皆有專屬的對象。

阿郎找上了波羅門主阿巴達。

錢四海找上了負心漢翁明山。

多多對臭小子自大。

皮蛋對番僧烏克拉。

錢大進、冷霜霜、徐雪梅、哇加西、阿邪、天竺番僧、天魔教的金銀劍使者，所有的人都在動，都在拚死拚活的幹。

只有兩個人沒有動，也沒有拚命的對象。

一個是天魔教教主大笨牛。

一個是他的新婚妻子阿嬌。

阿嬌是由於自知技不如人，上不了場。

大笨牛則是自視太高，沒找到適合他的對手。

但是，作壁上觀，也實在難以爲情，目注多多，道：「多多，女不跟男鬥，

鷄不跟狗鬥，臭小子割讓給我吧！」

多多却以為，翁明山、翁明珠的所作所為，臭小子也難脫干係，不肯退讓：「不，我恨透了這個臭小子，非要親手教訓教訓他不可！」

阿巴達是綁架西門豪、公孫鳳的主角，紅笑跟洪五爺更是幾十年的寃家對頭，大笨牛沒有開口，他知道開口也是白搭，老蓋仙與阿郎一定當仁不讓。

只好繼續隔山觀虎鬥，在場邊看熱鬧。

阿嬌找到一個目標，道：「阿牛哥，你可以去接皮蛋的班，打烏克拉。」

大笨牛道：「不行，烏克拉以多為勝，差點把皮蛋打死，這個仇他非報不可，再說俺也不能自毀形象，跟沒有身份的人拚。」

「哇加西、阿邪、翁明山如何？」

「嗨，妳是真不懂，還是裝傻，翁明山把純純給『趴』啦，錢老爺恨不得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怎麼會拱手讓人，同時，像哇加西、阿邪這樣的貨色，妳老公我還看不上眼。」

「要什麼樣的人才夠資格跟你動人？」

「起碼也得具備幫主、門主、教主、主席、掌門人、蓋世無雙的大魔頭身份。」

「阿牛，你吹牛的毛病又犯了。」

「笑話，本教主說的都是實話，現在是大笨牛的時代，以前當[illegible]三的日子早已丟啦。」

「可是，你是大將，這樣袖手旁觀不好意思啦。」

「沒有關係，妳老公自有妙計。」

「什麼妙計？」

「打游擊！」

「打游擊？我不懂。」

「等一下妳就懂啦！」

不錯，阿嬌很快就明白了，大笨牛跨步而出，繞場疾行，大發虎威，他給自己訂下一個原則，無分男女，不管老少。

「殺！回姥姥家去吧！」

「媽的！去摸閻王爺的鼻子去吧！」

「你娘！去陰曹地府吃大餐吧！」

此刻的大笨牛，簡直變成了超級大明星，驍勇異常，威風八面，繞場一周，戰果輝煌，在阿郎、多多、皮蛋、錢四海等人的密切配合下，已將烏克拉、哇加西、兩名天竺番僧送到鬼門關。

自大、阿邪、翁明山、阿巴達的情況也不妙，被震飛起，一頭撞進竹屋去。

只有紅笑、洪五爺還在拚。

是苦戰，老蓋仙並未佔得上風。

十惡妖婆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大笨牛忽道：「老哥哥，失禮，請讓小弟出個風頭。」

阿郎亦道：「老哥哥，對不起，小弟也想搶個鏡頭。」

二人已經商量好，根本不管老蓋仙是否同意，話一出口，人已雙雙閃電飛出，「風雲變色」、「天地同悲」、「佛光普照」，大悲三絕掌已應勢呼嘯而出。

同樣的招式，阿郎已將大悲掌全部貫通，大笨牛更平添了一甲子的功力，此時施展出來，威力不大相同，雙方的暗力一接觸，紅笑已感覺出不妙，急忙一式「鷂子翻身」，倒退回去。

結果還是吃了大苦頭，肉丸也似的身軀，在竹屋上撞破一個洞，掉下去。

戰爭業已結束，場中掀起一片歡呼，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等人以勝利者的姿態，邁開大步，奔向竹屋，打算清掃戰場，收拾戰利品。

孰料，人尚在屋外，便聽到一陣笛聲。

笛聲很急，聲又淒厲，令人聞之心驚胆顫，不寒而慄。

大笨牛道：「一定是魔音，咱們快衝進去，殺了那個老妖婆就沒事了。」

老蓋仙洪五爺皺眉道：「不對呀，魔音應該心神恍惚，咱們的神智還很清醒——」

話猶未了，異事已生，耳畔響起了一陣「沙沙」之聲。

循聲望去，隆地一聲，立刻見到有數不清的，巨大無匹的毒蛇、蜈蚣、蠍子等絕毒無比的毒物，以快得無以復加的速度，正在向這邊飛撲、爬竄。

大笨牛睹狀大怒，道：「奶奶的，這個老妖婆真混蛋，連這種下三濫的手段也使出來，老子讓你們吃百毒大餐。」

毒物來到，已嗅到一股強烈的腥臭辛辣之味，大笨牛本欲以掌力或兵刃解決這些東西，翁明珠的聲音及時阻止道：「千萬不能動，毒物毒性極強，沾身即亡，快退，快退到安全的地方去。」

＊　＊　＊

毒物已到，其勢有如洶湧的洪水，鋪天蓋地而來，聲勢的確駭人，羣俠別無選擇，只好抱頭鼠竄。

急急如喪家之犬。

惶惶如漏網之魚。

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

一口氣逃到池塘邊上才停下來。

皮蛋首先開口：「媽的，真丟人，也真漏氣，明明可以唱凱歌啦，偏偏來個大撤退，這個老妖婆的確有點鬼門道。」

毒物的速度也不慢，已從四面八方湧到，眼看就要咬到大家的腳，一名銀劍使者無路可退，跳進水塘去，情況更糟，慘叫聲中，忙又抽腳縮回來，兩隻腳丫子已被煮成半熟。

禍不單行，後退的勢子太猛，跌進蛇羣裡，只翻了一個身，顫抖了一下，便無聲無色的了賬。

大笨牛急不擇言的道：「慘啦，慘啦，前有毒物，後有沸水，不被毒死，也會被燙死，看來是天絕我們，註定要在此集體成仁。」

阿郎臉一沉，罵道：「閉上你的狗嘴，天無絕人之路，我們這幾個人都不是短命相，不該葬身絕命谷。」

挨罵是家常便飯，大笨牛一點也不生氣，道：「老大，你有辦法？」

張小仙欲語未語，翁明珠的聲音道：「火牛魚可解百毒，服用後便可脫困。」

聞其聲，未見其人，根本不知她身在何處。

話却不假，西門豪，公孫鳳解毒在前，眼前還有一個眞實的活見証，毒物羣來至水塘附近，便停在三尺許外不動了。

毒信吞吐，嘶鳴不已，就是不敢超越此一界線。

洪五爺大喜過望的道：「沒有錯，火牛魚正是毒物之剋星，咱們因禍得福，正可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充充電。」

附近就有釣竿，冷霜霜、徐雪梅乃箇中高手，自告奮勇的担任垂釣的工作。

大笨牛叮嚀道：「注意，只要大的，不釣小的，絕對不可以釣盡捕絕。」

多多不解道：「為什麼？」

大笨牛馬上板起臉孔來教訓人：「笨啊，這麼簡單的事也要請教本掌門，火牛魚是寶貝，也是財富，小魚長大後可以拿去賣，大大地撈一票。」

危急的情勢卒告穩住，緊張的心弦總算放鬆一些，阿郞這才有心情想到別的事，道：「五爺，婆婆怎麼沒來？」

洪五爺道：「她另有公幹，去找臭小子的娘去了。」

多多道：「是誰？」

老蓋仙道：「這個老婆子保密的工夫獨一無二，老叫化為此跟她吵了一架，她還是不肯說，只知道是一個老女人，老蚌生珠，而且還是個私生子，見不得人，所以才將臭小子丟到絕命谷裡來。有誰會想到，自大命大，絕處逢生，居然會成為雌雄雙絕的傳人。」

阿郞道：「不論是誰，臭小子的娘一定是個女强人，不然生不出這樣的兒子來。」

皮蛋道：「可能是個老處女。」

大笨牛道：「也許是個老尼姑。」

冷霜霜、徐雪梅的釣術絕佳，就這麼幾句話的工夫，已先後釣到了四條魚，交由阿郞、多多、皮蛋、大笨牛先享受。

四人吃完魚，行功三十六週天，沒多久，老蓋仙、錢四海、錢大進也吃魚行功畢，七個人立刻一字排開，開始出擊。

＊　＊　＊

果然有效，毒物齊皆紛紛退避，讓出一條大道來。

大家恨透了這些毒物，不肯饒恕，照殺不誤。

殺，一路殺，直從水塘殺到竹屋前。

對手還剩下五個人，紅笑、自大、阿邪、翁明山、阿巴達皆傷勢不輕，正圍坐在竹園在竹屋前運氣療傷。

聽得脚步聲，阿巴達第一個警覺，眼見敵衆我寡，危在旦夕，又誤以為毒物並不可怕，猛地彈身而起，從一側溜走。

那知，行沒三步，便被毒蛇咬了一口，阿郞及時衝上去喝道：「阿巴達，你恩將仇報，良心何在，這就是你的報應，死吧，去向閻王報到去吧。」

說話中已進攻三拳一掌。

阿巴達不是省油的燈，欲作困戰之鬥，吼道：「張小仙，想殺本掌門，談何容易，好歹也得拉你墊棺材底！」

波羅玄功已叫到十成十，不退反進，猛打猛衝。

「媽的，你沒有機會！」

是沒有機會，阿郞一點沒吹牛，自從修完大悲掌之後，他的功力又更上一層樓，再服用一條火牛魚，更是如虎添翼，進攻三掌下來，便震得他雙臂斷裂，五臟離位，七竅流血而亡。

西門小仙跨步上前，從他的身上搜出來兩瓶解毒藥，一支碧玉寶劍（波羅門的掌門信物），一本寶書「波羅經」，朗聲自語道：「當初一念之仁，差點惹來殺身之禍，抱歉，這些東西必須暫由白吃教收藏，再也不輕信人言，被人誆騙去！」

與此同時，竹屋前另有一場好戲也在上演中。

翁明山作惡多端，陰險善變，同時也是一個十足的軟骨頭，心知生機渺茫，突然噗通！一聲給錢四海跪下來，苦苦哀求道：「岳父大人在上，請接受小婿的懺悔，千錯萬錯都是小婿一人的錯，請網開一面，刀下留人，一回洛陽，明山馬上與純純成親。」

大刀錢四海喝道：「你做夢，老夫不要你這種無耻的女婿。」

錢大進上去踢了他一腿，吼道：「我錢大進不要你這種卑鄙的妹夫！」

多多亦叱道：「姑奶奶也沒有你這種下流的親戚。」

翁明山的面皮却厚得很，仍不死心：「丈人爸，不看僧面看佛面，明山一死，你叫純純依靠何人？」

自大，阿邪早已一躍而起，只有紅笑仍在行功打坐，似乎這一切皆與她無關，進入人我兩忘之境。

臭小子自大乍然虎吼一聲，大罵道：「沒有出息的翁明山，不要臉的翁明山，砍頭也不過才碗大的一個疤，坐在這裡丟人現眼，師兄我現在要替師娘清理門戶。」

這小子胆子眞大，越衆而前，當眞要去殺翁明山。

被大笨牛截下來，神氣八啦的道：「你什麼東西，翁明山的這一條命是錢家的，滾到一邊去等死吧。」

臭小子大發雷霆道：「大蠻牛，你又是什麼東西，咱們的賬也該算算了。」

「你娘，想打架，是不是？」

「有這個意思。」

「來呀，上呀！」

「接招！」

「殺！」

二人「情投意合」，眞的幹上了。

阿邪想上去帮拳，被剛到的冷霜霜攔下動上手。

大刀錢四海的雙龍抱月刀一揮，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來，映着日光，霞彩滿天，刷！一聲砍下去。

「刀下留人！」

一聲嬌呼，伴着一條麗影，翁明珠箭射而到，拚命的抱住了雙龍抱月刀。

把刀抱偏了，砍歪了，沒有一刀殺死翁明山，却「卡刷」一聲，砍下來他的一條臂，倒卧在血泊中。

錢大進道：「讓他死！」

上前三步，補了一掌。

猛聽又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嚷嚷道：

「刀下留人！」

發話的人是小辣椒錢純純。

她不是要別人留下翁明山的命。

而是要留給她自己。

她要自己親手來結果他的命。

果不其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翁明珠的雙手還抱着雙龍抱月刀，想搶救也不可能，翁明山就是這樣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哥！哥！」

翁明珠傷心欲絕，哭倒在翁明山的屍體上。

阿郎面無表情，橫跨數步，來到大笨牛一旁，道：「大笨牛，讓開。」

「幹嘛？」

「本教主要鬥一鬥這個臭小子。」

「讓我大笨牛來鬥也是一樣的。」

「不一樣，我曾說過，要跟他一決高下。」

「好，請！」

請字出口，大笨牛暴退出三身之地。

張小仙馬上補上去，一出手就將「波羅玄功」貫注在大悲掌中，挾風帶雷，如閃電般展開一輪猛攻。

臭小子最大的本錢是「幽靈步法」，論功力，講修為，本就不及阿郎，偏巧此處四面都是敵人，施展不易，根本無所遁形，交手不足三十合，便敗象畢露。

真絕，也真邪門，連這種強弱勝負之事，十惡妖婆紅笑也能聽得出來，忽道：「自大，退一邊去，這個小流氓讓師娘來打發。」

單手按地，人已飛出，立有一股剛猛的力道排空而出。

大笨牛道：「我來！」

老蓋仙道：「老哥哥來！」

敬老尊賢，大笨牛禮讓洪五爺，不待紅笑所發的暗力攻到張小仙，老蓋仙便從半路截住，硬拚一招。

轟然巨震聲中，兩條人影一觸即分，各退丈許，平分秋色。

若以身體的狀況而言，一肢對四肢，應是老蓋仙略佔上風。

紅笑的鬥志昂揚，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身軀一落地面，便又再度縱起。

「我接！」

這一次大笨牛當仁不讓，搶先硬將紅笑這一掌接下。

蓬！兩人互退數步，還是難分軒輊。

就這樣，紅笑一進一退，頻頻出擊。

洪五爺與大笨牛則輪番應戰，一戰一息。

好快，也不過瞬息工夫，便硬碰硬的拚了數十掌。

漸漸地，紅笑後退的距離遠了，發掌的威力弱了，終至汗水如雨，喘氣如牛，一屁股坐下去之後，便再也彈不起來了。

大笨牛道：「宰了她！」

皮蛋亦道：「幹掉她！」

老蓋仙洪五爺却宅心仁厚，不忍心對風燭殘年的一個老殘廢下殺手，逕對紅笑道：「老妖婆，要活命最好立刻滾出絕命谷。」

十惡妖婆斷然決然的道：「辦不到，絕命谷是老娘的家，生在絕命谷，死也在絕命谷！」

洪五爺道：「這恐怕由不得妳，老叫化念妳年老殘廢，可以饒妳不死，但必須離開絕命谷，對天發誓，永遠不再涉足江湖。」

「哼，老娘不需要人同情，更不需要人憐憫，沒有人能打敗我，也沒有人能殺了我，哈哈，哈哈哈！」

笑聲淒厲，迴聲不絕，震得在場之人皆雙耳嗡嗡作響，好似天崩地塌一般。

突地戛然而止，紅笑自行舉掌擊碎「天靈」而亡。

誰也沒有想到她會自絕，大家都看得呆住了。

阿邪大叫一聲：「師祖媽！」

撲跪在十惡妖婆紅笑的屍體前。

蓬！臭小子自大支持不住，卒被阿郎一掌震飛。

通！栽坐在三丈以外，昏天黑地，眼冒金星，站起來三次，又坐下去三次，不甘雌伏，却又力不從心。

阿郎接踵而上，威風凜凜的道：「臭小子，你服不服氣？」

「少嚕七八嗦，拚吧！」

好陰，好狠，好毒，也好厲害，好倔強，好兇猛，爬不起來照樣可以打架，改攻阿郎的下盤，連滾帶爬的衝上去，手抓陰囊，口咬小腿。

陰囊沒抓着，被阿郎躲開，小腿却被咬住了，咬下來一塊肉，痛得張小仙大喝一聲：「你找死！」

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一掌貫頂而下。

多多道：「對，給他點顏色看看。」

皮蛋道：「對，廢掉這個狂小子。」

大笨牛道：「乾脆把他斃掉算了！」

四小心意相通，別人却另有意見。

「住手！」有三個人喊着。

第一個是老蓋仙，硬將張小仙推開三四步。

第二個是三絕婆婆，雙掌護住臭小子自大。

第三個也不陌生，是「斷情庵」主無情神尼。

提起這位無情尼來，可是大大地有名，來頭不小，乃是「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中的那位無情尼，是「斷情庵」主，也是武林名宿，與老蓋仙，三絕婆婆齊名，還是公孫鳳的師父哩。有誰會想到，這一位外表冷峻，不苟言笑，經常訓誡庵中弟子，要看破七情六慾，潛心禮佛修禪的無情神尼，本身居然道是無情却有情，也會古井揚波，老蚌生珠，偷偷摸摸的生孩子。

無情尼一現身，便一把將臭小子自大緊緊地摟在懷中，像母雞護小雞似的，連說：「孩子，我可憐的孩子，是母親不好，不該把你遺棄！」說到最後，已是泣不成聲，熱淚滾滾而下。（全文完）



**上文提要：** 嚴霜接到不具名的書柬提示，因急於想見快活仙婆，婉拒郝華甫護送，獨自上路，去峨嵋必經太平鎮，打死淫邪的徐管家，誤投莫家堡，冒認女君子，才能走脫，使莫家堡堡主和夜叉鬼母勝老太門下的女君子意亂神迷。嚴霜輕易來到牛家場，見過場主牛博望，才知道牛、莫兩家發生事故，非用武力解決不可……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 煞氣嚴霜

## 游說得失利弊　解決姻緣糾紛

話聲中，牛博望手招處，一位四旬的中年文士，緩步而前，牛興邦首先開口叫了聲「二叔」。

文士笑口對牛博望道：「大哥有何吩咐？」

原來文士是牛博望的胞弟牛博文。

牛博望道：「二弟可還記得那『金刀』段大弟？」

牛博文道：「自是記得。」

牛博望道：「那年咱家也巧和『莫家堡』爲地界而起糾紛，愚兄在外未歸，恰好段承大弟路經此處，將糾紛壓下！事後據二弟對我說，段大弟曾留下一面旗令，一是因我不在，留令拜安，二是用防莫家兄弟蠢動。當時我曾專差持函，赴合肥拜謝段大弟深情，但那旗令因留作紀念而存於賢弟手中，如今可在？」

牛博文道：「大哥要？」

牛博望道：「今有急事，我想看看！」

牛博文轉往後宅去取，牛興邦轉回客堂相陪嚴霜。

片刻之後，旗令取到，牛博望雙令併展，無一不同，牛博文此時却忍不住開口問乃兄道：「大哥，另一旗令何來？」

牛博望道：「有一女子，持此令借路而行……」

牛博文道：「就該高接遠送，以示我牛家兄弟知恩之人！」

牛博望道：「但那女子，却由『莫家堡』出來，而莫家兄弟並曾率衆相迎送，據報對這女子，執禮甚恭！」

牛博文哦了一聲，沒有答話。

牛博望接着又道：「二弟想想看，這其中有什麼玄妙？」

牛博文沉思片刻，道：「旗令不錯，這位姑娘必是段承兄所派已無問題，但她却又作了莫家兄弟的座上之客，耐人尋味！以小弟看，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事出誤會，這姑娘誤投『莫家堡』，莫家不願開罪『金刀』，故未失禮！再是這位姑娘，負着代牛、莫兩家調解糾紛的重任，因與我們是知交，故而先去拜望莫家兄弟。」

牛博望拍手道：「與我所想的一樣，好，咱們去見見這位姑娘。」

說着雙雙步出了「武場」。小客堂中，牛家兩兄弟，相陪嚴霜坐談。

幾句客套話及互問過姓名之後，轉入了正題。

牛博望首先開口問：「何姑娘可曾去過『莫家堡』？」

嚴霜點點頭，却沒有回答，牛博文又開口道：「姑娘可知道我們兄弟，和『金刀』段兄是好朋友？」

嚴霜搖搖頭，這次却開了口，道：「不知道，我只是要去峨嵋有事。」

牛氏兄弟互望一眼，顯然，姑娘不是調解糾紛而來的。

因此牛博文想了想，道：「姑娘方便說說到『莫家堡』去的原故嗎？」

嚴霜却反問一句，道：「兩位說和段總鏢頭有舊，大概不會假……」

牛博文未等嚴霜話罷，笑了笑道：「姑娘請先收回這面『金刀』旗令！」

嚴霜接過去旗令，正要收起，牛博文却又說道：「這裏面還有一面，大概足以證明我們的關係了！」

嚴霜一楞，又接過了另外一面，翻覆細看，果然同様同式，嚴霜笑了，也放了心，把另一旗令退回後，道：「這不會錯了，說起我到『莫家堡』的事，眞是又可怕，又好笑，又令人難信，事情是由『太平鎭』……」

嚴霜把在「太平鎭」萬福店中，所發生的事情，及怎樣誤走誤撞，闖進莫家堡的事，說了一遍！

牛家兄弟咸皆相信，但却又雙雙愁鎖眉尖！

嚴霜看得奇怪，不由問及原故，牛氏兄弟長嘆一聲，說出了驚人的因由，嚴霜又動了俠心，竟然參與了這場腥風血雨的武林之事！

嚴霜已經日漸懂得人間恩怨的種種因素，自自然然的，也有了她自己那套人間是非的看法！她有時誠稚坦爽的能使成年人羞愧而猛醒，由之化仇爲友，就像金刀段承和銀刀郝華甫！

但她有時那永固於心腦中的復仇之念，却能使她轉變對一切的看法，因而作着最自私的打算！她自信心之深，如海洋般難以探測！

雖然她不知道，自身到底已有多高的武技，但因一招傷過惡徒，出手奪下雙刀，芳心已有分寸！

最奇怪的是，她並不懼武林中的搏鬥，自得睹「武林王家」與雲騰之戰起，到目下止，相反的她喜歡參與！

此次是巧事，她却趕了個恰好！她本意是，借路走自己的，不問閒事也不管閒事！

但當她知道牛博望、牛博文兄弟，是段承道義之交時，却動了私心，尤其是當她說出莫家兄弟誤認之事，經牛氏兄弟談到內情後，她立刻決定在可能的情形之下，她要留下來一睹究竟！

嚴霜說出被誤認是「女君子」後，牛氏兄弟爲之色變！

嚴霜看出牛氏兄弟隱憂連連，不由問道：「兩位有什麼心事？」

牛博望苦笑一聲，道：「沒什麼，姑娘準備何時動身？」

嚴霜試探着說道：「我想留兩天……」

話還沒說完，牛博文已接口道：「有句話，請何姑娘原諒，若姑娘往年路經敝場，別說要留三天兩日，就是住了一年，我兄弟只有高興。不過如今，姑娘却來的不巧，明日敝場和『莫家堡』，在『太平鎭』有場血戰，敝場勝數微……」

話沒說完，這次嚴霜却接口道：「我十分奇怪！」

牛博文道：「姑娘有什麼奇怪！」

嚴霜道：「我奇怪是你們雙方，不在『莫家堡』動手，也不在『牛家場』搏戰，爲何却偏偏找上不相干的『太平鎭』？」

牛博望答了話，道：「姑娘你有所不知，糾紛就出在『太平鎭』上！」

嚴霜道：「能聽聽麼？」

牛博望望了牛博文，道：「當然可以……」

話鋒一頓，突轉話題道：「噢！老朽幾乎忘記，何姑娘怕還沒用飯吧？」

嚴霜笑道：「誰說不是，到了『莫家堡』後，才知道自己投進了虎口，慌不迭地思法脫身，那還顧得吃東西。」

牛博望滿面歉意的說道：「眞疏忽，姑娘原諒，老朽就吩咐人準備吃食！」

嚴霜道聲謝，却不夠技巧的又提轉話題，道：「貴場與莫家結仇經過，到底是……」

話沒說完，牛博望已霍地站起，道：「姑娘請坐着，老朽突然記起一件事，去去就來！」

牛博望兩次岔開正題，嚴霜已經有了感覺，一笑道：「要是場主對這個問題，有不便說的事和話，那就算我沒有問，場主自不必借故而退！」

嚴霜變了，在不知不覺中變了，在從前，她絕對說不出這種令人尷尬的話來的，如今却能！

牛博望老臉紅了，再次坐下來道：「何姑娘，老朽實因……」

嚴霜接口含笑道：「場主不必解釋，不談這個好了！」

牛博望却把頭一搖，道：「並非老朽有何避忌而不願說明，實因姑娘表示要留幾天，老朽誠恐姑娘一時心喜……」

嚴霜道：「場主是要我早走？」

牛博望道：「適才兄弟已經說明，明日之戰，本場負多勝少，那時若使姑娘陷身尷尬局面的話，則我兄弟何以對段……」

嚴霜道：「場主怎能如此肯定是負？」

牛博望道：「消息是由姑娘處得來！」

嚴霜道：「我沒說什麼呀？」

牛博望道：「若論敝場與『莫家堡』實力，敝場本是勝數，但自姑娘口中，得知『白馬坡』勝老太參與，那……」

嚴霜黛眉一皺道：「這勝老太功力很高？」

牛博文代答道：「很高，家兄絕非其敵！」

嚴霜突然說出了幼稚的話來，道：「那何不忍耐一時？」

牛博望苦笑一聲，道：「我們已經忍無可忍了！」

嚴霜道：「必定還有沒試過的忍耐辦法！」

牛博文道：「對方業已趕盡殺絕……」

嚴霜驀地想到自己謎般的身世，立刻道：「不會的，自己不想死，老天不要你死，別人想殺你是極不容易辦到的事，天下這樣大……」

牛博望一笑道：「牛家四輩相延，聚族而居，不是一人兩人，天下雖然夠大，海角也實夠遠，但却逃遁不了！」

嚴霜道：「是怎樣結的仇？」

她終於又把想要知道的事，扯了回來！

牛博望慨然道：「老朽索性全講明白，但是姑娘却要答應我個條件！」

嚴霜道：「叫我立刻走？」

牛博望道：「不是立刻，但明天清晨

卻須登程！」

嚴霜道：「要不呢？」

牛博望誠懇的說道：「老朽是爲姑娘好，再說姑娘曾經假冒過勝老太的門下，若被對方擒住，後果就不堪設想！」

嚴霜道：「我沒假冒過誰，是他們認錯了我。」

牛博望道：「話是不錯，但他們却不管這些，會……」

嚴霜接口道：「不管怎樣，以現在來說，我是眞餓了！」

牛博望老臉又是一紅，他對這個性格奇特，時而溫柔如綿羊，時而剛强若丈夫的嚴霜，感到應付困難！

他召喚進來下人，吩咐過準備菜飯後，道：「何姑娘，妳……」

嚴霜淡淡地接口道：「不管你說什麼，我已經決定不走了！」

牛博文暗想道：「還是個小孩子，必須用小孩子愛聽的辦法來對付！」

於是牛博文一笑，道：「何姑娘，妳若堅持留下，我們也沒有話好說，不過妳却也聽不到我們和莫家結仇的經過嘍？」

那知嚴霜也一笑，道：「沒關係，明天我就會知道了！」

牛博文一愣，道：「妳用什麼方法知道這件事？」

嚴霜故作神秘的說道：「不能說，但我從不撒謊，說了準會作到！」

牛博望注目嚴霜久久，終於喟歎一聲，道：「我算服了妳何姑娘，好，我告訴妳內情！」

嚴霜却叮上一句話道：「不過我是決定不走了！」

牛博望有心相試似的說道：「設若老朽逐客呢？」

嚴霜道：「露宿已成習慣，好辦得很！」

牛博望道：「段承老弟既能夠敬贈令旗，老朽亦早應說明內情才對！」

言下之意，似是已將嚴霜當成了武林中人看待！

嚴霜聽得出這句話有何所指，但却沒有答言。

牛博望喝了口茶，道：「天下事有時太巧，能巧到使從未見過面的父子，在異地相認，也能使一件妥善的事，變作惡果……」

嚴霜聰明的說道：「與莫家之事，大概是善意而落得惡果的事？」

牛博望道：「誠然！誠然！」

牛博文却接上話道：「也不盡然，莫家兄弟是有心欺人！」

牛博望道：「二弟，設若不是我們偶動善念，也不會使事情演變到今天這種必須一搏的局面，說來還是天意！」

嚴霜道：「天意也好，人爲也好，有問題却必須解決！」

牛博望道：「說來本算不是什麼問題，『太平鎮』的土地，本來有一大半是牛家的產業，莫家至多十之三四！但在去歲，我偶然去臨縣，看到人家文風鼎盛，動了心念，要在『太平鎮』上，建所『公學』！

「因之就仔細勘察土地，發現只有鎮中後方那廣場最爲恰當，遂立刻吩咐下去，清查產權誰屬！結果查得這片空地，是屬於牛姓家族中一個堂侄所有，就以公議的價格，購下建屋！」

話鋒一頓，嚴霜趁這個機會道：「這不該有問題呀？」

牛博望長歎一聲，道：「我說過，老天奇怪，却就在沒有問題的地方，出了問題，那位堂侄，偏偏娶了個莫家的女子爲妻……」

嚴霜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牛博望道：「非但沒有不對，平日我兄弟還鼓勵牛家子侄，去娶莫家女兒，這樣久之，兩姓一家則仇恨可解！但是這次却十分棘手，原來在這位堂侄娶妻之時，適缺現銀，竟將空地地契，典給了莫家的二爺莫子達！契上言明，三年還清本利，本銀借了二百兩，但利息却沒有註明，結果，問題就發生在利息方面！」

嚴霜此時業已聽出端倪，道：「必然是不合情理的高利。」

牛博文苦笑一聲，接話道：「是令人無法可想的高利！」

嚴霜驚哦一聲，道：「多少？」

牛博文道：「每月利息計土地一分！」

嚴霜黛眉一皺道：「這樣的話，三年下來，豈不是空地全歸了莫家？」

牛博文道：「正是如此。」

嚴霜想了想道：「其實也有個辦法。」

牛博文急忙問道：「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嚴霜道：「以地換地，或是讓官府來秉公處斷！」

牛博望淒然一笑，道：「以地換地，我試過了，莫家也答應啦，但他們却開口要我『牛家場』南山的土地……」

嚴霜道：「我可不太懂事，有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若是場主純爲貴地方未來着想，南山地似乎換得的！」

牛博望道：「姑娘不知內情，自是說換得。」

嚴霜有些不高興的說道：「想必南山是出銀生金的寶地！」

牛博望肅色道：「那是我『牛家場』墓塋所在之處。」

嚴霜臉一紅，道：「我是不太懂事了，場主莫怪。」

牛博望接話道：「何姑娘，妳說這地能換嗎？」

嚴霜道：「自是不能！但仍有秉官公斷一途呀！」

牛博望搖頭道：「對方以武林人物的身份，來和家兄計議此事，因此此事就無法請求官府來公斷是非了！」

嚴霜可懂得這個道理，喟歎一聲，道：「有時壞人還專鑽武林規矩的空隙，可怕！」

牛博望點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此事我們退了步，不再起那於鎮上興學的打算，退求其次，公學建於『牛家場』。

「那知莫家仍不放過，以武林之禮，持柬來拜，約以武技相搏而論該地屬誰

所有，迫使老朽承諾！」

嚴霜接口道：「對方以這種手段，逼使場主不能不以干戈相見，我看事不簡單，必然還暗藏着其他的陰謀！」

牛博望嗯了一聲，道：「姑娘說的很對，莫家用意，是要將老朽殺死！」

牛博文接着乃兄的話頭，道：「家兄萬一有何不幸，那時『牛家場』就無人能是莫家兄弟的對手，自然是任其宰割了！」

嚴霜道：「莫家憑什麼敢打這種如意的算盤？」

牛博望道：「先時老朽也不知道，如今却已明白原由了！」

嚴霜道：「什麼原故？」

牛博望道：「他們有『夜叉鬼母』勝老太爲助，能保必勝！」

嚴霜黛眉一揚道：「場主和勝老太沒有什麼仇怨吧？」

牛博望道：「無怨無寃，自更無仇。」

嚴霜道：「這不就奇怪了，無怨無仇的，勝老太幹麼要幫莫家的人，來對付場主呢？我看必有原因！」

牛博文接話道：「要說原因，只有一個。」

嚴霜道：「那一個？」

牛博文道：「勝老太有女『醜姑』，實是當代『無鹽』，三年前，曾欲和犬子『維邦』聯婚，被我婉拒……」

牛博望聞言一愣，道：「二弟爲什麼不早告訴我此事？」

牛博文道：「那時大哥適巧外出，回來以後，事早過了，我沒放在心裏去，所以也就忘記了告訴大哥。」

牛博望皺眉道：「勝老太雖有『夜叉鬼母』之稱，但那是因她本是苗族，模樣又難看的關係，但却不是很壞的人！因此我奇怪她怎會去和莫家兄弟同流合污，與我牛家爲敵，原來內中還有這麼一段事故！」

牛博文道：「我也是經何姑娘問起，才想到過去的事。」

牛博望道：「古人說，娶妻娶德，討妾因色，『醜姑』固是醜陋極，但據說她却是個極有品德的好孩子！維邦得妻如此，並不辱沒什麼，二弟爲何一口謝絕？」

牛博文臉一紅，道：「只因她實在太醜，並且她母親兇名在外……」

牛博望嘆息一聲，道：「我多問了，事已如此，不用再談了。」

嚴霜却突然想起了藍姑的事情，道：「場主的話我不敢贊成。」

牛博望道：「姑娘有何意見？」

嚴霜道：「好在還有一天時間，我認爲該派個人去『白馬坡』，和那位『夜叉鬼母』勝老太談談！」

牛博望道：「是個辦法……」

話沒說完，牛博文却又接口道：「辦不通的！」

牛博望道：「怎見得辦不通呢？」

牛博文道：「這要怪我，當初我話說得太絕情了些！」

牛博望看了乃弟一眼，長嘆一聲，沒有接話。

其實不必多問，牛博文所謂「絕情」，恐怕還是客氣的說法，當年必然有太使對方難堪的言語！否則求婚不成，也不致於立即成仇的！

嚴霜却有她的想法，正要開口，飯菜已經送到，遂未多言，飽食了一餐之後，才突然說道：「多謝場主，我可要走了！」

牛博望絲毫沒有對她突又說走，而現出輕蔑神色，仍像先前一樣，十分坦誠的點頭道：「姑娘能答應離開敝場，令老朽不再爲姑娘安全憂慮，實在感激，但對未能盡心招待的事，仍深感慚愧……」

嚴霜稚爽的一笑，接口道：「就這樣，我已經不知要怎樣來報答了。」

她話鋒一頓，突然問道：「萬一勝老太，仍想和場主結兒女親家的話……」

牛博望看看乃弟，喟嘆一聲道：「勝老太不會……」

嚴霜接口道：「我是說要會的話？」

牛博望又看看乃弟，道：「維邦是我的侄兒，此事……」

話沒說完，牛博文已開口道：「眞還可能，我自當歡迎！」

牛博望道：「二弟是眞心？」

牛博文嘆了口氣道：「我只願認定『醜姑』太醜，把品德及全場人的安全忘了，設能重提此事，我自然是求之不得。」

嚴霜却道：「假如令郎不贊成呢？」

牛博文道：「當年我問過他，他曾說過，娶一醜女，說來自是難堪，但若有德，醜態則不足論了。」

牛博望第三次看乃弟，沒有說話。

不過牛博文却明白，乃兄在暗責他對這種事還不如其子看的透徹，因之牛博文臉上一紅，低下了頭！

嚴霜此時站起，道：「告辭了，空謝說不出口，留待我將來相報吧。」

牛博望却一再表示招待欠週，送走了嚴霜。

＊　＊　＊

嚴霜飛馳在大道上，眞可說是馬不停蹄，一口氣，她到了白馬坡鎮！

白馬坡鎮前，此時排列着數十騎空馬，有三個人在看守着。

嚴霜近前，不待人家開口，含笑說道：「借問大哥一聲，『勝老太』府居是在那裏？」

看守馬匹的人打量了她一眼，道：「妳是那裏來的？」

嚴霜道：「是『醜姑』的朋友！」

看馬人神色立現恭敬，手指路南的一座巨宅道：「那裏就是！」

嚴霜道了謝，撥馬來到那座巨宅之前。在巨宅門前，並非壯漢守望，而是兩名苗女！

看到嚴霜在門前停馬，其中之一立即向前拉住馬韁，候嚴霜緩緩下騎之後，方始以流俐的漢語道：「姑娘是找那一位，還是另外有事？」

嚴霜一笑道：「我姓何，是妳們家小姐的朋友，和陳姑娘也熟。」

這名女侍眨眨眼道：「那位陳姑娘？」

嚴霜道：「人稱『女君子』的陳姑娘。」

這名女侍立刻恭敬倍加，道：「陳姑娘沒在……」

嚴霜習慣的由馬上抽出了拐杖，接口道：「我知道！在『太平鎮』見了面，我才想起順便拜望一下妳們小姐，就煩妳引路到後面可好？」

這名女侍夢想不到，天下會有不識作識，提名道姓如同知友，但却不知道是別有用心的姑娘，遂答應着帶路而行。

有這名女侍帶路，一路通行無阻，直到後宅。

女侍在一座圓月門口停了步，道：「何姑娘請稍候，容我報一聲。」

嚴霜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放胆而來，立即問道：「老太可在裏面？」

女侍更加認定嚴霜是熟人了，搖頭道：「老太在前廳，正差遣高手……」

嚴霜放了心，接口道：「我知道，妳去向『醜姑』報一聲吧！」

女侍應着，走了進去。

利那，女侍回來，身旁還跟着三個女子，正當中的一位，模樣眞的夠醜，但在醜中，却有着坦誠的風範！

嚴霜一見，就知道這名醜女，必是自己要見的人，未容那臉上已現詫色的醜姑開口，就迎了上去道：「我姓何，勝姊姊不認識我了吧？」

醜女面上有點泛紅，眼色却仍有疑雲。

嚴霜上前拉着醜姑的手，又道：「陳姊姊有話叫我帶給勝姊姊，最好能找個清靜的地方，我們必須詳詳細細的談個明白。」

醜姑霎霎眼，又點點頭，對跟來的女侍們道：「打開『蘭閣』，送些茶點來，然後守在院中，不管誰來，不准擅上『蘭閣』，快些！」

女侍應聲而去，醜姑相伴嚴霜，在「蘭閣」待茶。

坐定之後，茶點送到，女侍們悄悄退了出去。

醜姑直到耳中聽不到女侍們的步履聲後，方始開口道：「何姑娘，妳冒這麼大的危險來到此地，是爲什麼？」

嚴霜一點也沒有驚駭之意，道：「我就知道瞞不過勝姑娘。」

醜姑道：「何姑娘，一開始妳確是瞞過了我。」

嚴霜黛眉一皺，道：「那麼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

醜姑道：「妳不該說『女君子』有話帶給我！」

嚴霜道：「這沒有什麼不對呀？」

醜姑道：「很不對，和我們『勝家』的規矩不合！」

嚴霜道：「這就難怪了！」

醜姑道：「好在這件事，我娘還不知道，何姑娘就請直說來意吧。」

嚴霜道：「我叫何嚴霜。」

醜姑道：「我叫勝玉琪。」

嚴霜道：「我還沒到十七歲！」

醜姑玉琪道：「我十八了！」

嚴霜一笑，道：「那妳是姊姊。」

玉琪看看嚴霜，道：「妳是妹妹。」

接着，一聲「琪姊」和一聲「霜妹」，同時呼出。

兩位姑娘同時笑了，是坦誠對眞稚的笑，沒有絲毫的矯飾、陰謀、利用、和利害的成份！

玉琪開口道：「霜妹爲何冒這大的險？」

嚴霜把相識段承，打尖「萬福店」，怒打「徐管家」，誤投「莫家堡」，巧到「牛家場」等情，詳述一遍。

然後道：「牛博望老兄弟兩個，已甚懊悔，尤其是那『維邦』公子，自始至今，就對琪姊存有一份欽佩的心意。更因爲昔日的事情，牛博望場主並不知情，如今若是雙方成仇，琪姊，那眞要使親者痛，仇者快了！」

玉琪喟嘆一聲，道：「我也知道，但如今已成了定局，明朝……」

嚴霜接口道：「就因爲事情還在明朝，今天補救尚不爲晚。」

玉琪道：「家慈性直，既被『莫家兄弟』說動，更改極難！」

嚴霜道：「琪姊應陳明厲害得失。」

玉琪道：「我雖知道，也十分信任牛家伯父並非因明朝之事，懼而曲意結盟，但家慈方面，却很難進言使她老人家不作此想！」

嚴霜道：「是非不容抹煞倒置的，我深信伯母有個明智的選擇！」

玉琪道：「這要很小心去應對，再說家慈必會問及，我是從什麼地方得到消息，那時我如何回答呢？」

嚴霜道：「琪姊應該向伯母實說。」

玉琪道：「家慈必然要見見霜妹！」

嚴霜道：「小妹今與琪姊結義姊妹，也該拜叩伯母的！」

玉琪道：「我已說過，家慈性直，問起話來向不轉彎……」

嚴霜接口道：「小妹也是有什麼說什麼，沒有絲毫虛假！」

玉琪沉思利那，道：「讓我試試看，也許……」

話還沒有說完，室門突被推開，有人接口道：「乖女兒，用不着試了，我來啦！」

隨聲進來了一位面如鍋底的醜老太婆，老太婆拄着一根鐵拐杖，雪白的長髮披飄肩後。

玉琪和嚴霜雙雙站起，玉琪首先喊了聲娘，道：「娘嚇了我一跳！」

勝老太笑了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齒，直盯着嚴霜。

嚴霜如今世面見多了，一點也沒有懼意，恭恭敬敬說道：「我正跟琪姊說着，要去叩見伯母，伯母妳好。」

勝老太坐在上首的太師椅上，道：「妳姓何吧？」

嚴霜道：「是的，我叫何嚴霜。」

勝老太嗯了一聲，道：「我乖女兒已經告訴過妳了，我性子直，說話不會拐彎，難免得罪人，那時候何姑娘可別怪我！」

嚴霜道：「侄女兒不敢！」

勝老太道：「首先這『伯母』的稱呼，我實受了，因爲妳們漢家人禮數多，只

要年齡大些的，男人就是叔伯，女人就是叔伯母！不過妳這『姪女』的自稱，我老婆子可不承認，必須談談之後，認爲是和我乖女兒眞心相交……」

玉琪皺皺眉頭，接口道：「娘，您別給女兒得罪霜妹妹！」

勝老太一笑，道：「不會的，她要眞的是好人，娘這些話她聽了就不會生氣，否則她心口不一，這種人還是少交的好！」

玉琪無可奈何的白了勝老太一眼，並向嚴霜投以歉意的眼色！

嚴霜大方的看着勝老太，却對玉琪說道：「琪姊，伯母說的對，妳別管，聽伯母說下去！」

勝老太雙目始終盯着嚴霜，此時突然問道：「何姑娘，妳是用這根拐杖當作兵刃？」

嚴霜搖搖頭，神情有點悲澀的說道：「不，這是先母唯一的遺物，所以我到什麼地方，都帶着它，有時也覺失儀，但却無法顧全。」

勝老太神色已經不似先前般嚴肅，點頭道：「好，妳很孝順，孝順的孩子，必然誠實。」

話鋒適時一轉，道：「妳到過『太平鎭』？」

嚴霜道：「是的，在『萬福店』休息了一會兒，却無端惹來了些煩惱，才賭氣離開『太平鎭』。」

勝老太道：「妳可知道，那『徐大樁』已經死了？」

嚴霜一驚，道：「伯母，這是眞的？」

勝老太雙眉一揚，道：「妳殺人會自己不知道？」

嚴霜道：「我眞的不知道，更沒想到他會死，我只是把他摔倒地上，然後乘馬離開了，却沒有想……」

勝老太接口道：「一個武林中的高手，出招絕對不失分寸，何姑娘說沒有殺他的心意，我實在不能相信！」

嚴霜道：「這是眞的，從前在『金家寨』，我也碰上過一次麻煩，那次却只把那個壞人的手臂摔斷，人却沒死！」

勝老太又一皺眉頭道：「這次何姑娘是用同一種手法？」

嚴霜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次我恨那個姓徐的太下作，不由的力量大了些，但是絕對沒有想到會殺了他！」

勝老太頷首道：「似是可信……」

嚴霜又接口道：「我沒說半句謊話！」

勝老太嗯了一聲，道：「何姑娘是那一門戶的弟子？」

嚴霜道：「那個門戶也不是……」

勝老太不悅的說道：「這也是實話？」

嚴霜道：「是呀！」

勝老太沉聲道：「那妳這種殺人的招法，是誰敎的？」

嚴霜道：「是我二哥，我一共學了三招！」

勝老太神色一變，道：「妳二哥是誰的弟子？」

嚴霜道：「他沒說，這是個秘密，沒人知道！」

勝老太想了想，點點頭道：「妳二哥人呢？」

嚴霜道：「他離家出走了。」

勝老太道：「何姑娘想到那裏？」

嚴霜道：「到峨嵋山！」

勝老太霎霎雙目，道：「有什麼事？能對人說？」

嚴霜道：「能，去取先母所留的東西！」

勝老太又嗯了一聲，話鋒一變，道：「妳離開『太平鎭』後，去了何處？」

嚴霜道：「走渴了，誤撞誤投進了『莫家堡』！」

勝老太聲調一沉，道：「妳怎能冒充我的弟子？」

嚴霜道：「沒有呀？」

勝老太道：「還說沒有，妳以『女君子』……」

說沒話完，嚴霜又將當時發生的事情，沒添沒減的說了一遍，包括她急急離堡的原故和當時的心情！

勝老太聽完之後，突然笑了，道：「成！有胆量，有分寸，不愧是我乖女兒的好朋友！」

嚴霜道：「不，伯母，是琪姊的霜妹！」

勝老太搖頭道：「那還要等一會兒才能決定！」

話鋒一頓，又道：「後來妳去了『牛家場』，對不對？」

嚴霜道：「牛家場是必經之路。」

勝老太道：「我知道，牛博望是如何接待妳的？」

嚴霜道：「先時，他們拿我當成了令高弟『女君子』，後來我被迫無奈，想起身畔正好有支『旗令』……」

勝老太一驚，道：「什麼『旗令』？」

嚴霜又自囊中取出了那面「金刀」旗令，道：「就是這個。」

說着，雙手遞給了勝老太。

勝老太展閱之下，神色一驚，還令之後，道：「牛博望和段承是好朋友，自應接待妳的。」

嚴霜却道：「接待不假，但却一定限我今天離開他們『牛家場』！」

勝老太道：「應該，明夜有場血戰，『牛家場』可能化爲灰燼，他兄弟恐怕連累了姑娘，自然要請妳早些動身。」

嚴霜始終處在被問的地位，如今話鋒一變，反過來發問道：「晚輩不知牛家與伯母有何仇怨？」

勝老太道：「說來話長，况且妳已知道內情……」

嚴霜道：「若只爲昔日的婚事，這內中有了誤會！」

勝老太道：「有什麼誤會？」

嚴霜道：「昔日牛場主並未在家，二爺博文見識短了些，直到今午，牛場主始知內情，十分悔恨和痛苦……」

勝老太接口道：「哼，如今悔恨已經晚了！」

嚴霜不理會勝老太的話意，却似自語般道：「牛場主恨的是，當年博文二場主沒把事情向他稟陳，悔的是『維邦』坐失了得一賢妻的良機！」

勝老太霎霎眼，沒有答話。

嚴霜接着又道：「牛場主最痛苦的是，從此誤了琪姊的終身……」

此言一出，勝老太爲之一驚，不由接口道：「這算句什麼話，牛博望這是什麼意思？」

嚴霜不答，繼之道：「尤其是使俠名滿川邊的『勝老太』，自此一改而爲武林中人搖頭嘆息的人物，這眞要說起來……」

勝老太拍案而起，沉聲道：「好個牛博望，他若說不出道理來，看我不剝了他的皮，將『牛家場』夷爲平地才怪！」

嚴霜冷眼看玉琪，只見玉琪正在會心的微笑，於是放了心，知道這由反而正的激將法，已成功了一半！

於是嚴霜慢言慢語的又道：「伯母惱火的很對，當時姪女兒聽到這些話後，也十分不平，曾追問要牛場主解釋……」

勝老太已入圈套，果然迫不及待的接口道：「好孩子，他解釋過沒有？」

「好孩子」三個字，是已經承認了嚴霜「姪女」的身份，嚴霜暗喜而不敢現於形色，但却又看了玉琪一眼，然後才答道：「牛場主有很詳情的解說。」

勝老太道：「我要聽！」

嚴霜道：「他悔及恨的原故，姪女說過了。」

勝老太道：「不錯，我要聽後面的那些話。」

嚴霜道：「牛場主痛苦誤了琪姊終身，說得十分認眞！」

勝老太皺眉道：「怎麼說！」

嚴霜道：「牛場主以漢人禮制，來論此事，女方先向男方求婚遭拒，在漢人來說，這是奇恥大辱！」

勝老太道：「即使我們苗子，也覺得這是恥辱！」

嚴霜故作驚奇的問道：「這情形若按漢人的習俗，不能與對方結爲秦晉之好，則必然要將對方殺死，而自己也終生不嫁，難道貴族中人……」

勝老太道：「一樣，有時還厲害些！」

嚴霜長嘆一聲，道：「如此說來，牛場主顧慮的不是迂，而是實情了！」

勝老太道：「怎麼說？」

嚴霜道：「若是漢、苗同此習俗，則琪姊豈不是一生不能嫁人？既然一生不嫁，豈非是誤了琪姊的終身？」說到這裏，嚴霜又瞥了玉琪一眼，只見玉琪雙目含着淚水，神色十分感激的看着自己！

勝老太却又一拍桌案道：「莫家兄弟却說，擒住牛博望和牛博文，就必可結成這門親事，並且『牛家場』會永遠聽命我乖女兒？」

嚴霜正色道：「伯母相信這些話？」

勝老太道：「這些話，聽來似乎很有道理嘛！」

嚴霜道：「伯母上了莫家兄弟借刀殺人的當了！」

勝老太皺眉道：「這怎麼會？」

嚴霜道：「請問伯母，牛博望是當代武林高手，若見功力不敵，即將遭到被擒之恥辱，能束手就綁嗎？」

勝老太道：「這當然不會！」

嚴霜道：「姪女雖非武林中人，但却深知武林中人事，武林中人，名譽勝於性命，我想伯母相信這句話吧？」

勝老太點點頭道：「這不錯，我相信！」

嚴霜正色道：「那姪女可要問伯母一句話了！」

勝老太道：「什麼話？」

嚴霜道：「牛場主和白馬坡，別無仇恨吧？」

勝老太道：「沒有！」

嚴霜道：「很好，但若伯母率衆而攻『牛家場』，『牛家場』當眞不敵的話，伯母可曾想過牛場主的下場？」

勝老太搖頭道：「這一點我根本沒有想！」

嚴霜道：「這一點却非想不可！」

勝老太道：「有什麼道理？」

嚴霜道：「讓姪女兒說明白給伯母聽！」

她話鋒一停，瞥望玉琪，玉琪正以手式向她致意。

於是她神色嚴肅的又道：「牛場主必然是和伯母動手，大概他不敵的成份居多，伯母又是存着生擒他的心意，這就有了問題……」

勝老太道：「什麼問題？」

嚴霜道：「牛場主在不敵之下，逃既不能，怎甘忍受被擒之恥，那時他必然是慷慨自決於子姪之前！」

說到此處，嚴霜故意一頓，冷眼望着勝老太，只見勝老太雙眉皺起，神色凝重，知道她已被此言打動了心！

嚴霜於是聲調沉重的又道：「牛場主既然自盡而死，其子姪兄弟等，必然全力拚死而戰，那時就算伯母仍然得勝，可知換得到什麼嗎？」

勝老太道：「好孩子，妳說是換得什麼？」

嚴霜道：「換到的是『牛』『勝』兩家的悲苦，還有仇恨！」

勝老太神色慘變，嚴霜繼之一字一字有力的說道：「牛場主是完了，也許是牛興邦，也許是牛維邦，他們必然會忍辱設法逃走一個，這是個復仇的種子！

「馬坡表面上是勝了，可是骨子裏却也敗了，敗得很慘，慘到誤了琪姊的終身，並結了一家大仇！萬一忍辱逃生他往的那個人，是牛維邦的話，那麼伯母可就成了『白馬坡』的罪人，更對不住琪姊了！」

勝老太無力的問道：「這又爲了什麼？」

嚴霜道：「維邦對琪姊，早已欽佩萬分，但爲殺家之仇，他不能不藏起愛心，他學了高藝，總有回來的一天！那時候，他自然要爲死去的伯父、父親、哥哥、以及族人來報仇，琪姊，也是他所必須殺掉的一個！由愛慕而成仇，成仇而必須忍心殺自己所愛的人，這是多麼慘的事情，是誰一手造成這篇血章的呢？是……」話未說完，勝老太突然無力的接上一句，道：「是我！是我！」

那知嚴霜却震聲道：「不，不是伯母！」

勝老太一愣，道：「那還有誰？」

嚴霜一字字清楚的說道：「是莫家兄弟！」

勝老太鐵拐在地上猛地一頓，青磚碎成了粉，恨聲道：「好姪女兒，若非妳提醒了我，我幾乎成了莫家兄弟的劊子手，現在還不晚，我要處治這兩個東西……」

嚴霜接口道：「伯母，這却使不得！」

勝老太道：「爲什麼？他兄弟莫非不似姪女所說，不是借刀殺人！」

嚴霜道：「這沒有錯！」

勝老太道：「那還不該死？」

嚴霜一笑道：「該死自會有人去殺的，用不着伯母背負着殺人的罪名！」

勝老太道：「我聽不懂！」

嚴霜道：「莫家兄弟這次敢和牛家約搏，是仗恃着伯母，只要伯母下令撤回陳姊姊，不問此事，他兄弟就無法爲惡了！那時牛家的人，願意給他兄弟自新之路也好，不願動干戈也好，與伯母就毫無關係啦。設若莫家兄弟惡性不改，即使這次僥倖無事，遲早還要自取大禍而遭天誅，豈不勝過伯母親手殺人？」

勝老太長嘆一聲道：「好姪女兒，我算服了妳了，事情就這樣辦！」話鋒一停，突然又道：「可是我乖女兒的事……」

嚴霜接口道：「有個現成的媒人在！」

勝老太這次却十分聰明，道：「可是好姪兒妳？」

嚴霜道：「伯母若認爲姪女兒可以，此事包在姪女兒身上！」

勝老太道：「好！交給姪女兒妳了！」

嚴霜道：「那姪女兒立即告辭！」

勝老太道：「何必這樣急？」

玉琪也含羞道：「霜妹，不一定要今天辦嘛！」

嚴霜却道：「我性子和伯母一樣，有事要不趕緊辦好，吃不下東西也睡不好覺，我非立刻走不行，並且立刻回來！」

嚴霜果然說走就走，在勝老太和玉琪姑娘親自恭送下，飛馳而去。

＊　＊　＊

也不過才到傍晚，嚴霜就已由牛家場回來了！

同行的有牛家的主人，牛博望、牛博文兄弟，帶領着維邦，有兩名家人隨行，到了「勝府」門外！

大紅帖子遞了進去，勝家的大門大開，勝老太親自出迎，她含着未有過的慈祥笑容，肅客入廳！

幾番客套話，一些久仰話，說完了！

牛博望令家人獻上聘禮，無一不是價值連城之物。

今天，是牛家主人親自前來爲維邦求親！

自自然然地，抹去了三年前的那段往事。

回聘也換了，大局已定，勝老太下令開筵！

適時，女君子陳瑛姑娘飛騎趕回，她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在接獲老太令諭後，却毫沒延誤的趕回。現在她明白了內情，自是十分高興，先向老太和玉琪道了喜，然後命人把自己坐位設在嚴霜旁邊。

嚴霜在經玉琪引介之後，立即道歉，並將巧誤種種，詳述一遍，聽得一向不輕言笑的陳瑛，竟然格格笑個不停！

一場無可避免的腥風血雨，在嚴霜以誠化解下，變作了和祥！

筵間，勝老太對牛博望道：「親家翁，咱們可是應該謝謝大媒呀！」

牛博望感慨的說道：「老太，在我們牛家來說，此非一謝可了的恩情！」

勝老太道：「我勝家亦然！」

牛博望道：「何姑娘眞是菩薩心腸，使受恩者難報萬一！」

勝老太道：「聽說我這位姪女兒，要去峨嵋，親家翁可知內情？」

牛博望道：「詳情不知道，只知她是去取東西！」

勝老太道：「首先我們應該相陪前往！」

牛博望道：「當然，並且……」

嚴霜已聽到雙方的對答，接口道：「伯母和牛場主請聽我說，此去峨嵋，誰也不能代勞！」

勝老太道：「爲什麼？好姪女兒？」

嚴霜道：「姪女兒是有誓在先！」

牛博望道：「至少姑娘也該讓身受大恩大德的人，盡點心意呀！」

嚴霜道：「要說什麼恩德，我可就坐不住了！」

玉琪道：「霜妹，別的不說，妳總有自己不方便辦的事吧？」

嚴霜早有打算，當即道：「這樣吧，未來的年月裏，我可能要衆前輩們幫助的，祇要到時候衆前輩肯助一臂，那我就感激不盡了！」

勝老太突然想起一件事，探懷取出一物道：「這是我勝家的至高信物，『玉面鬼母牌』，姪女兒妳收下，有朝一日，持此牌號令勝家上下，雖赴水火無不應命！」

牛博望接着也取出了一個「牛頭金符」，道：「這是我們牛家的信符，姑娘請收下！」

嚴霜也不客氣，道聲謝，雙雙收下放入囊中！

她在勝家作了三天客，多了四季應有的衣衫，臨行，勝老太還贈馬一匹，以供馱載一些應用的東西！

「莫家堡」莫家兄弟二人，果如嚴霜所言，在勝老太退出之後，逃離了故鄉，那所公學，也因之順利建成！

＊　＊　＊

嚴霜重新踏上了征途，邁向不可知的終點！

而另一個人，在嚴霜離開蘇州不久，竟也作了天涯之遊，此人不顧風塵霜露，走過一程，又復一程！

這人一臉病容，似是身負傷痛，但却馬不停蹄！

首先，這人來到了河南嵩山的「少林寺」！

那是傍黑的時候，他到達寺前！

他遞上名帖，立被知客僧請了進去，直趨方丈靜堂！

（未完．十一）